

飄花夢(新派俠情倫理小説)東方英·著

筆者以生花之筆,描述對江湖兒女,本正義憑絕技,縱橫江湖,行俠仗義,鋤强扶弱,僅其身世的飄零,離奇遭遇,及其生平事蹟更爲悲壯,情節淸新,變幻莫測,亦俠亦艷,閱之猶如騎驗, 章草原,心神暢快



編者話 一部由倫理、恩怨、愛情……結構而 成的超級武俠巨著[飄花夢]今期隆 重推出,山東方英執筆。本文作者之作品,素爲讀 者所喜愛閱讀,由於他不但對寫作態度認真,而且 描寫細膩,尤對江湖兒女私情,恩怨仇讎,寫來特 别精采,刻劃入微,是篇上飄花夢一亦不例外,而 閱讀之下,保証令你愛不釋卷。

[雷霆千里] 故事今期完結,過程發展緊張刺 激,一代奇俠沈勝衣與白玉樓連番與司馬王朝決鬥

,一場江畔血戰令人不忍卒睹,死傷纍纍,鬼哭神 嚎,司馬王朝在力戰之下,終於……?內文有交代 。黄鷹先生即將由下期起,另篇沈勝衣故事し銷魂 令〕接續刊出。而他的御用殺手故事」碧血濺京華] 則提前在今期刊出,敬希留意。

西門丁自【雙鷹神捕】問世後,因爲該故事題 材新穎,懸疑性濃厚,故而甚得一般讀者讚許,編 者爲了鼓勵西門丁再接再厲,特别情商他下期精心 撰著一部【香車夫人】給各位,以酧讀者捧場雅意。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飄 花 夢 (巨型俠義傳奇故事)

兩個固執的武林嘗宿,爲了爭奪一位心上人 的青睞,反目相向,結果……本故事爲一部 集倫理、愛情、恩怨的超級武俠巨著,過程 曲折奇情·哀艷纏綿………東方英 3

構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客(一期完社會奇情小說)

猖狂劫匪 奪寶殺警

騰37

鷹49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雷霆千里(沈勝衣傳奇故事) ◀大結局▶

千門奇俠(現代社會傳奇故事)

名流之子 佯說自殺………馬 票57

虎 林 飄 香 (俠情中篇故事)

孤島訂友誼 竹王起疑心……高 皐65

英 雄 店 (俠義傳奇故事)

小子出歹意 塌洞困三娘…………… 滄 海 客73

碧血濺京華(御用殺手故事) ◀一▶

鷹81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金筆、血掌、峨帽刀(名作家名作品精選)

傳金筆絕學 探天魔內幕……慕容美89

太空爭碩・奇聞異錄

狼人(恐怖詭異實錄)……武元甲994 鬼堡艷跡

(太空爭覇戰故事之十六) ……羅 唐 納 103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儒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侠世界

第1171期

1959年3月創刊

督 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 武 俠 世 界 出 版 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

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 球 町 刷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2 00

一年港幣\$203 00 澳門 台灣:半年港幣 \$128 00

一年港幣 \$255 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 00

一年港幣 \$364 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台灣總經銷·環 怡 出 版 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毎册港幣四元 H.K. \$4.00





明明墓前

兩俠爭鬥

-

鼻孔裏生烟了。 過得去,說到酒,那就叫人眼睛裏冒火, 可惜這家「杏花村」的菜,還馬馬虎虎 照說「杏花村」該是酒好來好的地方 通往巫山道旁有一家「杏花村」。

可是,這裏會有別家麼?三十里之內 要喝酒,對不起,請另走別家。 因爲,他們根本就不賣酒。

就此一家,你要走別家,就得再走三十

菜也不怎麼樣,你還得非照顧他的生意不 所以,這家「杏花村」雖然沒有酒,

整個的店都擺滿了,不過還収拾得乾乾淨 一杏花村」是家小店,四張桌子就把

淨的,有點風雅的氣息。 「杏花村」掌厨做菜的是個老頭子

前後照顧生意的是個大姑娘。 老頭叫老白,大姑娘叫玲子,是二個

相依爲命的祖孫。

帶了一把鯊魚皮鞘的單刀,江湖人的裝束 ,那是一個身穿藍色勁装的年輕人 但有着讀書人的氣質,斯斯文文的,叫 到了中午時分,座上只來了一位座客

了一葷一素二樣菜,在慢慢的吃着 人穿了一身紫色勁裝,身上帶了一把寶劍 叫了菜又要酒,當玲子告訴他沒有酒時 接着又進來了一位年輕人,這位年輕

,他只皺了一皺眉頭,又加了一個菜。 店中只有兩位客人,少不得彼此都想

> 眉不由得都是輕輕的一軒。 看對方,當他們目光一接時,兩人的劍

> > 度立時變得畏畏縮縮··「大爺們,要些什

「快,有什麼菜來什麼菜,拿好的來

太巧的事情,總叫人心裏有點不大舒

你在跟踪我!」 ,藍衣人暗「哼」了一聲。「好小子

白衣人也有着同樣的感覺。 「好小子

你在跟踪我!」

都沒有掛在臉上,甚至還微微一笑,打了 個點頭招呼。

了六條彪形大漢,一聲:「拿酒菜來!」 陣快馬奔騰聲,馬到人到,旋風般進來 他們就自己動手,把二張空桌子併在 白衣人的菜送上來了,這時門外傳來

他們這是第三次碰面了,事情可是真

解解老子的渴。

另一個漢子叫道:「先來五斤白乾

白玲子應了一聲。

「是!」

他們的修養都不壞,心裏的不愉快

送來。」又一個漢子冒火了。

白玲子失措了片刻,忽然,壯起胆子 「大爺們,我們是不賣酒的。」

子砸了你們的店,去!去!去!快去把酒

「沒有酒,什麼話,再說沒有酒,老

心裏怕怕的臉色都白了。

「大爺,我們這裏沒有酒哩!」白玲

起,各據一方坐了下去。

白玲子見了這種威勢,活潑開朗的態





型俠義傳奇故事



無酒,姑娘,就麻煩你,請你到附近村子 ·自田籍了道。下於個不過四

也許是事實,不

那漢子又

漢子定是他們

符我來向這位姑娘打個商量。

他一開口,大家都不作聲了,顯見這

倒是先替白玲子說話了:•「你一言我一語

那六人之中,有位三十多歲的漢子

別把人家姑娘嚇壞了,大家先靜一靜,

當作沒有看見,就不出來答上二句話,任

看得一清二楚,說來也真奇怪,他竟看見

面客人在鬧事,裏面做菜的白老頭,無不

這間小飯舖,一眼可以看個對穿,外

「這……這……」竟不知如何是好。

言我一語,說得又壯不起來了,口中。

白玲子原本壯起了的胆子,被他們你

「今天沒有酒,就是不行!

「不賣酒,叫什麼杏花村

「不賣酒,開什麼店!」

由自己的孫女兒受窘受逼。

有理,而且,把五両銀子也放在桌上了 姑娘的跑腿錢好了。 **両銀子,除了酒錢之外,多餘的就算是你** 去看看,替我兄弟讓些酒來可好?這是五 」這人說話倒是有情

戶人家,實在抱歉, 道:「大爺,這附近十里之內找不出第一 ,她到那裏去讓酒去,有點歉然,欠着身 白玲子沒點頭,因爲附近根本就沒村子 事實就是這樣,只要稍爲明白事理的 白花花的銀子,誰見了誰不愛, 小女子無能爲力。」

人,這都不能勉强人家 那爲首漢子點了點頭,道:「姑娘的

話,說得也是。

而且臉上還堆滿了笑容,不過笑得有點怪**2** 「且慢!」那為首的漢子又說話了,**8** 轉身就要走了開去。 9

異,有點邪氣。

麼吩咐? 白玲子又回到原地道:「大爺還有什

不來,姑娘就坐下來,陪大爺們談談吃吃 我們大夥兒也不怪你,可是吃悶飯我們吃 那爲首漢子道・「姑娘說買不到酒

看來,他比那些呼呼喝喝的人還壞。 這小子說得好聽,原來沒安着好心

巳是哈哈大笑,道·「姑娘,這可是現成 的,你沒話說了吧,來!來 一邊就把白玲子送到了那爲首漢子懷中 白玲子臉色一變,她身旁的一個漢子 姑娘的玉肘,一帶 來!坐下來

劍眉,冷冷的道。「放開人家姑娘!」 之聲,喝得把笑容凍結在臉上了。 早他們而到的那位白衣人倒挑着一雙

P 5

以說,他放開那姑娘,倒不是怕了那白衣 着一個姑娘在懷裏,怎能和人家動手,所 那爲首漢子不能不放開姑娘,因爲抱

幾眼,然後指着自己的鼻子道••「年輕人一臉不屑的冷笑,打量了那白衣人好 ,你可知道大爺是誰?」

步

,自是沒有好戲可看,白衣人後到,却

看都懶得看他了,但鼻子却冷「哼!」 白衣人一抬眼,望着屋頂上的横樑 了

首,笑面狼秦大川……。 「你聽說過江南六條狼沒有?」 那爲首漢子道:「本大爺就是六狼之 白衣人一搖頭道。「沒聽說過。 那爲首之人一翻怒目,大吼一聲

認識你了,你帶着你的人乖乖的離開這裏 白衣人說道:「你就叫秦大川,好

秦大川一翻眼,可是,他的眼睛却傻

隻耳朶,臉上一邊多了一道裂痕。 只見眼前白光一現一收,左邊少了一

十個腦袋,也早巳落到地上了。 **遇見了絕世高手,狠人也狠不起來了** 如說那道白光是要他的腦袋,他就有

!」第一個走出了店門。 ,秦大川沒說第二句話,應了一聲:「是

歲,理由無他,在打不過的人面前絕不死 憑他們這德行,居然還能活到三四十

> 肚子走了。 六條狼什麼也沒有吃到,就這樣餓着

白衣人望了那藍衣人一眼,回了自己

座頭

藍衣人這時忽然輕笑一聲,自言自語

道。「狗拿耗子 所謂一隻巴掌拍不响,白衣人讓了 白衣人冷笑了一聲,却沒有答話。

走了 先吃飽走了 藍衣人却向白玲子微微一笑,接着也

是入店時,他却先白衣人而到 看樣子 ,藍衣人是在追踪白衣人,可

眉兒一挑,道: 「爺爺,這藍衣人不簡單 他好像知道我們似的。 白玲子望着藍衣人的背影消失後,秀

哈哈一笑,道:「他也沒有瞞過爺爺的 白老頭剛才裝塑作啞,現在可說話了

白玲子道:「爺爺,你認識他?」

師父也一定是個了不起的人物了,他比爺 白玲子道··「爺爺認識他師父,那他

爺比,這次你可把爺爺比下去了。 得過爺爺? 白玲子一怔道: 「他是什麼人,能高

白老頭一笑道•「你就愛拿人家和爺

井觀天,江湖上比爺爺高的人可多哩! 白玲子微微一笑,道:「爺爺說得是 白老頭呵呵笑道:「孩子,你真是坐

謙虛就是美德。」

是越來越沒有規矩了,居然調戲起爺爺來 白老頭哈哈大笑,道:「小丫頭,你

起身形

一禮,一幌肩便拔身而起投入墳墓後面隱

山前冒起一條人影,直落到墳墓之前。

就在白老頭與白玲子隱身不久之後

他,就是那白衣人。

像還沒聽爺爺服氣過誰。 白玲子道:「玲兒不敢,只是玲兒好

的聲音,道:「你說那藍衣人是刀魔的傳 敢不服氣他們的人,只怕不多。」 白玲子大眼睛猛地一睁,微帶不尋常 白老頭道。「刀魔劍怪在江湖行道時

近墓前,看清了墓碑,一作式,就要拜了

白衣人打量了墳墓四週一眼,然後走

人?」 白老頭道:「錯不了,準是刀魔的傳

是劍怪的傳人吧。 白玲子柳眉一顰道·「那白衣人不會

什麼?」

朋友,你陰魂不散,一直跟在在下身後做

老大不樂,劍眉一軒,冷笑一聲,道。

白衣人收式回頭,見是藍衣人,心中

住了白衣人。

「且慢!」藍衣人接着現身出來,喝

是劍怪的傳人。」 白老頭道。「事情就有這樣巧,他正

「他們終於來了。」 白玲子道:「我們怎樣辦?」 白老頭微笑道。「他們是來了。」 白玲子緊張得有點喘不過氣來,道:

面,難道不能說是朋友你跟踪在下麼?

時先時後,怎能說是在下跟在朋友你後

着笑容哈哈地道:「朋友,我們一路而來

藍衣人的個性顯然比白衣人圓滑,帶

從店後山上翻了出去,行了一程,來到一 小飯店關門打烊了,白老頭和白玲子 白老頭道·「關門打烊,今天不做生

上墳而來……」

墳,你又爲何而來?」

藍衣人一笑道:「可巧了

,在下也是

不上話來,怔了一怔,道。「在下來此上

白衣人想想實情確然如此,倒一時說

座墳墓之前 墳前墓碑上用大力金剛指力寫着:•

很高大了。,由此可知這座墳墓的時間也 看不出墓中人是男抑女。 沒有立碑人的姓名,甚至「明明」兩字也 明明之墓」四個字,沒有立碑的時間,也

在下該如何稱呼你才對?」

藍衣人道:「說對了,劍怪的傳人,

定很久遠了 白老頭與白玲子走到墓前,各自行了

胡少先。」

藍衣人抱拳道:「原來是杜兄,在下

白衣人道:「在下杜平。」

墓前左右各種了一株松柏,松柏倒是

人?

知道在下是什麼人才對。」

白衣人訓訓的說道:「你是刀魔的傳

藍衣人還是笑吟吟的道。「你早就該

白衣人劍眉一挑道。「你…

,只見杜平還把寶劍握在手中,一臉不 「杜少俠,你也 們 ,他就是腦子靈活,又着了先鞭。 一同拜墳吧。」兩個人同拜,不分先後 胡少先一笑道:「杜平,你不反對我

兩個人轉身來到墓前,併肩拜了下去

個小的正和兩個老的一樣, 八表飛鷹白老頭點頭一嘆,道: 一個靈巧

八,你就 這副德行麼? 白玲子仰頭道: 「他們的師父,就是

八表飛鷹白老頭道。

胡少先點頭道:「八表飛鷹白老前輩 好?」 句沒頭沒腦的話道:•「你認為他們那一個 忽然目光一凝,望着白玲子,冒出一

白玲子楞了一下道。 「各有所長,各

有所短,兩個人都好。」 八表飛鷹白老頭身子一震,臉色變得

是老糊塗了,怎麼把心裏話都說出來了 趕忙吸了一口長氣,抑住失常的心情,緩 八表飛鷹白老頭臉色又是一 白玲子奇怪地道: 「誰這樣說過?」 變,他眞

明明姑娘早年對刀魔劍怪二人的批評 才對胡少先與杜平的批評,也就是墓中人 其實,事實全不是那回事,白玲子剛

你退過一邊去,由在下先行拜墓。」 ,也只是鸚鵡學舌,不是眞情,請

什麼阻止在下拜墓?」

杜平點了一下頭,道:「胡兄,你爲

胡少先道:「你可知道墓中之人是什

麼人?」

,並不能够說他不知道,也許是他難以說

杜平一怔道。「這……。」他這一窘

得滿臉脹紅,大叫道•「上舌之能不算眞 本事,來!來!來!我們手上分高下 勝了誰先拜。」說不過就打,這倒是最有 力最簡單的解决辦法。 杜平顯然口舌之才比不過藍衣人,急

把寶劍收起吧

杜平搖頭道: 「老丈,這件事誰也管

不成?」 就刀劍上見眞章,難道在下還會怕了

來吧!」

杜平怒目一寒道。

「在下的事

,誰也

我爺爺就能管,

你還是乖乖的把寶劍收起

白玲子冷笑一聲道:

「別人管不了,

,請你讓我們自行解决的好。」

我可知道。」他不但心眼活,而且硬把「

胡少先道。「你不知道,是吧,在下

不知道」三個字扣在白衣人身上了。

杜平不自覺的順着藍衣人的話意道:

寶刀 寶劍寶刀兩樣都是當世奇珍,刀泛

不會這樣說了。」

白玲子轉向胡少先一挑秀眉道:

知道我爺爺?」

,晚輩怎敢不知

沒說錯,你要知道白前輩是什麼人

胡少先却是一笑道。

「杜兄,

說,在下該不該阻止你下拜?」

胡少先道。「墓中人是在下師娘,

你

「你知道什麼?」

映 彩之色,劍吐五色之光,刀光劍影互相交 要展開了 ,交織成一道霞光,直冲斗牛之間。 架式一拉,眼看就是一場龍爭虎門就 胡少先也是一抱刀,道:「請!」 杜平一捏劍訣,道了聲。 「請!」

白老頭眉頭一皺,身子一直,站了起

之中,表示了她與白老頭的看法想法並不

白玲子却望着白老頭微微一笑,笑意

道理,因爲墓中的明明姑娘,只是一個黃

其實,杜平說胡少先胡說,不是沒有

花大姑娘,怎會是藍衣人的師娘呢?

胡少先收起嘻笑的面孔,正色道:「

他們,讓他們打下去給玲兒開開眼界。 白玲子拉住白老頭道。「爺爺,別理 白老頭道。「他們師父打了一輩子,

威嚴至極,臉上也是一片穆肅,再不是那 出,就到了杜平與胡少先面前,不但口氣 燒菜的糟老頭子了。

禮道:「晚輩胡少先見過老前輩。」 胡少先最先還刀入鞘,向白老頭抱拳

以爲然的神色。

白老頭輕嘆一聲道。

胡少先點頭道:「刀劍上見眞章,好管單的解決夢治。 ,誰

只見胡少先一抬臂,也拔出了自己的 杜平冷笑一聲,拔出了寶劍。

白老頭也皺了一下眉頭,輕輕的嘆了一口

不但杜平說他胡說,就是藏在暗中的 杜平大叫一聲道·「你胡說!」

來

得可爱。

收起兵刄了吧。」

八表飛鷹白老頭點頭道。

「少俠可以

「晚輩見過老前輩。」

杜平這才還劍入鞘,重新行禮,道:

不能再讓他們晚輩再打一輩子……」 「你們給老夫住手!」白老頭飄身而

白老頭點了一點頭,目光轉到杜平身

杜平老實地說道。「好吧,我們一同

「是的,完全一

「少俠

白老前輩?」他是遲慢了一點,便也篤實 杜平一震道··「老前輩就是八表飛鷹 慘白道:「你也這樣說。

和令師倒是相像得很。」

八表飛鷹白老頭哈哈一笑道。

緩道: 「是我自己這樣想。」掩飾得很好 ,白玲子沒有再追問下去。

明明是幾十年前的一位少女,爲刀魔

和劍怪二人所深愛,偏偏明明姑娘覺得他 們兩個人一樣的好,竟不能從他們

他絕不能讓胡少先先拜,可是,胡少先能

杜平爲難的一蹙雙眉道。「這……」

有話行過禮以後再說。」

你們不是來上墳的麼?現在先過去行禮

八表飛鷹白老頭道:「不要多禮了

讓他先拜麼?

P 6

們師徒眞摯的感情

這不算是理由,但隱隱中却表達了他

什麼不對?」

有妻,在下心中有娘,在下認她是師娘有 家師視她爲妻,在下視她爲娘,家師心中

樣的心情,那她也該是在下的師娘了。」

胡少先一笑道:「可惜你這話說遲了

杜平大叫一聲道:「我們師徒也是一

中擇定自己的終身伴侶。

明明姑娘苦惱而死,大家都落了空,現在 他們兩人的徒弟又針鋒相對的爭執起來。 結果,刀魔和劍怪爭了一輩子,爭到

P 7

那句答話,却叫他担起心來了。 腦中忽然興起了一個怪念頭,這個怪念頭 使他貿然問了白玲子那句話,而白玲子 也不知是什麼原因,八表飛鷹白老頭

唉,這兩個小子,不會同時看上小玲

在却被自己的怪念頭弄得心緒不寧了。 他這突然興起的念頭,會是一個不祥 八麦飛鷹白老頭跑了半輩子江湖,現

的預兆麼? 八表飛鷹白老頭念動之間,杜平與胡

位少俠的師父都好?」 少先已經拜罷起來,回到了白老頭面前。 八表飛鷹白老頭訕訕的一笑道:「兩

杜平點頭道。 「他老人家很好。

八表飛鷹白老頭一笑,道:「令師還

師能不時在念中。」 前輩是家師僅有的幾位知交好友之一,家

眞了不起,見少俠如對令師,老夫好不開 八表飛鷹白老頭哈哈大笑道。「少俠

鷹白老頭雖然心中明白,但還是不能無動 好話叫人聽了心裏總是高興,八表飛

我們到那邊坐下好說話。

什麼?」 白老頭一豎眉道。「丫頭,你叫他們

白玲子說道:「大哥呀!這有什麼不

叫我爺爺麼?丫頭沒大沒小的,好沒規矩 應該叫大叔才是。」 白老頭道。「你叫他們大哥,他們能

這倒是釜底抽薪之法,有了輩份長短

設防,反而招致了無心之失。 頭純是自己疑心生暗鬼,庸人自擾,處處的距離,就可保萬無一失了。其實,白老 首先,胡少先一笑道:- 「我們年紀都

好。 還不够大,大叔可當不得,還是當大哥的

是叫我們大哥好。」 也居然道:「江湖輩份,可算不得進,選最怪的是,最不會說話的杜平,這時

白玲子一翻眼也道。「爺爺,你怎麼

麼話,先向杜平和胡少先一拉手道: 「兩白玲子可不等八表飛鷹白老頭再說什 啦,一下子變了習性。」

暗自一嘆,沒有說話了。 位大哥隨小妹來。」 大哥叫上了口,八麦飛鷹白老頭只有

坐息。 石頭 轉過墳地,不過二三十步,有一塊大 ,平躺在地上,石上平滑如鏡,正好

數星星,我們在這裏回朔往事,就更有意和明明前輩就經常坐在這塊石頭上看月亮 思了。」說着,她自己先在石頭上坐了下 白玲子笑着道。 「爺爺說,你們師父

> 的事有什麼可談的,二位千里迢迢而來 除了上墳之外,可有別的意圖?」 八表飛鷹白老頭冷冷的道。「過去了

皺劍眉道: 「老前輩說得不錯,家師確有 胡少先也就不便以笑臉相對,皺了一 八表飛鷹白老頭的態度嚴肅起來了。

「少俠,你呢? 八表飛鷹白老頭的目光射向杜平道。

杜平道。「晚輩也是奉了家師的使命

方,怎會同一天到來?」 八表飛鷹白老頭一笑道。「這有什麼 白玲子道:「這倒巧了,你們各據一

限令你們今日上墳?」 是她六十大壽的生日。」目光一掠杜胡兩 人,接着轉問他們道:「你們師父是不是 巧」字可言,你忘了你明大姑今年今日

眞正來意說出來給老夫聽一聽。」 八表飛鷹白老頭道:「現在把你們的 杜平與胡少先都點頭承認了。

都有爲難之色,也都搖了一搖頭。 杜平與胡少先注目對望了一陣,臉上

是不願意說呢?還是不便說?」 八表飛鷹白老頭傲微一笑道:「你們

最後只擠出一陣苦笑,還是不答話。 杜平與胡少先你望着我,我望着你,

,老夫替你們說了吧。」 八表飛鷹白老頭一笑道。「你們不說

爲了墓中的明明,前前後後曾經拚鬥過 語道··「就老夫記憶所知,你們師父之間 舉目望着蒼茫的高空,不勝晞吁的自言自 他說替他們說,但並沒有馬上說,先

八表飛鷹白老頭道。「誰也沒勝,誰 白玲子急口道:「誰勝了?」

不是要你們像他們一樣繼續拚門下去?」 胡少先道:「家師沒有這樣說。」 八表飛騰白老頭道。「那他是怎樣說 猛然一搖頭,厲聲道:「你們師父是

胡少先道:「他老人家只吩咐晚輩把

面阻擋,殺之可也。」 明明前輩的靈骨起回去,如果有任何人出 杜平一張目道。「奇怪,家師也是這

樣吩咐的。」

不是就是要你們繼續拚鬥下去。」 胡少先笑笑地道:「也許是這個意思 八表飛鷹白老頭長嘆一聲道:「這還

行事,在下是不會和你拚鬥的。」 柱平怔怔地道:「只要你不阻擋在下

你麼?」 杜平莞爾一笑道。「說得也是。」 胡少先一笑道:「你道在下能不阻擋

!打!你們師徒只知道打,你們可知道, 八表飛鷹白老頭冷笑着道:「打!打 胡少先道。「最後還不是一個『打』

休的打。」 墓中的明明,最討厭就是你們師徒無止無 杜平道:「師命難違,那也是沒有辦

法的事。」

只怕你們想打也打不成。」 八表飛鷹白老頭道:「有老夫在此

重就輕,化開杜平的壓力。 他的身形步法要比杜平輕靈得多,常能避 不過,胡少先的功力雖然稍遜,但是

了一輩子,也分不出勝負來。 一個半斤,一個八两,怪不得他們師父打 總之,他們是各有所長,各有所短

是一個難分難解之局。 現在看他們兩個徒弟,只怕其結果又

白玲子心裏服氣極了,她掉目向祖父

望去,只見祖父不時的微笑點頭不已。 「爺爺,玲兒眞不懂你的意思。」

啊?! 八表飛鷹白老頭說道:「你在說什麼

討厭他們打鬥,爲什麼又答應他們打了起 白玲子間道:「你不是說明明大姑最

來? 八表飛鷹白老頭道。「說穿了是爺爺

他們是不是又有了新的招式和進境。」 也想看看他們刀劍上的工夫,這些年來,

白玲子道:「您看到的呢?」 八表飛鷹白老頭道:「也眞虧了他們

劍法上說,爺爺也接他們不下來。」 了完美的境界,你別看他們年輕,就刀法 那二個老兄,他們這刀法這劍法,簡直到

是個什麼分量?」 白玲子道。「他們這兩人放在江湖上

八表飛鷹白老頭道・「都是呼風喚雨

翻江倒海的身手。」 白玲子心中一動,道・「爺爺,玲兒

想起了一個問題,不知是也不是?」 八表飛鷹道:「你又在胡思亂想些什

白玲子道:「刀魔劍怪早年在江湖上

麼?」

胡少先却道:•「家師要晚輩向老前輩

記得老夫?」 胡少先正色道:「家師知交不多,老

這時,白玲子接口道:「兩位大哥

來。 杜平笑道。「所以晚輩最先不想說出

小店? 件事,您怎會在這裏開了那間被欺受氣的 胡少先一笑道:「老前輩,請問你一

告訴你們?」 表飛鷹白老頭道•「老夫爲什麼要

胡少先道:「晚輩可否猜一猜?」

你師父一樣,處處愛賣弄小聰明。」 八表飛鷹白老頭一瞪目道。「你就和

前輩之托?」 錯的話,老前輩之留此,可是受了明明老 胡少先笑笑地道。「晚輩如果猜得不

老頭不得不點頭道•「算你猜對了。」 這小子確實有幾分聰明,八表飛鷹白

但有所命,晚輩無不遵從。」 晚輩對明明前輩更是敬仰無比,明明前輩 胡少先道:「家師最尊重明明前輩,

一致?」 的話,都被你搶盡了。但不知你言行是否 白玲子哈哈一笑道。「胡大哥,好聽

,當然,基本原則要『眞』和『誠』。」 胡少先道。「小兄說過的話一定算數 白玲子問道:「如果離開了這個原則

,那就另當別論了。」 胡少先道:「離開了原則,過不在我

把話說遠了,杜平,你說,你聽不聽老夫 八表飛鷹白老頭道:「玲丫頭,不要

歉難從命。」 杜平道:「家師沒有交待,請恕晚輩

白玲子道: 「胡大哥能够從權應變

你爲什麼不能?」

爲一談。」 杜平道。「他是他,我是我,豈可並

平道•「令師的意思是……」 八表飛鷹白老頭止住白玲子,追問杜

心,打敗對方……。」 杜平道·「家師與晚輩都有十足的信

大笑,道:「夜郎自大,此之謂也。」 杜平正色道••「你不信,咱們就比劃 「言未了,胡少先巳是發出一陣哈哈

比劃。」 胡少先道··「樂於奉陪,但不知白老

前輩能否見允?」

非易事,好,老夫答應你們拚鬥一場,不河心不死,看來老夫要阻止你們拚鬥,實 願做你們的公證人。」 過你們要答應老夫一個條件,老夫並且自

杜平道:「好極了,老前輩有什麼條

分出勝負,其勝負之數由老夫判定,雙方得超過一百招,如果已鬥滿一百招,仍未 不得異議。」 八表飛鷹白老頭道。「雙方拚門,不

胡少先首先點頭同意道。「晚輩完全

遺命行事,不得再逞意氣之事。」 如果未能分出勝負,兩位即應遵照明明 杜平道。「晚輩也同意。」 八表飛鷹白老頭道。「此番一門之後

杜平猶豫了起來,一時不能作决定。 胡少先道。「晚輩悉聽尊命。」 白玲子冷笑一聲道。 「怎樣,不說話

應,如果家師不同意,如何是好?」 杜平輕嘆一聲道。「晚輩答是可以答

明明前輩的遺骸了。」 情就有了問題,而且,也不配與家師爭迎 父眞要不同意,那你師父對明明前輩的感 老前輩的遺命,你師父敢不同意麼,你師 胡少先一笑道:「你也不想想,明明

實在是個不易多得的少年。 杜平想了一下子,點頭道:「說得也 這話有理,有力,更有見地,胡少先

是 我答應了。」 八表飛鷹白老頭道:「你們到明明墳

前去比,有明明爲證,就更慎重了。」 大家回到明明墳前,八表飛鷹白老頭

還叫他們向明明墳墓行了禮,作了禱告 杜平與胡少先就各拉兵双門在一起來 一聲:「開始!」

難對付,別看杜平年紀輕輕,劍上火候却 都與常理常情相背,是以厲害無比,極 劍怪的劍法,爲武林一絕,出劍走式

的火候也不比杜平差。 是非常深厚,一點不讓乃師當年。 他們這一拚鬥起來,可把白玲子的眼 刀魔的刀法,也是怪異得很,胡少先

怪了。 睛都看直了,不由她不把他們兩人另眼相

難看出杜平功力似乎要比胡少先稍强一籌 怪、刀法也怪,不過時間一久之後,便不 因此,運劍走招之間杜平的攻勢爲多。 仔細觀察他們兩人拚鬥的情形,劍法

P 問是什麼意思?」 是不是一個問題人物?」 八表飛鷹白老頭一皺眉頭道。「你這

「我想他們剛出道時,一定很叫江湖上頭 白玲子學目望着樹俏,緩緩的說道。

爺沒有說過這種話吧。是誰告訴你的?」 白玲子道:「我是這樣想,所以明明 八表飛鷹白老頭望着白玲子道。「爺

道:「別胡思亂想了,看他們快要分出勝 八表飛鷹白老頭心中一震,輕喝一聲

更激烈了。 他們並沒有馬上分出勝負,只是打得

把白玲子的思維帶回到他們的打鬥上。 下去,可能又會橫生枝節了。所以,只有 這個問題,因爲這個問題不能够談, 八表飛鷹白老頭眞不想和白玲子談論 一談

是想着自己的心事,她是視如不見。 驀地,白珍子只聽到一聲猛喝,一聲 白玲子眼睛看着他們的打鬥,心裏還

落到打鬥中的兩人身上。 冷哼,嚇得她心神猛然一震,目光一轉,

他們兩個人都倒在地上。 他們的打鬥已經停止了。

杜平的大腿被胡少先砍了一刀,削去

都差不多。 大腿上,妙的是都是傷的左腿,甚至部位 胡少先也被杜平刺了一劍 傷口 也在

招?」他和白玲子談了一陣話,早就沒有 八表飛鷹白老頭道:「你們打了多少

> 計算他們的招數了。 杜平支起身子道。「整整一百招。」

八表飛鷹白老頭道。「你們自己說算

八表飛鷹白老頭哈哈大笑道:「算不 杜平道。「我也沒有勝。」 少先抱着左腿道:「我沒有勝。

杜平苦着臉道。「老前輩,家師面前 胡少先點點頭道:「是,晚輩但憑吩

你老得替晚輩承担一二啊!

先裹好自己傷口,隨老夫養傷去。 皮肉之傷,都沒有傷筋動骨,敷上隨 八表飛鷹白老頭哈哈大笑道:「你們

那 老頭他們祖孫眞正的家是在這裏,而不是 身携帶的刀傷藥,便把傷口裹好了。 間小飯店。 遠處有一座山洞,敢情八表飛鷹白

給他們休息 白玲子替他們二人舖了一張乾草床 山洞很寬大,也很乾淨凉爽。

店裹做生意去了,留下胡少先與杜平在洞說什麼,第二天一早,他就帶着白玲子到 大眼對小眼,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又 當晚,八表飛鷹白老頭也沒有和他們

話說,簡直辦不到,雙膝一盤,閉起眼睛 杜平是一個保守性的人,要他說話找

不說話,也是那句話,簡直辦不到。 他可不管杜平正在打坐運功,大叫一 胡少先和杜平正好相反,要他對着人

「杜兄,你今年貴庚長大?」聲,先把杜平的心緒擾亂,打着笑臉道:

什麼年紀,說出來聽聽。」 胡少先道:「我二十一,比你小了二 杜平懶懶的道。「二十三。

道,家師和令師雖然相鬥了幾十年,他們 却是兄弟相稱。 初少先揚了一下劍眉道··「你知不知心中在想什麼,他也不願意表達出來。

稱? 杜平道:「知道。

還不是各不相讓,各爭各的。」 ,你不知令師和家師,爲了明明前輩, 一回事,各人的立場是一回事,各不相胡少先道。「你放心,我們兄弟相稱 杜平點點頭道·「說得也是。」 杜平猶豫着道。「這…

杜平道··「好我們就兄弟相稱吧。」胡少先道··「杜兄,你是答應了?」

杜平扶起胡少先道。「兄弟不要多禮

要步調一致,同心同力。」

弟,就要同心同德,一致對外。」 杜平道··「兄弟說得是,既然成了兄

胡少先道:「自然有道理,你到底是 杜平不樂意地道。「問這幹什麼?」

歳 杜平軒動了一下劍眉,也不知他這時

胡少先道。「我們是不是也可兄弟相

胡少先立即撲地拜道倒:「小弟拜見

大哥,我們既然成了兄弟,對外的事,可 胡少先拜罷起來,叫了一聲,道。

杜平望了胡少先一眼道·「如果是明老前輩的話,我們能不能相信?」 胡少先話鋒一轉道:「大哥,你看白

明前輩的話,我們是非聽不可。」

胡少先道:「怕只怕白老前輩,來個

大有聲譽的前輩,不會做那假傳聖旨之事 假傳聖旨,我們就爲難了。」 杜平道:「我看白老前輩乃是江湖上

吧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我們 胡少先道:「這可難說,常言有道,

還是小心一點的好。」 是很難處理的,如果避開面對面的場合 胡少先道··「有些事情,面對面之際 杜平道·「怎麼一個小心法呢?」

是……」他想到了,只是說不出來。 就容易得多了。」 杜平忽然若有所悟的道:「你的意思

就和胡少先完全不一樣了 而且又不善言詞,所以表現出來的形像, 其實他人並不笨,只是他比較固執,

碰面不就什麼難題都避開了。」 胡少先笑笑地道:「走!我們不和他

有見到白老前輩好了,大哥,小弟可要走 胡少先道:「有什麼不妥當,就算沒 杜平道。「這有點不妥當吧。」

少先帶上自己的兵双,向杜平一抱拳道。 「小弟就此告辭了。」 他們那點點傷,實在算不了什麼,胡

少先的身形已經消失在眼前了。 杜平怔了一怔,就在他一怔之際,胡

杜平三心二意,就是拿不定主意,時

是以小弟不敢做不知趣之人。」

小弟見你們有說有笑,情意甚是相投

,

胡少先道。「小弟昨天就看到了你們

你先走了,白老前輩才無話可說。」

胡少先心中稍安,說道:「嗯,但願

就好了。 杜平頓足,道。「唉,你早現身出來 胡少先道:「此話怎講?」

笑道:「我猜得不錯吧,胡大哥可不是走 了,不見了胡少先,只見白玲子向乃祖 下來,於是,决定不走了。

接着又把刀魔隱居之事告訴了白玲子。 盒送給他師父去吧。」不待白玲子再問

吃過飯天都快黑了,杜平道。「玲姑

傍晚時分,八表飛鷹白老頭祖孫回來

娘

,我陪你走一程吧。」

間一久,那股離開的意念,也就漸漸淡了

來是爲了什麼?」 杜平反問道。「你知道玲姑娘此行出

姑娘更急,好,小弟就追趕玲姑娘去。」

胡少先一笑道·「只怕大哥的心比玲

,免得玲姑娘找你着急。」

杜平道:「兄弟,你快追玲姑娘去吧

一抱拳別了杜平。

白玲子離開不過是稍早的事,可是胡

吧? 胡少先說道:「總不成是爲了找小弟

呢?! 去追她吧,他有要緊的東西交給你啦。」 胡少先說道:「如果,她找不到小弟 杜平道:「可不是爲了要找你,你快

過去。由此可見白玲子根本還在後面,莫

非是自己趕過了頭?

路的人,路人也不曾見白玲子這樣的姑娘 玲子的影子,胡少先在路上打聽了一下過 少先一口氣追了十多里路,就沒有見到白

就會去見令師。」 杜平道:•「他如果一路找不到你,她

麼? 胡少先吃了一驚道:「去見家師做什

給他去好了。」

杜平接口道:「什麼東西,

由晚輩送

沒追到,杜平與白玲子却到了應該分手的

二天的時光,很快就過去了,胡少先

岔道口。

躭擱了你自己的事。」

八表飛鷹白老頭從懷中取出一隻錦盒

前消失。

,這是要送給你師父的,你去追他,怕不

常不尋常,他又不敢表示自己對白玲子的

白玲子倒沒有什麼,而杜平却顯得非

感情,只有痴痴的望着白玲子的影子在眼

八表飛鷹白老頭道:「你有你的東西

給他。」

白玲子搖首道:「什麼東西,不給他

一路追去。

人將休息的時候,離開了山區,向胡少先

,白玲子帶了些銀子和自己的兵双,在別

武林人物,說走就走,沒有什麼囉嗦

」那就是表示她不願去追胡少先。

關,可是你得替爺爺追上他去,交點東西

八表飛鷹白老頭道。「事情是與你無

,與我何干?」

少俠,那就麻煩你了。」

不上他,那就只有姑娘一人去追他了。

八表飛鷹白老頭道。「這樣很好,杜

,我們可以同路二天,如果二天之內追

杜平一伸腿道:「皮肉之傷算不了什

白玲子微微一笑道·「方便麼?」

白玲子一怔道·「又不是我要他走的

可是你的麻煩也就來了。

八表飛鷹白老頭一笑道:「你猜是猜

走,白老前輩只有命玲姑娘携帶錦盒追來 交給小兄了,給令師的,因爲兄弟你巳先 ,希望能將錦盒交給你帶回山去。」 ,一隻給家師,一隻給令師,家師的巳經 胡少先吁了一口氣道:•「小弟先走之 杜平道。「明明前輩留下了二隻錦盒

事 ,白老前輩沒有怪責小弟吧?」 杜平道··「沒有。」

了些什麼話?」 胡少先道。「小弟走後,白老前輩說

隻錦盒,要我們送回去如此而已。」 胡少先訕訕的道。「這樣說來,小弟 杜平道:「什麼話也沒說,只取出二

杜平愕了一下道: 「你早就看到了我 之走,是多餘的了。」

> 事。的前路而不發現她呢?這簡直是不可能的 但是,路只有一條,自己怎麼走在她

除非,她轉到別的路上去了,她的目

路,這個理由,也不大可能。的在追人,似乎沒有理由不走正路而走小

莫非,他碰到了意外之事。

一想到意外之事,胡少先可沉不住氣

了,轉身就向回頭路上找去。

馬,馬上之人衣着零亂,似是經過了一番 身的時候,只見前面路上飛馳來了二騎快 沒有發現什麼奇怪的地方,正當他又要轉 打鬥,落敗而逃的樣子。 他一路找到與杜平分手的岔路口,也

在白玲子店中生過事江南六條狼之二。 胡少兄眼快,一眼就看出那二人便是

一張,扣住了那二匹快馬。 二匹又急又猛的快馬,居然經不起雙 胡少先心中一動,便幌身而出,兩臂

杜平道·「這也很難說,也許是因爲

大哥呢?

P 10

樣說,她就不便再說什麼了,收了錦盒,

白玲子剛才雖然不大願意,但祖父這

居然是追了二天而沒有追到的胡少先。

回頭一望,想不到暗暗來到身後的人

胡少先輕快的笑道:「大哥,玉人巳

之,你就連夜追下去吧。

白玲子道。「這件事很重要,不能等閒視

八表飛鷹白老頭又取出一隻錦盒交給

久,直到身後有人發出

一聲輕笑,才把他

杜平痴痴的站在那裏,也不知站了多

的離去,叫他悵然若失。

,杜平竟暗暗的喜歡上了白玲子,白玲子

二天相處的日子不算長,說來眞奇怪

心中一動,不由得問道:「如果追不上胡

經遠去,你還發什麼呆?」

命,送給你師父,他自會有話交待你。」 的遺物,這遺物也代表了你明明前輩的遺 交給杜平道••「這是明明前輩留給你師父

杜平唯唯應命,收了那錦盒。

八表飛鷹白老頭道:「那你就把這錦

們?」

了下來。 臂一扣之力,一陣嘶叫,前蹄一軟,竟跪

着胡少先便打。 該死的東西。」跳下馬背,揮動兵双, 馬上二狼,勃然大怒,罵了一聲。 迎

看看,惹惱了本公子,可教你們死無葬身 之地。」 胡少先大喝一聲,道:「你們睜眼猜 胡少先雙手一推,把兩匹馬震了出去

狼也是急昏了頭,才向胡少先撲去,經胡 作勢出擊。 ,然後兩手一叉腰,迎向撲來的二條狼 力控奔馬,這手工夫不簡單,那二條

又被白玲子打得灰頭灰腦,這時見了胡少 。其中一個漢子結結巴巴的道:「那妞兒 先,又摸不清他的底,那能不先自洩了氣 猛的刹住了勢子。 後,那前撲的身子可就像洩了氣的皮球 少先這一聲大喝,又經看出胡少先面貌之 他們在白老頭店中吃過虧,不久之前

半,人巳飛起半空中,向後面山谷撲去,胡少先心急白玲子安危,話只聽到一 自然更沒時間找那二條狼的晦氣了 就在山脊後面山谷裏。」

有點不妙,脚下猛一加勁,身形像箭一般寂的一點聲音也沒有,胡少先直覺的感到 幾個起落,山谷已然在室,谷內靜寂

不就是江湖六條狼中的四條狼。 慘狀的倒在谷地中,胡少先仔細看去, 谷內景象悽慘已極,四具屍體,各種

,想必白玲子巳安然離開了,胡少先方暗 找遍全谷內,却找不到白玲子的影子

> 衣襟 片衣襟掛在一株樹树上,那是一片女人的暗吁得一口氣,目光一瞪,被他看到了一

顯然不是在打鬥時留下來的 那棵樹離開打鬥之處,遠在十丈開外

個方向離開了現場, 最大的可能就是打鬥之後,白玲子循 因爲她自己也受了

,所以才被扯下 胡少先精神一振,便循着那個方向追 來一片衣襟。

傷 那

個時辰,連白玲子的影子都沒有看到。 到她,可是事實却不然,胡少先追了二三 胡少先滿腹疑雲,停下了脚步,只見 只要白玲子走在前面 ,怕不遲早要追

空山寂靜,四野無人,更增加了他徬徨猶 豫的不安。

袂飄風之聲在他耳邊掠過,胡少先張眼望 正當胡少先爲難之際,忽然有一陣衣 是繼續追下去?還是退回去再找?

們見面了 胡少先見是二個女孩子,倒不想和她 一縮身藏了起來。 嘴處現身出來二個少女。

去,只見前山

那兩個女孩子顯然沒有看到他,還在 而來啦!

都是丫環身份 穿綠色衣裳,從她們彼此稱呼中,可知那 衣姑娘叫嫣紅,綠衣姑娘叫翠環,而且 那二個女孩子一個穿紅色衣裳,一個

去。 這大一片地,一件小的小東西,到那裏找 「眞倒霉,被派上了這趟差事,你看, 首先是翠環嘟起嘴唇,氣鼓鼓的說道

嫣紅輕笑道·「這有什麼了不起,找

這句話,就知道她是一個非常好强的女孩

居然裝死把東西給扔了。」 ,只要少挨幾句罵,我就心滿意足了。」 翠環道·「那死丫頭片子也眞可惡 嫣紅一笑道。「面子能值幾文錢一斤

空想有什麼用。

嫣紅道·「找東西是要動眼動手呀

翠環道・・

「我先問你一句話。」

嫣紅道·

「什麼?」

我們來想想。」

翠環貶動了一雙眼睛道:「且慢,讓

很佩服她。

,那丫頭身上什麼東西都沒有,自然,

我。

西拋掉之後,還想不想找回來?」

翠環道:•「如果你是那位姑娘,把東

嫣紅道:「誰都想找回來,這何用問

不是空穴來風, 翠環道: 「她身上一定有東西,這可

丢。

丢東西的時候,會不會心裏有個打算?」

翠環道:「你如想把東西找回來,在

嫣紅說道:「當然找個好記憶的地方

心

,打眼的地方,不就有了範圍麼?」

,心同此理,我們只要找好記憶的地方

翠環笑着跳起來道:「是了,人同此

很大的關係。」 不起,錦盒裏面的東西,可對我們莊主有 翠環道:「一隻錦盒雖然沒有什麼了

的原因所在了。」 翠環道:「這就是我着急,你不着急 嫣紅道·「你怎麼知道?」

的胡少先聽了也不由得不佩服她,而暗暗

翠環確實是個很聰明的姑娘,連暗中

,這樣簡單的問題,我怎樣想不出來。

嫣紅雙睛一亮道•-「翠環,眞有你的

點頭不止。

有了找尋的範圍,連嫣紅的精神都抖

嫣紅一笑道:「哦?能不能說出來聽

聴?」 翠環道•「聽說盒子裏有一粒白蟒神

合作,一個管右邊,一個管左邊,發現有 數起來了,二個人商量了一下,彼此分工

可能性的地方,就飛身去找。

這樣一路找下去,找了十幾二十次,

一聲歡呼,手中學着一隻錦盒,

唉喲!我們找東西罷。」

大叫道。「翠妹,快來,我找到了。」

翠環出的點子,功勞却落到了嫣紅身

只聽嫣紅

二人東張西望的找了一陣,嫣紅一頓

得着就找,找不着也沒有什麼了不起,你 脚道: 「這樣找下去,眞比大海撈針還要 困難啦。」

這麼緊張,豈不是自己給自己過不去。」 翠環道•「找不到多沒面子。」聽她

話聲一頓,接着道:「也許我們想錯 嫣紅道:「那丫頭機警得很,我倒是

她也就說不上機警了。」

起。 媽紅道·「一隻錦盒也沒有什麼了不 有人早就盯上他們了。」

珠。

壓樣? 嫣紅不屑的一笑道:「白蟒神珠又怎

翠環道•「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胡少先道。「恕不奉告。」 上,馮紅這份欣喜可就不用提了。

是故意裝作,因爲他也是剛回來,莊中發 生了什麼事,他根本不知道。 秦誼一怔道:「要什麼人?」他倒不

種場合也不會這樣想。 想,不但胡少先不會這樣想,任何人在這 可是,站在胡少先的立場可不是這樣

道,我胡某人今天就是大開殺戒,也不算 的嘴臉,就知你們紅葉山莊不是什麼好路 出 ,冷笑一聲,道:「憑你這副裝模作樣 一種無名怒火,在胡少先眼中暴射而

胡少先厲聲喝道:「現在你要不快把 「鏘!」的一聲,刀光一閃出了鞘。

地。 人交出來,在下就要你血濺五步,屍橫就

人家那敢橫眼看他,當面這小子簡直是 秦誼自出生以來,只有自己瞪眼看人

吃了熊心豹子胆,忘了自己的姓氏了。 你要向本少莊主動手?」眼中盡是不屑之 人家發了橫那秦誼却笑了起來道。

色。 聲,道:「少主……」 總管夏振聲跨步到秦誼身旁,叫了一

是你說話的時候,有話待會再說。」 秦誼揮手止住夏振聲,道:「現在不

來自何方時,他已落身站在胡少先面前 !」身法還眞快,胡少先還沒有分淸話聲 教訓教訓這年輕人一下了,一聲:「站住

使胡少先很是不安,同時也激起了他惱怒

秦誼自有一股凌人的氣勢,這股氣勢

他說不聽,最好是馬上住口。 秦誼的公子脾氣,夏振聲最是清楚,

什麼本事使出來吧。」 秦誼望着胡少先輕笑一聲道:「你有

太看得起你自己了。」 秦誼道。「你要本少莊主動兵刄,你 胡少先道。「取出你的兵刄來。」

胡少先雙目之中怒火熊熊,就他師父

個年輕人,錦盒已經到了那年輕人手中。 眼前人影一閃,手中一輕,眼前現出了一 只是令她高興的時光太短促了,只見 形急射而起,向那大莊子奔了過去。 們莊子裏,我們先回去了,等着你!」 翠環一指那莊子道•• 「白姑娘就在我

身

夏振聲爲難的道。

「這……這就令老

朽作難了。」

任由她們先行而去,好在,有這座莊子在 ,不怕他們跑上天去。 胡少先曉得她們要先回去報訊,也就

等着他了 子前面已經有一位身穿長衫的半百老人在 胡少先以正常速度到了莊子前面,莊

紅葉莊」三個金色大字。 莊前大門上有一塊橫匾,上面寫着

上姓高名。」 是抱拳相迎道•• 胡少先目光一張,只見那半百老人巳 「老朽夏振聲,請問公子

遠出了十幾步。

過夏振聲抓來的五指,脚下一加力,人又

胡少先頭也不回,肩頭微微一斜,瀉

手一探,抓向胡少先肩頭。

紅葉山莊可不是任人發威作福的地方。」

夏振聲微一作色,大叫道:「公子

身形一滑,人便到了胡少先身後,右

身形一幌,閃過夏振聲入了莊院大門

胡少先道:「在下不叫你爲難就是

胡少先冷笑一聲,道:「有這個必要

被另外一個少年人攔住了。

他叫秦誼,就是紅葉莊的少莊主。

一個理想環境中造就出來的年輕高手

先使出來却看得夏振聲暗中皺起了眉頭。

這是一招非常簡單的身法,但由胡少

夏振聲人還沒有趕上來,胡少先却已

的嗎?別不知道蓋恥了,說!你們是那裏

胡少先冷笑一聲道。「這錦盒是你們

來的?你們把白姑娘怎樣了?」

肚,指着胡少先喝道··「小子,快把我們

嫣紅見翠環趕到,有了帮手,胆氣一

錦盒還來。」

想輕易的要回去了。

牢靠,錦盒一到手,就揣向懷中,誰也別

這年輕人就是胡少先,胡少先可做得

把胡少先夾在當中。

,似是吃定了這錦盒。

那年輕人好可惡,把錦盒向懷中一揣

這時,翠環也飛身掠到,一前一後

了 名 ,有沒有這個必要,那就看公子自己的 夏振聲和聲道:「雁過留聲,人過留

夏振聲答道。 胡少先道:「你是紅葉莊什麼人?」 「老朽身爲該莊總管之

> 海 切

,因此,他顯得有點眼高過頂,目空四 手中金筆上的功夫,堪稱當今江湖上一

胡少先與夏振聲的談話,使他覺得該

口叫出白姑娘來,就這一點,就叫人心裏

人家能一出手就把錦盒取去,又能一

孩子,被胡少先這一頓話,說得一楞,發

不錯,嫣紅和翠環都是二個不錯的女

出威來。

師是那位前輩高人?」 夏振聲又一抱拳道:「但不知公子令 胡少先道。「在下胡少先。」

娘不難,不知公子可有胆量?」

胡少先哈哈一笑道: 「你們是鬥不過

翠環眼珠一轉,道: 「公子要找白姑

謀事求人,我可是來要人的。」 胡少先沒讓他說下去,便冷笑一聲 「大總管你要知道,在下可不是前來

是紅葉莊的什麼人?」

胡少先當下打量着秦誼,道•「你又

舌之處,尚請公子見諒。」

翠環道。「你是不是人物,就看你敢 ,你要傷了白姑娘一根毛髮,饒你們 胡少先道:「姑娘, 你們這個禍可闖

不敢跟我們去了。

我,想激我?」

不得的人可就多了,走吧。 原盡頭有一座很大的莊子。 再轉過二個山頭,有一片小平原,平

> 胡少先反問道:「你要調查在下的 夏振聲道。「不敢,只是……

夏振聲道:「在下乃是奉命請教,饒

,在下就向你要人了。」 胡少先點頭道:「好, 「少莊主秦誼!」

你算是正主子

你不戰巳敗了。」 道: 「朋友,在下再問你一句,你動胡少先倒吸了一口長氣,緩緩一揚刀

不動兵双?」 話已表明,你要死在在下刀下,那就怨不 胡少先道:「不教而誅謂之虐,在下 秦誼道・「囉嗦,你出手吧。」

得在下沒給你機會了。 猛然暴喝一聲:「看刀!」

的一遞而出。 一點也不猛,一點也不凶,只是輕描淡寫喝得猛,叫得凶,看他出刀的勢子却

都變了顏色。 光還是識貨的,胡少先這一刀,看得他臉秦誼到底是名家子弟,人雖狂妄,眼

夏振聲更是大驚失色叫道。 「少主

要部位 凌厲無匹的勁氣,罩住了秦誼全身各處緊 秦誼脫身出去了,沒有刀光,但却有一股 只是,胡少先的刀勢已發,已不容許

顧不得了。 秦誼雖說不動用兵双,這時却什麼都

法也有相當火候 好在他的金筆就帶在身上,拔筆的手 金光一 起,湧向逼來的

詣,就算不是胡少先魔刀的對手, 在正常情形之下 魔刀的對手,至少也,憑秦誼金筆上的造

走,一定有你的道理,那就不說也吧。」

了

小妹告辭了。」

白玲子道: 「我也想走了, 你不反對

秦婉如道。

「傷勢不是問題。」 「你傷勢沒關係了麼?」

可支持十招二十招的

度的自大,跌落到極度惶恐,應有的功力但先機全失,心理上也失去了平衡,由極 ,十分也傳不出五六分了。 可是現在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他不

也沒有。 擋車,對於胡少先如輪的刀勢 秦誼的金筆雖然出了手,却形同螳臂 ,一點作用

登!登!登!

到退無可退的時候,該是什麽後果呢?秦誼只有一步一步的往後退,當地退 胡大哥,刀下留人。」 突然,有人發出一聲淸脆的喝聲。

惡 徒 施 計 取錦盒

也 能叫他胡大哥的只有一人,白玲子是

身了 胡少先是爲了白玲子而來,白玲子現 他自無趕盡殺絕之理

白玲子身上還帶着傷,被一位白衣少女扶 但沒有馬上回刀入鞘,他先防了一着。 現在台階之上。 胡少先目中餘光向白玲子望去,只見 胡少先刀勢一停,停在秦誼胸前之處

那少女閑雅之至,絕不是普通丫頭人

這完全是誤會,你把刀收了吧。 白玲子又叫了一聲,道: 「胡大哥

既然事出誤會,那就算了,錦盒我已收回 去與白玲子相見,只遙遙的一抱拳道••「胡少先刀是收回了,却沒有走上台階

> 個血濺黃沙?」 胡少先劍眉一軒道:「貴總管眞要鬧 大門前總管夏振聲橫身擋住了他。

老朽只是請公子留步,莊內奉茶。」 夏振聲道: 「公子這樣說,就言重了

胸太狹小了。」請將不如激將,白玲子這

有點怕了你們啊!」

誼,秦誼巳經不知了去向。 紅葉莊的女少東,那位……」轉手一指秦 身旁的那白衣少女道: 「這位是秦姑娘,

偷的走開,倒也是人之常情。 人,敗得這麼慘,實在不好意思自留,偸

思收回來。 說兩句,白玲子這指出去的手,眞不好意 好事。」秦姑娘也是一個聰明人,不這樣 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對他未嘗不是一件 他,一向就自以爲了不起,叫他知道知道 秦姑娘秦婉如冷笑一聲,道••「別理

,就此告辭了。」轉身向莊外走去。

胡少先道:「不必了!」

句話說得正是節骨眼上。

不相識,小妹給你引見幾位好朋友。」

年輕人,尤其是一個心高氣昂的年輕

白玲子指出去的手有點收不回來了

胡少先歉然道:「在下魯莽,得罪之

秦婉如道。「胡大哥,這話該小妹代

「胡大哥,你要這樣下去,就顯然心

胡少先哈哈一笑道:「小妹子,我是

白玲子笑吟吟的道:「來,來,不打

胡少先跨步上了台階,白玲子指着她

處,尙請見諒。」

家兄說才是,胡大哥不怪家兄無禮吧!」 胡少先哈哈笑道:「豈敢,豈敢!」

令祖有什麼話要吩咐小兄?」 白玲子道: 「那錦盒是…… 話鋒一轉,轉向白玲子。 一白姑娘

胡少先接口道·「這個杜大哥已經告

白玲子道。 「你們見過面了 ,沒打起

胡少先一笑道。 「他沒告訴你,我們

結了手足之情。」 白玲子吁了一口氣道。 「這樣很好

不誤。」 交公誼各不相擾,該打的時候,還是照打 以後你們就不會永無休止的打鬥了。」 胡少先微微一笑,說道。「我們是私

眞有說不出的難過。」 收,搖了搖頭道:「小妹對你們的纏鬥 白玲子剛升起的笑靨,不由得又是

奈何之事。」 胡少先道:「師命所在,那也是無可

你了。」 胡少先會心地點頭道: 白玲子沉吟了一下道。 「其實小兄原 「小妹不想留

巳倒飛了出去,單手一撑地面,就平飛着 後面有期。」話聲中,身子向後一仰,人 就不該留下來,告辭!」 抱拳向秦姑娘拱了拱手:「打擾了

麼不把他留下來?」 秦婉如悵然地道。「玲妹妹,你爲什 出了莊門。

說假話?」 白玲子道·「你要我說眞話呢?還是

人傷情,我兩者都不願意聽,我想你要他 秦婉如道:「假話令人傷心,眞話令

江湖六條狼,耗盡了精力,這番休息下 ,巳是大好了。 白玲子並沒有受什麽重傷,只是力鬥小妹告傷了。」

立刻趕回山去,他在暗暗的保護她 證實了她心中所想,不錯,胡少先並沒有 白玲子出了紅葉莊,走不多遠,她就

能平息下來,這是一份麻煩,却也正如白 玲子的心意,他們兩個人都在偷偷的愛着 這份關愛,擾得白玲子的芳心久久不

留你了,不過我有一句話,想問你……」

秦婉如點頭道:「這樣說來,我就不

白玲子一笑道:

「有話就問吧,別吞

原因,就是想證實一下心中這個問題。」

白玲子道·「問題在我心中,我走的 秦婉如道。「你還有什麽問題。」

要 到了熱鬧的市集上,略爲休息了 問她道。「姑娘可是姓白?」 起身上路的時候,忽然走進來一個車 白玲子帶着一份欣慰和一份惶恐, 夫正回

命小的送姑娘回府。」 車夫道:「有位公子爺,叫了一 白玲子奇怪地道。「有什麼事?」 輛車

密

,你聽說過刀魔沒有

白玲子截口道·「他師門不是什麼秘

秦婉如道。

「那胡大哥的刀法好厲害

秦婉如一震道:「哦?他就是刀魔的

胡少先才會想得這樣週到。 不用說,這又是胡少先的傑作,只有

壓氣,不能想,一想就沒理由不嘆氣了 回家的道路,他也不自覺的笑了起來,暗 心意了。胡少先望着白玲子上車,駛上了不是白玲子有心,就無法知道胡少先這份 忖道: 「玲子是個好姑娘,唉…」嘆什 胡少先始終沒有和白玲子照面,如果 「好個沒規矩的年輕人,看了大姑娘

不多

,難怪秦婉如有這種想法。

有什麼了不起,但願我們不要得罪他。」

能惹得起刀魔的人,當今江湖上實在

秦婉如點點頭道:「他得罪了家兄沒

他的原因之一。」

白玲子道。「這也就是小妹不想再留

吃 老頭子向他一瞪眼道。「看老夫做什麼? 胡少先緩緩回過頭來,一個糟鼻子的 人,對他不滿了

老夫難道說得不對!」 ,劍眉 一軒道

「我想告訴你一件事。

別看那老頭子似是誠心來找麻煩

却

什麼東西,你可知老夫是什麼人? 忍不住問道:「什麼事?」 那老人哈哈一笑,道:「你以爲你是 胡少先道: 「禍福無門唯人自招

般丈,看他這隻烟桿,就知他準是打穴高 尺多長的旱烟桿,頭上的烟鍋怕莫有酒杯 ,而這根烟桿也正是他的打穴兵刄。 那老頭子其貌不揚,手中揑着一根三

這大街之上,還是郊外,悉聽尊便。」 是人!一個不怕事的人,要了斷什麼,在 胡少先一笑,道:「在下不是東西 那老人點點頭道:「你這小子很開竅

年 到土地廟前停住了身形,嘻嘻一笑道: 後的結果。 輕人到底還是嫩得很!也不想想落單之 郊外有座土地廟,老者領着胡少先走

,走!咱們到郊外去。

果到要殺人的時候,老丈那你就是禍由自 者不怕,公平待我者,我亦公平代之,如胡少先微微一笑道:「怕者不來,來

週有多少人?」 那老者哈哈一笑道:「你看看,你四

那老者 另外左右草叢中, 左右草叢中,也走出了六個人,加上話聲一落,土地廟內走出來四個人, 一共是十一個人。

勝,所爲何來一 射道··「說個理由出來,你們不惜以多爲 胡少先猛然一揚頭,星目之中稜芒暴

我們並非非動手不可 那老者嘿嘿一笑道: ,一樣可以化干戈爲 「只要你知趣,

> 玉帛 胡少先一笑道:「有這樣的好事, ,老哥哥交上你這位小兄弟。

來聽一聽?」 那老者道: 「老夫問你 ,你身上可是

帶有一隻錦盒?」 胡少先點頭道: 「不錯,有一

夫,咱們就是忘年之交了。 那老者道:•「只要你把那錦盒交給老

不起,只是什麼忘年之交,有點不配。」 胡少先道:「一隻錦盒沒有什麼大了 那老者就是江湖名頭高大的打穴大家

以爲胡少先自謙,不敢和他忘年論交,還 夫認你這位小兄弟,誰敢說不配。」 表現得蠻有風度地吃吃一笑道。「只要老 因此,他把胡少先的話完全聽反了,他還 胡少先忘年論交,那眞是抬舉胡少先了, 「手不留金」裘成,憑他的名望身份,與

我說你不配。」 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朶,只有再問一遍。 胡少先一字一頓道:「你聽淸楚了 胡少先道:「我說的是你不配!」 裘成楞楞地道:「你說誰不配?」他

害 給你一點顏色看看,你也不知道老夫的厲 裘成哈哈大笑道:「好小子,老夫不

臉皮厚之外,就從來不敢打頭陣。」 胡少先道: 「我知道你的厲害,除了

你口尖舌利,老夫現在就教訓教訓你。」 「你上吧,我這次只要你一條手臂。」 胡少先取出自己的快刀,當胸一橫道 裘成把手中旱烟桿一順道:「小子

語聲冷峭,叫人聽了眞有點冒冷汗。 胡少先的刀有點怪怪的,刀頭背面多

是這一點,妹子,將來眞有了什麼誤會,

秦婉如道。「我知道,我担心的也就

白玲子只有點到爲止。

雖然不怕事,可也不會隨便惹事,只要令 法,不是他的人,胡大哥這人很隨和,他

客人批評主人,實在不合禮貌

就失落了魂魄,

眼都轉不過來了。」

有

白玲子道··「刀魔的厲害,在他的刀

你可不能不問啊。」

白玲子點頭道:

「這熊

,小妹答應你

上多了一塊肉瘤。 出一塊,約有一寸多長,就像人的後腦袋

魔不全老人的魔刀。 不會不知道這把刀的出處,這把刀就是刀 這種刀普天下只有一把,有見識的人

有注意胡少先手中的魔刀。 刀雖怪,還引不起別人的注意,裘成就沒 裘成也許由於胡少先年紀輕,手中的

少先頭上砸去。 大叫一聲,舞動手中旱烟桿,便向胡 裘成的功力雖然說不上一流高手,也

是一流中的一流身手,他旱烟桿一遞出, 胡少先不退不讓,甚至連眼皮都沒眨動一 號的人物,可惜,他目前碰到的胡少先却 是二流中的一流,在江湖上算是叫得起字 ,手中刀勢一翻一轉,刀双就貼在裘成

能不先弄清楚。 一聲,道:•「說,你要我的錦盒何用?」 有分家了,但胡少先沒有下毒手,只暴喝 人如此覬覦,必有原因,這一點胡少先不 這隻錦盒所關係的應該只是私事,外 刀双只要向下一沉,裘成的手腕就只

,現在裘成知道胡少先剛才那句「不配」 刀双不但凉,而且凉得叫人全身發抖

同時,裘成也注意到胡少先刀的怪狀

少俠,小的有眼不識泰山,請饒命。」 不手臂,雙膝一軟,就跪倒在地上了:「 他的臉色立時變得慘白,顧不得手臂

,雙膝再這樣一跪,他的品格又更等於下 像裘成這類脚色,實在有點勝之不武

> 要這錦盒何用?」 胡少先刀鋒一收,冷然道: 「說,你

上那隻錦盒。」 句話·「有人出一萬兩銀子,收買少俠身 裘成結結巴巴的說了半天,才褒成一

但白問,而且,只有生氣。 **隨意暴露自己的身份,所以,再間下去不** 胡少先道:「收買的人是誰?」 這句話絕對可信,收買的人也絕不會 裘成道:「這個小的就不知道了。

胡少先冷冷的道··「自己留下你一條 裘成叫道。「少俠……」

你的左手,要我動手的話,我就要你的右 胡少先道:「你自己動手,你可以砍

出來了。 的這遭冒犯之罪。 胡少先不再答話,却又把歸鞘的刀拔 裘成又叫了一聲:「少俠,請旣過小

了下來。 己動手。」回手一掌,硬把自己的左手切 裘成忙道:「小的自己動手,小的自

作個榜樣,告訴那些貪心的人少來招惹在 馬善被人騎,對不起,只有借你這條手臂 胡少先輕嘆一聲道:「人善被人欺,

見那些準備圍攻他的人急速轉身的逃之夭 胡少先再一掠目四望,日光及處,只

大有嚇阻之功,減了不少自己的麻煩,沒 胡少先這一招也許太狠心了,可是

> 發覺到,他已被人敬而遠之了 有相當能耐的人,也不敢輕捋虎鬚了。 胡少先回到小市集上,胡少先自己都

胡少先微微一笑,穿過市集,取道回

上再沒有人出頭找他的麻煩了 回山的路程在半個月左右,可是一路

事 少先的心情複雜得很,複雜到理不出頭緒 來越多,你眞要狠起心腸來做幾件惡毒之 人就不敢自不量力的出頭找你的麻煩了

從來沒有想過別的事情。 師父的愛好爲愛好,師父的意志爲意志 他跟了師父十幾年,師父苦心的教養

是爲了什麼呢? 極大的懷疑,吃苦受罪,學武練功,到底

得通哩! 想不通,事實上這個問題,又有幾個人想

好快的消息!

,眞還能收到殺鷄儆猴之效,差不多的 江湖上事就是這樣,你怕事,事情越

來。 還有二天路就可回山見到師父了,胡

多的感觸,首先他對人生的存在就發出了 他,把一身學藝都傳給了他,他也一向以

這個問題實在太大了,他當然一下子

山路依舊,景物依舊,胡少先的心情

師父劍怪無是先生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人, 胡少先的師父刀魔不全老人和杜平的

這次下山,却在他心靈上加了太多太

他想,這次一定要和師父討論討論這

劍怪無是先生爲人比較固執所以教出來的

就和杜平完全不一樣。 就活動得多了,所以胡少先的做人態度也 徒弟杜平也比較缺少變化;刀魔不全老人

在一棵大樹下面下棋。 地方,老遠就發現師父正和一個黃袍老人 胡少先回到師父刀魔不全老人隱居的

除了睡覺,差不多大部份時間都在那裏。 書在那裏,練功在那裏,談天也在那裏, 大樹可說涵蓋了他們師徒的一切活動,讀 師父望了他一眼,向他一伸手道: 人就射到了師父身旁。 胡少先歡呼一聲。「師父,我回來了 那棵大樹對他們師徒可不尋常,那棵

拿來一 拿什麼來,胡少先直覺的便想到了那

那黄袍人道:「拿去!」 隻錦盒,取出錦盒便遞給了師父。 師父接過錦盒看也不看一眼,便交給

帶回來了一隻錦盒,但他却沒想到師父就 這樣輕輕易易的交給了別人! 胡少先的想法不錯,師父早就知道他

大聲叫道:「師父……」 這是絕不能交給別人的東西,胡少先

「少給爲師丢人,走開。」 師父的臉色出奇的難看,一板喝道。

莫非師父是聽人家的讒言?忙又說。 胡少先暗忖道:我幾時替師父丢人了

拂得倒飛了出去!「滾!」 師父雙目一瞪,袍袖一拂,把胡少先

開 是藉此化解師父的袖力,人並沒有就此滾 ,一個鯉魚打挺,又站起來了,只是離 胡少先眞是在地上滾了一下,但那只

要回來。」 ,哼!我總要想個法子把錦盒

那錦盒的事, ,燒水泡了二杯香茶,又取了些松子乾果 ,用托盤盛着,送了出去 胡少先心中 ,又有好茶喝,脾氣再大的人 悶聲不响的跑進了草房之內 有了主意,便不再急着提

沒有這樣對待過他,這回怎樣了,怎會完

師父根本不讓他說話,可見這時的氣

胡少先跟了師父十幾年,師父就從來

,沒有再走過來。

也發作不出來,何况,刀魔不全老人的脾 氣向來沒有長性,發發就沒有氣力。

發作不出來了。只向他瞪了一眼,就雲散 的 ,但却把茶水送來了,再有脾氣,也就這時徒兒雖然沒有聽他的話滾得遠遠

顧一切的又大叫了一聲道:「師父,那錦

黄袍人要走,這可不得了。胡少先不

,雙手一抱拳道。

這時,只見那黃袍老人忽然站了起來

「這盤棋算我輸了

,告

就別想把錦盒騙去。 胡少先不再心急,只要你走不了,你

那錦盒,還不快滾!

師父雖不准胡少先再提錦盒的事,却

師父大怒道:「錦盒!錦盒!你還提

子可過得比老夫有意思得多了。」一個老 學究似的青袍老人走了過來。 聲朗笑·「好雅興,不全老弟,你的日 胡少先確有這份能耐,做到這一點。 只是人算不如天算,這時,突然傳來

道•「這盤棋你明明沒輸,怎能算輸,坐 也沒有讓那黃袍人走,一把拉住那黃袍人

下,別理劣徒,我們下我們的棋!」

胡少先就常常陪師父下棋,陪師父下

得,輸了準被罵爲沒出息,連棋都下不好 棋可不是一件好受的事,輸不得,也贏不

,贏了也照樣被罵爲沒出息,什麼都不會

就只會下棋

怔,接着哈哈一笑,忙起身相迎道。 「大 來一 ,是什麼風把你吹到小弟這荒山野嶺而 刀魔不全老人見了那青袍老人先是一

還不拜見無是師伯!」 接着一轉頭向胡少先喝道:「少先

不贏,師父總不能再罵人了吧。

氣害他和怪劍鬥了一輩子,如今還是個沒

胡少先忽然臉色一開,心頭鬱結盡除

師父就是這個不服輸的脾氣,這個脾

胡少先的一手棋逼出來了,給你來個不輸

師父就是師父,爲了避免挨罵,可把

二老雖然相持不下,在另一方面, 人,這却是第一次。 是先生,可說瞭如指掌,但真正見到他的 着兄弟相稱的情份,胡少先對這位劍怪無 無是師伯,就是劍怪無是先生,他們 却保持

胡少先心中那份興奮自是不用說,一 「師伯,小侄叩見你老人家。」 入就

> 撲地拜了下去 道。「好!好!好!好一個少年英才, 禮,少禮。 「子子子子子子」好一個少年英才,少劍怪無是先生受了他一禮,哈哈一笑

血,敢情,那黄袍老人趁着這時分不聲不 响的走了 胡少先拜罷起來,人却幾乎氣得要吐 胡少先失態的道:「那黄袍老人那裏

方便,走了也好。」 師父刀魔不全先生道。「他在這裏不

了他的當。 先,你太沒規矩了。 胡少先頓脚道:「師父,你老人家上 師父刀魔不全老人面色一寒道:

個人,只有暗嘆一聲,悻悻不已 「少先,你師父上了誰的當? 在無是師伯面前,師父實在丢不起這 劍怪無是先生却不放過這個機會問道

地道:•「師伯,杜大哥給你帶回那一隻錦 遺物,家師與你老人家每人一個。」 盒,你老人家見到了沒有? 胡少先不能丢師父的人,只有顧而言 胡少先道。「那錦盒是明明老前輩的 劍怪無是先生道:「什麼錦盒?」 劍怪無是先生急道。「有這回事,老 告辭。」

說 夫還不知道,老夫回山去了, 道:「什麼,你說那錦盒是明明的遺物, 你爲什麼不早說!」 ,這是必然的,並沒有什麼不合理。 刀魔不全老人却楞住了,大叫一聲, 劍怪無是先生匆匆而來匆匆而去,照 胡少先可不能頂撞師父,說師父不讓

> 老人到底是誰?他說了什麼徒兒的壞話」 他說,只有苦笑一聲道。 是什麼人,他是迷路而來,因見桌上有棋 子,於是談到棋藝,接着,我們就對奕起 刀魔不全老人道:「老夫也不知道他 「師父,那黃袍

胡少先道。「你們一定談過錦盒的事

是爲師伏蟄太久,失去了應有的驚覺之心 說起那年輕人的衣着相像,可不正是你, 爲失落了一隻錦盒,被一個年輕人檢去 所以爲師能不叫你把錦盒還給他。 ,無意之間,他談到他迷路的原因,是因 ,那又是怎樣談起的? 刀魔不全老人長嘆一聲 胡少先搖着頭道:「君子可以欺之以 ,道: 「也許

方,如今的世道,與從前是大不相同了 起了一件可疑的事。 不對……」說話之際,忽然臉色一變,想

就沒來過。」 後,就徒兒記憶所知,無是師伯好像從來 胡少先道。「師父,自你隱居此地之 刀魔不全老人急道:「什麼不對?

刀魔不全老人道:「為師也沒有去過

他那裏。」 胡少先道:「師父,你看他會不會是

個假冒的?」 刀魔不全老人一怔道。 「你怎會有這

種想法?」 胡少先道•「他來得奇,走得快

不正常,只怕他之來,是掩護那黃袍老人 退却。」

但,爲師却看不出他不是無是先生 刀魔不全老人沉思着道。「事有可能

千不該,萬不該贏我師父的棋,這下子你 錦盒,向師父胡說八道了一通,可是,你時中笑了起來:「老鬼,你準是爲了那

師父,咱們追下去,不能讓他們得手。」 怕過不了多久,就要露出狐狸尾巴,…… 刀魔不全老人點頭道。「好,我們分 胡少先道。「他要不是匆匆逃走,只

上了那黄袍人。 的路追去,大約只追了三四里地,他就追 胡少先當先追了出去,他是朝着下山

他釘在樹上,不走近去,還以爲他是在休 ,背靠一棵大樹,胸口插着一把尖刀,把 只是,那黄袍人已是變成了一個死人

他身上的綫索又斷了

是一個可憐的被利用者。 身上當然不會有那隻錦盒,看來他只

回

還有一個青袍人,他脫不了干係。 胡少先恨恨的一跺脚,繼續向山下追

村中就沒來過陌生人,更不要說什麼青袍 天也問不出什麼,據村民說,這些天來, 點什麼消息自然輕而易學,只是他問了半 是在這個村鎭採購的 很是熟悉,因爲,每個月的日用食物,都 自然就有了不少朋友,他在村鎮上要打聽 人黃袍人了 山下有一個村鎭,胡少先對這個村鎭 ,日子久了,村鎭上

人叫了他一聲•「胡大哥。」 胡少先失望地方待轉身回山,忽然有

很好。 教過他二三手粗淺功夫,所以他們的交情 鎭上的小樵夫,經常進山打柴,胡少先還 是小癩子,小癩子十五六歲,是這村

小癩子道: 「你問的那二個人我都見 「小癩子……」

胡少先道:

胡少先道:「去,我們去看一看。」小癩子道:「黄土坡那座破廟裏。」 黃土坡那座破廟可破得厲害,門愈全

青袍老人果然在這裏,只是和黃袍人

無

,只差沒有倒塌

人就被釘在大殿上。 一樣,也是死了,也是胸口上一把尖刀, 青袍老人易過容,本來面目平常得很

多端的人,胡少先只有把那屍體埋了,趕 山去向師父禀報。 下手的人不但心狠,而且還是個詭計

埋了 人自然什麼都找不到,他巳先回到屋前大 胡少先找到了二具屍首,刀魔不全老 途中經過黃袍人屍體時,把黃袍人也 ,只留下那把尖刀算是唯一的綫索。

樹下望着蓋頂的枝椏發楞。 皮子底下惹是生非,他內心之中自是有 憑他刀魔的聲望,居然有人敢到他眼

說不出的憤怒。 胡少先空着雙手回來了,刀魔不全老

人搖搖頭道:「你也跑了個空? 胡少先道:「他們兩個人徒兒都找到

帶回來?」 刀魔不全老人道:「爲什麼不把他們

屍 ,徒兒把他們帶回來做什麼。 胡少先一笑道:「他們兩人都成了死

咐你,一定要留活口。 刀魔不全老人一嘆道:「老夫忘了囑

兒,徒兒也知道留活口要緊,可是 胡少先道:「就是你老人家不吩咐徒 ,徒兒

> 找到他們時,他們早就變成一具死屍。」 刀魔不全老人道。「這樣說來無是老

平常,但是鼻頭上有一塊白斑,算是一個 麼似的雙目一張,改口接道:「他的相貌 特徵,此外,便是這二把殺死他們的尖刀 他本來要說平常得很,忽然像發現什 少先點點頭道。「他的本來面 目

發威,被人當作了病貓,可惱,可惡! 刀魔不全老人冷笑一聲道:•「老虎了。」取出尖刀,擺在桌上。 了 你教了徒兒一身絕學,以後該是徒兒的事惱,常言道: 『有事弟子服其勞』,師父惱,常言道: 『有事弟子服其勞』,師父

夫可眞無地可容。」 在是個笑話,要給無是老兒說笑兩句 老

好到那裏去。 隻,我們的一隻出了事,只怕他們也不會 「錦盒一共是兩

想到師父的心胸竟是這樣的坦蕩,叫了一 快到他們那裏去,告訴他們小心提防 ,他們的那隻錦盒再不能失落了,快 胡少先一怔道。「師父……」他真沒

你

,且慢,為師和你一同去無是老兒那裏走 習師父之後,自己的臉都紅了。

下奇聞,胡少先腦子一轟,刀魔已經從屋 刀魔居然要親自去見劍怪,這眞是天 兒準是假的了。

笑話。 ,徒兒要不能弄個水落石出,豈不叫

胡少先心中一動道: 刀魔不全老人長嘆一聲,道:「這實

事

「老虎不

刀魔不全老人一震道:「對, 你說得

內轉了一趟出來,道:「別發呆了,快去

個人,四人八目相對之下,都剎住了身形 也同時齊聲道:「你們到那裏去?」 說巧,就是那麼巧,他們居然在山口 他們剛出得山,只見對面如飛跑來二

遇見了劍怪無是先生師徒。 杜大哥,你的錦盒是不是出了

杜平一 怔道: 「你怎麼知道?

胡少先道:「我們的也被人騙去了

要早到一天就好了。 正要去找你們啦! 劍怪無是先生嘆了一口氣道·「我們

談吧。」 我們好久不見了,請上山到小弟蝸居去暢 刀魔不全老人强打笑臉道。 「大哥

輩的關係,他們也準是好朋友 他們 也兄弟相稱,想來要不是明明前

問道。「兄弟,那錦盒之內是什麼東西? 他們兩人相望之下,不由都微微一笑。 四個人圍坐在大樹下,劍怪無是先生 胡少先這種想法,杜平也有這 種感覺

中裝的是什麼東西。 看,就被人騙去了,難道你也不知道盒 刀魔不全老人搖首道: 「小弟根本沒

見到,錦盒就在杜平不知不覺中不翼而飛 你還見到過錦盒,小兄是連錦盒都沒有 劍怪無是先生苦笑一聲說道: 「老弟

錦盒是怎麼丢掉的都不知道?」 胡少先訝然道。「什麼?大哥 你的

過。」

了一塊木頭,小兄無能,好不慚愧。」收藏在懷中,誰知回山打開一看,却變成 劍怪無是先生道。「兄弟,你看這可 杜平道:「可不是,能找誰去?」 胡少先道:「這不成了無頭公案?」

知道錦盒之內裝的是什麼東西,就比較容 能是什麼人幹的?」 刀魔不全老人道: 「很難猜,如果能

杜平一嘆道: 「晚輩……」搖了一搖

好大的胆子……」 刀魔不全老人雙眉一豎,喝道。「你 胡少先雙目一 張道: 「徒兒知道。

,徒兒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擅自妄窺錦 胡少先急口辯道··「師父,請不要誤

刀魔不全老人悻悻的道:「你是怎樣

知道的?」 胡少先道:「徒兒是聽『紅葉莊』一

個丫頭說的。」 劍怪無是先生道。 「快說,那是什麼

東西?」 胡少先道·「據那Y 頭說,是一顆

就不能確定了。」 蟒神珠』,是不是『白蟒神珠』,晚輩

該是『天蜈珠』了。」 白蟒神珠』,大哥,那你那錦盒之內 刀魔不全先生點頭道:「不錯,就是

就到皇宮寶庫之內偷了一顆「白蟒神珠」 送了明明一顆「天蜈珠」,刀魔不全先生 這是很久之前的事了, 劍怪無是先生

送給明明,爭强鬥勝,一點也不後人

你遇見紅葉莊的人,其中還有別的事故 劍怪無是先生點點頭道。「少先賢侄

今想來, 有什麼不好,因此晚輩當時並未在意,如晚輩見到白姑娘之後,他們對白姑娘又沒 ,道•「晚輩在嗜中聽那二個丫頭的談說了出來,最後他又提出了他的一種看 ,她們對白姑娘似乎並不友善,可是當 胡少先於是把一路所發生的事情 紅葉莊不能無疑。」

先從別的地方着手吧。」聽他的語氣,好 像對「紅葉莊」有所顧忌似的。 ,刀魔不全老人搖了一搖道··「我們還是 劍怪無是先生望了刀魔不全老人一眼

態度是一致的。 劍怪無是先生點了點頭,雖沒有說話

有自己笑了一笑。 反應都沒有,胡少先得不到他的共鳴,只 胡少先也望了杜平一眼,杜平是什麼

弟 ,你看她把二顆珠子還給我們是什麼意 這時候,劍怪無是先生忽然道。

是 一種是『珠還合浦』,這兩種意思到底孰有二種意義;一種是『選君明珠淚』;另 ,小弟就說不上來了。」 刀魔不全老人道: 「以小弟的看法,

我們也該醒一醒了。 的看法,只怕兩種義意都有 也想通了一件事,幾十年來的飄香夢, 劍怪無是先生笑了一笑道。「就小兄 .唉!近來

你不爭她的遺骸了?」 刀魔不全先生雙目精光閃閃的道。

> 麼不讓她清清靜靜的永留仙境呢!」身,我們誰爭得了她,都是冒瀆她,爲什 劍怪無是先生道 「她本是無碍仙子

重她的心意吧! 她 大哥說得是,我們的飄香夢也該醒醒了。 刀魔不全先生長嘆一聲, 『還君明珠淚』已見心意,我們就尊 , 點頭道:

們可眞是兄弟了。 劍怪無是先生哈哈一笑道: 「現在我

我們也替她了了吧。 的手掌,道。「大哥,她的另一個心意, 劍怪無是先生點頭道: 刀魔不全老人伸手把着劍怪無是先生 「小兄正有此

們兩人還不跪下。 刀魔不全老人接着暴喝一聲道:

這聲暴喝好沒來由,杜平乖乖的跪下

還叫了一聲:「師父,徒兒又做錯了 來了, 但胡少先却跪得有點勉强, 而且

你杜大哥一樣,靜待吩咐。 刀魔不全老人冷然道: 「你就不能像

于昂揚之氣。 必有其徒,你早年還不是一樣,就是一 劍怪無是先生哈哈大笑道。「有其師 股

一說,小弟這徒弟就要飛天了。」 人,不由莞爾一笑,道。 刀魔不全老人原就不是一 「大哥, 個過份嚴 你這關

你明明師姑也有份東西給你,現在是轉交身老夫門下,完全都是你明明師姑之請, 身老夫門下,完全都是你明明師姑之請,小錦囊,交給杜平道:「平兒,你的能列 給你的時候,你拜受吧 劍怪無是先生笑笑的從懷中取出一個

> 錦囊。 原來是這回事,杜平欣然拜受了那小

也是一隻小錦囊。 刀魔不全老人一正色道。 份,是你明明師姑留給你的。」 「少先,你 那

上一分高低了。 少先,擺棋來,爲師要和你大師伯在棋藝 的時候,刀魔不全老人又大叫一 胡少先拜領過那隻小錦囊,正要開啓 聲道:

胡少先替他們送上了棋具 一拉杜平

誰都沒有探視對方的意念,只各自打開自 們的震撼。 己的小錦囊,自去瞭解那小錦囊所帶給他 但他們都有尊重對方隱私的習慣,是以 雖說他們的小錦囊都是明明姑娘留的

有一行小字,便是他生身父母的姓名, 他父母的籍貫。 稍大妥字 玉珮,一張小紙片,小紙片上先寫着八個 的小錦囊中有三樣東西;一枚小 「珠還合浦,認祖歸宗」 ,另外 和

輕泣起來。 這是一個天大的喜訊 ,杜平却忍不住

認祖歸宗」八個字,只是他只有母親的姓的銅錢,小紙條上也是寫着「珠還合浦,多,只是他沒有玉珮,只有一枚生了銅綠 名 而父親則不詳。 胡少先的小錦囊的內涵和杜平的差不

不由得一震道:「大哥,你怎樣了? 胡少先一扭頭,却見杜平正在流眼淚 不管怎麼樣,這總是叫人高興的事 ,他

我知道我的身世了 杜平又笑了起來道:「我高興得很

-只有一點點遺憾,就是沒有父親的姓名 杜平道:「你呢?」 胡少先道•「我也同樣的高興。」心 胡少先笑道•「恭喜大哥。」

,當然,他沒有說了出來。 杜平又問道:「兄弟,你的老家在那

大哥,你呢?」 胡少先道••「小弟原籍是三湘桃源

我是桃林哩! 杜平道••「我也是三湘人,你是桃源

遠。」 杜平道:「桃林是個小地方,離岳陽 胡少先微微一怔道:「桃林?」

杜平道: 胡少先道。「大哥準備什麼時候回家 「這個要看師父的意思了

再作回家的打算。」 胡少先道:「我想先把錦盒找回後

天二天的事。」 杜平道。「要把錦盒找回來,可不是

就一天不回家。」 杜平道:「如果永遠找不回來呢?」 胡少先道:「一天找不回錦盒來,我

這種語氣,好像有點不像胡少先平日的爲 胡少先答道:「我就永遠不回家。」

回小錦盒呀,難道你不想你的家?」 杜平這老實人都察覺到了,不由一怔 「兄弟,先回家一趟,也不碍我們追

的家,只是,我担心一件事。」 胡少先訓訓地道:「想,我當然想我

> 出 胡少先道: 「大哥,有件事實,你看 杜平道:「回家有什麼可担心的?」

我們的家人,那就不如暫沒有家的好。」 辣,萬一將來他們在情急反噬之下連累到 已經死了兩個人,足見對方的心旣狠手也 在這小錦盒的事可有點不同了, 誰敗,最多是我們四人之間的事而已,現 ,那只是情爱之爭與意氣之爭, 胡少先道。「過去你我師父之間之爭 無論誰勝 剛開始就

人,就是天塌下來了,也沒有什麼可怕的道。「老弟,說得有理,現在我們師徒四 ,加上家人的負担,就縛手縛脚了…… ,就是天塌下來了,也沒有什麼可怕的 這個顧慮實在有道理,杜平大爲佩服 胡少先道。「何止縛手縛脚,簡直就

擇你的家人呢?還是小錦盒?」 胡少先道。「真到緊要關頭,你是選 杜平道:「不會這樣嚴重吧。 注定了失敗的命運。」

杜平不加思索地回答道•「當然是家

了的失敗。」 胡少先道: 「這就是了,這不是注定

是,我好想家啊!我真恨不得馬上就飛回 杜平想了一想道:「你說的有理,可

又有何不可。」 通之法,明的不宜相認,暗中回去看看, 胡少先緩緩的道:「當然事情也有變

再陪你走一趟桃源,可好?」 一路走,你先陪我去一趟桃村,然後小兄 杜平一笑道:「兄弟,下山之後我們

「大哥,小弟說的是不

杜平道:「爲什麼?」

名吧。 以早逝,也可以失去音訊,總不能沒有姓 父親,在他心中可不是個好現象,父親可

回到屋前大樹下,殘棋猶在,却不見,所以他對家的期盼,沒有杜平熱烈。

响的走了

留下指示,這樣一去,我們如何是好? 杜平驚慌失惜道。

杜平道·「我們到那裏去呢?

杜平高興地道: 「好,我們就這樣失

杜平說道。「你不是說可以暗中回去 胡少先搖頭道··「我不想先回去。

父他們去了。」 哥就不必多問了,啊!我們也該去看看師胡少先道: 「小弟有小弟的原因,大

胡少先是個智慧型的人, 有母親沒有

大半個江湖

還沒有走出百里之外,這謠言已是轟動了

所以,胡少先謠言放出去之後,他們

生之中,又有幾人是智者。

錦盒之內是一種奇絕天下的武功秘笈。」

謠言止於智者,但普天之下,芸芸衆

一只錦盒內藏的是一張藏寶圖,另一個

出一個謠言,說。「那失去的二只錦盒中下山後,胡少先可使了一招絕招,放

和杜平一同下

了兩人的師父。

行字:「去!去!去,你們去辦你們的一石桌上,有用大力金剛指力留下的

劍怪刀魔就只留下這樣一句,不聲不

就怪,要我們走,我們就走吧。」 胡少先道••「兩位老人家的脾氣向來

麼?小弟先陪你去一趟桃林 胡少先道••「你不是想回家去看一看

定。

他小心地把屋裏屋外收拾了一遍,然後才 離開之前,胡少先還有點傷別之情

這個結在胡少先心中,使他頗不是味 「兩位老人家也沒 智多謀,小兄最後非敗在你手中不可 父師叔不要我們再鬥了,否則,以你的足 林去看看再說吧。」 找他,自有別人代我們去找他,先省省我 海撈針,這樣一來,可好了,不用我們去 們的精神,現在咱們什麼也不管,先到桃 皆知,豈不增加我們自己的麻煩。」 其詞的把話放出去,弄得滿城風雨,人人 一無綫索,二無佐證,要去找他,何異大 胡少先搖首道:「錯了,落敗的一定 胡少先笑着道。「我們錦盒之失落 杜平道。「兄弟,說實在的,好在師 杜平担心地道:「兄弟,你這樣誇大

杜平苦笑說道:「兄弟,你別罵人了

情不是想不到,只是不屑去想,不屑去爲 比小弟差到那裏去,你爲人厚重,許多事 你自己不知道你的長處,你的腦子並不 胡少先道··「小弟說的是眞話,大哥

說得太好了。 杜平微微一笑道:「兄弟,你把小弟

玩笑?」 那人一搖頭道:「不知道!」 胡少先冷笑一聲,道。「你在開什麼 杜平一怔,臉上的笑容可就僵住了

道。「是!是!尊駕知道杜府?… 感都沒有了,臉上一笑,人也站了起來

· .

那人笑笑地道: 「本大爺那有心情和

故,一旦你經驗充足之後,小弟在你手中

,就使不出什麼花招了。」

原形完全暴露出來,可是胡少先沒這樣想

的情形來。

桃林的情形,少不得向店小二打聽起桃林在岳陽樓用過晚飯,杜平急於想瞭解

地方,他們在岳陽早早的落了店

岳陽是個大地方,而且是個有名的大

這些話原是不該說的,等於把自己的

他是一片純情的把杜平當作兄長看待。

杜平伸手抓住胡少先的手臂,感動地

對人了,小的就是桃林人,桃林的事,小笑道: 「公子爺,你要問桃林的事,可問店小二一聽杜平問起桃林,眼睛一瞇

的無一不知,無一不曉。」

杜平大喜,忙道。「請坐下,我們談

道。「兄弟,你機靈敏銳,應變之能快人

一等,小兄是萬萬不及,其實說到你的武

砍上你那一下,這都是因爲你經驗不足之

夫就沒有你紮實,要不使點小聰明,那能 就以上次和你拚鬥的情形來說,小弟的功 後,絕不三心兩意,抱定决心,再往直前

胡少先道。 「還有,你認定一件事之

不達目的不止,小弟就沒有這個長性,

他們的麻煩

路上平安無事,這天他們走到了岳

人把他們看在眼裏,因此,也就沒有人找所以,他們雖然揚長而行,却也沒有

事。 你們開玩笑。」 那人道。「本大爺是要告訴你們一件 胡少先道。「那你是幹什麼?」

那人說道·「不准再打聽桃林的人和 杜平道:「什麼事?」

爺三個字。 那人一拍桌子道:「就憑我岳陽管大 胡少先劍眉軒起來了:「憑什麼?」

而起,直向樓外飛去。 去吧。」那位管大爺可眞聽話,身子凌空 「哼!你管大爺算老幾,凉快,凉快

最後,只聽卜通一聲,掉到湖中凉快

大的氣……」 杜平輕輕的道••「老弟,何必生這麼 出手的人不用說,準是胡少先

的人,那是一個年輕人,三個壯年人,直一語未了,桌前又來了四個惹人生氣 逼桌前的是那三個壯年人,年輕人站在那 三個壯年人身後。

是那店小二,而是另外一個人,一個三十

看樣子,那年輕人才是惹事生非的正 胡少先部着眼皮說道。「三位有何見

敏?二

一聲杜家,在杜平是什麼不愉快的反

手把小三子抛到湖裏去的? 其中一個壯年人道。「剛才可是你動 胡少先點頭道:•「尊駕眼力不錯。」

子更大,居然找煩找到我們兄弟母上來, 去你的!」 胡少先冷笑:聲,截口道: 你的胆那人道: 「你的胆子不小……。」

憑胡少先的身手,那人只有乖乖的聽

話,凌空落到湖中去了 輕描淡寫的又一個被丢到湖中了,這

種手法在行家眼中可就不等閑了。 胡少先微微笑道:「大哥放心,小弟 杜平輕聲道:「兄弟,不能過份。」 全櫻一陣大哄。

自有道理。」 一聲,齊向胡少先撲去。 杜平一皺眉頭,另外兩個壯漢巨大吼

己衝到湖中去了 ,那二個壯漢,被胡少先一托,就托得自胡少先出手之間,就像玩燈草人似的

面那年輕人肩頭上搭去。 接着又見胡少先人影一幌,伸手向後

先的出手太快了,五指向他肩頭上。落之 只能想一想,既閃不開也還不了手 後,他全身的勁力都不聽使喚了 那年輕人想閃讓又想還手,可是,他 胡少

胡少先請客似的 - 躬身道。 | 朋友

看着胡少先這股麼人的氣勢,心中總不是 的坐了下去。 那年輕人,不聽話也不行 杜平雖然相信胡少先必有道理。但眼 ,只有乖乖

到這一點麼?又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做到這 一點呢? 杜平說的也是實話,只是胡少先能做 短短的幾句話,兩人都覺得彼此之間

要工夫做得踏實一點,你將來的成就,必 幾十年,就打不出一個誰强誰弱麼?你只 功,一點也不比小兄差,你不見二老打了

然超過小兄。」

的距離,完全消失了。 胡少先反手一把,握着杜平的手道。 杜平點頭道。「好,就這樣一言爲定 咱們好好聯手幹番事業出來。」

加快了速度,急急向桃林奔去。 胡少先哈哈一笑,道:•「現在我們就 他是一語雙關,脚下也眞

錦盒之事,但真正認識這一對刀魔劍怪的 儘管江湖上傳遍了刀魔劍怪雙雙失落

> 一談。」 向公子爺您禀報吧。」 小的可忙着哩!對不起,小的有空時,再 店小二笑嘻嘻的道·「公子爺,現在 店小二的話也是實情,但並不盡然

座,小的馬上就過去向二位公子回話。」 子爺,小的先給您兩位到外樓安排一副茶而去的身子停了下來,俯着身子道:• 「公 二,店小二的實情,就不盡然了,要轉身 先剛落座,座前就出現了一個人,但,不 胡少先微微一笑,塞了塊銀子給店小 茶座是外樓最好的位子,杜平與胡少

桌面,道••「喂,你們剛才可是在打聽桃是,他居然只用一根手指頭,敲着他們的 歲左右,穿裝打扮不文不武的人。 林杜家?」 那副長像不討人喜歡,更叫人生氣的

味道,忍不住,輕叫一聲:「兄弟……」

門來,老夫得好好教訓你們這兩個狂妄的 地面上横行霸道起來,報上你們的姓名師 「兩個小輩,竟然目中無人,在岳陽

打眼得多了。 有人「啊!」的一聲,道:「洞庭酒 酒糟鼻子大葫蘆,比那挺身而出的人

俠出面了 洞庭酒俠李黑人如其名,長得又黑又 可有得看了

是什麼東西?」 上的酒糟鼻子大,還有就是嗓門大。 小,全身只有三大,背上的酒葫蘆大,臉 胡少先明知故問地一豎眉毛道•「你

總該聽說老夫的這個葫蘆吧。 洞庭酒俠李黑道:「你不認識老夫,

老夫來。」說着轉身向樓外走去。 了不起,在我們那裏,只當夜壺用。」 洞庭酒俠李黑大笑道。「小子,你跟 胡少先嗤笑一聲道:「酒葫蘆有什麼

胡少先笑着道:「你不是想脚底抹油

絕路,老夫就用不着替你留面子了。」 臉,打着哈哈怒笑道。「小輩,你是自走 洞庭酒俠李黑氣得一張黑臉變成了白

不值一笑,也好,露一手給你看看。」 庭湖附近的地頭蛇,在我們兄弟眼裏,眞 胡少先道:「洞庭酒俠只不過是個洞

捲起,直取洞庭酒俠李黑。 話聲中,但見一道白光從胡少先身前

之際,刀光已是收了回去。 洞庭酒俠李黑但覺全身一凉 李黑一震,刀氣已壓面門,幌身急退 ,一股酒

泉噴了個沒頭沒腦。

酒葫蘆已被那年輕人劈成了兩片。 洞庭酒俠李黑伸手一搭肩上酒葫蘆

好快的刀法,洞庭酒俠李黑不但臉色 ,魂魄兒也被嚇得出了竅。

哥,咱們走。」 就在他一楞之際,胡少先巳冷笑一聲 「洞庭酒俠也不過爾爾,大

聲的和胡少先下了岳陽樓。 杜平不能拆胡少先的台,只有不發一

是有天大的理由,也不能這樣損人。 兄弟,你未冤做得太過火了一點吧, 到了店房之後,杜平才搖搖頭道: 你就

岳就被人盯住了。 府上避禍呀,難道你沒看出,我們一到陽 胡少先一笑道:「大哥,小弟這是替

的人,也不會懷疑到你與桃林杜家的關 府上的朋友都受了唇。這樣一來,再多胡少先道。「咱們這一擺兇像,連你 ,對於你將來的行動獻方便多。 胡少先道•「咱們這一擺兇像 杜平道: 「這個我也看出了一 點。

,對洞庭酒俠太傷感情了,將來可不好相 杜平說道:-「你的設想是不錯,只是

爲恥,反而會以爲榮了。」 當然這仇是結定了,可是你是桃林杜家的 ,將來把話說明之後,他們不但不會以 胡少先一笑道:「你要是外來的人

杜平苦笑道。「兄弟,我還是不以爲

門上已傳來一陣叩門之

珠還 合浦

店小二手裏捧着一

李大俠可是有點不服氣……

洞庭酒俠李黑不待胡少先把話說完

沒有先看,把帖子交給了杜平。 少先揚了一揚那帖子道:「你相不相信 定是洞庭酒俠李黑下來的帖子。」他

少英俊,壯志如虹,老夫技不如人,敗得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少俠年已是哈哈一笑,截住胡少先話聲道。「長

斯先見之明。 」

當然耳, 他約了什麼時間,地點?」

胡少先冷笑一聲道:「他倒是心急得

何指教?

杜平道: 「老弟 ,咱們可不能再過份

想替兩位大俠引見一位朋友。

洞庭酒俠李黑道:「指教不敢,在下

胡少先目光向那老者一照,說道。

什麼人 胡少先道:

> 他可不願意被人牽着鼻子走,處處採取主 就是這位前輩?前輩,晚輩有請賜教!」

杜平說道。

這障眼法兒還得繼續下去。」 「要是與府 上有關的人

小弟我出手好了。」 杜平搖着頭為難地道:「這……」

個冷廟,廟門是緊緊關着的,廟門外面有

一片草地,草地上早巳站了二個人。

認祖歸宗

心服口服。」

是老君廟。 杜平道:「時間就在今晚三更,地點

胡少先道:

這……」

他們算準時間到達老君廟,老君廟是

胡少先一揮手,店小二退了出去,胡張帖子走了進來,雙手遞給胡少先。

杜平一看帖子笑道。「老弟,你倒有

這種話來,倒大出胡少先意料之外,暗暗

一個成了名的人物,居然有勇氣說出

忖道··「這洞庭酒俠李黑倒是一個表裏如

一的人,算得是個漢子。」

胡少先語氣一緩道。「那麼李大俠有

很。

「那要看他約來的朋友是

人年約五十開外,長得方面大耳,紅光滿 洞庭酒俠李黑自是其中之一,另外一

就完全不同了,昂首闊步,氣勢如虹。

胡少先身形士駐,冷笑一聲,道。「

杜平的態度顯得有點不自然,胡少先

面,手中轉着一對鐵胆,虎虎生威

胡少先笑道••「這不是先見之明,想

「這又是一個怎麼樣的說

老夫有幸得識少俠,幸何如之……」一口

青年有為,行見武林之中又添新氣象,

那老者朗聲一笑道:

「少俠豪氣干雲

氣說到這裏,才緩了一緩。

杜,草字萬山,就是兩位要打廳的桃林杜

那老者微微一笑接着又道:

「老夫姓

老前輩,失敬!失敬!……」

不由得一楞,訕訕的抱拳道。「原來是杜 這老者居然就是杜平的父親,胡少先

杜萬山還禮道。「不敢當,不敢當,

少俠一路打聽寒舍而來,不知少俠有何見

居然是杜平的父親,這可作難了,微一猶 胡少先原是要要狠的,却沒想到來人

搶,已是拜倒在杜萬山脚前。 一聲•「爹,孩兒回來了!」身子向前 稍後一步的杜平已是神情激動的大叫

開了,事已如此,胡少先也只有發出一聲 杜平沉不住氣,倒給胡少先把難題解

苦笑了。 最感到手足無措的還是當事人之一的

杜萬山,只見他一臉驚愕之色,向前不是 ,退後也不是,簡直不知如何是好。 還是胡少先一旁道…「老前輩可有一

是你早年走失的兒子,大哥,還不快把認 位兒子早年走失?」 親之物,呈請伯父過目!」 杜萬山點了點頭,胡少先道••「他就

平,咽鳴着道••「孩子,你可想死爲父了 少先忍不住也流下了兩行英雄之淚。 一震,兩行老淚已奪眶而出,一把拉起杜 ,快起來,讓爲父看看你長得怎樣了。 杜平忙把證物取出奉上, 父子相逢的場面實在太感動人了,胡 杜萬山睹物

內也是淚光晶瑩,好不可笑。 一回頭,只見洞庭酒俠李黑的眼眶之

胡少先向洞庭酒俠李黑抱了抱拳道••

「老前輩,晚輩的不禮貌,可以算是不知

這是什麼話,簡直沒有半點道歉的意

P22

洞庭酒俠李黑真也是個怪人,一點不

能怎麼?只有不和你計較了。」 場,老夫是一輩子都找不回來了,不算又 計較,哈哈一笑道:「少俠,看來你這個

度寬宏,晚輩領情。」 洞庭酒俠李黑笑道• 「老夫敗是敗了 胡少先也是哈哈一笑道•• 「老前輩氣

刀法呢?還是晚輩的師門?」 你總不能叫老夫敗得莫明其妙吧。 胡少先道。「老前輩是想知道晚輩的 _

洞庭酒俠李黑道•「你不會說老夫貪 胡少先道:「家師號稱不全老人。」

胡少先點了點頭道:「老前輩都知道 洞庭酒俠李黑一震道:「刀魔!」

的底細了。」

輩論交,你叫我一聲黑大哥就行了。」 我這老前輩是做不成了,這樣吧,咱們不 洞庭酒俠李黑嘆了一口氣道:「看來

從命,就叫你黑大哥了。」 胡少先點頭道。「好,小弟尊敬不如

,也叫我心裏舒服一點。 洞庭酒俠李黑笑道••「你也不用氣客

說得也是,憑刀魔不全老人的江湖輩 胡少先哈哈大笑道•「這叫當仁不讓

份,胡少先有足够的本錢,和絕大多數的 洞庭酒俠李黑指了一指杜平道••

的傳人。」 師門下就你們兩個人?」 胡少先搖了搖頭道: 「杜大哥是劍怪

輩不是水火不相容麽?你們怎會走在一道 洞庭酒俠李黑迷惑的道•「兩位老前

有什麼不對。」 胡少先一笑道:「我們是各交各的

了。 們兩人要是聯手起來,江湖上可有得熱鬧 洞庭酒俠李黑吐了一下舌頭道••

胡少先道。•「是的,現在已開始在熱

你們的在三湘出現,很叫人猜忌。」 經傳開了,你們失落了二件寶物,所以, 胡少先笑道••「你原來早就知道我們 洞庭酒俠李黑點頭道。「江湖上巳

道,只能說是對你們的出現起了疑心。」 盡可放心了吧。」 胡少先道:「不管怎樣說,現在你們 洞庭酒俠李黑道••「不能算是知就早

是問道: 「此話怎講?」 帶到三湘地面上來了。」 胡少先本來也有這種看法,口中却還 洞庭酒俠李黑道••「但你們也把麻煩

了 洞庭酒俠李黑道••「這話說來就太長

湘武林道所爲,甚至還有些自命不凡之人 言之,三湘武林道與令師等有過不少過節 巳準備前來奪寶,你說這是不是麻煩?」 ,所以這次令師的失寶,便有人懷疑是三 ,與三湘武林道眞的沒有關係嗎?」 洞庭酒俠李黑道••「總而言之,統而 胡少先道。「那就請長話短說吧。」 胡少先微微一笑道·「家師等的寶物

前以杜大俠爲首,杜大俠向有容人之量 洞庭酒俠李黑道•「三湘武林道,目

絕不會做那惹火自焚之事。」

洞庭酒俠李黑一愕之下,大笑道:「 胡少先點頭道: 「我看杜老伯也不是

胡少先一怔道:「你吃了什麼虧?」

有吃虧,要不是杜大哥的關係 夫却當不上老伯了,豈不大大的吃虧?」 來是平輩論交,現在你稱杜莊主老伯,老 以和杜老伯平輩論交,稱他一稱老兄。」 胡少先哈哈一笑道:「小弟又何嘗沒 洞庭酒俠李黑道• 「老夫與杜莊主向 ,小弟也可

似乎連地方都有點不對了 胡少先不由一怔,叫道: 「他們呢?

二人,一轉頭向他們望去,不但人不見了

· 說起杜老伯,不由也想起了

他們父子

遠了。 得而知,但我們却是離開老君廟四五十丈你真是難得糊塗,他們是不是還在原地不 洞庭酒俠李黑哈哈大笑道• 「老弟

你這位黑老哥,高興得有點糊塗了 談,不知不覺問,移動步子離開了 敢情,他們因不願打擾他們父子的暢 他們

吧。 胡少先莞爾一笑道:「看來小弟有了 洞庭酒俠李黑說道• 「我們現在回去

件樂事,我們站在一旁看戲,却是件苦事 杯,自得其樂。 不回去了也吧,咱們何不找個地方喝二 胡少先笑笑地道:「他們父子相會是

洞庭酒俠李黑哈哈笑道。 「要喝酒

地面一最好的酒去 兄弟马找對了 八,走,老夫帶你去喝岳陽

酒俠以酒出名,他說有好酒喝,

£ 23

挑是一家小得小能再 小的酒店,店外

于酒菜都送上來了。 這三更半夜裏叫酒店老板娘替他們熱酒做 ,而且老板娘還顯得出奇的高興,一下 泡庭酒俠李黑就有這個本事,居然在

到過桃源沒有? 話,就該挨打,老夫要連桃源都沒有到 洞庭酒俠李黑雙目 瞪道。 「你這樣

個字又有什麼關係?」 過,還配稱爲洞庭酒俠麼?」 胡少先一笑道。「這與你洞庭酒俠四

壺春」號稱天下第一,老哥哥我要沒到過 四個字豈不當之有愧?」 桃源,喝過『玉壺春』,這『洞庭酒俠』 關係可大啦!你可知道桃源的名釀了玉 洞庭酒俠李黑伸手作了一個式子道。

胡少先道:「這樣說來,小弟是問對

源的事,巨細無遺,包你有問必答。」 洞庭酒俠李黑拍着自己胸膛道。

洞庭酒俠李黑冷眼而觀,只見胡少先 胡少先忽然閉起了眼睛,半天沒有說

這時神情顯得有點古怪,臉色微現凝重。 桃源可有一位姓胡的婦道人家。」 胡少先輕嘆一聲,睜開雙目,道。「 洞庭酒俠李黑噗哧一聲,笑道•「你

得很,你只要問果子讀胡婆婆,真是無人

不知,無人不曉。」

胡少先從洞庭酒俠李黑的語氣中,聽

胡少先緩緩喝着酒道:「黑大哥,你 姓胡的没有一千也有五百,當然,有男就 這話老哥哥可答不上來,據老夫所知桃源 個,這可叫老哥哥如何回答你? 有女,婦道人家,也不在少數,你只問一 得小是話,不由笑了起來道:「小弟今天 但知道他,而且還知道得非常清楚。 知 之後,什麼朋友都不要了。」 住在桃源什麼地方?」 ,老夫替你想一想。 ,她不是沒有過朋友,而是她性情大變 胡少先實在問得不着邊際,自己都覺 洞庭酒俠李黑道:「你把範圍縮小 洞庭酒俠李黑不自覺的跳了起來,叫 位胡瑞君姑娘。」 胡少先放低聲音道:「小弟要打聽的 胡少先保留着實情,苦笑一聲,道。 看他那副吃驚的樣子,不用說,他不 胡少先雙眉一皺道。「人總會有朋友 洞庭酒俠李黑笑道:「她也還有朋友 洞庭酒俠李黑道: 兄弟,你有所不 洞庭酒俠李黑道••「這個……老哥哥 黑大哥,你這話好沒道理。」 人要小弟送一封信給她。」 洞庭酒俠李黑道••「她住的地方好找 胡少先沒有再追問下去,只道・一她 胡少先道: 「你找她做什麼?」 「她的性情怎會大變?

倒霉的可是大家。」 將來又是一場麻煩,三娘,他們鬧翻了, 個好惹的小後生,萬一和胡婆子對上了

這一來,劍怪和我們三湘的過節,都不了

小劍怪杜平就是咱杜老大早年的孩子,

洞庭酒俠李黑大叫一聲,道。「對了

了之了。」

白三娘冷冷的道• 「劍怪的過節可了

機行事如何?」 是實情,那就有煩你暗中跟下去,從中見 洞庭酒俠李黑道••「你既然也承認這 白三娘點頭道。「這倒是實情。」

着話聲飛出屋外去了。 白三娘搖頭道••「我不想管這事。 白三娘怒喝一聲道:「死丫頭!」死 「你不管,我管……」人影一閃,帶 __

劍怪是口盟兄弟。」

洞庭酒俠李黑截口道。「小刀魔與小

白三娘一笑道··「你倒是會打如意算

洞庭酒俠李黑輕嘆一聲道…「過去的

丫頭早去得沒了影子。 小珠早就醒了。 死丫頭就是白三娘的女兒白小珠,白

的問題,我們可要好好的把握,不能再蹈 都已經過去了,不必再提了,倒是將要來

是不服氣,這小刀魔有什麼了不起,她就 要碰他一碰。 所以,她什麼話都聽到了,她心裏就

兄道弟起來。」語氣中大不以爲然

洞庭酒俠李黑道:「小刀魔可不是一

白三娘道: 「所以,你也和小刀魔稱

頭向門外走了出去。 「現在看你還管不管。」哈哈一笑,扭 洞庭酒俠李黑望着白三娘笑嘻嘻的道

白三娘現在是想不管也不行了,只有

從後題追了出去。 不止,因此,他的速度也就慢了。 跺脚,返房帶了應用之物,關好店門 將要天亮時,他又找地方坐息了片刻 胡少先離開白家之後,心裏可是嘀咕

尖時,身子一縮,可就走不進去了。 當他再次上路見到第一家路店,進去打 眼對眼的,店子裏面已坐着那位白三

幸遇!幸遇!進來呀!怕什麼?」 揚頭走進去,而且,就在白三娘同桌對面 白三娘向他微微一笑道。「胡少俠, 最後那句「怕什麼」,聽得胡少先一

來還有很多話想問,只好不問了 ,產生了無比的好奇之心,與亟欲知悉的 不過,因此一來,使他對母親的一切

大哥,小弟逼就到桃源去了。 洞庭酒俠李黑說道:「兄弟,你不能

個麻蜂巢要給攪翻了,又是一個天大的麻 酒俠李黑有出口的機會,因爲他身形一幌 ,早走得沒了影子。 洞庭酒俠李黑悻悻的頓着脚道。

煩。二 上去?」老板娘現身出來搭話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發過誓絕不再踏入

白三娘就是她,也是三湘地面上一位了不 桃源一步。」

白三娘微微一笑道。「可要小妹伸伸

他功力奇高,諒妳也奈何不了他。 你黑大哥好像對他一點辦法都沒有。」 白三娘柳眉一颦道: 「他是什麼人 洞庭酒俠李黑道。「你聽說過刀魔沒

到三湘地面上來找麻煩的,不管胡老婆子 白三娘冷笑一聲,道。「敢情,他是 出他對胡婆婆有着某種程度的成見,他本

胡少先想到就做,放在酒杯道:

傷念。

起的女俠。

洞庭酒俠李黑搖着頭道:「不必了

有?他就是刀魔的唯一傳人。」

爲什麼不能去?胡少先根本不讓洞庭

洞庭酒俠李黑苦笑一聲,道:「三娘 一既然這樣嚴重,你爲什麼還不快追

那老板娘可也不是等閑人物,白燕子

的人如何,她總是三湘武林道上的人,這 魔的傳人,語氣忽然變了,顯見,她也是 件事,小妹可不能讓外人前來 一個有成見的人。 她本是要帮胡少先的忙的。 洞庭酒俠李黑躁脚道:「三娘,你不 聽也是刀 上事。

的觀念都得改一改了 要胡攪了吧,往今只臣,我們對到江刀魔

白三娘一怔道:「爲什麼?

洞庭酒俠道:「劍怪的傳人也回到三

回到三湘來了,這是什麼意思?」 俠李黑的話: 白三娘喃喃自語的重覆了一遍河庭酒 回到三湘來了。」一皺雙眉道··「 一劍怪的傳人也回到一湘來

怪的傳人和我們三湘的關係可大着理!」 洞庭酒俠李黑道。「你知不知道,劍 白三娘道。「別寶關子了,有話直說

道。 洞庭酒俠李黑忍不住還是關了照實地 白三娘一搖頭,但只搖了 「你道劍怪傳人的父親是誰の 臉上

是桃林杜家的人? 立時換上一副疑訝驚奇的神色道。 臭非

三娘玲瓏心肝慎還一點不錯,你 洞庭酒俠李黑 笑道: 「人家說你白 **清就**猜

魔頭出在誰家。 桃林姓杜的人家可不少,我可不何点這小 白三娘冷然道。「馬屁別拍得日早

不少,但真正說來只有一家 洞庭酒俠李黑道。 「桃林姓杜的雖然

白三娘道。「你眼裏只有杜萬山

位子坐了下去。 點了一點頭,胡少先微笑道:·「大娘

輕人的傲氣。 就知道,他這樣點一句,表示他的一份年 大娘不是爲在下而來吧?」明眼人一看 胡少先道: 「在下在路上休息了一陣 白三娘道:「你却遲了一步。」

白三娘點頭道:「不錯,少俠說得完

也許不是朋友。 白三娘道: 「少俠不要謝得太早,我 胡少先抱拳道••「多謝大娘關注。」

與大哥無關。」 胡少先冷笑一聲道。「希望大娘之來

白三娘道。 「正是他請老身來照顧少

白三娘道: 胡少先一怔 「問題是李黑但知其一不,道••「那大娘你……」 「問題是李黑但知其一

知其二。」

娘是可受可不受。」 與胡婆婆至今還是好朋友。」 胡少先道: 胡少先道: 白三娘道。「因爲他也不知道,老身 「所以,黑老哥之托,大 「此話怎講?」

在下眼中總是個可敬的人 令人敬佩,不管來日是友是敵,大娘在 白三娘點頭道:「老身正是此意。 胡少先再次抱拳道。 「大娘胸懷坦蕩

俠,看來你很明事理,你爲什麼要去找擾白三娘望住胡少先楞了一楞道。「少 胡婆婆的麻煩?」

胡少先一笑道。「誰說在下要去找她



喘得出了竅。

,去找她做什麼? 白三娘道·「你不是要去找她的麻煩

P 25

道就不能有別的事情? 白三娘道··「老身認爲你只有找麻煩 胡少先道:「除了要找麻煩之外,難

下此番前往,絕不是去找她的麻煩。」 胡少先搖頭道:「大娘,你錯了,在 白三娘道·「那你有什麼事?

胡少先道。「在下只是向她請教一件

去打擾她了吧。」 半知道,老身就可回答少俠你,你就不要 白三娘道。「胡大姊的往事,老身多

以,才這般替胡婆婆設想。 只見白三娘神態肅然,目中一片希冀之色 ,顯見她與胡婆婆的感情,深厚無比,所 胡少先心弦一震,注目望着白三娘

也實在感動,可是他表現出來的仍是那樣 下的事情,非請她當面說一句話不可。 白三娘失望的道:「少俠,不是推托 這是很叫人感動的情誼,胡少先心 輕笑一聲道。「好意心領,可是在

胡少先回答道··「在下沒有推托的必

她的不近人情,却沒有一個人,真的了解 個很可憐的老太太,別人只看到她的怪 白三娘道。「你知不知道,胡婆婆是

胡少先道: 「這樣說來,大娘您很了

身才始終是她的朋友。」 白三娘道:「可以這樣說,所以,老

晚輩來。 大娘,晚輩敬你。」不知不覺問,自稱起 胡少先不自覺的又抱拳一禮,道。「

的轉變,胡少先萌生着試擊的敬意。 這種不知不覺的轉變,才是一個人心

到胡婆婆的機會,但是,老身有幾點要求 你要事先答應我。」 緩緩的道: 「老身可以替你安排一個見 白三娘似乎沒有注意到胡少先的變化

去見她。」 衝突,看老身的眼色立時退走。第三,她 最討厭携刀帶劍的人,所以,你不能帶刀 一,如果你們言語不合,你不可和她發生 你說話,你不可强人所難,惹人生氣;第 白三娘道。「第一,如果她不願意和 胡少兄道:「什麼要求,請明示。

辦。 胡少先一笑道: 沒有問題,完全照

你自去桃源落店,等待消息就是。」說着 人已站了起來,就將離去。 白三娘點頭道:「好,老身先走了

有何不妥?」 要費這樣大的週折,晚輩隨您一同前去 胡少先伸手阻住白三娘道:「爲什麼

晚輩敢和大娘打賭,她一定不會怪賣晚輩 對你來說這也是你求見的一種禮貌。」 胡少先道:「大娘您說得是,不過, 白三娘道:「胡大姊不喜歡不速之客

了,這倒大出人意料之外了。」 白三娘一怔道:一什麼?你自稱晚輩

有什麼意外可言。 胡少先訕訕一笑道: 「這本是常理

「你比你師父近情理。」 您見過家師?」

他是武林大豪,眼睛裏那有別人。」 「見過,但我們並不認識

我們一同去見胡婆婆的事,您還沒點頭 胡少先道:「大娘,請別把話扯遠下

白三娘「啊ー 了一聲,道。「對了

白三娘道:「可不可以先給老身看一胡少先道。「憑我身上一件信物。」你憑什麼說,她不會責怪你?」

白三娘道••「這樣說來,我只有相信才可以看。」 胡少先搖頭道。「不,只有她老人家

你的空口白話了。 胡少先道•「大娘您是老江湖,見多

身相信你一次。」 白三娘沉思了半天,道:「也罷,老 你看晚輩是空口說白話的人麼?」

胡少先抱拳一禮,道•「晚輩先此道

白三娘領着胡少先向桃源奔去。

片竹林叫做「苦竹塘」。 內 ,而是住在鄉下一片竹林之內,她把那 胡婆婆眞正住家的地方並不在桃源城

輩可是使你很為難?」 在有點忍不住,不由得問道。「大娘,晚 時而愁眉苦臉,時而東張西望,胡少先實 一路上,白三娘好像心不在焉似的

白三娘道:「不關你的事,是老身那

海氣的丫頭。」 胡少先道:

却不見了她的影子,老身是以有點放心不白三娘道• 「她本是追你而來,這時 「令媛怎樣了?

家呀!」 在你們的地面上,誰還敢招惹她不成? 室了,大娘又何必替她担心,何况,還是 白三娘苦笑一聲,道。「她會招惹人 胡少先道:「令媛的功力一定登堂入 白三娘道•「她對你不大服氣。 胡少先一笑道:「她追我做什麼?」 白三娘道: 胡少先道: 「晚輩又沒有招惹她。」 因你是刀魔的傳人。

和人鬪上了。」 神色却是一震道:「你看,她不就在那邊 事情就有這樣怪,白三娘話聲方了

大樹,這時大樹正圍着一羣人,遠遠看去 大路旁有一家茶舖,茶舖旁邊有一棵

,人羣之中正有二個人在打鬪着。 一個大姑娘和一個二十多歲的書生

正在人羣之中打得難解難分 那大姑娘想必就是白大娘的女兒了。

輕的「咦!」了一聲 白三娘身後,白三娘走入人羣中後,却輕 白三娘急步搶了過去,胡少先緊隨在

白三娘說道:「那年輕書生是外地來胡少先輕聲道:「有什麼不對?」

外地人了。 胡少兄一笑道:「令媛大概最愛欺負

話有成見。 白三娘望了胡少先一眼,道:「你說

們? 那圓球一翻眼道: 「小子,你見過我

老哥們三個?」 還是那圓球道:•「那你怎麼知道我們 胡少先搖頭一笑道•「沒有。」

知道你們,自然是聽人說的了,這還用問 胡少先笑道:「沒有見過你們,而能

件事不能含糊,是誰告訴你的。」 關了,你能一見面就知道我們的來歷,這 圓球道: 「我們兄弟二十多年沒有入

胡少先道:「我不說呢?」

該知道我們兄弟的規矩。」 圓球道: 「你既然知道我們兄弟,就

長着一個大腦袋,看來就像一根竹竿頂着

·,一個長瘦子,却高達七尺之上,類子上

一只大水壺;另外一人,也是個長瘦子

子,個子高不及四尺,看來就像一個人球

那是三個長像非常怪的人,一個大胖

甚麼人呀,你還沒有說明白哩! 白三娘一旁急着問道。「他們到底是

回答。」 咱們得一件一件來說,你們的話得等一等 胡少先向那圓球一笑道:「對不起,

蔔,誰是大蒜葱,您該一目瞭然了吧。」 他們是關外長白吉村座,沒有姓名只有外 號,人家把他們叫做蘿蔔大蒜葱,誰是蘿 圓球當然是蘿蔔,頭大的瘦子自然是 話聲一頓,轉向白三娘道。「大娘,

 以要笑了起來··「咚的咚,蘿蔔大蒜葱! 胡少先話聲一落,白小珠「噗哧」 ,另外一位不用說就是葱了。

湖高手,而這三個人能輕輕易易的走進來 婆親信可靠的老朋友。莊中還眞有不少江 就是胡婆婆的産業,莊院中人也都是胡婆

,能說是件好笑的事麼!

有發她的脾氣,圓球冷冷的向胡少先道。 「說完了沒有?」 那三個人只望了白小珠一眼,居然沒

想不出這三個人是甚麼來路,楞了一下道

白三娘也是老江湖了,在她記憶裏就

聽得有點受不了,胡少先不敢再答話,一 胡少先只是一句取笑的話,白三娘却 又陰又毒又下流,留了只有給你自己惹禍 ,我就成全了你吧。」

揉身滑過了人羣。

,道••「丫頭片子,你不回還本公子的話

這時,那年輕書生忽然發出一聲冷笑

,本公子就要你好看了。

白姑娘叫聲道。「不說,不說,就是

少年書生腕脈之上,那少年書生但覺遞出 的掌力一洩,手臂也自然垂了下來,竟是 胡少先單指疾點而出,一指就點在那

大變,大叫道:•「你……你廢了我這條手 那少年書生可是識貨的人,當時臉色

吧! 胡少先道••「這是最輕的懲戒,你滾

面前。

後的一記陰手却叫人看了咋舌不止。

一句話當然不能叫白姑娘躺下,話聲

白三娘先自尖聲叫了起來,可是她却

無法解救白姑娘的危機。

• 「你給本公子躺下。」

一語未了,那少年書生已是大喝一聲

報上你的名來。」 廢了本公子一條手臂,連本帶利記上了

那少年書生一震,道。「你就是胡少

那少年書生跺脚轉身道:「好,本公 胡少先道。「如假包換。

就是他的頭特別小。

長得和另外一個瘦子一般高,唯一不同的

可是,白三娘阻住了他的去路,道:-

白三娘道。「少俠,你有所不知,此 胡少先雙眉微微一皺道。「大娘,就

她真的只有躺下了

「朋友,這種手法都使得出來,在下

一隻手忽然伸過來,

輕輕

白姑娘又煮又急,退不及,讓不開,

見不及此。」指力再出,又點了那少年書 人包藏禍心而來,我們可以不爲難他,但 能不從他口中弄個明白。一 胡少先點頭道。「大娘說得是、晚輩

白三娘與胡少先白小珠帶到附近一座

胡少先微微一笑道:「你這隻手掌,

求見三娘。」

進來報道。「啓禀三娘,莊外來了三人 農莊之內,就待查問那少年書生時,莊丁

娘

,他們三人是關外來的,很少在中原走

胡少先雙眉一皺,接上了話道。「大

再也抬不起來了。

面,三娘自然知道。」

白三娘這時正有要事要辦,實在不願

那莊丁道:「他們不肯說,只說見了

白三娘道·「基麼人?」

沒空,你去委婉地把他們打發走了吧。」 見客,雙眉一皺,搖了搖頭道。「我這時

。」三個人流水般,輕飄飄的出現在他們

「不用費心了,我們已經自己進來了

那少年書生悻悻的道: 「好,你今天

先っ 胡少先道。「在下胡少先。

到了極點,對男人而言,算是撩陰手,對

他那一手不但又陰又狠,而且也下流

一個女孩子而言,就不知叫什麽了。

因爲,江湖上很少有人對女孩子用這

一翻就快過電光石火貼上了白姑娘下衣

憑這一手,可見這少年書生根本不是

那少年書生這一手還眞有工夫,手掌

那少年書生道••「你們要怎的?」「對不起,你不能走。」

就憑他們三個人能這樣直闖進來,就不是

當然,這個時候沒有人能笑得出來,

一件好笑的事。

別看這只是一座農莊,其實這座農莊

一粒湯圓,眞是好笑極了。

,兩根竹竿站在兩旁,就像兩隻筷子夾了

他們三個人併排一站,圓球站在中間

帶,把白姑娘帶得飛了出去,而且

那少年書生一招落空,眼前連白姑娘

生三處穴道。

P26

出來的話,誰也聽不懂,所以胖球成了他 的祇有胖圓球一人,另外二人是結巴,說 不但是親兄弟,而且還是三胞胎,能說話 接着又道:「他們三人原是親兄弟, 胡少先道• 「沒有。」

胖球忙接口說道: 「老夫本來就是老

介紹,到此爲止,現在輪到你們了。」 胖球道••「說,老夫剛才問的話。」 胡少先微微一笑道: 「對你們三位的

意吧。 你們自會知道的,還是你們先說你們的來 胖球點了點頭,指着穴道被制的那少 胡少先道•「你這一問不重要,待會

子陳飛龍。」 年書生道: 「你們可知道他是甚麼人?」 胖球道••「他就是老夫兄弟三人的弟 胡少先道•「正要問他啦!」

胡少先搖頭道:「不對吧,他可不是

關內徒弟了。」 胡少先點頭道。「說得也是,只是, 胖球道••「咱們入了關,自然收的是

你們怎會教出這樣差勁的徒弟來呢?」 胡少先可動上了心眼兒,拐着彎兒說

話了 就話答話道:「他還沒有學會我們的武功 胖球可沒有胡少先這副頭腦,只知道

怪了……」 胡少先「哦」了一聲,道。 「這就難

,自然要差一點。」

,白三娘忽然尖叫一聲道.. 一老

身知道了……

麼? 胡少先一笑,說道:「大娘知道了甚

,又是來找胡婆婆,那他準是陳介宇的兒白三娘指着陳飛龍道…「他叫陳飛龍 胖球接口道: 「不錯 ,他就是陳介字

子

的兒子。

陳介宇的兒子,少俠,那就看在他父親的 白三娘臉色微微一變道。 「他既然是

道 面上,把他放了吧。」 胡少先微微一笑,拍開了陳飛龍的穴

陳飛龍蹩了半天,好不難過,長長的

公子走,只怕沒有那麼簡單。 吁了一口氣,大喝一聲道。「就這樣叫本 胡少先道:「那你要怎樣辦?

們這遭冒犯之罪。」 讓本公子把這妞兒帶走,本公子就饒你陳飛龍道。「擺酒陪禮,陪完禮之後

」看他那副嘴臉,那裏像個讀書人,倒像 胡少先一笑道。「你眞是讀書人麽? 個小無賴。

麼的・・・・・本公子都讀過……」 人,百家姓,三字經,千字文,還有幼甚 陳飛龍揚眉道: 「本公子當然是讀書

說出來,我就服了你了 白小珠一笑道:「幼甚麼?只要你能

的腦袋,自己的腦袋就是不爭氣,怎樣都不起來了。」陳飛龍漲紅着臉,打着自己 「幼甚麼? ·幼甚麼?唉! ·就是想

白小珠笑哈哈的道:「我替你說了吧

,那叫幼學。

那就叫幼學 陳飛龍臉色一正道:「對!對!對! 白小珠又道·「還有四書 ,你讀過沒

陳飛龍道。 「當然讀過,百家姓

的學問。 除了胡少先和白小珠二人,其他的人字經,千字文,幼學,不就是四書麼!」 還真被他唬得一楞一楞的,不知他有多大

白三娘一揮手,道:「吩咐下去,擺

留了餵豬吧。」 胡少先搖頭道:「不必了 ,你那酒菜

一變道:「小子,你敢罵人?」 陳飛龍聽話的反應倒是快得很,臉色

他根本不是人。 胡少先道:「我沒有罵人。」那是說

來。 徒弟胡少先。快抓住他,不怕他師父不出 後,大叫道:「師父,這小子就是刀魔的 陳飛龍身子一幌,躱到那三個怪人身

吧, 徒弟,怪不得你知道老夫兄弟的來歷。」 你們現在可不是知道了。」 胡少先笑笑地道。「在下沒有騙你們 胖球哈哈大笑道: 「原來你是刀魔的

胖球道··「你師父在那裏,快快說出

陳飛龍叫道:「師父,不要和他嚕囌

裏做甚麼?敢不敢說出來?」 所在地,在下亦可以告訴你,但你們來這 ,抓住他,還怕他師父不出來要人麼?」 胡少先一點不在乎的笑道。「家師的

> 來找胡婆婆的。 胖球道。「說出來又有何妨,我們是

正要去找胡婆婆,可說是志同道合了。 胡少先道。「那是在下自己的事,恕 胖球道•「你去找胡婆婆幹甚麽?」 胡少先哈哈笑道: 「好極了 我們

你該說出你師父的地點了。」 胡少先道:「你這個人既然講理,在 胖球道: 「好,你不說也可以,現在

下也不能說話不算數,家師隱居在桐栢山 家,只是……」 臥雲峯下,你隨時去,都可以見到他老人 胖球道·「只是甚麼?」

家師近來脾氣不好,見人就殺,你們可要 胡少先道••「最好,自己帶棺木去

打聽出胡婆婆的住址沒有?」 胖球冷笑一聲,轉向陳飛龍道。 「你

是不肯說。」 陳飛龍一指白小珠道: 「她知道,就

聲,胡婆婆住在那裏?」 小年紀,要識得進退,現在老夫再問你一 胖球打量着白小珠道: 「小姑娘

這批大壞蛋。 白小珠一揚螓首,道。「不告訴你們 胖球目中放出了殺氣,道…「老夫要

殺人了,快說。」 胡少先插嘴道:「先別發脾氣,讓我

們先商量一下如何?」 胖球冷笑一聲,算是答應了

胡少先向白三娘道:「我們就帶他們

苦竹塘」 苦竹塘早已接得白三娘密報,有了高

的是甚麼心?」

白三娘怒笑一聲道。「胡少先

。你存

第二天

,一行人到了胡婆婆居住的

仔細想一想,胡婆婆的住地,別地方打不

「胡婆婆又不是見不得人

胡少先道。「大娘,你先别發火

您您

度的準備

房子也不小,房子前面,還有一大片空地 中穿越而過,才是她居住的房子 上備得有茶點,有着主人的禮數 ,空地上這時已經擺好了三張桌子,桌子 胡婆婆的苦竹塘佔地不小,從竹林之 她住的

,是禍躱不過,把他們帶去又有何妨?」胡少先道。「這就是了,是福不是禍的人,她可沒有躱藏起來。」

困難,但他們意圖不明,隨便下手就非得的細聲道。 「要把他們擺平在這裏,並不

接着,白三娘耳中又响起一道蚊蚋般

之舉了。把他們帶去,看胡婆婆賣向行

才是理性的决定,大娘以爲如何?」

是一個人,却也坐了一張桌子 們四人,被安置坐了 接待他們的是二個半百老人,胖球他 張桌子,胡少先雖

見出來。 白三娘帶着白小珠直入屋內 胡婆婆還沒有現身,顯得架子不 半天子 小

出來 那半百老人非常會說話 有說有笑,使他們忘記了胡婆婆的遲遲不 胖球他們四人有一位半百老人相陪 ,居然和胖球他們

功,無法練成,白三娘她自己就沒有遺份要知傳音入密神功。非有極深厚的內嬰知傳音入密神功。非有極深厚的內眼睛驚悸得說不出話來

火候,因此,她能不吃驚麼

胡少先向她微微一笑,點了點頭道

白三娘眼睛裏不來砂子

長白二網是

遠處,白少珠伸出 遽處,白少珠伸出一個頭來,向他招但,胡少先却坐立不安,不耐煩了。

胡少光起坐走了 自小珠美哈哈的道: 過去。 一怪事一件、妈 一甚麼由

婆婆要先見見你 胡婆婆 胡少先眼着白小珠在 一川静室裏見

在這時候,胡少先有着攀足輕重的份了,憑她和莊子裏的人,只怕很難佔上風了,憑她和莊子裏的人,只怕很難佔上風

非常有風韻的中年屬人。只是,她的頭上個影技婆。見到她了後,便覺得婆婆兩字何影太婆。見到她了後,便覺得婆婆兩字何點,應到她們也是要不但不是一個一個人變又較又翻得完 沒見到胡婆姿之即,單位婆婆的

青絲已然半白,算是有點老的意味

顯得極不自然 晚輩胡少先叩見老前輩。」音聲啞啞的 水泉湧而出,他一低頭,拜倒在地道。 胡少先見到胡婆婆星目之中不自覺淚

沒有敵意 及見胡少先表現得禮貌周到,不由暗暗 白三娘就怕胡少先惹起胡婆婆的怒惱 一口大氣,同時,也放心胡少先真

聽白三妹說,少俠有件信物要給老身看看 ,少俠請取出來吧。」 胡婆婆臉上表情平靜,緩緩的道。 胡少先拜吧起來。 這時他的 情緒日漸

漸穩定下來,取出信物雙手遞給胡婆婆 動地道:「你……你就是我兒 懷中哭了起來 住哭叫了一驚。「娘……」就撲到胡婆婆 胡少先 胡婆婆信物入手,臉色忽然大變,激 一雄千墨夜界過,這時 却忍不

張偉失措的道:「這却如何是好?如何是的應變シャ,「下子齊替不見了。以急得的應變シャ,」下子齊替不見了、以急得」如少先見了娘,就成了小孩子,原有 胡婆婆沒哭也沒有叫,人知香到 「蓬不快扶起來,你娘昏過去了!!

,看你白:姨的 **上指一落,就把胡咚咚拍醒了** 人、笑道:

容道。「孩子,你終於回來了,可知道娘 等你等得人都要發瘋了。」

胡少先叩百道。「核兄不幸 道: 追不

家。」知自己身世,所以,未能前來叩見您老人

你在刀魔門下,不然娘早就找你去了 這些話有的是時間,門外還有客人哩!」 先出去看看。 胡婆婆道。 話有的是寺司、『記念「胡大姐呀,白三娘輕嘆」馨。道。「胡大姐呀, 胡婆婆一笑站了起來,道:「好。我 「這不能怪你,娘也不知

胡少先道。「他們的來意,娘知不知 胡婆婆道。「孩子你有甚麼話說?」 胡少先叫了一聲,道。「娘

知 胡婆婆道。「娘與陳介宇沒有交往 他們所爲何來?

胡少先說道。 這件事由孩子處理可

胡婆婆一皺雙眉道。 你成?

黑的酒葫蘆劈成了兩片,把李黑的胆都嚇道,李黑就是服了少先,少先一刀,把李白三娘馬—接口道:「大姐,您不知

你師父倒圓教了你 點本事、胡婆婆穿了胡少先一眼,含笑道:

胡少先點頭道。 「師父對孩兒盡了不

, 湿是小成 胡婆婆道: 「不過行道江湖,單憑刀

搁娘到道

娘鱼 這處不好。樂得早享

少俠聽你可

日三娘問品 阪銀牙

野門道

你們幾個人。又有何妨

而且還好得不能再好了。 不大好,孩兒看你老人家的脾氣不但好 胡少先笑道••「娘•人家都說您脾氣 胡婆婆道。「不答應你,成麼?」 胡少先道:「娘,你答應了?」

把她鬱結在胸中的怨恨消除了一大半,這 萃,不但满足了她有子萬事足的空虚,也 是兒子新回來,又是這樣英俊瀟洒出類拔 ,她高興都來不及,那還有心情生氣。 胡婆婆的脾氣好,那只有天知道,只

自己的脾氣,在修心養性方面下工夫了。 教母親知道自己在兒子眼中是個什麼形像就捧了母親一把,一來教母親高興,二來 形成變化,他是一目瞭然,所以,一上來胡少先可是個鬼靈精,母親心態上的 ,爲了這個形像的保持,而不得不先控制 別看胡少先這小小的心眼,在胡婆婆

道••「孩子,娘眞要謝謝你師父。」 楞,接着一笑,伸手搭在胡少先肩頭上 心上真產生了極大的作用,胡婆婆先是一

大家走出屋,到了前面廣場上

雨雄聯手 共誅惡魔

不爛之舌說得忘記了此行目的,連胡婆婆

主出來了,老朽先退。」

們不覺奇怪起來,胡少先怎會坐到胡婆婆 長白三絕這才注目向胡婆婆望去,他

> 就是胡婆婆,三位叫名叫姓的來找老身 們多想,胡婆婆已是開聲說話了…「老身 知有何見教? 不過奇怪總歸奇怪,時間可不容許他

也沒有什麼客套,開口便道。「我爹有 陳飛龍坐在椅子上也沒有什麼見面禮 胖球一推陳飛龍道••「你說吧。」

聲,道•「你爹是誰呀?」 句話要問你。」 胡婆婆臉色一變,胡少先望着她微微 ,胡婆婆的脾氣就發不出來了,輕嘆

胡婆婆一笑道:「是陳介宇那混蛋, 陳飛龍道:「我爹就是齊天堡的堡主 陳大堡主,你難道沒聽說過?」

老身知道他,他要問什麼話? 問你願不願去?」 陳飛龍道••「他要接你去做堡主夫人

要說一句話,是要他們橫着出去呢?還是 先伸手按住胡婆婆的手道: 「娘,你只 胡婆婆氣得臉色發白,一拍桌子,胡

怒氣,一笑道•「你看着辦吧。」 胡婆婆猛吸了一口長氣,壓住了心中

胡婆婆還沒有答應呢?」 陳飛龍嚷道:「什麼?你就要我們走 道。「四位起來,請自己走出去。」 胡少先離座而起,直向陳飛龍桌前走

胡少先道:「笨蛋,請你們走,是什

麼意思你都不知道?」 陳飛龍道。「不,我還有話要說。」

定了,你答應得跟我們走,不答應也得跟 陳飛龍道: 「胡婆婆,家父娶你是娶 胡少先道:「你說吧!」

走!」不走就死。」 陳飛龍可眞還怕了胡少先,一縮頭 胡少先道:「我也給你們一個字,『

向長白三絕道··「師父,現在要看你們的

不要自找麻煩,站過一邊去。」

麼人?」

們這樣清楚,你們也該感到驕傲了。」

胡少先一笑,又道。「在下能知道你

胖球冷冷的道·「放屁!」

先的話說得叫人心驚肉跳。

球他們三人的臉變得一片灰白,就知胡少

胡少先在唬人嗎?那也不見得,看胖

眼中還沒有份量。

這件事在下該不該管?」 胖球楞道: 「你是胡婆婆的兒子?」

提也不提。」

所指教,否則,多少知名之士,他老人家 有一點點份量,所以他老人家才對在下

胡少先道:「因爲你們在家師眼中還

,小弟有了你這大哥,那可棒極了。」

和他生,和這種人生氣,實在自己都看不

的就是要找你師父。」 胡少先道。「也對。」

人獨刀,攷量攷量你們的進境成就。」

是活得不耐煩了,在自己找死。」

對付三位在下却自信有必勝的把握,在

我們走,否則,今天你們都只有死!」

胖球開口了:「小子,沒有你的事

胖球道:「刀魔的徒弟,在老夫兄弟 胡少先一笑道: 「你們可知在下是什

胡少先道•「對。」

「你是胡婆婆的兒子,將來我們就是兄弟 胡少先只望了陳飛龍一眼,氣都懶得

胖球接道:「你也是刀魔的弟子。」

們走。」

師一刀,今天在下秉承師門威風,還是單 胡少先道:「當年你們三人敵不過家

今生今世再不踏入關中一步。

胖球道: 「咱們兄弟就回到關外去

下一刀勝了你呢?」

胡少先進一步道:「要是反過來,在

胖球道:-「那麼對不起,令堂得跟我

胡少先道:•「要是在下接不住呢?」

胖球哈哈大笑道:「小子,老夫看你

你們其他的功夫,那就不值一談了。 都清楚得很,而且智珠在握,一擊必得, 下對三位的底清楚得很,什麼『三相朝元 」,「玄龜獻曝」,「懶驢打滾」,在下

胡少先道:「胡婆婆就是家母,你說

陳飛龍高興得跳了起來,大聲叫道:

的事。」

好,老夫和你走一招,你要接得住老夫這 道:•「你吹了半天牛後,也該活動了吧 那二個瘦子兄弟點了一點頭,胖球站起身胖球向二個瘦子兄弟做了一個手式,

一招,老夫兄弟回頭就走,再不過問陳家

胖球道•「這次我們進關來,另一目

胡少先道。「對付別人,在下不敢說

的魔刀雙手捧了過來,說道:「胡大哥,把刀時,只見白小珠已笑吟吟的將胡少先 因此身上沒有帶刀,一回頭方待隨便要一 好,我們就走一招看看。 胡少先原是與白三娘依約將刀取下 胡少先點點頭道: 「這還說得過去

白小珠笑道:「胡大哥,想不到你的 ,就是一位朱姥姥,一位李姥姥和一些次話的老人了,命胡少先尊之爲大叔,此外

家道:「他就是老身從小就失踪的小兒, 以後還望各位像愛護老身一樣愛護他。」 花般的堆滿了笑容,所謂人逢喜事精神爽 ,胡婆婆今天眞是天下最快樂的女人了 胡婆婆一向苦寒着的面孔,現在是春 胡少先也笑着道。「娘,你並不老,

您這婆婆之稱,改一改好不好?」

胡婆婆笑道:•「好,改就改,你就替

老娘改罷。」

是苦盡甘來,苦竹改爲甘竹,娘就稱聲甘 竹夫人吧。」

老身甘竹夫人吧。」 胡婆婆點頭道。「好,以後大家就稱

白小珠笑着問道:「胡大哥,你又該

叫什麼呢?·」 「隨便。」

如何?」 白小珠道。「我們叫你『百残不敗生

胡少先笑道:「討打。」

說說,剛才長白三絕眞要和你動手,你勝 得了他們麼? 白氏母女,回到內堂,各自入座。 甘竹夫人叫了一聲,道••「先兒,你

但娘這裏可能就此毀了。」 胡少先道•「孩兒勉强可以勝過他們

甘竹夫人道。「你回來了,娘已萬事

的走出屋來,都沒放在心上。 長白三絕簡直被那個相陪老者的三寸

還是那位陪客的老者一笑道。「敝東

你的刀小妹給你帶來了。」 胡少先魔刀在手,目中精光陡盛,面

對着胖球便不再說話。 胡少先這一凝神接刀,胖球便已覺出

有一股無形的勁氣,向自己壓來。 胖球面對着這個年輕人,心裏實是相

了,毛骨悚然,自己的壓箱本事,他差不 當的顧忌,因爲他剛才那一番話,教人聽 是圓東西,一對子母乾坤圈,子母乾坤圈 多完全知道,這却叫人如何輕鬆得起來。 胖球人胖得像球,所用的兵双居然也

在武林中很普通,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招之數誰先出手誰得先機,老夫先出手,胖球道。「你我言明的只是一招,一 有點不大公平吧。」 胡少先却微微一笑道: 「前輩請!

刀。」說着刀身一斜,擺出一個奇特的架制勝,後發先至,前輩不攻,在下如何出 胡少先道:「魔刀的力量,就在出奇

再也不敢小視於他,氣納丹田,脚下踏着 小碎步,圍着胡少先走了一圈,一圈走完 ,胖球沒有出手,但却皺起了眉頭。 胖球被胡少先那番話說得謹慎起來,

手機會。 可是,進一步想,世間會有這樣便宜

人一種乘虛而入的機會,應該是最好的出

胡少先這個架式破綻百出,處處都給

沒有人因此而得過便宜,討到好處。 的好事麼?自魔刀出現江湖以來,好像還

輕進,又猶豫起來了。 高手相搏,絲毫失誤不得,胖球不敢 胡少先收式一笑道。「老前輩真高明

何?」 逃過老前輩的生眼,今日之戰就此作罷如 ,家師獨門絕學『百殘不敗』,居然沒有

一口氣。

虎牌功夫也高明到了極點!」

何其前倨而後謙也。

試

刺了過來

如能兩罷干戈,倒不失爲明智之舉。」 「慚愧!看來這小子倒眞不好惹得很 胖球却是倒抽了一口冷氣,暗自忖道

後路的話來,他先和二位兄弟用細語交換 他的,說穿了就是他自己想打退堂鼓了 是做給外人看而已,他那兩兄弟還不都聽 ,這筆帳划得來麼?何况還不一定吃得住 一陣意見,其實所謂交換意見,只不過 此念一生,胖球就沒有馬上說出不留 說得也是,人家得老婆,自己得仇人

白小珠一

白小珠一咬銀牙,又刺了一劍

頭道••「好,老夫同意你兩罷干戈之說 談不過是三幾句話,他就回身向胡少先點 但是我們的約定又當怎樣?」 胖球心裏拿定了主意,與兄弟們的交

提過如何?」 胡少先道。「前輩一筆勾銷,只當沒

辭 胖球一抱拳道: 「好吧,我們就此告

己辦吧。」 「師父,事情沒辦好不能就此一走。 胖球冷笑一聲,道:「你要辦,你自 旁邊陳飛龍却不識相的大叫一聲,道

珠妹妹了,你娘有話和你說哩!」

母親可

不正站了起來,向他招着手。

就不是曉牌,而成了貓牌了。」

你就不知道讓讓女孩子麼!」

經走出 陳飛龍一怔之下,胖球和二位兄弟已 四五丈之外了

師父,等徒兒一等!」沒命的追了上去。 少先却望着他們遠去的身影 陳飛龍心胆皆虚,大叫一聲,道:「 這似乎是一齣虎頭蛇尾的笑劇,但胡 ,輕輕的嘆了

> 而胡少先的刀刄却正架在白小珠肩頭上 胡少先的刀双就在白小珠的肩頭上敲一下 白小珠刺了七八劍,肩頭上也被敲了七 胡少先道••「是唬功嗎?那你來試一 就像變戲法似的,白小珠每刺一劍 胡少先一轉旋身,白小珠劍勢走空 白小珠道。「這可是你說的。」 震,胡少先的刀已經收回去 一劍 要的人物。 最後,胡婆婆才一拍胡少先肩頭向大 胡少先道••「孩兒見娘這苦竹塘,已

,那邊白三娘笑着叫道…「小珠,你有幾

個腦袋,還能要無賴下去麼?

白小珠氣得滿面通紅,還要刺了下去

白小珠一跺脚,嬌嗔的道:「胡大哥 胡少先道。

胡少先哈哈大笑道。「我要讓你,那 白三娘笑哈哈的道:「少先,別逗你

母親不但向他招着手,還向所有在場 呼了康大叔,何大叔,朱姥姥,李姥姥和大家一樂,甘竹夫人領着胡少先,招

都一一跑了過來,聽說胡少先是胡婆婆的

胡少先回到母親身旁,其他的人

兒子,誰也樂於知道究竟。

康紹東和何茂林,何茂林就是那個最會說

胡婆婆先要胡少先見過那二個老者,

皆足,苦竹塘毁了 胡少先道。「還有一點,就是長白三 就毁了 ,何足惜哉。」

至死,孩兒實不忍置他們於死地,同時, 絕人雖怪僻異常,但尚能潔身自愛,罪不 孩兒還有一個用 白小珠急口問道。「什麼用心?」

甘竹夫人說道。 胡少先回答道。「我想把他們收爲己 「他們能爲你所用的

深,自有收他們的辦法。」 胡少先笑着道:「孩兒對他們知之甚

聽說令師都中了別人的暗算,此話可是 甘竹夫人道: 「近來江湖上傳言很多

到底是怎樣一回事?」 慢慢把他查個一清二楚……娘,那陳介字 孩兒都對他存有一份疑心,也因爲孩兒要 着,便道::「所以,凡是找上孩兒的人, 發生的事情,作了一個有系統的說明,接 胡少先點頭承認了 ,接着,便把過去

他這次派人來,也大出娘意料之外哩!」 的人物,娘也不知他在暗戀着娘,所以 識陳介字,他在娘眼睛裏一直是個不入眼 甘竹夫人坦然道。「娘年輕時候就認 胡少先忽然想起了什麼事似的,輕「

你本來就是姓胡 甘竹夫人道。「姓杜。」 甘竹夫人長嘆一聲道。「你猜錯了 胡少先道。「那你老人家本姓呢?」 。倒是娘却不是姓胡。」

那麼本姓又是什麼呢?」

一聲,道。「娘,孩兒是跟您姓的

胡少先一怔道上「你老人家姓杜,那

白三娘截口道。「少先,你暫就不要

也好,免得孩子胡思亂想。 目光又轉向胡少先道。「你是不是想 甘竹夫人道。 一三妹,這些話說明白

和桃林鬧得不大愉快。」 胡少先訕訕的道:「孩兒聽說你老人 問娘和桃林杜家有什麼關係?」

實你想得一點不錯,娘就是桃林杜家的人 桃林杜萬山也就是你大舅。」 胡少先劍眉忽的一轉,道。「這樣說 甘竹夫人道:「你的聯想力很强,其

來,他們不但不該和您鬥氣,還應該好好 照顧你才是。」 甘竹夫人道。「這倒不能怪你大舅,

受他們的照顧。」 舅很想照顧你娘,是你娘說了狠話,不接 其實鬥氣的是你娘,而不是你大舅,你大

會說出這種話來?」 甘竹夫人含笑道。「我說錯了。」 白三娘驚叫一聲,道。「大姐,你怎

想法,我們這些朋友,也不會在你們中間 作這多年的難了。」 白三娘道:「其實,你早就該有這種

甘竹夫人長嘆一聲,道:「大姐是羞

因此一來,娘的氣更大了,常把你大舅的 好意,看做是一種嘲笑,所以更是不相容 娘一門氣就離開了桃林,誰知你爹命短 你還沒有出生,你爹就遭了殺身之禍, 苦笑一聲,甘竹夫人接着告訴胡少先 一娘和你爹的婚姻,家裏人全家反對

着兒子回去見見他大舅。 見子,我也就有了光彩,過幾天我倒要帶 沒有說出來吧了,現在兒子回來,有了好 「我早就想開了, 只是

壞的話也不放在心上。 再好的話也聽不進去,好說的話時候,再 人就是這樣奇怪,不好說話的時候,

麼委曲。」 回事,你可把孩兒整慘了。 甘竹夫人一震道:「什麼?你受了什

打算替你老人家好好出一口氣啦。」 思亂想,以爲娘受了別人的欺侮,孩兒還 白三娘笑道:「這可胡來不得,你那

魔刀可不是好惹的!」 胡少先道。「白姨,小侄倒另外有一

面賣酒。 白三娘道••「你是說,我爲什麼在外

白三娘道。「他老人家就是小珠的爺

玲子姑娘……」 白三娘道。「她就是小珠的姐姐,也

是我的女兒呀!

白三娘笑問道。「大姐,你怎樣想開

胡少先搖頭苦笑道。「娘,原來是這

胡少先笑道。「沒有什麼,是孩兒胡

件事要請教請教您。」

識八表飛鷹白行空白老前輩。」 胡少先搖頭道。「小侄要問的是您認

爺,我怎會不認識? 胡少先道。「白老前輩身前有一位白

胡少先道。「你們一家人爲什麼不住

白三娘笑道:•「還不是愛管閑事的關

係。

姨,請受小侄一禮,聊表敬意。」 感動,當下面色一正,抱拳一禮道。「白 仁心,胡少先不但完全明白,而且也非常 簡簡單單一 句話,話中却有着無比的

謎? 甘竹夫人一笑道: 「你們在打什麼啞 胡少先點頭道。「小侄理會得。」 白三娘笑道: 「不可說,不可說。」

甘竹夫人微微一笑道。 白三娘道。「大姐,您就少操一點心 「其實大姐什

娘一直在慰藉她,照顧她,這就是她愛管 麼都明白,妹子多謝你了。 甘竹夫人不是呆子,那有看不出白三

天,你不可忘了他們的好處。」 朋友,這些年娘全靠他們的支持,才有今 先兒,康大叔和何大叔都是你爹當年的好 的閑事。 甘竹夫人又指着康大叔和何大叔道:

大姐當然是白玲子。 好,今天可是大喜的日子。」小珠口中的 ,歡欣的迎上去叫道。「大姐,你來得正 這時,忽然闖進一個人來, 胡少先又謝了他們。 小珠眼快

你怎麼也在這裏? 白玲子見了胡少先一怔道:「大哥

這裏? 胡少先笑道:「我的家,我怎麼不在

訴她道。「姐,胡大哥,就是胡阿姨的兒 白玲子正在迷惑之際,白小珠搶着告

小妹省了不少事了。」 白玲子吁了一口氣笑道:「這可好了

聽說你來了苦竹塘,我還真怕你蠻不講理 白玲子道:「找你和杜大哥呀,小妹 胡少先道:一玲妹,你有什麼事?」

人麼?有什麼事?」 胡少先道:「玲妹,我是蠻不講理的

有眉目了。」 白玲子道:「那暗中計算你們的人,

舒服是不是?」

胡少先欣然道: 「是什麼人,請快說

鬼。」 白玲子說道·「可能就是陳介字攬的

胡少先說道:•「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 爲什麼可能……」

白玲子道:「『可能』就是有待證實

的意思。」 胡少先間道: 「你是怎樣找到陳介字

白玲子一笑道:「說來這還是你的關

白玲子道:「有人關心你吃虧,這把 胡少先愕然道:「我的關係?」

個消息透露了給小妹。」

白玲子道:「你還記得紅葉莊不?」 胡少先皺起了眉頭道•「誰?」

秦婉如姑娘。」 擠了一下柳眉道:•「你難道就忘了人家 胡少先點了點頭,白玲子望着胡少先

衣姑娘,只是,那只是對她印象不錯而已 至於,說到「關心」兩字,却有無法說 胡少先當然不會忘記那閑雅如仙的

> 起之感,連熟悉兩字都還談不上哩! 胡少先苦笑道:「玲妹,你就不要做

得而知,但人家對你却是念念不忘,所以 道沒有看出來?」 文章了吧,我和她根本扯不上什麼, 白玲子道: 「你的心裏如何,小妹不 你難

也離不開那位什麼秦姊姊,你心裏有點不白小珠笑道:「姐姐,你口中爲什麼小妹才能從她口中知道陳介宇的事。」

的玩笑了,向小珠一瞪眼道: 「不知道 心坎裏去了,白玲子可就不好再開胡少先這句話還真是一針見血,說到白玲子

姐怎樣說?」 胡少先笑道:-「話別扯開了,那秦小

有交往 死你了,於是他們兩人一計較,麻煩就落 到你們頭上了。 有交往,自從你打了秦誼之後,秦誼可恨可是一個才疏心大的人,原就和紅葉莊常 白玲子道•「事情是這樣的,陳介字 秦誼可恨

胡少先沉吟着道:「他們這次的事情

,有了人手,什麼事不好

上嘴了。
上嘴了。 「姐姐你不知道,陳介宇的寶貝兒子,準是陳介宇從中興風作浪的了。」 「這樣說來,八九不

> 白小珠道。「說來可笑死人了,他們 白玲子「啊!」了一聲,道: 「他們

甘竹夫人望去。 位胡姨,一樣挨罵,忙把話收住,偷偷向 白玲子猛然想起這句話說不得,惹惱了這 想吃天鵝肉,異想天開……」話一出口, 要迫胡姨去做他們 白玲子秀眉一聳笑道。「眞是賴蝦蟆 的堡主夫人啦。」

辦法了。」 無不悅之色, 「玲兒,阿姨倒想起一個對付陳介宇的 甘竹夫人出奇的好脾氣,不但臉上毫 而且,還向她微微一笑,道

姨,這可是太陽打西邊出來了。 白玲子拍了一拍自己的腦袋道••

,難道連人逢喜事精神爽,這句話都忘 白小珠笑着道:「姐,你是就這樣差

雲見日了 白玲子嘻嘻一笑·「苦竹塘以後可撥

,你想討打。」 白玲子一縮頭道: 「玲兒不敢了。」 甘竹夫人忍不住笑了起來道••「小妮

說吧! 胡少先道:•「娘,您有什麼妙計 ,快

談。 甘竹夫人道:「我想親自去和陳介字

當麼?」 甘竹夫人轉眼看着胡少先道•「這就 白三娘雙眉一顰道:「大姊,這樣安

郑熟頭大叫一聲道··「這是個好辦法,你 要看少先有沒有保駕的本事了 胡少先一笑,話還沒有出口,白玲子

> 話聲一落,人就向外奔了出去。 們去罷,玲兒走了。」她眞是說走就走

白三娘跺脚叫道: 「玲子,你又到那

很 胡少先道:•「別管她,她的事情多得 裏去?」

難過。 的知道,只是,心裏有點酸溜溜的 白玲子要到什麼地方去,胡少先可真 ,好不

白小珠的眼光可也眞利,輕笑一聲

說道··「胡大哥,你說的話好像有點味道

量如何去找陳介宇吧。」 樣敏感,我可招惹不起,我們還是商量商 胡少先苦笑道••「你們女孩子就是這

分成兩路,奔向齊天堡。 商量的結果,苦竹塘的人一明一暗,

率苦竹塘其他的好手,爲甘竹夫人暗中援和胡少先爲明的一路,康紹東與何茂林却 應。 甘竹夫人率領朱姥姥李姥姥白氏母女

在他們這隊人馬人數雖然不多,但却是叫 人看了也側目的一羣,誰敢找他們的麻煩 ,所以,一路之上,平靜無波。 齊天堡位於雲夢,路程非只一日,好

氣,我就知道,她會自行前來投到 樂得哈哈大笑,道。「胡婆婆就是這個脾 了密告,陳介宇一聽就是那麼幾個人,只 不過,他們一起程,齊天堡先已得到

肚子壞水,很得陳介宇的倚重。 ,你得給老夫好好準備着。」 胡風就是陳介宇身邊的狗頭軍師

不過他雖然也姓胡,可與胡少先他們

介字外出未歸,由陳飛龍代父表示歉意。 迎接他們的是陳飛龍而非陳介宇,據說陳 入得齊天堡之後,大家被安置在齊天 一行人浩浩蕩蕩進了齊天堡,在堡前

很好,大家可以藉此緩一口氣,多瞭解 陳介宇藉口不馬上出來見面 一,這倒也

堡最高貴的地方春風得意樓。

多少武林高手監視着。 樂的接待,骨子裏却像牢房一樣,被不知 春風得意樓,春風得意樓表面上受着極傳 天色入夜之後,胡少先第一個溜出了

是理所當然的事。 ,他的溜出春風得意樓之不被人發現,實 ,再加上心理上早有準備和一份小心謹愼 胡少先本身功力既高,人又機警絕倫

魚得水,得其所哉了。 只要溜出了春風得意樓,胡少先就如

在全堡各個角落穿來穿去了。 的戒備,再穿上一套齊天堡的服裝,就可 密監視外,其他的地方,倒沒有什麼特別 齊天堡除了春風得意樓有着特別的嚴

座辦喜事的禮堂。 位貴賓;第三,齊天堡內居然佈置好了 林奇士,目前賓館之中,就至少有二十多 堡有一處賓館,經常招待着來來往往的武 內陪着幾個人在商議什麼事;第一,齊天 ,陳介宇沒有外出,這時正在一座花廳之 胡少先首先就發現了三件要事,第一

胡少先發現那座禮堂之後,但覺一股

冷笑。 股怒火冲上了眉梢,不自覺的發出了一聲厭惡感覺從心底翻了上來。同時,也有一

另外一聲冷笑,馬上就在他

身邊發了出來。 胡少先一回頭,他可楞住了 就在他

句 身旁站着長白三絕之一的瘦子大蒜 一天到晚除了板着面孔外, 長白三絕蘿蔔大蒜葱, 大蒜算是老二 就不多說

手向他肩頭上一搭,又道:「隨我來。」 雖然怪腔怪調,但還是給胡少先聽懂了。 了…「你就是那個胡少先。」說話的聲音 話,這時,他居然在一聲冷笑之後說話 搭在肩頭上的手,並沒有加注內力, 胡少先一震之下,長白老二大蒜的瘦

隨行而去 隨便衝動的人,大蒜的舉動,使他冷靜的 這表示大蒜沒有威脅的意味。 胡少先不是怕事的人,但也不是一個

暗暗的在找尋他 長白三絕發現了,長白三絕沒有聲張, 溜出春風得意樓時,瞞過了別人 到得長白三絕住的地方,才知道他在 擊張,只

種說不出的欣喜之感。 他們算不上是朋友,但相見之下却有 大蒜運氣好,第一個找到了他

可是認爲齊天堡不堪一擊? 胆子眞大,居然大搖大擺的來了 胡少先道:「當時 胖球笑呵呵的道: 「胡少俠 ,確有此想。 齊天堡,

果三位前輩不和在下作對,在下還沒有胡少先道。「現在的想法略有改變, 胖球道: 「現在呢?

還有比我們兄弟强過百倍的絕世高手隱身 是,在這齊天堡,我們兄弟算不了什麼, 胡少先道••「多謝三位前輩示警… 你可要特別小心 「我們可以不和你作對,但

但在下 有一事不明……

胡少先笑一笑道。 「前輩眞是明察秋

胖球一笑道••「理由無他,覺得你少

俠很有意思,唬人的本事天下第一。」 胡少先啞然而笑道:「三位也忘了家

還能活到今天麼?」 的脾氣你還不知道,眞要有仇,咱們兄弟 師的仇恨了?」 胖球道: 「什麼仇,天知道,你師父

的了。 胡少先笑道:「那三位前輩也是唬人

要交一交你這少年朋友。」 胖球道: 「所以,我們對上了味口

口是心非的作風。」 長白,却也看不慣陳介宇那樣橫行霸道,的話,道: 「咱們兄弟三人雖是來自關外 是心非的作風。 大蒜忽然說了一句代表長白三絕人品 胡少先抱拳道:「多謝三位前輩。」

身後撑腰的是何許人物?」 胡少先道:「三位老前輩可知陳介字

胡少先道:「老前輩可知他住在什麼來,不過老夫相信遲早總會知道的。」胖球道:「這個老夫兄弟也還沒查出

胖球道··「還不知道,但他絕不住在

本堡之內,不過離本堡也不會太遠。」 胡少先一笑道:「有了這個範圍,就

有一點值得你參攷的,就是那幕後高手甚 胖球猛然「啊!」了一聲,道…「還

一批美女送去。」是喜愛女色,陳介宇每十天半月,就得找 好着手了,多謝指敎,晚輩告辭了……」 「好像有人來了。 他方待轉身而去,忽然勢子一收,道 胡少先笑道:「有這個機索,那就更

們的住處而來。 一陣脚步聲,由遠而近,正是朝着他

一避再走吧。」 胖球一拉胡少先道:「你先在屋內避

前往相商要事。」 都行了禮,然後躬身道:「堡主有請三位 是一個十八九歲的年輕人,背上插着一把 寶劍,他叫秦劍魂是陳介宇身前的劍童。 秦劍魂很有禮貌,對胖球他們三個人 胡少先剛入屋內,來人也就到了

介宇密室,而是領他們到了堡前。 中計較了一下,於是暗中一路跟了下去。 秦劍魂領着胖球等三人並不是進入陳 胖球等隨着秦劍魂去了後,胡少先心

在那裏等着胖球他們,胖球他們一到,他 四個人加上秦劍魂,便打馬揚鞭出了堡 堡前備好了五匹快馬,堡主陳介宇就

天堡,用兩條腿展開輕身功夫,如飛一般胡少先不願半途而廢,也揉身出了齊 胡少先不願半途而廢,也揉身出了

快的事情,胡少先總算沒有把他們追丢了 ,但全身衣服都汗濕了。 用兩條腿去追四條腿,可不是一件愉

的速度,也減慢了下 離開官道,轉入了一條山徑,同時奔馳 一口氣,追了十來里路,前面五騎馬

前面蹄聲的的,是最好的引導,還怕他們 胡少先鬆了一口氣,也放慢了脚步

跑上天上去不成 引導胡少先來到一座

目的地到了,胡少先不敢大意,輕身山谷之前,鬱林中現出一道燈光。 山路迂迴曲折,

提氣一步步接近過去。

在眼裏,屋外居然沒有守望之人。 也許人家根本就沒把一般江湖人物看

也不打眼,陳介宇他們騎來的快馬,就繁 在茅屋之外 這是一間普通茅草屋,茅屋旣不大,

有馬匹在,這問茅屋外表看去雖然普

胡少先一點足射到窻前向茅屋內望去普通通,內容絕對普通不了。 屋內一張桌,兩個人,兩個人對桌而坐

正在學杯對飲。 好在那對飲的二人之中,有一個就是

先眞要懷疑自己是不是找錯了地方。 剛騎着快馬而來的秦劍魂,否則,胡少

因爲屋內根本就不見陳介宇他們四人 也根本不能再多坐四個人。

他們那裏去了,這倒令人費思量了。 起一陣金鈴之聲 正當胡少先不得其解的時候,屋內忽

P34

的光頭胖子,只見他向秦劍魂打了一個招

與秦劍魂對飲的那人是一個五十多歲

呼 ,向屋後走去,一閃身就不見了

更好的去處。一樣是一個障眼法,是後另外一定還有

不過十幾丈,便進入一座洞府之內進了屋,果然發現後面有一條暗道 ,引得秦劍魂走出屋外,他自己却一閃身 胡少先眉頭一皺,先驚動屋外的馬匹 ,暗道

的主人是一個好色之徒。 的主人是一個好色之徒。 一進入洞府之內,氣氛便大大的不同

胡少先提供了最佳的掩護,使胡少先得不洞內有不少裝飾物,這些裝飾物正給 被洞中的人發現。

小天地。 洞內帷幔最多,把一座洞隔成了許多

天地裏。 的中年人坐在一處全是黃色帷幔隔別的小 陳介宇與長白三絕就和一位身穿黃袍

他們 着 一個少女,他就以這付德性接待陳介字 那黄袍人左手抱着一個少女,右手摸

的架勢。站在中間,擺出了胡少先那「百殘不敗」 這時,只見胖球手中握了一把單刀

這個架式把你們兄弟給嚇回來了?」 那黄袍人却不住的點頭道:「他就用 胖球道:「在下倒不是完全爲這招莫

明其妙的架式而不和他動手。」 胖球道•「有。」 黄袍人道:「你還有別的理由?」

> 不說也吧。」 胖球道: 「這是我們兄弟自己的理由

黄袍人道:「老夫要你們說,你們就

像我們兄弟就非聽你的話不可。」 敢情,陳介宇雖帶長白三絕來見見黃 胖球一笑道·「你到底是什麼人?好

袍人,却沒有替他們正式介紹,胖球可就 借題發揮起來了。

訴你們,老夫是什麼人。」 黄袍人冷笑一聲,道。「陳介字,告 陳介宇恭聲道•「是。」

血手無敵蕭六公沒有?」 接着轉向胖球道:•「黃兄,你聽說過 胖球一震,失色地道•「你說他…

老夫不相信……」 血手無敵蕭六公修眉一挑道。「你憑

什麼不相信?·」 尊駕看來不過四十多歲,就是瞎子也不會 成名甚早,現在年齡最少也在七十以上 相信尊駕就是蕭前輩。」 胖球道. 「血手無敵蕭六公蕭前輩,

道: 「拌球塊你在江湖也跑了三四十年,原是一臉的怒氣,不由雲消霧散哈哈一笑 十多歲,這是最教人聽了心中舒暢的話 難道就沒有聽說武功到了某種火候,能使 道。「胖球愧你在江湖也跑了三四十年 個人返老還童之說麼?」 血手無敵蕭六公一聽胖球說他只有四

快賠禮認過 陳介宇急急的叫道: ,蕭老前輩絕不會假,還不快 「黄兄,快不 要

胖球猶豫着不點頭,陳介字微微一笑 「血手老前輩的血手無敵名震天下

黄兄可要見識見識?」

成氣候,就請黃兄指敎一一。」 一二手血手印的功夫,兄弟初學乍練,不 陳介宇道••「兄弟曾豪蕭老前輩指點 胖球道。「固所願也,不敢請耳。」

印工夫?」 陳介宇點了一點頭,却沒有再答話 胖球大驚道:「陳兄,你也學得血手

緩吸起一口眞元內力,向右掌注去。 不過片刻時光,但見陳介字那隻右掌

中翻騰欲嘔。 接着便是一片血紅,這時,更有一股薰人 由黄變白,接着又由白變紅,先是淡紅

時,忽然一道刀光從帷幔之下倒捲而出 血手功夫果然名不虚傳,快請收起罷。」 陳介宇滿面得色,正要收住血手功夫 胖球趕忙閉住呼吸,搖手道··「陳兄

切向陳介宇的血掌 在血手無敵蕭六公面前 陳介宇慘叫聲中,胡少先已凜然出現

胖球臉色一變,道。 「胡少俠 ,你怎

樣也來了?」

介宇而來,實則這全是血手無敵蕭六公和 是說上了血手無敵的當,明的他是追踪陳 手老怪請來的。」所謂請來的說法,也就 陳介宇的巧妙安排,故意把胡少先引誘而 胡少先微微一笑道: 「在下是這位血

抵在他背心上時,他才如夢方醒,知道自喜的以爲神不知鬼不覺,直到有一把單刀 本來胡少先滲入洞中之後,還沾沾自

你一條生路。| 你已身陷虎穴,但願這把刀能帶給 一條生路。」 那把刀沒有要他的命,却給了他一句

說話的人,只見到那人留給他的一把刀。 說話的當然是人,但胡少先沒有見到

送他一把刀雖是多餘,胡少先還是非常感 道自己的處境。 胡少先其實暗中本來帶得有刀,人家 因爲,他不向他示警,他又那裏知

能稍存婦人之仁。 增加自己一分力量,在這緊要關頭,可不 這隻血手,所謂減少敵人一分力量,就是 一手血印功夫,他立時决定先去掉他的 胡少先有胆識,更有判斷,陳介宇露

手。

敵蕭六公却氣得跳了起來。 是痛得要命,同時,座上的黃袍人血手無 陳介宇被胡少先一刀削去了血手,自

你就是刀魔的徒弟胡少先?」 了下去,嘿!嘿!冷靜笑了二聲,道:「 然氣得跳了起來,但他只跳了一下,就冷 **薑畢竟是老的辣,血手無敵蕭六公雖**

魔的傳人。」 胡少先昂然道。「不錯,區區就是刀

招『百殘不敗』的刀法,可是真的?」 胡少先笑道:「你不是剛才從黃前輩 血手無敵蕭六公道:「聽說你師父有

血手無敵蕭六公說道: 「他使得不道

不敗」,把我誘來麼?」 血手無敵蕭六公道•• 胡少先道:「你就是爲了這招了百殘 「當然是另有原

因。」

胡少先道• 「另有什麼原因?」

會敗麼,莫說你們兩個小子只是刀劍的傳血手無敵蕭六公哈哈一笑道:「老夫 機會,如果老夫勝了,她就嫁給老夫。」 件 個女孩子,那女孩子向老夫提了一個條 ,就是刀劍二怪本人,又豈是老夫的對 ,要老夫給你們刀劍兩傳人一次公平的 胡少先道•「要是你敗了呢?」 血手無敵蕭六公道:「老夫喜歡上了

我們刀劍兩傳人與你一門?可是……」 就快來了,我們還是先談談你那招『百殘 下除去你這害人的魔王,現在何必與你逞 口舌之能,笑了一笑道: 血手無敵蕭六公道·「劍怪的傳人 胡少先心想,你敗了,我們就要替天 「你可是說,合

之道,豈能洩漏天機。」 胡少先道:「對不起,那是在下取勝

不敗」吧。」

也是。」 血手無敵蕭六公點點頭,道: 「說得

姑娘。」 孩子推了開去,同時道:「去! ·推了開去,同時道··「去!去!請秦 接着,血手無敵蕭六公把身旁兩個女

莫非是紅葉莊的秦婉如姑娘?: 帷幔一開,秦婉如姑娘在一位小丫頭 胡少先心弦一震,忖道:「秦姑娘, L....

攙扶之下走了出來。 胡少先低着頭,叫了一聲:「秦姑娘

來了 …。」其他的話,他就半個字都說不出

坐了下去,道。「胡少俠,眞對不起,小秦婉如姑娘大大方方的在一張椅子上

妹擅自作主,把你們兩位都扯進來了 胡少先道:「我們本來就要找他,始

秦婉如姑娘道。「有些事情,胡少俠

怕還不知道。」

事 血手無敵蕭六公道:「不錯,這都是 秦婉如姑娘說道。「有關令師失寶之

完璧歸趙。」 老夫派人幹的,只要你們勝得老夫,自會

個明白。」 些事情只怕你自己都不知道,可要小妹說

好。

之人當然是老夫。」 這段情,誰是主動之人?」

妹我!! 秦婉如搖着螓首說道。 「不,該是小

上了老夫!」 血手無敵蕭六公呵呵大笑道。 「你看

不爲大家所歡喜,要老夫性命的人,有如

娘的恨惡,只要你肯嫁給老夫就行了。」 恆河沙數,不可勝計,老夫也不在乎你姑 ,一定算數,只要你光光明明的勝過他 秦婉如道:「小妹言出必行,說過的

娘的事不過是順水人情而已。」

胡少先道•「姑娘說的是什麼事?」

秦婉如姑娘微微一笑道:「六公,有

血手無敵蕭六公道。「你說來聽聽也

血手無敵蕭六公哈哈大笑道: 「主動 秦婉如道。「六公,你道你我之間的

小妹是看上你的命,要除去你這惡魔。」 血手無敵蕭六公笑道: 「老夫向來就 秦婉如道。「不錯,是小妹看上你

們話 ,小妹一定做你的老婆,而且忠忠實實

的做你的老婆,絕不食言。」

生害死的女人何止千千萬萬,又那一個女 空一切,根本沒把任何人放在眼裏,他平 聽得胡少先不住的搖頭,不住的皺眉頭。 的就在刀劍合璧,除去你這人間惡魔。」 絕,又故意讓你對小妹妄生不良之念,目 暗示家兄聯絡陳介宇教唆你去招惹刀劍雙 ,你放心,六公不會計較這些話的,他目 秦婉如姑娘向胡少先微笑道。「胡兄 這些話實在不該此時此地說了出來 話聲頓了一頓,接又道:「小妹故意

秦婉如道:「六公的話你聽到了吧

個意想不到的人,她就是白玲子

堡主你好健忘啊!」 陳介宇一震道。

劈頭便問道··一刀劍聯手的情形如何?」 多着啦!」話聲一落,人已走向白玲子,

勝負。爺爺,你怎麼也來了?

你杜老伯他們也來了。」

白玲子道。「他們在那裏?」

陳介宇大鱉道: 「什麼?他們到齊天

堡去了,不行,我要回去。 八麦飛鷹白行空道:「你現在回去已

麼 經來不及了。」 ,他可不敢說出來,想想都叫人煩心。 陳介宇道•「難道他們敢… 八表飛鷹白行空看穿了他心事似的, 敢什

笑笑地道: 「他們去的人可不少,而且把 最癢,他要是放一把火齊天堡可完了。」 火猴子也請去了。」 陳介宇頓脚道:「糟了,火猴子的手

八表飛鷹白行空道:「齊天堡還不會

江湖上消失,全在你一念之間。 陳介宇道:「你怎麼知道? 陳介宇道:「你說你能制止他們?」 八表飛鷹白行空道:「齊天堡是否在

〇以下轉入第一百

一十三頁)

你?眞想不到。」 血手無敵太强了,只怕不是一時能分得出 大步按劍走進一人。 能先說給我一個人聽呀,杜大哥還沒有來 暗自想道:「你這話就是非說不可,也不 愾,除去這人間惡獠。」 把前因說明,希望兩位摒除成見,同仇敵 胡兄與杜兄却是性命交關,因此,小妹要 他就是這樣的人,小妹以清白之軀換取他 盡量的說吧。老夫全不介意。」 者父母,知我者你秦姑娘也,你有什麼話 ,他也該聽一聽才是。 一個公平决戰的承諾,所能盡此而已 人不是恨他入骨。他又何曾放在心上 ,你終於來了。」 那人哈哈一笑道:「老夫白行空,陳 八表飛鷹白行空道:「想不到的事 白玲子道。「他們合作得很好,只是 八表飛鷹白行空道:「來的人可多啦 白玲子好大的胆子,她居然敢來凑這 胡少先又驚又喜大叫一聲道:「杜大 胡少先眨動着星目,腦中思維起落 不但杜平來了,杜平身後還跟來了一 正自思量之際,只見黃帷一挑而起 八表飛鷹白行空道:「他們到齊天堡 血手無敵蕭六公哈哈大笑道•-「生我 「八表飛鷹白兄,是 °

少先的刀早就提在手中,刀式一横,壓在 鏘 杜平道。「前辈請取用兵刄。」 ·的一聲,杜平的長劍出了鞘,胡

娘也剛把她的心思說完,秦姑娘,你是不

胡少先道。「小弟也剛來不久,豪姑

是可以再說一遍?」

螓首道··「不必了,杜平日瞭然於胸。

胡少先舉目向白玲子望去,白玲子無

秦婉如與白玲子對望了一眼,搖了搖

起,小兄遲來了一步。」

杜平向胡少先點頭道。「兄弟,對不

器?你們幾時聽說老夫用過兵器,老夫的 血手就是無敵的兵刄,老夫讓你們的先 你們出手吧。」 血手無敵蕭六公冷然一笑道: 「用兵

出手,不給他各個擊破的機會。」 有此意。 胡少先笑道…「大哥說的是,小弟正 杜平向胡少先道:「兄弟,我們同時

胡少先心中湧起一股如有所失的迷惑。 由的秀臉一紅,緩緩將目光移向秦婉如,

這時,血手無敵蕭六公大喝一聲,道

罵道••「好可惡的小輩,你們可眞狠。」 !」胡少先手中刀光一閃,從西而入;杜 平劍氣一抖,從東而進。 杜平與胡少先同時一聲大叫:「照打 血手無敵蕭六公暗暗一皺眉頭,心中 兩個人同時出手,無分先後,但進攻

幔,搬開座椅,現出了一片空闊的場子。

一羣女孩子走進來,一齊動手拉開帷

「撤座。」

着杜平與胡少先道••「兩位還有什麼話要

血手無敵蕭六公拍了一拍雙手,睨視 洞中氣氛立時變得凌厲而嚴肅。

的方向却是一前一後,向中間擠到。 分,迎刀擋劍,竟然身形未動的就化去 口中叫了一聲・「來得好!」雙手左右 好一個血手無敵蕭六公居然不慌不忙

立時冷肅的道:「不必要的人,請退到洞

杜平之來,心中顯然已打定了主意,

們就在洞外去等候吧。」

長白三絕一拉陳介宇道•「陳兄,咱

當然的證人,白姑娘,你請出去吧。」

秦婉如道:「小妹算是主持人,也是

享

,有難同當,小妹陪你一同觀戰。」

血手無敵蕭六公笑道。 「老夫得勝之

白玲子搖了搖頭道:「我們是有福同

後,你是不是也陪同案姑娘下嫁老夫?」

白玲子冷冷的道:「只要你有這個本

了他們兩人的攻勢。 時一變,怪劍魔刀的奇招怪式一齊向血手 無敵蕭六公捲去。 胡少先與杜平相視一笑,刀招劍式立

和胡少先杜平打在一起。 立時漲得通紅,舞起變掌,帶起一陣腥風 血手無敵蕭六公內力一吐,一雙血手

的血掌,單被他那腥臭之氣所蒸,就得頭 出來,要是內功修爲稍差的人,不用中他 到了極點,掌力未發,已有一股腥風湧了 血手無敵蕭六公這雙血手,可眞厲害

之氣逼得停身不住,而退出洞外。 昏腦脹昏倒不可。 這時,秦婉如和白玲子就被那股腥臭

大家一哄而上齊聲問道。「是誰勝了?」 內的决鬥結果,秦姑娘與白玲子的出現, 着啦。」 現在洞外可熱鬧了,都眼巴巴望着洞 白玲子道。「都沒有勝,他們還在打

陳介字苦着臉道: 「那你們爲什麼走

出來?」 血手腥氣,誰也受不了,能不出來麼?」 備馬,我們回堡去。」 陳介宇冷笑一聲,喝道:「秦劍魂, 白玲子伸着舌頭道。「刀風劍風加上

要上馬時,暗影走出一人攔住陳介宇道:秦劍魂應聲把馬帶了過來,陳介宇正 「在他們勝負未决之前,誰也不准離開一

笑一聲道。 「你給老夫站過一邊去吧。」 單袖一揮,秦劍魂已是連人帶劍被拂得飛 人,敢擋住老夫去路,劍魂,給我殺!」 了出去。 秦劍魂一把長劍,刺了過去,那人冷 陳介字怒火上冲 ,吼道:「你是什麼

,在洞內勝負未分之前,最好誰也不要 陳介宇駭然大叫道•「黃兄……」 胖球接口道: 「其實這位兄台的話不

你還是靜靜的等吧。 胖球道:•「堡主,先不要胡思亂想 陳介宇愕然道: 「黄兄,你……」

「尊駕是那位道上高人? 陳介宇長嘆一聲轉向那阻路的人道。

大大的值得,二位好好的努力啊!」 血手無敵蕭六公大樂道··「這一仗 本姑娘嫁給你又有何妨。」



仕市中每一處繁盛的商業 2003月旬記了「秤一的一下槍聲。在一條店舖林立,行人如潮的街道上的一下。 時間大約是午後一時許 。 人潮湧湧

流彈 則驚嚇得雙脚虛軟,乾脆伏在地上,以避 流寫,驚呼駭叫,邁飛狗走,爭相走避 驀然間响起了「砰」的一下槍聲 不少路人搶竄入路旁的店鋪內,有些 如潮的人流利那像决堤的洪水般四散

附近必定發生了封案。

聞經常有報導警匪槍戰的新聞,所以大多而刦匪大多數皆身懷槍械!報紙與電視新 數的市民皆聞槍聲响而猜估到發生了什麼

飾公司內

當時珠寶公司內的職員,誰也看不清

!」職員與顧客才知道刦匪光顧,個個臉大喝一聲:「統統別動,我們是來打刦的 上變色,駭然驚顫地抖索着不敢動 以短槍指嚇着店鋪內的所有職員及顧客, 匪分別

從那一响槍聲,大多數的路人都知道

這是經驗使然,因爲近來刦案頻頻

文

昌

黃耀基

果然是發生了一宗持械刦案

胡案就發生在一間規模頗大的珠寶金

楚那三名持械刦匪是怎樣闖進來的

社會偵探技擊小說

直到三名用絲襪套着頭臉的刦

以熟練快捷的手法,將飾櫃內的珠寶首飾 指嚇着店鋪內職員顧客, 抓入手提袋內 快的手法,從一個手提袋內取出一柄鐵 兩三下手勢,將飾櫃玻璃敲破,接着 三名持槍封匪中的兩名,用短槍分別 槍彈無情,誰也不敢以身犯險 個刦匪則以

珠寶金飾的匪徒 短槍黑洞洞的槍咀,沒有人去注意那刦掠 **青唇白,目露驚懼之色,全都注視着兩** 在短槍指嚇下的職員與顧客,個個臉

之間,三名刦匪猝然奪門而出,拔脚狂奔 的手提袋 其中一名刦匪携帶着那袋裝滿珠寶金飾 劫案的 全部過程不超過五分鐘, 驀然

另兩名封匪則掩護着那名封匪

名珠寶店的職員立刻以第一時間,按動 安裝在飾櫃下的警鐘按鈕 三名封匪的身形才在門 口消失,其

持續不斷的响亮警鐘聲,立刻鳴响起

來

店門口的 「砰」然槍响聲中,于彈擊穿了珠 食指一扣,朝着珠寶店內開了一槍。 持槍的其中一名封匪, 然槍响聲中,于彈擊穿了珠寶 條然轉身揚手

個飾櫃玻璃

嚇得紛紛各自蹲避在飾櫃下面及匐伏在地 珠寶金飾店內的所有職員及顧客,慌

一個胆小的女顧客尖叫一 聲,昏

着,避免為流彈所傷。

倒在地。

的三槍,竟然一槍也射不中那名警員。 可能是由於倉促慌忙中開槍,刦匪開

扣動槍機,朝三名刦匪又開了一槍。 那名警員可說胆色過人,不閃不避, 而那一槍亦射不中三名刦匪的任何一

的小房車。

着街道的另一頭發足狂奔。

那裏早巳停着一輛接應他們逃逸

三名刦匪一聽警鐘聲大鳴,慌不迭沿

這麼一來,令到那三名狂奔的刦匪通行無

名

槍聲一响,所有的路人皆爭相走避,

的 槍齊發,集中向那名警員開槍! 一輛小房車的側邊,以車身作掩護,三 因爲三名刦匪巳竄伏停放在馬路旁邊

顧身,食指連扣,與那三名刦匪展開了一 那名警員在毫無遮擋之下,仍然奮不

擋 ,故此在駁火中,很快便被刦匪射傷了 由於那名胆色過人的警員身體毫無遮

警員,以閃電般的動作,拔出了腰間的佩 他們皆同時瞥見前面那名高大的軍裝

米遠的距離時,一名軍裝警員驀然出現在

就在三名刦匪距街道那頭還有二十多

多米的街道上。

場驚心動魄槍戰!

三名封匪齊皆臉色劇變。

應的車子,刦匪就可逸馳而去。

只要奔到街道那頭的彎角處,登上接

那三名兇悍的刦匪駁火。 那名警員仍然奮不顧身, 繼續開槍與

繁盛熱鬧的街道,變成了戰場。 刹那間,槍聲「トト」 ,子彈紛飛

刹那間槍聲大作,槍彈呼嘯飛射。

一槍

作,雖然驚慌,却以第一時間匐伏在一名在路旁擺賣生菓的小販,乍聞槍

三名刦匪立刻先發制人,各自向那警

還要精采眞實。 那情景,比警匪片中的警匪槍戰鏡頭

妙了 但那名勇戰刦匪的英勇警員却情形不

了 危險,而這一輪駁火下來,他的腹部又中 不敵衆,再加上毫無遮擋,處境更是惡劣 目前,他以一敵三,在入數上巳是寡

他頭上掠射過

地一响

一顆子彈間不客髮從

地上躲避。

槍彈不是射向刦匪,而是射向他! 驀地,自他的側後,又有槍聲响起。 但他仍頑强地與三名刦匪駁火。

換言之,他現在變成了前後受敵。

自側後向那名勇敢的警員開槍的

,原

來是駕車接應三名刦匪的同伙!

逃。 待同伙得手後,搶登上車子,立刻開車**遁**早已將小房車停泊在街道那頭的路邊,只 那兩名負責駕車接應同黨的匪徒,預

動魄的槍戰。 正向他們這邊飛奔而來,立刻發動了車子 一名軍裝警員狹路相逢,展開了一場驚心 却萬萬想不到,半路殺出個程咬金,與 他們在車內遙遙望見同黨行刦得手

不致功敗垂成,兩匪急匆匆開門下車,以那名警員展開槍戰,眞是又驚又急,爲了 車身作掩護,瞄準了那名警員開槍射擊。 兩名負責駕車接應的匪徒眼見同黨與

一彈 這一來,那名警員前後受敵,成了衆 之的·

那名警員此刻就算有三頭六臂,也無

法抵擋五名悍匪的前後夾攻。 但他仍然毫不退縮。

終於身中多彈,倒地不起。 一輪槍聲過後,那名英勇抗匪的警員

發足狂奔向接應的車子 三名伏在路邊車側的刦匪見狀,立刻

痕累累。 被三名匪徒用作掩護的那輛車子 也就在這時,不遠處傳來一陣「嗚嗚 彈

的轉角處。 的警車聲,有幾名軍裝警員出現在街道

的街角開了一槍 伏在車側的一名匪徒,立刻朝着前面

三四名軍裝警員慌不迭竄散,有的退

開槍還擊。 回街角那面,有的則急竄到路邊的車後

霎時間,槍聲大作

兩名伏在車後的匪徒,

亦開槍還擊

掩護三名同黨。 那三名封匪這時有如驚弓之鳥,半躬

着腰,狂奔向那輛接應的小房車。 **倏地,狂奔中的一名匪徒脚步一蹌,**

接着痛叫出聲。

了那刦匪,拉着就奔。 另一名持械的匪徒及時伸手一把扶住

那痛叫出聲的刦匪左手臂有血淌流出

一定是被子彈擊中了。

座中 **窻**奔到車側後,猛力拉開車門,**億入了車** 這時,那名提着手提袋的刦匪已一步

着亦竄入車內。 亦已奔到,先將受傷的同黨推上車,跟 緊接着,拉着手臂受傷的同伴的刦匪

槍,一矮身,迅捷地鑽進了駕駛座, 其中一個朝前面不斷開火的警員放了 負責接應的兩名匪徒一見同黨上了車 發動

了引擎。 而另一名匪徒則伏在車側後,繼續與

警方人員駁火。 入了車內,隨手將車門關上 車子一發動,那名匪徒急不及待地鑽 0

房車開槍。 人員,却不敢貿然衝過去,繼續朝那輛小 而匿伏在街角及路邊車子後面的警方

子彈一樣向前疾馳而去。 小房車悶吼一聲,猛地向前 一衝

那幾名警員這才從匿伏的街角及路邊

P38

而那間店舖內的所有人,早已貼地伏

一來,他的處境更加危險

店鋪內 他雖然心驚胆顫,但也慶幸不已 於是,他手脚並用

蛇行着爬入一間

射上

,那麼,掠空而過的那顆子彈

,必然會

他若不是反應快捷,見機地匐伏在地

他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入他身體內

急救治 同僚前,蹲下來察看他的傷勢,並進行緊的車子後閃出來,有兩個奔到受傷倒地的 悍刦匪的小房車 口。希望能够追藏到那輛載着五名兇 ,另兩名警員則拔步奔向前面那兩

警員奔到前面路 但人又怎比得上車子快 口 ,已失去了那輛賊車的 ,故此那兩名

這宗刦案。

大案件,不惜抽調大部分警方人手

車上鼠跳下來,又忽忙地散開去,如臨大 電掣一樣疾馳而到 而聞訊趕來的 , 一部警車, 有五六名警員持械從 這時候風馳

銀

最鉅,多年前發生的

行大刦案,比這一次損失巨大得多,但鉅,多年前發生的一宗價值七百萬元的

珠寶金飾大約在二百萬左右

據那間珠寶金飾店事後估計,被刦的

這宗封案,若論被封去的價值

不算

警方對這宗刦案,

却重視得多了。

分散開來,進行搜索 但那些趕到的警員,仍然展開了行動 可惜刦匪巳逃遁了

區的所有交通路口封鎖了。 ,指揮從各方馳援的巡邏車輛,將那一 不到五分鐘之內,大批警方人員蜂湧 ,而其中一輛指揮車更用無綫電通話

那名受傷的英勇警員,則被抬上了救

殆 由於他身中了多槍,所以情况十分危 趕赴現場的大批警方人員,在刦案現

槍械

場附近的幾條街道,展開了殿密的搜索。

這一宗械刦珠寶金飾店的刦案,轟動

而警匪槍戰的驚險刺激場面,亦是近

懷有槍械,射擊技術熟練。 年來少見的,全部過程歷時不到十分鐘。 最令警方感到震驚的是,五名刦匪都

這是近年來所有械刦案之中最突出的

支槍械,槍從何來?這亦是令到警方加以嚴禁買躓槍械的,而這五名刦匪竟擁有五

蓋因爲,法例嚴禁私人擁有槍械,並

宗封案。 亦是警匪槍戰中開槍最多的一次。

這令到警方高層人士視這宗刦案為重二一警匪共開槍達四十發。

辨這宗轟動一時的械刦案。

副警司督展雄全權負責指揮這個專案

組

的探目分別是:方杰、侯敏、飞家權 位幹練的探目,做他的助手。這三名幹練

查 帶領手下探員,在刦案現場附近展開調 侯敏與他手下的探員則被指派去調查

有用的綫索。 這種雙管齊下的手法,往往很見效

查到有助破案的有力綫索。

,沒有半絲疲乏之態。 **曾展雄通宵未睡,仍然顯得精神奕奕**

得

到

用的槍械,是點二二口徑的短槍,而不是

根據警方從現場檢獲的彈頭,匪徒使

逼是大異於以往的械刦案的

換言之,每個封匪皆擁有一支槍械。

改裝的槍械

親切地道:

說道:「我與本SIR及一班手足,對刦 李

警方特別成立了一個專案組重視的原因之一。 一負責負

副警司曾展雄立刻分派方杰及本家權 而他從總部轄下的各部門

有案底的黑社會人物,希望能够得到一些

是經過調査之後,初步懷疑那些封匪不是

警方所以如此重視這宗刦案的

原因

本地黑帮或職業匪徒做的,很可能是來自

隣近地區的「過江龍」幹的

因爲照警方調查所得,本地的黑帮或

,根本無可能擁有那樣多的槍械

職業匪徒

人數多寡,

擁有的槍械不會超過三柄

而這一宗刦案,五名刦匪竟擁有五枝

根據紀錄,以往每一宗刦案,不論封匪

翌日清晨五時許,在會展雄的辦公室

內 方、侯、李三位探目齊集

三位探目雖然亦是精神奕奕,但却顯

這一次的調查行動,沒有多大收穫。 他雖然心中微感失望,但表面上仍然 曾展雄一見三人的神色,心中就猜估 「辛苦了,都坐下來吧。」

亦是令到警方不得不加以重視的原因 這帮刦匪竟擁有這樣多的正式槍械 方、侯、李三人各自坐下來。

兩人說:「兩位偵查的結果如何?」曾展雄辯了三位下屬一眼,然後對方 李兩人互相望了一眼,由方杰先

> 清楚那帮刦匪的相貌。」 結果却大失所望,被查詢的人皆說由於當 案現場附近的所有店舖商戶展開了查詢 ,所以都伏在店舖的地上,不敢抬頭觀看 有些甚至將鐵閘拉下關上 **卜,槍彈亂飛,恐防為流彈所傷** ,故此都看不

有露出絲毫失ജ之色。 曾展雄用心地聽着,不時點着頭,沒 「報告曾SIR,我與一名手足曾經

他們的身材。 看不清楚他們的 幾眼,那五名刦匪用絲襪套着頭臉,故 據他們說,他們窺望過那五名刦匪一名最接近槍戰現場的一家店舖的 臉目容貌,但却看清楚了 此

全着本家權,靜侍他說下去 曾展雄精神一振,却沒有開聲,拿眼

說,他半蹲在一個玻璃飾櫃之後向外窺望 勇負傷,身中多槍的警員)。 削,但槍法很準,據一名胆子較大的職員 至於那兩名負責接應的匪徒,身材比較瘦 七〇之間,但很壯健,行動很敏捷快速, 的疑匪身材中等,大約在一米六七到一米 擊中了鄭警員三槍(鄭警員就是那名英 親眼見到那兩名刦匪在那樣遠的距離外 「據那幾位職員描述,三名負責行刦

的觀察,那五名刦匪的年齡不會超過三十 藏,大概是二十三四歲到二十八九歲之間 這是那幾名職員從五名刦匪身手之敏捷 李家權繼續說下去。「據那幾名職員 曾展雄吁了口氣,仍然沒有開聲。

「很好,起碼已掌握到有關這五名刦匪的 曾展雄扣指敲一下桌面, 嘉許地道:

身材及年齡這方面的綫索,在這方面 ,與

被刦珠寶金飾公司職員的口供很脗合 轉對侯敏問道: 「你那方面的調查又 0

能是從外地來「撈」的,若是本地人做的 匪是何方神聖,據他們猜測,這帮刦匪可 們說,對於這宗刦案的五名刦匪,他們毫 過幾名幾人及有案底的黑社會人物,緣他 ,他們多少也會知道一點消息。」 一點底細也不清楚,不知這帮刦 「我與手足分別接觸

是從外地來的『過江龍』。否則,本地的 短時間內偵破這宗刦案,否則的話,恐怕,你們與各位手足要加把勁,務求要在最 黑人物不會對他們毫無所聞,一點有關他 們的消息也不知道,這宗刦案看來很棘手 這帮匪走會離開本市。」 「從種種跡像來看,這帮刦匪極有可能 曾展雄雙眉略皺,沉思了一下,說道

方杰有點担心地問。 「曾SIR,爲了提防這帮匪走潛離 我們是否要監視各海陸空通道?」

地的海陸空關口,已加派了人手,嚴密監 視出境的旅客。」 「放心,我日請示局長,所有通往外

「若是他們利用非法途徑潛逃出境又

手足,監視那些不法之走,他們一有異動 有信心地掃視了三位下屬一眼。「同時 都逃不過那些手足的監視。」曾展雄滿 「這一方面我也考慮到了 ,早巳派出

> ° 侯敏有點心急地望着他的上司 方杰與李家權亦拿眼笔着曾展雄 「曾SIR,請你指示下一步的行動

辛苦了一晚,先回去休息一下吧,上午十道:「下一步的行動我已擬好,不過你們 時準時來見我,到時我再指示你們下一步 曾展雄體恤地望了三人一眼,微笑說

方、

日

種早報在頭條第一版,詳盡地報導刦案發 市民爭相購閱 警匪遭遇戰的採訪實錄,圖文並茂,令到 生的地點,及警匪槍戰的過程,展開一塲

至於那名身中四槍的警員的情形,報

由於那名警員頭部中了一槍, 彈頭留

况非常危殆,陷入昏迷狀態。 在大腦內,一時間不能貿然取出,所以情 大部份的市民閱報知道這消息後,對

這位英勇的警員都表示極大的關注 而警方人員,不論與這位鄭警員相熟 對這位英勇的同僚,皆敬佩

論 抽空到醫院去探望他 曾展雄從醫院出來後,暗自發誓,無 可惜那位鄭警員一直昏迷不醒

> 門而出,眨眼不知所踪 **那一响槍聲果然起了阻嚇性的作用** 「碎」然槍响聲中 ,兩名刦匪先後奪 有

小的女顧客,甚至驚慌得控制不 店舖內的所有人果然不敢亂動, 一個胆

眼睁睁看着兩名刦匪奪門逃去後 ,

名職員才按動了警鐘。 而那兩名刦匪是有同黨接應的

手後,跳上了一輛早已停泊在距那古玩珠 玉店不到十米的一輛私家車,絕塵而去 **趕到,匪**使已逃去無踪。 待到聞訊趕到的軍裝警員與便裝探員 在得

場的街道,並以無綫電通話器,指示各巡 邏車,留意一輛藍色的私家車。 但警方人員依照規例,封鎖了刦案現

的車牌號碼,由於那名無心留意到的路 距那賊車太遠,所以看不清楚車牌號碼 至於這部刦匪用以逃走的藍色私家車 警方人員在刦案現場及附近,展開了

偵查 頭,送回總部,交軍火專家檢驗 並且從天花板上取下了刦匪發射的彈

三天之內,發生了兩宗械刦案,

米,這些刦匪也太猖狂了,簡直不將警方在同一個區域,距上次刦案地點不到一百 看在眼內,視之如無物,這令到警方首腦 人物憤怒不已 而且

之後,無不氣怒難平,對這帮刦匪恨之入 而所有的警方人員 ,在聞悉這宗 劫案

所幸這宗封案沒有人受傷或死亡。

的行動!

立正,然後退出去 李、侯三人颯地從椅上站起來

刦案發生的翌日 亦即是今日,各

紙也有詳盡的報導。

關注不已 或不認識的

雖 然不認識這位鄭警員 負責偵辦這宗刦案的副警司曾展雄 ,但也在百忙中

如何,也要將這帮兇悍的刦匪逮捕歸案

着他們的手足,依照副警司曾展雄的指示這一日,方、侯、枣三位探目,帶領 獲也沒有,那帮刦匪就像從地面消失了般 展也沒有。 ,展開了全面而又廣泛的偵查,却一點收 無論他們循那一種途徑去偵查,一點進 但另一宗封案又發生了。 但他們毫不氣餒,繼續偵查下去 ,方、侯、枣三位採目

這宗刦案發生在上一宗刦案後的第三

金飾公司大約不到 地點就在離上一次發生刦案那間珠寶 被刦的是一間售賣古玩珠寶玉器的 一百米的另一條街道 店

舖 內參觀並欲購買古玩 當時店舖內有三數名外地遊客在店舖 時間就在上午十一時十九分

反抗 襪车着頭臉,手持類似槍械的物件,聲言 打刦,喝令店舖內的東主職員及顧客不得 兩名刦匪也就在這時闖了進去,以絲

堂驚得臉色大變,驚恐地舉起雙手,動也 不敢稍動一下。 店舖東主及幾名職員與顧客見狀,當

物件指嚇着各人,另一名幪面刦匪則以快 朝天花板開了一槍! 嚇東主職員及顧客的幪面封匪 分鐘,刦掠之後,臨離開時,那名用槍指 進一個帶備的手提袋中,整個過程不到十 速的手法,將飾櫃及物架上的珠玉古玩掠 其中一名幪面刦匪用手中 類似槍械的 ,阻嚇性地

鐘就刦走了價值近一百萬元的珠玉古玩。 趕到了刦案現場,展開了調査。 司曾展雄,以第一時間,帶着五名手下 他之所以趕來調查,是因爲他在聞悉 負責偵辦上一宗珠寶金飾械刦案的副 而刦匪以閃電手法,前後不超過十分

雄初步掌握了兩名刦匪的一些綫索。 幹的 宗刦案或許與上一宗刦案,是同一帮匪徒 經過一連串的偵查與查問之後,曾展

這宗刦案之後,產生了一種預感--這

却瞧得清清楚楚。 所以瞧不清楚,但兩名刦匪的身材高矮, 描述,兩名刦匪的臉部由於用絲襪套着 據珠玉古玩店內的東主及職員等人的

純白絲恤衫,下穿一條黑西褲;至於穿黑 穿黑色皮鞋,穿黄皮鞋的刦匪上身穿一件 上身穿一件碎花淺藍夏恤。 色皮鞋的 六八到一米七〇之間,一穿黄色皮鞋,一 兩名刦匪的身材很壯健,身高在一米 刦匪,下身穿一條白色牛仔褲,

身形及衣着後,心頭一動,不過他却一 曾展雄在聽完各人描述那兩名刦匪的

的發展,立刻通知他,他帶着其餘的 名助手留在現場以便有新的綫索或進一步看看已調查得差不多,曾展雄吩咐兩 助手

他之所以匆匆趕回總部,是想證實他

回到總部之後,曾展雄不回自己的辦

公室,却一逕走向設在總部地下的軍火檢

是屬於那一種型口徑槍械發射了嗎? 的彈頭的軍火專家,曾展雄客套話也不說 直接問:「史SIR,確定了那類彈頭 找到了那位負責檢驗取自珠玉古玩店 姓史的軍火專家忙招呼曾展雄一 擊,

頭在經渦檢驗之後,確定了是從點二二口,遞到他面前,說道··「曾SIR,這彈,接從一個玻璃瓶中用攝子挾出那顆彈頭,接從一個玻璃瓶中用攝子挾出那顆彈頭 射的彈頭一模一樣。」 徑短槍發射出來的,與上一次刦案匪徒發

了軍火檢驗處,回到自己的辦公室。 奮的光芒,說了聲··「謝謝。」快步 曾展雄聽完後,雙眼中閃射出一抹興 快步走出

购宗刦案有可能是同一帮匪使幹的。 從點二二口徑短槍發射出來的,這種脗合 上兩宗刦案匪徒發射子彈所留下來的彈頭 與上一宗刦案那帮匪徒的身材很相似,加 玩店東主及職員顧客對兩名刦匪的描述, ,經過軍火專家檢驗鑑定之後,確定都是 ,令到他雖然不敢十分確定,但却認爲這 他之所以如此興奮,是因爲從珠玉古

警方偵查的力量,同時,又可將偵查的 若然猜測不錯的話,那就不至於分散

想撥電話,案頭的另一具電話却响了 他只好先接聽那個電話 到辦公室坐下,拿起話筒正

長辦公室。 電話是局長打給他的 ,要他立刻到局

笥 ,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急忙趕去局長他「是,是。」地應了兩聲,放下聽

偵辨。 聲請他坐下來,簡略地向他詢問了那宗刦案沒有絲毫進展而申斥他,反而溫外。相貌威嚴的局長沒有因他負責偵辦的 之珠玉古玩店發生的刦案,歸他合併負責 案的進展情形,然後鄭重地向他說,今日 相貌威嚴的局長沒有因他負責偵辦的 在局長辦公室內,出乎曾展雄意料之

匆匆又回到自己的辦公室。 應。「是一」然後離開了局長辦公室,急 曾展雄端坐聽完局長的指示後,連擊

一個破案的計劃。 在回辦公室的途中,他已初步擬好了

見他 權三位採目,盡快趕回總部,到辦公室來 以最快的時間,通知方杰,侯敏,李 辦公室後,他立刻吩咐一名助 家

的辦公室內 權三位探目先後回到總部,齊集在曾展雄 不到一個小時之內,方杰,侯敏,本

刦案的决定告訴三人。 長剛才召見他,指令他全權負責偵辦兩宗 曾展雄待三人喘過一口氣後,才將局

三位探月默默地聽着

日這宗封案,有何睇法?」吐出一股烟霧後,開聲道:「你們對於今 曾展雄點燃了一枝香烟, 吸了 ___ 口

道:「曾SIR,你比較了解案情 請你先說好嗎?」 三位探目靜默了一下,方杰首先開口 ,還是

就由我先說說對這宗刦案的初步看去 會展雄吸了口烟,點點頭說道: 一那 Q

> 有可能是同一帮刦匪幹的!」 似,所以我大胆地初步推測,這兩宗刦案 **封案,匪徒持有的槍械,亦是點二二口徑** 是從點二二口徑短槍發射的,而前天那宗 下的彈頭,給軍火專家化驗檢定,該彈頭 了一遍。「從封家現場檢獲刦匪開槍遺留 加上兩宗刦秦中,匪徒的行刦手法很相

接將這宗刔案的過程簡短扼要地敍述

着索 司的話後,沒有立刻表示意見,各自在思 方、侯、李三位探目靜靜地聽完曾警

自管自在抽吸着手中的香烟。 曾展雄也沒有催他們立刻表示意見

個有利的因素。」 案,而不致於分散了人手,這對我們是一 不錯,我們就可集中全力,偵查這兩宗刦 杰用手摸着下巴的鬍子。「若是這個推測 「曾SIR,我同意你的推測。」

表意見。 眼腈掃了方杰、李家權一眼 掃了方杰、李家權一眼,等侍他們發會展雄吐出一口烟霧,點了點頭,拿

這宗刦案,以冤顧此失彼。」 起見,我的意思還是分出一組人手,偵查 「我也同意這個推測,但: 李家權眨了眨微現紅絲的雙眼,說道 愼重

才集中全力破案。 綫索,證實兩宗刦家是同一帮匪佐幹的, 了IR的意見,雙管齊下,待有進一步的 方杰清了清喉嚨,說道:「我同意李

意見,你們立刻展開行動吧,今日這宗刦捺熄手中的烟蒂。「我原則上同意你們的 案,就由阿李負責偵查,老方與老侯繼續 曾展雄邊聽邊點頭,待方杰說完後

偵查前天那宗封案 方、侯、李三人同時站起來立正

YES SIR

了兩宗哄動的械刦案, 三天之內,在同一商業區,竟然接連發生 逃去無踪! 各種報紙又有重大新聞報導:其一 是

其二是與刦匪途中遭遇,展開槍戰的

名英勇殉職的鄭警員則表示莫大的哀悼 於封匪之猖狂,感到憂慮及氣憤,對於那 一槍,經過多方搶救,終告傷重不治。鄭警員,由於身中四槍,特別是頭部中了 這兩宗消息皆是大新聞,不少市民對

的消息後,內心感到沉痛。 而負責實際行動,偵查這兩宗刦案的 **曾展雄在閱報知悉了鄭警員傷重不治**

每一個人皆心頭沉重,但都抱着同一信念 報紙或電台廣播中,知道了同僚的死訊 於法,以慰死去的同僚。 ,務必盡速破獲這兩宗封案,將封匪繩之 李家權及其手下探員,亦從

所獲, 查有關兩宗刦案的刦匪的綫索,但却毫無 ,他們雖然四出偵查,從各個方面着手追 但這只是他們的主觀願望,至今爲止 簡直像大海撈針

但他們毫不氣餒,鐭而不捨地偵查下

一名資深的警方綫人。 棺材新是一名資深的吸毒者,但也是

以供給很多醫方需要的黑社會及犯罪組織 他吸毒而不被警方拘捕,是由於他可

P42

元的吸毒費 的有關實費 (**綫**人,則是由於他每天皆要支付 有關寶貴資料,而他之所以成爲一名警

齊

以他在黑白兩道皆吃得開 由於棺材新的特殊身份及 「職業」

買有關警方的行動消息 黑社會人物有時亦從棺材新口中

混集的酒吧 李家權帶着兩名手足 ,來到一間龍蛇

進來後,逐漸沉靜下來。 原本喧嘈熱鬧的酒吧 自李家權三人

人的出現,明顯地不受歡迎。 兩者皆有,總之,一句話,對於李家權三 有的懷有敵意,有的顯露懼意,有些 所有的目光皆集中在他們三人身上

目光避開,不敢正視他們 着酒吧內每一個人的目光時,那些人皆將 他的兩名手足,可說見慣不怪,安之若素 ,一副毫不以爲然的樣子,流目打量掃視 對於這些含意不一的目光,李家權與

若換在平時, 心情與時間警誡或教訓其中一兩個傢伙 他們雖然對這些像伙感到討厭,但却沒有 沒有一個人是他們心目中要找的人 肯定有一兩個倒霉

站在吧櫃之前,他們分別要了一杯生

石屋前

啤

張紙條暗中塞在他的掌心中。 面前時,兩眼迅速掃視了一眼,同時將一 那名酒保在將一杯生啤送到李家權的

那張紙團抓在手心中,同時對兩名手足使 了個眼色,拿起杯子,喝了一大口啤酒 李家權自然會意,絲毫不動聲色,將 兩名手足一面喝啤酒,一面神色自若

地掃視着酒吧內的傢伙。

酒 顯得侷促不安,誰也不敢說話,在喝着悶 這一來,這班傢伙可渾身不自在了

褲袋中 李家權在酒吧內的傢伙個個低頭喝悶 ,從容不迫地將抓在手心的紙團放

他摸吐一張鈔票,付了酒錢, 足走出了酒吧。 李家權若無其事的喝完了 招呼两名手 一杯啤酒

時的酒吧,立刻恢復了先前的喧嘈熱 那些像伙又再低談高笑起來 三人的身形才在酒吧門口消失,沉寂 開

褲袋中掏出那紙團,展開, 匆匆看了一遍名手足站在巷口遮擋着, 背轉身, 迅速從 足一招手,急步向着街道的在邊走去。 眼看着燒成灰燼,才走出巷口,朝兩名手 ,立刻再掏出一個打火機,將紙條點燃 在一條僻靜的小巷內,李家權示意兩

紙,原來是棺材新托那酒保轉交給他的 酒吧那名酒保暗中塞給李家權的那團

約他到一個指定地點見面 李家權偕同兩名手足,來到一處山邊

並担任警戒。 立刻會意地左右散開來,掃視石屋周圍 他對兩名手足使了個眼色,兩名手足

門 這間石屋,就是棺材新約他相見的地 李家權則放輕了脚步 ,直趨向石屋前

方 ,才

站在石屋門前,李家權停了一下

舉手敲門

門却無聲地忽然打開了 李家權側耳傾聽了一下 屋內却毫無反應。 正舉手再敲

一張瘦削蒼白的臉龐,出現在半開的

一雙閃爍不定的目光,與李家權明銳

低濁的語聲:「李SIR,請進來。」的目光相觸,立時一定,雙唇噴熏,時 屋內,那扇門立刻又無聲地關上了。 目光相觸,立時一定,雙唇噏動,吐出 李家權微一點頭,側身從門縫中閃進

棺材新,有消息就快說。」內一眼,在一張椅子前站着,低聲問: 「反一眼,在一張椅子前站着,低聲問: 「 屋內的佈置還算整齊,却沒有間隔,屋角 門懲皆關閉,所以屋內的光綫顯得很黯, 石屋面積大約有一百平方呎,但由於

光閃縮的人就是棺材新 原來這身材瘦削高挑、臉色蒼白、

不急不緩地說道:「李SIR,棺材新張開咀巴,露出一口 說好嗎?」 坐下來再 烟屎牙

來。 往的規矩交易,快將你所知道的消息說出 語聲稍厲地說道:「不要寶關子了,照以 李家權坐下來,雙眼注視着棺材新

貴,是否出多一些?」 得意地說道: 棺材新亦在另一張椅子坐下來,有點 「李·SIR,這個消息很實

興趣,只對五日前發生的那兩宗刦案的消 只要你提供的消息準確,這方面無問題 但我提醒你一句,我現在對別的消息不感 李家權不耐煩地瞪了棺材新一眼 0

息有興趣。」

的消息正是有關這方面的 棺材新目光閃動了一下,說道:「我

辦

翠息了 ,你可以得到雙倍的報酬。」 棺材新聽得目光連閃,忽然却大大地 李家權聽得心頭一跳,表面上却不動 ,低聲道·「只要你的消息有價值

會 特棺材新說完後,立刻以鄭重的語氣說道 「這個消息一定準確?不是流電?」 李家權邊聽邊點頭,目光陡然閃亮

加低濁,附在李家權的耳邊,細語了好一 打了個呵欠,婚眉聳鼻一陣之後,語聲更

次了, IR,你應該信得過我,我們交易也不少 李家權站起來 棺材新急聲道:「堅過堅尼地,李う 幾時有『流嘢』 ,伸手拍拍棺材新的眉 9

了五張百元大鈔給棺材新 時,從褲袋中掏出一叠鈔票,數

「如果我不信你,也不會來了,嗯

的手 李家權却不再多說什麽,急步朝門口,,一把接了渦去。 棺材新雙眼發光,伸出一只青筋蚓突

走去

宗械刦案的最新綫索。 剛才棺材新提供給他的消息,正是有關兩 李家權心中實在興奮緊張不已,因爲

功夫。 這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

十分可疑的人物, 因爲棺材新所提供的消息說,有一帮 可能是兩宗刦家中的其

中一帮封匪,目前正匿居在一處隱蔽的地

做的 易舉就可破獲了一宗刦案,不,或許是兩 宗,因爲有可能兩宗封案是同一 若這消息眞的準確無誤,那眞是輕而 一帮匪走所

若是真的,可說是大功

案的其中一帮匪走 ,他們說明,那地方可能匿藏着兩宗械刦,足趕到一處地方,加以嚴密的監視,並 李家權在趕回總部之前 先吩咐兩名

立刻駕軍疾馳前去。 兩名探員一聽,自然是又興奮又緊張

李家權則駕軍趕回總部

圍捕槍客 一網 成擒

時大大地忙碌起來。 進一步綫索,曾警司負責的專案組,立 於李家權從棺材新處獲得兩宗刦案

屋宇進行了二十四小時的嚴密監視,並展督警司立刻調派人手,對那棟可疑的

開了全面的調查。 一棟新式的獨立面海西班牙式的小小別墅 那棟可能匿藏着刦匪的可疑屋宇,是

負責監視的探員說,四日之內,只有兩個 在戶外露面,外出時總是乘坐私家車,據 別墅內住着五個人,全部都是三十不到的 人駕車外出過兩次,每一次當然都有派人 年青人,平常行動神秘,深居簡出 ,位於郊區一處寧靜的海灘區。 根據他們搜集到的資料,顯示那棟小 「,很少

> 有特別的可疑行動 疑人物,皆是到超級市場或商塲購物,沒 但跟踪的結果,那兩名駕車外出 的

車外出的可疑人物的面貌,其餘三名,則 員用長距離的攝影機, 的五名住客, 只偷攝到那兩名駕 負責監視的 探

,立刻翻查檔案,却沒有這兩個人的資料 將那兩名可疑人物的相片冲晒出 來後

與珠寶金飾店刦案的五名持械刦匪脗台 這令到曾警司决定不再拖下去,立刻採取

案的五名封匪。

然包括了方杰、侯敏、李家權三位探目 另外,還調派了一部份軍裝警員。 曾展雄屬下專案組探員全部出動,當

與便裝探員接近一百人。 這一次的搜查行動,出動了軍裝警員

員 了謹慎起見,於是出動了這樣多的軍警人 名可疑人物若真的就是那五名兇悍的刦匪 ,很可能會引發一場激烈的槍戰,所以爲

軍裝人員嚴密包圍。 封鎖起來,而那棟小別墅也被荷槍實彈的

眞不知怎麼辦才好。 多的人手,如此大陣仗,若是一無所獲 毒窟,這總算有收獲,不然,出動了這樣 獲不到兩宗刦案的刦匪,但却破獲了一個 雖然棺材新提供的消息不大準確,破 9

偵查那兩宗械刦案。 毒品調查科處理,而他這一組人,則繼續 辦,所以這宗意外破獲的毒品案,移交給 由於毒品案不屬會展雄副警司負責值

下,又陷入了毫無頭緒之中。 對於這兩宗械刦案,曾展雄與他的手

索。 調查,皆得不到有關兩宗械刦案的任何綫 蓋因爲,他們不論是從那一方面下手

這是很少有的

然馬跡可尋,不會一點風聲也聽不到。然,若是本地那些牛鬼蛇神幹的,總有 世界似的,彷彿來自外星球的太空人,不這兩宗械刦案的刦匪好像不屬於這個 ,若是本地那些牛鬼蛇神幹的,總有蛛 曾展雄與三名得力助手 方、 侯、

李三位探目皆焦急得很,但却束于無策。 次,責成他盡速破案。 有心無力,至今仍未掌握到破案的新綫曾展雄副警司何嘗不想盡速破案,但 在這段期間,曾展雄已被處長召見兩

索 却 甚至懸紅十萬元獎金給提供確切破案

綫索的人 *亦沒有人能提供綫索。

案的綫索,但是棺材新不知是由於供給了 錯誤的消息,還是怎麼的 尋棺材新,希望再能够從他口中收買到破 李家權在破獲毒品家之後,曾兩次找 ,總之就是找不

,顯然,這兩個人是沒有案底的。 在人數及年齡上,這五名可疑人物皆

證實這五名可疑人物,是否就是那宗械刦 因為只有採取突擊搜查行動,才能够

圍捕的行動在傍晚時份進行

之所以出動這樣多的人,是恐防那五

所有的通路及靠近海灘一帶,已完全

警方已佈下了天羅地網,小別墅內的

五名可疑人物,就算插翅也逃不了 切行動佈署妥當之後,由方杰帶着

四名身穿避彈衣的便衣探員現身上前叫門 ,並表露身份

岔路上的指揮車內,以無綫電通話器進行 則坐在距那棟小別墅約一哩處停泊在一處 指揮這次搜查行動的曾展雄副警司

門前,按動門鈴。 脚下,方杰帶着四名探員,站在別墅的大 這時天色將黯未黯,太陽已隱沒在 Ш

門 門鈴足足响了有一分鐘,才有人來應

健碩,肌肉發達的新潮青年 開門的是一個年約二十五六歲,身材

你們立刻離開。」 道:「你們來幹什麼?這是私家地方,請 惡狠狠地掃了五人一眼,沒好氣地粗聲說 先後將太明及鐵閘打開之後。那青年

要搜查這棟房屋。」 年··「我們是警探,這是我的證件,我們 方杰從上袋中掏出證件,直視着那青

,請你們合作。」 接又掏出一張文件。 「這是入屋搜查

令

·「你們爲何要搜查這棟房屋? 劇震,但瞬即恢復過來,語氣乾澀地說道 中的證件及搜查令之後,臉色一白,神情 那青年瞪大了眼睛,看清楚了方杰手

疑你們可能是數日前發生的兩宗械刦案的 入屋,冷冷地對那青年道:「因爲我們懷 方杰擺頭示意那四名隨在身後的探員

在方杰設話時,四名探員已閃身搶入

出不自然的神色。 唯是每一個人的臉色皆很蒼白,顯露

五個青年有問題。 方杰那雙銳利的眼睛 ,一眼就看出這

遭遇到反抗 並通知他們,暫時還未有任何發現, 一部份軍醫人員進來,展開全面的搜查。 ,然後取出携帶在身上的微型電子通話器 通知在外面戒備的同僚侯敏,李家權派 他示意那名青年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 及未

司 侯敏立刻用通話器報告給會展雄副警

亂動!

方杰立刻伸手摸着腰間,急喝:

是否通知屋內其他的人?

那青年渾身微顫了顫,忽然將右手抬

聲說道:「你忽然這樣大聲喊叫幹什麼?

方杰踏入一步,欺到那青年身前,厲

守法的市民,我抗議!」

大叫:「你們簡直是胡來,我們都是奉公

那青年聽得怔了怔,隨即提高了嗓門

垂落的頭髮撥高。

方杰一揮手,喝道:

「面向牆站着

,吶吶地道:「我……我不過想……將

那青年渾身震了震,抬起的手停在空

員及便裝探員,急步跑向那棟房屋 李家權則帶着十多名有經驗的軍裝警

底的搜查 留下三名軍裝警員監視那五名青年 人手,立刻在屋內展開了全面而澈

雙手舉起,按在牆上,將雙腿分開

方杰立刻以熟練快捷的手勢,將那青

那青年不情不願地將身體轉向牆壁,

件在兩宗械刦案中被刦去的贓物也搜查不 隱蔽的地方也搜查過了,却一支槍械或 神色大異,緊張不安。 搜查行動進行了大約一個小時,任何 那五名青年見警方人員展開搜查 , 皆

戒備地隨在他身後進入屋內。

械或攻擊性武器之後,喝令他轉過身來, 年全身搜查一遍,在確定了他沒有身懷槍

到 六塊嗎啡磚大約重九公斤。 每一塊嗎啡磚大約一·五公斤。 很意外地,却搜出了六塊嗎啡磚。

發現有任何異動,立刻發動攻擊。 距離望遠鏡,視察那棟房屋的動靜,若一

所幸直到現在

,仍未有任何驚險鏡頭

,侯敏,李家權兩位探目,則分別手持長

而包圍在屋外的軍警人員,則警戒着

大量毒品 神色大變,臉色灰白,驚慌得垂下頭。 ,方杰與李家權沮喪的心情爲之一振 槍械與被刦的贓物搜不到,却搜出了 那五名青年一見被搜出的毒品,個個 ,總算有了收獲,不至徒勞無功

到他

來。 棺材新若不是死了 ,就是躱了起

李家權在心襄暗暗咒罵。

水盡的境地中。 曾展雄副警司與他的手下 ,陷於山窮

但意外地,又出現了一絲希望

爲他們注入一服與奮劑的 ,是一名珠

寶商 這名珠寶商人姓陳,本身在繁盛的商

業區開有一間規模頗大的珠寶店。 在三個月前,他開設的珠寶店也會遭

到 **刦匪光顧過,被刦去了價值敷十萬元的** 寶,至今仍未破案、

身也幹一些見不得光的買賣。 他雖然對那些刦匪恨之入骨, 但他本

種見不得光的買賣。 二三萬元就可買到,所以有不少商人幹這 那就是做購一些來歷不明的珠寶。 這種買賣雖然是非法的 一件價值十萬元的珠寶,只要用 ,但由於獲利

的黑市珠寶買賣。 位中間人介紹 這位姓陳的珠寶商人 ,拾談一宗價值近百萬元 ,在兩日前 由

後來不知怎的,却向警方告密 他本來想不聲不响地做成這宗買賣

那 **刦,所以他才會向警方舉報** 就一身蟻了,加上最近他的珠寶店亦被 担心不易脫手或被警方偵查到 人概他風聞近來警方注意這方面

報的資料 警方有關部門立刻將這位姓陳的人墨 ,轉送給會展雄副營司

方杰監視那青年進入屋內,那四名探

員已將屋內其餘四名青年集中在客廳的

角,並已完成了搜身的工作。 那四名青年皆沒有身懷槍械或攻擊性

是兩宗封案中被刦去的其中之一批珠寶。 這種懷疑是有理由的。 他們懷疑這批欲脫手的珠寶,就

現金,以供各種用途。 **都急欲通過非法途徑,將贓物脫手,套取** 因爲大多數刦匪在刦得珠寶金飾後,

到隣近地區,逍遙享受一番。 其中一種就是使黑錢,非法偷渡

刻召來方、侯、李三位探目,進行商議分 曾展雄副警司得到這份資料之後,立

一次,取得了那位商人的充分合作。 於是乎,他與三位助手擬了一個請君 ,與那些姓陳的珠寶商人密談了

站起來,走向電梯那邊。

以親臨指揮

,就是曾展雄副警司。

對於這一次的行動,他極為重視,所

留心一看,原來這名西裝筆挺的中年

中年人隨即在一張沙發椅上坐下來

他的一名手下探員

剛才那名走向電梯的新潮青年,

就是

入甕的妙計。

行 的 非法交易,翌日將在一間酒店套房內進 根據陳姓珠寶商人提供的消息,雙方

寶的人進行交易,是經過警方同意的。 當然,陳姓珠寶商人之會與那出售珠 換言之,這是警方撒下的餌,亦是佈

周圍的房間,更是佈滿了便衣探員

衣探員把守,而那間用作交易的酒店套房

這間酒店的每一處通路出口

,均有便

下的一個陷阱。 這一次,不怕魚兒不上鈎。

名持有這批珠寶的可疑人物,是否就是刦 否就是兩宗刦案中被刦的一批珠寶,而那 問題是,這一批來歷不明的珠寶,是

來

生根本無可能的意外,否則,可說手到擒

這個陷阱佈置得鐵桶也似的,除非發

曾展雄副警司當然希望是

號房門前停下

邊行邊察看着經過的房間號碼

,在六一五

在一間酒店的大堂內,手上提着一個占土翌日下午三時正,陳姓珠寶商人出現

意地瀏覽着大堂內的人,當他的目光接觸 一個穿着筆挺西裝,狀似遊客的中年 ,目光陡然一亮,同時峽了峽眼。 他在大堂內放緩了脚步,兩眼有意無

那中年人亦學手摸了摸上唇的短髭 陳姓商人沒有停下脚步,一直朝酒店

出輕微細碎的响聲,接着房門打開一條縫

次接觸,欲將一批珠寶賣給他的那名漢子 在門縫中的半邊臉孔。正是曾與他有過兩 ,忙說道:「張先生,開門吧。

向設置在大堂正中的一套沙發,朝一名衣而那名西裝筆挺的中年人,亦緩步走

升降機那邊走去。

着新潮的青年稍微點了點頭。

那名衣着新潮的青年從容地從沙發上

眼睛直視着陳姓商人。「一個人?」

除下,將門打開。「請進來。

將門關上探出門,

馬 姓張的男子連忙為陳姓商人介紹:「他姓

錢帶來了 嗎?」

姓馬的男子立刻轉身走入一間房間

陳姓珠寶商人出現在十二樓的走廊

勢,隨即隱沒在走廊的另一頭 眼,恰好從升降機那頭,看到了那名新 那新潮青年快捷地向他打了個手 口氣,迅速地左右看了

那被稱爲張先生的漢子,一雙灼灼的

陳姓商人將身體挪開些。「你自己看

了幾眼,說聲:「對不起。」才將防盜鍊 進入房間內。 陳姓珠寶商人提着占土升式的手提箱

而那名姓張的男子在臨關門前 ,迅速地掃視了走廊兩頭一眼,才 ,將頭

房門內還有一名年約三十歲的男子

「當然可以。」姓張的男子笑笑,朝

在門上有節奏地敲了五下 陳姓珠寶商人放心地舒了口氣,奉手 大約是抽吸一口烟的時間,房間內傳

陳姓商人從門縫中望進去。看到出現

看吧。」

姓張的漢子從門縫內迅速地向外掃視

間

,掩在六一五號房的兩邊。

姓張的待陳姓商人坐下,開口問: 兩人點頭為禮

辦而入

陳姓商人點點頭,拍拍放置在膝上的 。「我可否立刻看看你那些貨?」

姓馬的男子示意。

靜,瞭如指掌。 **敏與手下探員,對隔鄰六一五號房間的動** 預先匿伏在隔鄰六一三號房間內的侯

楚 那兩名男子在房間內的說話,聽得一清二 了一個電子微型收聽器,所以陳姓商人與 因爲,他們在陳姓商人的身上,放置

交易足足進行了四十分鐘才結果 賣雙方皆非常滿意。

六名探員,以敏捷的動作,疾快地閃出房間的同僚發出行動的指述,然後帶着手下 的同僚發出行動的指示,然後帶着手下 微型通話器簡捷地向埋代在另外一些房 從偷聽器內窺聽到一切說話的侯敏陳姓商人向那兩名男子告辭。

侯敏與他的手足才掩伏在房門的兩旁

與姓張的男子握手道別 陳姓珠寶商人走到門口,故意停下來 姓張的男子正送陳姓珠寶商人出來

這是有意讓侯敏他們不用破門而入的

大好機會。 侯敏亦是個有經驗的幹探

一步從側邊閃出,衝入門內 他手下的六名探員亦自兩邊閃出,一

當 又快,令到那姓張的男子措手不及,驚愕 場。 由於侯敏他們出現得太過突然,動作

那姓陳的珠寶商人眞會做戲,當侯敏

驚呼,哆嗦着無力地靠在牆上 他們閃電般衝進來時,他裝作地發出一聲 其實他這樣做,是讓出地方,好讓侯

爲他得回了那批被刦的珠寶。

雖然擒獲另一宗刦案中的兩名刦匪

他有關兩宗刦案的刦匪的綫索。

因爲他這一次見棺材新,主要是探問

棺材新也很識趣,一見面就直截了當

,李家權也沒有問

扭住了。 奔入房間

「別動,我們是警探!

但却被衝到他面前的侯敏一把

那姓張的男子一聽,渾身一震,神態

間內那名姓馬的男子正提着那個盛

也再一次被訓令盡速破案。 曾展雄副警司雖然受到處長的嘉獎,

偵查到那兩帮刦匪的最新綫索。 打精神,希望傾全力偵查的手下們,能够 隨時向他報告好消息。而他亦一直强 ,等候正不分晝夜,四出偵查的手

關那兩宗封案的消息。 問過多方面的人物,依然打探不到半點有 來不休不眠,像漁翁撒網一樣,接觸及查 ,連日

關這兩帮刦匪的蛛絲馬跡。 外地來的過江龍,否則,不會打探不到有 出本地,就是一帮新興的犯罪集團,或是

疑的男子及見不得光的那批珠寶帶回總部

,進行進一步的偵訊及查核。

當然

,那姓陳的珠寶商人亦「做戲咁

,被一併帶回警署總部。

下指揮這次行動的曾營司,下令將兩名可

細微的搜查。這一次人臟並獲,於是在樓

大批的警探擬入房間內

進行了徹底

將他們擒獲,繩之於法。 有逃離本市 ,不論他們是何方神聖

口氣了?

消息我說出來,你要先給我一『撇』

棺材新却伸出一隻手指嘻笑道:

李家權一瞪眼。

「你幾時變得這樣大

們就拉倒算了。」

棺材新嘻笑如故。

「你若不答應,我

李家權狠狠地瞪了棺材新一眼,點頭

正當他們東手無策的時候 ,突然又出

新 那位以出賣消息爲職的白粉道人棺材 而且主動找上李家權探目 在失踪近半個月之後突然又出現了

地點仍然是山邊那間石屋。

了很多,大概是剛上足了「枓」。棺材新依然是那副樣子,不過精神似

棺材新對於失踪近半個月沒有作解釋 組人手,對停泊在一個後海灣的一艘遊船 ,展開了嚴密的監視

動風帆船。 豎有桅杆,但船尾也裝了馬達,是一艘機 那艘遊船是一艘帆船式的船艇,

蔽的手法,不着痕跡地監視着那艘遊船 小時輪班,化裝成各式各樣的人物,以掩 根據他們一日一夜觀察監視所得,發 李家權與手下分成三批人手,二十四

給你有關那兩宗械刦案的刦匪綫索。」 大人大量,別見怪,今次我約你來,是供 地說·「李·」R,上一次眞對不起,你

李家權一聽,心頭跳了一下,目光陡

出現在船上 現遊船上其實有五個人,但却只有四個人

個小時觀察出來。 很精。這可以從四人每天皆在海中游泳二 年青人。個個身材健碩,膚色黝黑,泳術 這四個人皆是二十歲到三十歲之間的

合 案中,搜集到的有關兩帮刦匪的資料很脗 ,年齡也恰好相乎 這四個人的身高及體形, 皆與兩宗刦

並擺在曾警司辦公桌上。 情形。而那四個人的相片,亦已偸拍到 不停用長距離望遠鏡監視觀察船上四人 李家權與他的張下,日夜二十四 小時 的

有方杰、侯敏、李家權三位探目。 辦公室內除了曾展雄副警司之外,還

的四名可疑人物,就是那帮刦匪。」似,這是一個重大的發現,說不定遊船上 過專家的仔細辨認,初步認爲與第一宗刦 臉部輪廓, 人來辨認,其中有六人指出,這四個人的 我亦曾召來親眼見過那幾名刦匪的目擊證 案中的四名封匪的素描像輪廓頗相似,而 露笑容道:「三位,這四個人的照片, 曾展雄瞄了桌上的照片一眼,臉上微 確與那五名刦匪中的四個頗相 經

P46

那批珠寶,是一宗刔案中被刦去的珠寶 但却不是那兩宗械刦案中被刦去的珠 經過核對後,證明從酒店套房起回的

那批珠寶。 **州設的那間珠寶店** 確定一那批珠寶是那名原姓珠寶商 真是巧合,經過核對鑑定及 ,兩個月前被刦去的

但却很高興,畢竟破獲了一宗械刦案。 會展雄副警司雖然感到些微的失望

而那名陳姓珠寶商人則更加高興,因

敏與他的手下順利無阻地衝進房內

姓張的男子臉色一

變之下,

轉身欲

對於那兩宗械刦案依然沒有半點進展

他已經兩日一夜沒有睡覺,坐鎮在辦

警,正欲有所動作,那裏還來得及,被首 了鈔票的手提公事包進入套房內,聞聲知

先衝進去的兩名警探喝令不准可

,同時表

方杰、侯敏、李家權三位探目

虧待你的。」

外收獲。若你今次提供的消息正確,不會 誤,但也意外地破獲了一個毒窟,可說意 次的事算了,再說,你提供的消息雖然錯 亮,但仍然沉着氣,平淡地說道:-「上一

動。

因爲,有兩支槍咀對準了他

那姓馬的男子臉色大變,呆站着不敢

以不敢亂動

他知道自己再快,也快不過槍彈,所

據他們估計,那兩帮刦匪不是巳潛逃

說出來吧。」

這消息十分準確,但八九分倒是有的。」

李家權催促道:「別口水多多了

,快

棺材新搓搓手,低聲道: 「我不敢說

但他們都有一個信念,只要那兩帮刦

珥 一綫曙光。

棺材新於是將咀巴凑到李家權的耳邊

「好吧,答應你,

快說出來!

李家權很用心聽,目光閃亮了幾次

心。李家權

李家權在那間石屋見到了棺材新

根據棺材新提供的消息

離開石屋時臉上隱隱現出興奮的神色 塞了張千元大鈔在棺材新的手

,李家權那

神色 侯、李三人聽了,都露出與奮的

據,我們就可以採取行動! 致打草驚蛇,監視的行動一定要盡量小心 免致被他們驚覺。」 「只要咱們再進一步掌握到確切的證 目前,爲了不

三人同時齊聲應:「是。

放你們华個月大假。」 副警司吐丁口氣, 「咱們現在將偵查的重點放在這艘游 ,希望這次不會再弄錯。」曾展雄 「這兩宗刦案一破獲

三人又齊聲說:「多謝。

今日 ,是對那艘遊船進行監視的第四

動,立刻將發現告知了一名同僚 下 在早上六時二十一分,發現從遊船上,拋 一團白中帶紅的物件。那名探員心頭一 負責用望遠鏡進行觀察監視的探員,

的方杰。方杰立刻趕到那名探員身邊。 那名探員一見方杰趕到,立刻將進一 那名同僚立刻報告了剛趕來當值不久

步的發現告訴了他 原來當時雖然是靑早,但由於時值夏

纏着重物,所以落水即沉。 物體是一團染有紅色的繃帶,可能繃帶 倍數加大,在那物體沉下的一刹。看到 船上拋下物體後,立刻將望遠鏡的近鏡 ,所以天色已很明亮,而那名探員在發

現,方杰立刻將這發現通知了曾副警司 大胆的分析和假設 曾展雄在知悉了這個消息之後,立刻 這個發現可說是一個重大而寶貴的發

> 那就要趕快採取行動了。 換裹傷的繃帶,而受傷的人,可能是槍戰 中受傷的一名刦匪!若這個假設是真的 他假設這艘船上有人受了傷,所以要

動,於是,曾展雄副警司立刻召來方、侯而爲了求證這個假設,也必須採取行 李三位探目,商討行動的步驟

搜集行動在下午二時三十分展開

船上的人,沒有一個人曾上過岸,所以决的力量。但經過連日來的監視觀察,發覺 定盡早採取行動。 本來,他們想等待遊船上的四人有人 ,才採取行動的,這樣可以減少抵抗

在船艙內午睡了。 烈日炎炎,船上人影不見,大概都躱

截的。 手持槍械,身穿避彈衣,出現在沙灘上。 口 海面上,那是預防遊船逃逸,而方便追 而兩艘輕型緝私船,亦分佈海灣的出 但大批軍警人員,如臨大敵般,個個

李家權三位探目,各帶四名探員,登上 海灘邊停泊着三艘快艇,方杰、侯敏

以登上快艇的警員們,都穿了避彈衣。 擁有槍械,萬一駁火起來就很危險了,所 由於恐怕遊船上的四名可疑人物眞的 而曾副警司則親臨指揮這一次行動。

船 三艘快艇分從三個方向飛馳向那艘遊

間就接近了遊船。 由於距離不太遠,所以三艘快艇眨眼

在適當的距離停下來,携有擴聲器的

接着有 們爲何要上船搜查? 我們的船好好的泊在這裏,沒有違法,你 變,眼露駭懼之色,朝着侯敏大聲問: 當他一眼看到眼前的陣仗,不禁神色大營有一名只穿一條泳褲的青年走上甲板可叫專列第一 呼叫聲未完,遊船上起了一陣騷動

請讓我們上船進行搜查。 接着示意駕駛員將快艇靠近遊船

沒有人被槍彈擊中。

一面開槍還擊,一邊伏在艇底,所幸再

三艘快艇由於毫無掩遮,艇上的人只

兩面駛向遊船。

立刻從艇上跳上岸邊,找尋掩蔽物,躱避

快艇迅速退回岸邊,艇上的警方人員

聲。

掉落水中 探員隨着槍响發出一聲痛呼,一幌身差點

,伸手一把扯住了他。 那名探員手臂上血漬殷然,衣袖已濕

了一大片,受了槍傷。 幾乎是在槍响的刹那,侯敏閃電般學

脎 下令快艇速退。

沒,顯然沒有被射中 這時,另兩邊的方向亦同時响起了幾

下槍聲。

擊。

侯敏大聲朝遊船呼叫:「遊船上的人聽着 命上船進行搜查,希望你們合作。」 我們是警方人員,對你們有所懷疑,奉

持短槍的

掩在船舷邊及艙門邊

遊船上現在可以清楚地看到出現四

名

,寧靜的海灣槍聲大作

,槍彈

朝三艘快艇開槍射擊。

方杰、李家權乘坐的快艇,亦分從另 那青年呆了呆,突然返身跑下船艙。

槍朝遊船上閃動的一條人影開了一槍,同

方杰、李家權的快艇亦遭到槍彈的射

彈擦傷了

兩人一面下令快艇速退,

李家權艇上的一名探員,手臂亦被槍

侯敏對着擴音器道: 「我們有搜查令

但就在這時,遊船上突然响起一下槍

幸虧一位坐在他身邊的同僚手急眼快 最靠近遊船的侯敏那艘快艇,有一名

船上那條人影在槍响的刹那,一閃而

易退回岸邊。 名可疑人物,否則,三艘快艇不會那樣輕 符的警方神槍手用來福槍壓制遊船上的四 從船上射來的槍彈。 而早在槍戰開始的忽那,岸上嚴陣以

又興奮。 槍聲一响,親臨指揮的曾展雄既緊張

的神槍手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槍戰。 可疑人物,有可能是械刦案的那帮悍匪 奮是由這聲槍响,可以證實遊船上的這些 現在,遊船上的人與警方佈置在岸上 緊張是担心快艇上的探員有傷亡,與

短槍大,槍戰持續了約三分鐘,警方神槍 手就將船上的火力壓制住。 加上有瞄準器,所以威力比船上那些人的 由於警方神槍手用的是遠距離武器

船上的人只能够間歇地施放冷槍。 侯敏手持擴聲器,對遊船上大聲呼叫

棄械投降,否則……」 「船上的人聽着,你們已被包圍,趕快

將侯敏手持的擴聲器擊穿一個洞,嚇得侯 射向遊船上。 敏忙一縮下身,下面的話也說不下去了。 警方神槍手立刻以一陣密集的火力 「崩」的一响,船上飛來一顆槍彈,

遊船這時却傳來一陣馬達發動的聲音 船上却看不到一個人影。

接移動,加快,倒退着直朝海灣出口快 曾展雄及方、侯、李三位探目一見遊

下,搶登上快艇,沒了一下。方、本、只 船欲逃,雖然早已估計到,但也不由呆怔 三艘快艇上這時已携帶了長槍。一面追,一面向船上放槍。 侯三位探目立刻招呼手

×

刻快速移動,成鉗狀迎向那艘遊船。 ,猛然掉轉船頭,全速向海灣外面逃去。 停在海灣出口海面的兩艘緝私船,立 遊船上的傢伙却毫不理會追來的快艇

遊船上却回報以 「船上的人廳着, 一陣猛烈的槍聲,將 立刻將船停下來,

原來兩艘緝私船上配備有機槍,遊船珠串般射向遊船,擊得遊船木屑紛飛。 船立刻還以顏色,發出猛烈槍聲, 緝私船上傳來的擴音聲掩蓋了 。兩艘緝私 槍彈像

邊左衝右突,企圖衝出包圍圈逃出海灣。 上的火力,又怎敵得過緝私船上的火力。 但遊船仍然毫不退避,一邊開火,一 一來,兩艘緝私船上的警方人員不

> 啣尾窮追的三艘快艇,亦朝遊船開火。再客氣了,以密集的槍火掃射向遊船。而 遊船刹那被籠罩在槍火中。

船上接連傳出兩聲痛呼聲。顯然,有兩人 板佈滿了彈孔。而在密集的槍火籠罩下, 遊船被槍彈掃射得損毁不堪,船弦艙

二口徑槍械發射的子彈。

從被捕的疑犯人數及使用槍械與械刦

二二口徑的槍械,而那些子彈是屬於點二 械及子彈後,初步認爲那些槍械是屬於點

一批子彈,從總部趕來的軍火專家檢驗槍

搜查的結果,從船上搜出七支短槍及

兩艘緝私船漸漸迫近了遊船。 船的速度已慢下來,突然,從一個 船上已被壓制得沒有槍聲响起。

遊船依照吩咐,掉頭駛向岸邊。 遊船終於投降了。在緝私船的監視下 的窻口,伸出一支綁着白布的竹竿。

三艘快艇圍繞在遊船兩側,監視着遊

的物件。

刦匪,則非要搜尋出被刦走的失勿

,才能

但搜遍了全船,却搜不到屬於賊臟

名被捕的疑犯,很可能就是那帮悍匪 合這一點,曾展雄譽司巳初步認爲,這五 珠寶金飾公司的刦匪人數及使用的槍械脗

但要確定這五名疑匪是否就是那五名

遊船終於靠岸

方人員,紛紛越過船舷,跳過遊船 神情沮喪驚恐地出現在甲板上 靠貼在遊船兩邊的兩艘緝私船上的警 在警方的指示下,五名青年高舉雙手

令召來蛙人。

他决定不惜一切努力,都要將臟物搜

,就是閉口不言,個個像啞巴一樣。

而那五名疑匪則不論警方人員怎樣盤 這令到曾展雄副警司焦急不安

曾展雄在焦急之中,忽然靈機一觸

戒備着。 登上遊船。 方杰、侯敏、李家權三位探目亦從快

飾拋落海中。

而疑匪可能在事發前,將刦到的珠寶

而岸上的大批警方人員,則持槍嚴密

來。

戰中受傷的,他手臂上的傷處,用繃帶包 至於那兩名受了槍傷的青年則加以 舉雙手的青年加以搜身,並且扣上手銬, 不曾露過臉的那一位。 得好好的。這名青年可能就是遊船上 而五名青年中的一名,顯然不是在槍 最先登上遊船的警探,立刻將五名 敷治包 一直

在距遊船原先下碇約二十呎的

海底, 撈起

蛙人經過大約半小時的搜索後,終於

一包物件

進行搜索。

五名蛙人奉召來到

,立刻潛落海底

他是想及這一點,才决定召來蛙人

手 ,在船上展開全面而徹底的搜查 方杰、侯敏、李家權三位探目指揮人

的包裹

的金飾,則這一次行動收穫極大。 他們都希望包裹內的物件是兩宗封案 若包裹內的物件是兩宗刦案中被刦去

中被刦去的金飾珠寶 在衆多雙灼灼的 目光注視下

副警司 親手打開了那個包裹

包裹內果然是一批珠寶金飾

奮,同時長長地吐了口氣,心情輕鬆不已番辨認,但曾展雄及三位探目,却七分與 宗刦案中被刦去的,這還需要回去經過一 九成就是兩宗刦家中被刦去的珠寶金飾 因爲他們憑直覺,感到這批珠寶金飾, 雖然還不能確定這批珠寶金飾就是兩

兇悍疑匪,在看見那包從海底打撈上來的那五名曾與警方人員展開激烈槍戰的 包裹,本來沮喪灰白的臉色變得更難看

證實那批從海底撈上來的珠寶金飾,確是 經過專家的鑑定,辨認及核對之後

匪幹的。 而宗械刦案中被刦去的兩批失物 換言之,兩宗刦案皆是這一批持械刦

械刦案,曾展雄副警司及方,侯,李三位想不到一舉破獲了這兩宗哄動一時的

探目暨手下一班警探,皆興奮異常。他們 更受到局長的親自召見,嘉獎一番。 假半個月。 參與破獲這兩宗械刦案的全部手下,放大 曾展雄副警司實踐他許下的諾言,將

落。至於那五名疑匪應受到何種制裁,則至此,哄動一時的兩宗刦案,告一段 是法官的責任了

嚴密包封的,裏面還有一層厚厚的棉花。

蛙人打撈起那包物件

,是用防水膠布

張而又興奮的心情,注視着眼前這個神秘

曾展雄副警司及三位探目,均懷着緊

沈勝衣傳奇故事

黃耀 鷹

圖文

空,「司馬」二字之旗幟,迎風飄揚。紅梅面色突變,將情况告知白玉樓,這是王朝表 馬王朝的人馬早在峽谷等候了。白玉樓人馬如何過得去呢? 在集上沈勝衣遇上易金虹父女一齊出發,預算午後到亡魂谷,這是一個危險地方,而司 示犧牲所有性命,决一勝負的表示。果然,司馬王朝人馬破曉就拔營而去,準備伏擊。 前文提要: 。鳳凰集晚上,出現了車轔馬嘶,行人弓箭各在腰間的緊張局面,號角傳來,响徹長 爲首商議採取襲擊爲手段刦奪太平宮主爲目的之行動可望初步成功 白玉樓一行人馬駐紮在鳳凰集外空地上。司馬王朝人馬以杜筠

江畔大决戰

杜筠巳下了馬車,一見這形勢,脫口 「好一個陰惡的所在。」

進口,再對付他們,實在是輕而易擊。」 龍又道。「我們若是埋伏在這兩邊峭壁上 是亡魂谷,只聽這名字,已知其可怕。」 對方車馬走過,亂石滾下,先堵斷兩邊 杜筠連連點頭。「好主意。」 司馬如龍在她身旁,應聲道• 「這就 杜筠回首四顧,方要說什麼,司馬如

掩護。 慮到這方面,亦一定先派人登上兩面峭壁 司馬如龍道:「白玉樓沈勝衣一定考

司馬王朝亡

番佈置, 豈非白費心機。 杜筠皺眉道:「你根本就沒有意思在 「那他們也不會進入峽道,我們的一

成功,必須出其不意,予以突然一擊。」 杜筠左看看,右看看,道。「以我說 「沒有,」司馬如龍冷笑,「我們要

可馬如龍道:「嫂嫂不是答允了一切

由我們兄弟調動。」

們才能够答覆。

「男女感情難道虞的比生命比一切還重易金虹日光往那邊馬車一轉,嘟喃道

,雖然已因爲歲月消淡,但省起來的 時

易金虹目光再轉,歎了一口氣。 「我

幽冥的所爲實在太過份,而我們亦實在 白玉樓點頭。「這的確令人感動,可 而她亦的確如此痴心。

衆人齊皆點頭,在歎息聲中,繼續策

司馬王朝到底在什麼地方,又到底準

沒有遇上司馬王朝的埋伏 經過樹林,經過山區, 又一天一夜過去,沈勝衣白玉樓一行 一路上極盡小心 ,空自緊張。

第二天正午,一行來到了一條石橋之

人的跡象 岸野草狂風中搖曳,一派蕭瑟,亦沒有藏 江流滔滔,並沒有船隻在附近

路從林中穿過,彷彿無盡。

白玉樓目光及處,哪喃一聲。「又是

這兒設伏。」

,沒有比這裏更適合的地方了。」

杜筠悶哼一聲。「這種地方你也不滿

可馬如龍只是笑笑。

,他們如何上得了。」 杜筠道:「我們先他們一步,居高臨

意,倒要看你選擇什麼地方?」 車馬繼續上路,杜筠仍然左顧右盼

白玉樓沒有緩下 ,反而加快,指揮車

雷方亦率領那兩隊兵士下 看着車馬完全走過了,沈勝衣易金虹 白玉樓就在出口等着,看見三人笑了

沈勝衣搖頭。「也虧你還笑得出來 「司馬王朝那邊果然有些聰明人

沒有第二個這樣的兇險所在。 易金虹詫異道:「前面以我所知,並

白玉樓沉吟道••「他們到底準備在什

件事,他們一定會採取行動,也一定會令 沈勝衣歎息道:「可以肯定的只是一

的詫異之色。

只要小心附近有沒有蛇蟲走近就成了。

一個兵士詫異的問道: 「司馬王朝的

沈勝衣說道。「你們無妨也坐下來,

人怎麼不在這裏埋伏?」

再找下去,那些兵士走了過來,俱都一面

個動作,沈勝衣亦看出他並無任何發現。 邊望一眼,作了一個姿勢,他就是沒有這

沈勝衣笑笑,就坐在那方巨石上,不

下望,峽谷中亦是一片空寂。

居高臨下,

看得很遠,杳無人踪,往

那邊易金虹仍然往前搜索,偶然向這

,一縱兩丈,在一方巨石上坐下來。

沈勝衣緩步前行,走過了這一片林子

會措手不及,而他們成功的機會也一定很 白玉樓道:「也就是說我們到時一定

白玉樓苦笑。「因爲我們都是人,不 沈勝衣嘟喃道:•「我實在不希望再看

不了,也不會讓他們得逞。」

「那我們並非白費氣力?」

必定會搜索這裏,一發現埋伏,就是解决

沈勝衣笑笑道•「因爲他們知道我們

明,將他們想得太高,事實他們已知難而 雷方歎息道:「這也許只是我們太聰

白玉樓說道: 「最動聽就是這種話的

白玉樓笑笑。 「這個問題相信只有他

他到底選擇在怎樣的地方採取行動?

對於這個地方顯然念念不忘,司馬如龍却

彷彿沒有在意,只是策馬前行。

人亦巳率領兩隊兵士趕到來。 兩個時辰之後,沈勝衣易金虹雷方三

下馬,跟住三人身後往上攀登。 虹雷方往峭壁上探去,那些兵士亦紛紛 三人當先下了馬,沈勝衣獨往左,易

落,很快便已掠上了峭壁。 沈勝衣輕功在三人之中最高,迅速起

放目望去,一個人也沒有,只有風聲

呼嘯,從峽谷下傳上來。

仍然並無發現。 沈勝衣停下,縱目小心的打量了一遍

易金虹雷方不久亦探上了對面峭壁

旋即分開兩個方向,往前搜索。

峭壁上怪石鳞峋,那之後絕對可以藏 沈勝衣沉吟了一會,才往前探去。

人,沈勝衣藝高人胆大,遊竄在亂石叢中 ,但始終並無發現。 那些兵士陸續攀上來,一個緊跟着

個,往前奔去,到了石叢隨即弧形散開 ,也是一個敵人都沒有找到,易金虹那邊 沈勝玄疏忽了的地方他們都留意到了

並沒有停下 的情形看來亦一樣,他與雷方雙雙走在前 ,脚步不停,跟着的兵士亦沒有停步。 沈勝衣看在眼內,心念疾轉,但身形

林子也沒有藏人,大概沒有其他地方可以 前行不遠,是一片林子,若是連這個

沈勝衣先走進林子內,那些兵士看見

既是佩服,更不敢怠慢,急步上前,協助 馬趕快奔過峽道。

笑。

有他人走過的痕跡。

,放目望去,可以看得甚遠,而附近亦沒

林子不怎樣濃密,而且都是插天古樹

我可就笑不出了。」

沈勝衣道:•「就是沒有,這才令

麼地方採取行動?」

我們很意外。」

高的了。」

是神。 到傷亡,可是却也不知道如何去避免。」

我們應該怎樣?」

待車馬過去,才下去。」

「爲防萬一,還是等在這峽谷之上

他的話當然沒有人反對。

們大概還不放心從峽道上走過。」

沈勝衣道••「若是不費這些氣力,我

那些兵士不能不同意,只是問:•「那

他們的命運?」 全是狂人,司馬雙城也真的能够完全支配 雷方接又歎息道:「他們難道真的完

告知前路安全,可以通過。

車馬不久到來,留在谷口的兵士立即

沒有人回答,這個問題都曾困擾過他

,感覺仍然是那麼尖銳。

這之前發生的事,司馬雙城的確有這種影不知道司馬王朝是怎樣的一個組織,但以

不能够因此屈服,否則此例一開,後果實 在不堪設想。」

騎上路。

備採取什麼行動?

他們並沒有因此放鬆警戒

之上。 前,那條石橋看來非常堅固,橫架在大江

過橋不遠是一座林子,林木濃密,道

樹林,又要我們提心吊胆一番。

,其中只怕不乏險要的地方。」 雷方道: 「這片樹林有甚於此前所見

白玉樓道。「我們不是已經有一套應

朝的人仍然不現身,我們只怕都會變成了 雷方道…「只是再這樣下去,司馬王

的

的,在我們厭倦之下,才會突然採取行 沈勝衣一旁聽着, 白玉樓道。「這大概就是司馬王朝的 插口道• 「我原以

光

爲他們會在我們渡江的時候襲擊。 白玉樓道··「那他們得準備船隻,但

現在大江上,一條船也沒有。 雷方插口道•「怎麼你會這樣想?」

且又安全?」 我們能够有多少人追下去?不是最簡單而 沈勝衣道•「一擊中的,乘船脫逃

不能不放棄。」 已經想到這個辦法,只是大都是早鴨子, 白玉樓道•「司馬王朝的聰明人也許不由笑道•「到底還是沈兄聰明。」 雷方點頭,縱目四顧,大江上一片空

船隻,我們一定會提高警覺,在有備之下 他們未必能得逞。 易金虹接道。「再說,江面上若是有

是前面那片樹林頗值得留意。」 易金虹看了看雷方,雷方哈哈一笑 「可不是。」白玉樓目光一遠。「倒

白玉樓沈勝衣雙雙接上,策騎緩步踱至橋 兩騎迅速奔過石橋,奔向那邊林子

> 中 ,四顧一遍,並無異樣,才策騎過去。 白玉樓旋即把手一揮,車馬開始過橋

兩隊兵士左右當先開路。 易金虹雷方那邊這時候已奔到林子之

前 ,走近了,更覺得環境兇惡。

林木,甚至完全看不到林中是否藏人 道路從林子當中穿過,兩邊都是濃密

易金虹手一指,道: 「那株樹上有閃 雷方一怔回頭。「什麼不妥?」 易金虹却突然叫道:「小心!」

吹枝葉搖動,道:「你不是老眼昏花看錯 雷方循指望去,看不見閃光,只見風

彈丸疾向那邊射去。 雷方右手條的一揚,三枚只有鴿蛋大小的 易金虹冷笑。 「到底怎樣,立即就有一個明白。 「我眞的這樣老了?」

歷一聲大震。 撞在前面一枝霹靂子之上,火光一閃,霹 後發却先至,在飛近那蓬枝葉的時候,猛 那正是他秘創的霹靂子,兩前一後

閃耀中,一聲悲呼,枝葉一分,一個黑衣 人雙手掩面,從樹上 另一顆霹靂子亦被這一震爆開,火光 隨下來。

叫着向易金虹衝去 他着地滾身,一翻腕,拔劍在手,嘶

那個黑衣人應聲大叫,連人帶劍一支箭 易金虹胯下坐騎即時「希聿聿」一聲

似凌空射向易金虹 接將馬頭勒開 易金虹一聲暴喝,長劍在手 , 右手 一 劍 劈 出 !

「嗆」一聲暴响,劍被劈斷兩截,那

急風殺手 個黑衣人亦被劈開兩爿,鮮血激濺中倒下

拔出鞍旁的 雷方大笑道: 「總算出來了 一支天門棍,滾鞍下馬 。」反手

蓬火花。 劍,「鏗」的棍劍撞在一起,棍首射出一 刺向雷方,左手接揚,射出三支透風鏢。 雷方滾身閃開透風鏢,天門棍迎上來

對方腰脊上,將之擊倒。 知只是火花 那個殺手驚呼急閃,以爲是火藥, ,雷方乘亂欺上 一,一棍痛擊在

個殺手 沉,一出擊在殺手後心要害,接迎向另一 他的腰脊打斷,雷方並沒有停手,棍再

鏢,接一劍當頭插下 倒豎蜻蜓,借勢一翻,左手射出三支透風 一個殺手,那殺手喝叱一聲,凌空迎來。 雙劍半空交擊,一蓬火星濺開,殺手 易金虹人劍同時離開馬鞍,飛射向另

那個殺手的胸膛上! 左手再翻,指縫三支透風鏢射出,反釘在 一末,正子将來剝接下,內力疾吐,「正好將那三支透風鏢夾在指縫間,右手 的一聲,殺手凌空被震出去,易金虹 易金虹左手同時一翻,五指一開一合 正好將來劍接下,內力疾吐,

中掠下,手中各握長劍,正是司馬王朝的 。幾個黑衣人隨即從樹叢中衝出,從枝葉

一個急風殺手,當先衝上,劍一引

殺手當場爛泥般倒下,那一棍已然將

隨即從樹上洒下,網向易金虹, 似是被他驚懾,忙往後倒退,一張巨網却 易金虹仗劍欺前,兩個迎上來的殺手

雷方那邊看得眞切,兩顆霹靂子扔出

緊接從樹上撲落。 ,霹靂聲中,那張巨網破開了一個大洞。 ,亦抓住這機會回劍殺來,另兩個殺手 易金虹把握機會洞中穿出,那兩個殺

住那張巨網凌空一翻,反而將四個殺手網已經脫網而出,接兩劍,閃兩劍,反手抓 四支劍一齊襲向易金虹 ,可惜易金虹

在網內,雷方的霹靂子緊接飛至! 四個殺手舉劍急擋,突然又省起那是

火藥暗器,急忙收劍 霹靂子却相撞在一起 ,火光閃射

聲大喝, 個殺手忙擧手擋去,易金虹即時數來, 這一喝亦有霹靂轟鳴,劍光過處,四 雙手握劍,疾斬了出去!

腈 ,隨即撫掌大笑。「好劍!」 跟着從樹木叢中現身的白雪與十二金 這一劍威猛之極,連雷方也看呆了眼 個殺手竟然被同時攔腰刺爲八截!

釵亦被易金虹這一劍驚嚇得怔在那裏。

去!」一面勒轉馬頭。 馬奔來, 脫口一聲,勒住坐騎,一面大喝。 那邊白玉樓沈勝衣看得眞切,一齊策 聲,勒住坐騎,一面大喝;「回奔到一半,沈勝衣面色突然一變

什麼事?」與之同時,他已經知道發生了 白玉樓一怔亦將坐騎勒住,急問:「 他是叫那些正在渡河的兵士回去。

陣異响,那道石橋也就斷下了 過石橋,也正來到橋正中,突然聽到了 這時候,那些兵士正擁着二輛馬車經

急風殺手接從水草叢中冒出,抓着繩子用從水裏彈出來,彈開了無數水花,一個個 那一陣異响是來自水面,一條條繩子

力往後拉。

Ŀ 了出來,雙掌運勁,疾拍在那兩座橋墩之 兩個老人同時從兩座橋墩旁邊水裏冒

拉,立時飛墮進水裏。 橋墩顯然早巳給弄斷,給那麼一拍

那正在橋板上駛過的二輛馬車,當然亦一 齊往水裏墮去。 橋板亦因此塌下來,激起連串水花

中鼠出 裏拉出來。 一輛馬車的車廂立即給震碎,紅梅從 ,手一抓一拉,亦將易菁菁從車廂

車墮進水底。 魄,易菁菁武功雖好,江湖經驗到底不足 ,若不是紅梅拉那麼一把,只怕得隨同馬 那片刻之間的變化旣突然,又驚心動

接住另一座馬車撲去! 聲「小心」,將菁菁送往一側石墩,身形 紅梅到底是慣走江湖,處變不驚,一

定太平公主是在第一輛馬車之內,雙雙向 司馬如龍、騰空兄弟,這時候亦已斷

二人掠到震開,司馬如龍探手隨即在車廂 內的太平公主抓去! 在車廂墮進水裏的刹那,車頂已然給

紅梅也就在這時候掠到了,嬌叱一聲 一揚手,七支柳葉飛刀迎

面向司馬兄弟射去。 司馬騰空一眼瞥見,喝道••「叛徒斗

支軟劍接從紅梅袖中飛出,捲向司 雙袖一拂,柳葉飛刀盡被捲飛!

馬騰空的咽喉,那邊菁菁一劍亦自废空飛

,雙脚從脚下刺空,身形接往後倒翻 司馬騰空雙脚往車廂一點,凌空拔起 ,司

馬如龍一把抓住了公主亦往後倒翻開去。 那兩葉小舟都是綑上巨石,沉在水草 兩葉小舟這時候已然從水裏了上來。

身 舟一翻,及時迎上司馬兄弟落下的身形。 杜筠司馬雙城母女接從舟旁冒出,將 將繩子割斷巨石滾落,便浮出水面。 紅梅緊追不捨,半空中一個風車大翻

之內飛射 ,投向那葉小舟,無數柳葉飛刀從雙袖 杜筠一眼瞥見,冷笑道: 「彫蟲小技

也敢在老身面前賣弄?」 語聲甫落,龍頭杖一轉,柳葉飛刀竟

正當此際,司馬如龍突然發出一聲驚

呼

平公主,甚至不覺將手鬆開 呆,一齊望去,只見司馬如龍驚望着太 杜筠給嚇了一跳,司馬騰空亦自呆了

太平公主立時往水裏墮去,紅梅看得

真切,急忙一翻,將太平公主的屍體抱住 , 聲,一杖疾插向紅梅的後背,紅梅早巳杜筠一見又是紅梅,更加大怒,大喝 「噗通」的一齊掉進水裏。

斷 防備,軟劍一揮,正劈在杖上,杖末被劈 向菁菁那邊掠去。 ,紅梅却藉這一震之力,從水裏拔起來

,正落在突出水面的那座車廂一角。 菁菁不諳水性,一劍刺空, 身形落下

有水淹過頂,拖車的兩匹馬掙扎在水中 車廂擱在沉在水裏的一截斷橋上,沒

斷,只怕車廂已然給馬匹拖得倒轉過來

傷或死,那沒有死的一個個泅向小舟。護着馬車的兵士不少亦墮進水裏,或

,只是投鼠忌器,不敢射出去。 仍然在岸上橋上的士兵紛紛彎弓搭箭

看見紅梅抱着公主躍向車廂,立即大喝。 劉冲葉伯棠二將在橋上穩穩的盯着 數百支箭立時射出 集中射向那兩葉

也似擲向紅梅的後心一 小舟,與之同時,杜筠一杖亦脫手,標槍 這一杖之狠之勁,實在驚人,杜筠滿

臉的怒憤亦盡在這一杖之中。 閃避不了。 化巳盡,又抱着一個屍體,這一杖是怎也 紅梅耳聽風聲,但身形一變再變,變

飛躍上前・一劍力劈而下 菁菁在車廂上看見,顧不得那許多

的內力同時湧入,震得紅梅五臟翻騰,一 仍然發出 個身子仆倒在車廂上。 經有半尺一截飛進了她的後背,杖上蘊藏 劍正劈在杖上,一劍將杖劈斷,紅梅 一聲慘呼,那支杖在斷之前,已

旁邊水裏,探手及時將車廂扳住 菁菁同時被震得往後倒翻,墮進車廂

撲前,已給箭迫住,她雙袖飛舞,箭雖密 ,竟然沒有一支能够接近。 飛蝗也似的箭矢隨即射來,杜筠方待

將亂箭撥下,司馬騰空一刀亦在手,護住 司馬如龍腰間一抹,亦多了一支劍

司馬如龍沉聲說道:「那只是一具屍 杜筠一面問:•「你是打什麼主意?」

絕? 成就是這樣子寶貴,經不得一嚇,當場氣 「屍體?」杜筠冷笑。「金枝玉薬不

「她顯然已經死去多時

着,故意找來這具屍體?」 空巳道••「難道他們早巳料到我們有此 杜筠怔住,司馬如龍還未接上話,騰

們也不會如此緊張。」 「若是如此,紅梅不會拚命搶救

撲上前。 向那邊車廂,司馬兄弟只恐有失 向那邊車廂,司馬兄弟只恐有失,雙雙亦聲一落,杜筠身形拔起,箭雨中突破,撲 『這是說,雖然是屍體還有用!」 語

那些箭竟然對他們起不了

突然從岸那邊飛躍過來。 冲劍出鞘,葉伯棠手杖纓槍一齊躍下去! 杜筠身形飛快,眼看就要撲上,一騎 劉冲葉伯棠只恐誤傷,急忙喝停, 劉

急,顧不得那許多,連人帶馬,橫越水面 ,衝向杜筠 那正是沈勝衣飛騎回救,看見形勢危

擊向馬首-筠一眼瞥見,也嚇一大跳,右掌一 那眞的天馬行空一樣, , 右掌一揮 , 疾

也被擊得墮向水裏。 「叭」的 ,馬首被擊的塌下去

劍削出,姿勢之美,之勁,無可比喻 沈勝衣同時離鞍,左手拔劍 ,凌空一

只恐有失,一齊搶上,但却給沈勝衣那匹解不了沈勝衣這一劍!司馬騰空如龍兄弟 杜筠雖然化解了飛馬凌空一撞,却化

中,正好擋住了司馬兄弟的搶攻。 坐騎所阻,杜筠一掌擊下,那匹馬倒栽水 沈勝衣的劍也就在這刹那削進了杜筠

的小腹! 杜筠只覺一陣劇痛,面色慘變,悶哼

聲中,雙掌往沈勝衣當頭拍下 沈勝衣即時劍一緩,杜筠雙掌還未拍

身子被挑上了半天。 一股血瀑狂噴,杜筠慘叫聲中 人已被沈勝衣的劍挑起來。 ,整個

司馬兄弟雙蟾上,一齊伸手將杜筠 ,只見一道劍口劃在咽喉,杜筠已然

劍直取沈勝衣。 司馬雙城那邊即時一聲嬌叱,連人帶 一司馬兄弟面色齊變。

來,兩人原是立在露出水面的車廂上,這劉冲劍一引迎上,葉伯棠纓槍隨即刺 到好處。 下凌空撲出,都是全力一擊,也配合得恰

槍讓開,三人的身形已往水裏墮下 司馬雙城迎住了劉冲一劍,一閃,將

形! 人劍立即倒射而回! 沈勝衣那邊巳落在車廂上,一見這情

起,兩人借力翻身,一齊向沈勝衣這邊撲 體拋向小舟,雙掌按在水面一印,水柱激 司馬兄弟同時雙手一拋,將杜筠的屍

沈勝衣那一劍却也絕對閃避不了。 棠一槍巳到,他絕對可以閃開這一槍,但 咽喉,司馬雙城一劍封開劉冲的劍, 沈勝衣的劍那刹那巳然刺到司馬雙城 葉伯

司馬雙城當然明白,但人在水中,

眼看是喪生在沈勝衣劍下 性又不怎樣好,身形給一槍一劍控制住

司馬如龍那邊看得眞切,急喝一聲。

支軟劍隨即從袖裏射出來,飛射向沈勝 沈勝衣不得不留情,身形一 連他也不知道怎會這樣叫,可馬騰空

衣

咽喉內 葉伯棠一槍同時洞穿了司馬雙城的咽

從他的胸膛上射過,飛進岸邊一個兵士的

翻,軟劍

葉伯棠一槍,那一槍她原可以閃開,却給 身的時候印下,拍在司馬雙城的肩頭上 司馬雙城身形被擊得一側,立即挨了 沈勝衣劍雖然沒有刺下,右掌却在翻

沈勝衣的一掌迫回! 葉伯棠的咽喉,兩人幾乎同時畢命。 悶哼聲中,她的劍一回再脫手,射進

雖然迅速撲到來,到底慢了一分。 司馬兄弟看在眼內,面色慘變,兩人

撃去。 左手一掌拍向沈勝衣,司馬騰空雙掌同時 可馬如龍悲嘶聲中,右手將槍拔出

緊追着亦掠了過去。 風劃斷,身形倒翻,掠往岸上,司馬兄弟 沈勝衣劍一劃,裂昂一聲,竟然將掌

兵士的包圍亦不是一件易事。 殺手亦只得十個,饒是武功再好,要衝出 手這時候已然與渡河的兵士厮殺在一起。 渡河的兵士雖只有二三百人,但急風 埋伏在水草中那些司馬王朝的急風殺

三個殺手巳倒下,沈勝衣一躍上了岸

手已負傷,如何接得下沈勝衣這雷霆一擊 ,攔腰兩斷,倒了下去。 正落在一個殺手身旁,劍一橫,那個殺

繞着沈勝衣疾轉了一圈。 上將軟劍拔回,一槍一劍,人動槍劍動 **摔地上,司馬騰空隨即在那個兵士的屍體** 馬如龍纓槍盤旋,兩個兵士在纓槍之下飛 沈勝衣靜立不動,人劍却呼之欲出 沈勝衣身方回,司馬兄弟已掠至,司

白雪與十二金釵隨後急追,相距却越來越 白玉樓飛騎早巳奔回,却被五個殺手 與之同時,雷方易金虹兩人已奔回,

不倒他的人。 截下,那五個殺手砍倒了他的坐騎,却砍 沈勝衣躍上岸之際,兩個殺手終被他

劍如奔雷,將那個殺手斬殺劍下 纏着白玉樓,完全沒有他們揷手的餘地。 一閃讓開,易金虹緊接奔至,喝叱一聲 士雖然四方八面湧上,可是那三個殺手緊 力劈在劍下,但剩下三個仍苦纏不休,兵 雷方一旁掠過,當頭就是一棍,殺手百一旁掠過,當頭就是一棍,殺手

雙劍合擊下,只是兩招,便已給刺殺。 與之鬥在一起,餘下一人在易金虹白玉樓雷方霹靂子再出,將另一人迫開,接 白玉樓目光一掃,暴喝道。「佈陣,

命喪當場。 手忙脚亂,易金虹再來一劍,穿心而過 方把握機會,接連幾棒,將那個殺手迫得 冷不提防,右臂中劍,兵器脫手,雷 聲落劍出,與雷方戰在一起的那個殺

用射向白雪與十二金釵。 劉冲那邊已然從河裏游上,立即指揮兵士 隨即分成三排,他們雖然倒下了二十 個殺手同時在兵士刀槍下分屍,那些兵士 ,但仍然有二百多個,各自將弩箭取出 多人

」 劉冲嘶擊大叫

隨時可以發射了 補上到第二排箭弩射出,第一排的箭弩已 箭弩離弦之時,第一排的兵士已然將箭弩 箭弩應聲一排又一排射出,在第二排

在數丈之外。 又密,白雪等人根本不能够接近,給射住 士兵,相反,那些士兵所用的都是强弓硬 手發射,距離到底有限,不能够遠射那些 弩,遠射數丈,三排箭弩輪流發射,又快 白雪與十二金釵雖然配備暗器,但以

人不由退下,白雪亦只有退下 五個少女終於倒在亂箭之下,剩下七

這時候她們亦看到大勢已去

若是仍保得住性命,那些兵士亦根本不能 馬兄弟根本不會再留在那兒,而那些殺手 司馬王朝這一次襲擊若是已成功,

這其實並不難看得出來

再看對岸那邊,那些兵士擲出了無數

繩索,一個個攀着繩索,强行渡河 司馬兄弟那邊赫然給沈勝衣白玉樓易

虚士,白玉樓書劍相絕,名氣也大得很。,沈勝衣一劍橫掃江湖,盛名之下,自無 金虹雷方包圍起來 雷方易金虹的本領白雪她們有目共睹

三人一齊向沈勝衣這邊迫來,最後一

在這四個高手合擊之下,司馬兄弟當

已成功,定必催舟遠去,那些士兵也絕無 不追下去的道理。 現身,極有可能經已沉屍水裏,否則,旣 然凶多吉少,杜筠司馬雙城到現在仍然不

望的了,强衝過去也只是送死。」 四顧一眼,一跺足,道••「我們是沒有希 白雪也是一個聰明的女孩子,很快便 個結論,退出了箭弩可及的範圍,

我們怎樣做就是了。 一個女孩子道• 「姊姊要我們怎樣做

我的意思是,立即離開這地方。」 白雪一聲歎息,道:「形勢比人强,

我們若是再逗留,便是逃也只怕逃不了去 那七個女孩子相顧一眼,一個道:

只怕老夫人怪罪下來。」 白雪道••「她若是仍有命,那邊又怎

那七個女孩子看見,也不約而同,一齊舉 會如此平靜,司馬王朝是完了。 語聲一落,她頭也不回,轉身離開,

邊突然道·「窮寇莫追! 劉冲看見,方待下令追殺,白玉樓那

,絕不可能在白雪她們入林之前將她們截 前面不遠是樹林,以劉冲他們的行動

等進去,縱然最後能够將她們一一追及擊 白玉樓從沒有輕賤他們的性命。 ,相信亦要付出相當的代價。 他們與白玉樓的地位雖然相差甚大, 而入了樹林,她們有樹木掩護,劉冲

包圍中 何况司馬王朝的頭兒都已經在他們的

衣包圍起來,這其實,當然是包圍司馬兄

劉冲應命立即停下,反將白玉樓沈勝

P54

弟

容 司馬兄弟看得很淸楚,一個露出了怒

道 怒容滿面的是司馬騰空,一聲冷笑 「白雪臨陣退縮,不要命了。」

得出 在這種情形下,也會逃走的。」 司馬如龍笑了笑。「但她們當然也看 司馬騰空道。「她們曾發誓殉死。」 司馬如龍居然還笑得出來。「換轉我 ,我們就是能闖出去,也沒有足够的

司馬如龍道•「司馬王朝今非昔比 司馬騰空沉默了下來

人力時間,去將她們找回來治罪。」

看 忙着應付官府追緝,那還管得那許多?」 經此一役,縱然還有人能够活下來,也要 ,我們司馬王朝已到了絕路?」 司馬騰空忽然亦笑了。「老二,以你

過今天,亦不會有多大的作爲。」 你也應該看出我們這兩個老頭兒縱使逃得 「旦到了 一一司馬如龍一仰首。「

然放聲大笑起來,笑得是那麼的蒼凉。 可馬如龍反而不笑了。 「我們這兩個老頭兒。」司馬騰空突

道 騰空笑了一會,一頓,目注司馬如龍 「老二,我一向都佩服你有頭腦。 <u>___</u>

「也仍是,你算無遺策,這一次的失 「現在呢?」如龍反問。

敗 是我們的力量實在有限。」 ,其實與你一些關係也沒有。」 如龍只是笑了笑,騰空接又道:「只

事 如龍道:•「錯了,我還是算漏了一件 太平公主已經是一個死人。」 , 點頭道·「若不是如此

> 能將我們怎樣?」 我們早已催舟遠去,他們就是人再多,又

如龍轉顧白玉樓。 「太平公主是什麼

是已很多天就是了。 如龍冷冷的一笑。 白玉樓冷冷的道。 「你們對於一個死 「我也不清楚,只

人也竟然如此緊張?」 ,便是死了之後,我們也不能以普通人來 白玉樓道: 「她生前不是一個普通人

道我們其實錯在什麼地方?」 如龍歎了一口氣,轉問騰空。 「你知

龍捋了捋鬍子。「這是個很好的教訓。」 有其名,甚至不知道王族中人的尊貴。」 ,以王族中人自居,其實只是普通人,虛 ,完全沒有考慮到生死這個問題。」如 騰空點頭。「我們雖然建立司馬王朝 「所以我們看見他們隆而重之保護馬

弟也不會落至這般田地。」 個地步,事情大概還不會這樣壞,我們兄 口氣。「但我們司馬王朝若不是衰落到這 「這實在可惜得很。」如龍又歎了一

「可惜沒有用。」騰空把手一揮。

司馬騰空截道••「不要再說這些廢話

能讓這些達官貴人等候得太久。」 」如龍點點頭。 「我們總不

機會?」 等機會逃命了。」騰空伸手彈了彈衣衫。 雷方插口道: 「否則他們要以爲我們貪生畏死,在 「你們以爲還有逃命的

司馬騰空目光往雷方面上掠過,轉回

非獨在京城享譽,在江湖上也甚有名。」 白玉樓面上。「這位白玉樓,書劍雙絕, 司馬如龍接顧沈勝衣道:「這個沈勝

兄弟同時享譽江湖,易家堡在江湖上大概 能及,被稱爲年青一輩最有前途的劍客。 亦沒有多少人不知道。」 衣一劍橫掃江湖,聲名之盛,江湖上無人 一頓又目注易金虹。「而易堡主與我們

這一個,我可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雷方不怒反笑,道•「我不是什麼東 如龍接道•「我也不知道。」 司馬騰空點點頭,再盯着雷方。

西 如龍冷冷的移開目光 ,是一個人。」 「這裏大概還是沒有你說話的地方。

大概亦可以出口。」 方才那些話,莫說我,在兩位周圍任何人 雷方笑接道:「兩位落到這般地步,

白玉樓點頭道•「對極了。」

然是末路窮途,也不容輕侮。 王朝身居高職,在江湖上亦有一席位,縱 司馬騰空冷笑道••「我們兄弟在司馬

們說話,已經是你們的福氣。」 自冷笑。「司馬王朝邪魔外道,我們與你 「是兩位先瞧不起別人。」白玉樓亦

白玉樓截道。。「你們是不願意束手就 -」司馬騰空沉下聲。

得很。」司馬如龍仰首大笑。 「我們雖然是邪魔外道,骨頭仍然硬

聲一落,一劍刺前! 易金虹同時出劍,雙劍合擊司馬如龍 白玉樓道: 「那何必多作廢話?」語

恰到好處! 他們雖然是第一次聯手,到底是高手

出來,只是長短兩柄姆食指寬闊的軟劍, 正迎住易金虹白玉樓二人攻來的劍! 司馬如龍退一步,兩道寒光從手中射

這一着擊劍而不擊人,實在大出二人 雷方旁邊打了一個「哈哈」,兩顆霹 司馬騰空右手軟劍已在,左手這時候 正擊在那 雙劍之上! 雙劍交剪向沈勝衣!

霹靂聲响 司馬騰空不防有這一着,方自一 兩蓬火燄, 巳然在劍上燃燒起 怔

馬騰空又是一怔,振劍一抖不開,沈勝衣 劍條的凌空飛刺過來,雷方天門棍展開 火焰流窟,竟然延着劍鋒燒上去,司

空一擊,長劍一沉 陣目眩,雷方天門棍已搶入,撞在他胸蓬火花「霍」地在棍端炸開,司馬騰空 司馬騰空倉皇倒退,閃開了沈勝衣凌 ,迎住了 雷方天門棍

沈勝衣的劍又刺到! 亦同時感覺劍上火焰的灼熱,目光及處, **□** 棍說輕不輕,說重不重,騰空硬 鮮血噴出,倒退三步,雙手

如龍一劍突然凌空飛來。 了司馬騰空的身形劍勢,與之同時,司馬 子後發先至,在司馬騰空左右炸開 衣劍又再刺出,迅如電火,雷方四顆霹靂 馬騰空一退再退,狼狽之極,沈勝 ,迫死

眼見司馬騰空必傷在沈勝衣劍下 ,司

> 不及一 截下,易金虹白玉樓雙雙搶上,竟然追之 馬如龍一劍却及時飛到,將沈勝衣那一劍

左手短劍接攻向沈勝衣十三處要穴。 司馬如龍右手長劍截住了沈勝衣的

如龍的長劍下脫出,一沉,將短劍的攻勢 沈勝衣那支劍那刹那竟然能够從司馬

取其後。 好機會怎會錯過,一揚手,四雙霹靂子直 雷方那邊看見司馬如龍以背相向,大

偏,在沈勝衣與他之間爆炸開來。 馬如龍突然倒退,袖一拂,兩顆霹靂子 還有的兩顆其中一顆竟然回射雷方 眼看那四顆霹靂便要相撞在一起,司

電閃 竟然是被他以口接下,這下子一吐,急如 馬如龍即時回頭,口一張,第四顆霹靂子 雷方「哈哈」一笑,伸手便要接,司 ,疾打在第三顆之上

响,一隻右手突時鮮血淋漓,半邊身的衣 衫盡在火焰中。 內的霹靂子亦被引發,鞭炮也似一連串急 霹靂聲响,火焰爆開,雷方藏在衣袖

雷方驚呼狂退,司馬騰空正在他身後

爆發,他自己也知道絕無倖理,耳聽劍風 不避反撲! 雷方身上的火藥暗器不少亦在火焰中

揚起來。 雙劍斬到一半,突然一絞,雷方雙臂立斷 一股更大的火焰與之同時從他的身上疾 司馬騰空彷彿早知道雷方有此一着

雷方整個身子立時有如一團火球也似

方截下來。 脱口驚呼,以他們的身手,絕對可以將雷 司馬騰空,白玉樓易金虹巳然左右撲至 ,終於忍不住發出了一聲慘叫,瘋狂撲向

那刹那,雷方却突然一聲大吼:

方 司馬騰空同歸於盡,可是,他們在一呆之 說,也看出雷方已自知沒有希望,蓄意與 ,仍然掠前去,只是目的並不在阻止雷 白玉樓易金虹聽得出雷方這是對他們

笑聲中,身形暴退,手中短劍「颼」地飛 ,射向雷方前胸。 司馬騰空當然也看出雷方的意圖,冷

撲前的身形亦被這一劍的力道擊得凌空墮 勢,當然閃不開這一劍,奪地劍入胸,他 雷方雙臂已斷,身形又是一去無回之

在他前面,雙劍合璧,硬將他迫回去! 回來,易金虹白玉樓人劍如電射,一下搶 司馬騰空却也只是退出半丈,便被迫

一劍,現在給這雙劍一迫,立時身不由己 倒撞而回,撞入雷方懷中 司馬騰空若不是受傷,還不難擋下這

隨纏住了司馬騰空的雙脚,火焰同時將司 馬騰空包裹。 金虹雙劍却將他硬硬壓下去,雷方雙脚連 他驚呼,身形欲往上拔起,白玉樓易

到底。

爆炸開來。 雙脚斷去 司馬騰空驚怒交集,沉劍方欲將雷方 ,雷方身上的火藥暗器已然紛紛

眉毛亦在火焰中燃燒,滋滋作响,雙劍再 雙劍烈火中有如烙鐵,司馬騰空頭髮

> 也砍不了下去。 他慘叫起來,雷方却反而大笑,拚盡

最後一分氣力將司馬騰空壓倒地上 慘叫聲笑聲不絕,火藥繼續爆炸燃燒

,兩人變成了一個火球,不住在地上滾動 滾不了兩丈,便巳停下來,笑聲慘叫聲

沒有出手帮助沈勝衣,因爲已沒有這個需 白玉樓易金虹偏開臉,不忍卒看,也

八面襲擊司馬如龍。 支劍飛靈變幻,配合矯活的身形,從四方 沈勝衣已然將司馬如龍迫落下風,

創,攻勢更瘋狂。 一般劍術所能够相比,一眼瞥見雷方被重 他左手用劍,無論速度與角度都不是

不能,沈勝衣的劍勢綿密急厲,搶制先機 ,完全不讓司馬如龍有還手的餘地。 司馬如龍連救都已惟恐不及,更不要說 每一劍都是刺向要害,刺向必救之處 司馬如龍只有封擋的份兒 ,想反攻也

沈勝衣的劍路,迫得只有以快鬥快,力拚相同,司馬如 : 盡管經驗豐富,亦抓不住 有完整的一套,由於刺出的每一劍都不會 反攻了。 沈勝衣的氣力彷彿無盡,而劍術亦沒

龍不如他的地方。 方面也有相當造詣,年輕力壯亦是司馬如 力當然也極大,沈勝衣年輕力壯,在內功 這完全是一場速度的惡鬥,所耗的氣

空有長短二劍,竟然不能够破解沈勝衣左 三支劍不停的相撞在一起,司馬如龍

手一劍的追擊。

衣衫已然被汗水濕透 氣力大量的消耗,不過片刻,兩人的

司馬如龍開始後退,退到了 水邊,退

水草叢,追進水裏。 圍的水草劍光中飛碎,沈勝衣追過

翻滾在空中,裂帛聲响起,一下緊接一下裏拔起來,沈勝衣亦緊接拔起,兩條人影突然一齊斷截,司馬如龍輕嘯一聲,從水 聲巨震,三支劍相撞在一起

馬如龍的衣衫已然被鮮血染紅! 沈勝衣的衣衫裂開了好幾度口子,

如龍完全沒有反擊的餘地。些,雖然是斷劍,也一樣能够傷人,司馬 沈勝衣的劍始終比司馬如龍的劍快一

佔盡優勢。 當然更加兇險,沈勝衣那快了的一分,便 一寸短、一寸險,兩人以斷劍交手

水花四濺中繼續住下沉,沈勝衣的斷劍已 起來,再落在水草叢中,司馬如龍却是在凌空落下,身形一合即分,沈勝衣倒飛了 那一起一落 只是眨眼間的事,

司馬王朝也隨着他的下沉而滅亡。 他的眼睛仍然睜大,雙手也仍然緊握 這雙斷劍當然不能够再刺出去,

沈勝衣 沈勝衣沒有再看他,對於自己的出手 一向充滿信心。

更大的火球,白玉樓易金虹站在火球的旁 這時候,雷方與司馬騰空已變成一團 他的判斷也很少錯誤。

沈勝衣也不忍卒看,目光一落瞬即移邊,目光却落在沈勝衣面上。

周圍倒着不少屍體,斷骨殘肢 ,鮮血

斑駁 白玉樓移步到沈勝衣身旁,歎了 ,一樣是慘不忍睹 但口

我們這邊死的也不少。」 氣 「司馬王朝保得住性命的並不多,

「這是不能避免的事。

錯誤,是否應該接受司馬王朝的條件。 ,是否應該接受司馬王朝的條件。」「我現在實在懷疑,這一次决定是否

怨。 維護法紀,難冤就會有所犠牲,今天我們就會有第二次,最後必然天下大亂,爲了 倒在這裏的任何人,相信絕沒有一個會抱 「你沒有錯,若是你妥協,有第一次

立場,我還是感覺很難過。」 白玉樓道: 「話是這樣說,站在個人

身形一動,掠過那邊。白玉樓跟着亦掠 沈勝衣道•「這還不是難過的 時候

易金虹也就在這時候移動身形

着 一再阻止,合理的阻止 掠來的三人,她早就想叫出來,紅梅却 易菁菁抱着紅梅坐在那邊,驚惶的望

了 說不定反爲對方所乘,而她認不認爲沈勝 衣趕回來,對於自己的傷勢有多大帮助。 之念支持到現在,就是易菁菁,也看出來 嚷出來,勢必影响沈勝衣他們,一個失神 她的傷勢實在已很重,只是一 紅梅在高處看得很清楚,易菁菁若是 點水生

她的目光始終沒有離開過沈勝衣那邊

才鬆過一口氣,一張臉那刹那却變得有如 白紙般, 看見司馬如龍倒下,沈勝衣掠回岸上 然後她開始咳嗽起來。

咳出來的都是血,易菁菁再也忍不住

脱口叫起來。「沈大哥! 。沈勝衣應聲身形一快,落在他們身前

俯身伸手,扶住了紅梅。

樓飛步奔來,沒有理會屍體,俯下身子 總算沒有讓他們將公主帶走……」 太平公主的屍體就放在她身旁, 「沈大哥-紅梅目光一垂。 白玉

人總比死人有價值,必要時盡可以將屍體 搖頭道。 梅一笑道・ 「傻孩子,爹不是早跟你說,活 「乾爹一世英雄,我若

女兒。 好女兒,爹一定將這件事奏上聖上,好讓 是這點事也做不來,怎配做你的女兒?」 天下人都知道我白玉樓有一個如此英勇的 白玉樓伸手輕輕撫着紅梅的秀髮。

冷汗巳因爲痛苦而滾滾落下 紅梅搖頭,黛眉輕蹙,一會才展開

勢嚴重,巳無藥可救? 以他們的經驗,又怎會看不出紅梅的傷 沈勝衣白玉樓看在眼內,却束手無策 白玉樓却仍道。「爹認識的大夫也不

爹一個好女兒。」 少,這一點小傷絕難不倒他們 紅梅笑了笑。 「乾爹到底不慣說謊 ,一定會還

之前總算做了一件有意義的事 之前總算做了一件有意義的事,也應該滿馬王朝長大,壞事做盡,早就該死,在死 一聽便聽出來了。 白玉樓苦笑,紅梅歎息道。 「我在司

足了

,我原就不敢奢望。 一頓紅梅又道:「天理循環,報應不

梅,別說這些了。」 沈勝衣學袖拭去紅梅額上的冷汗。

爲什麼不讓我早些遇上你……」 紅梅勉强抬頭,語聲更弱。 「沈大哥

「日子雖短,紅梅巳心滿意足。」說着 沈勝衣道•「也許是沈大哥福薄。」 「是紅梅福薄命薄。」紅梅又笑了。

個身子顫抖了起來。 沈勝衣又抱緊了紅梅一些,沒有作聲

運 紅梅轉望菁菁,道。 ,只望你珍惜。」 「菁菁,你比我幸

沈勝衣仍然一聲不發,只是抱着紅梅,類 有好好想過,以後我知道怎樣做的了。」 似這樣的事已不是第一次發生,每一次的 菁菁的眼淚淌下來道··「我一直都沒 紅梅笑笑,看着沈勝衣,含笑而逝

抱。這種事也巳發生得太多。 就是天譴,只知道又一個朋友死在自己懷 改過向善也仍要遭受天譴,也不知這是否 他不知一個人是否做過了壞事,就是

感覺,都像是一根尖針直扎進心深處。

到底是好朋友。 白玉樓當然明白沈勝衣的心情,他們

的日子尚淺,却也是一個江湖人。 易金虹也明白, 他雖然與沈勝衣相識

沈勝衣終於站起來 那漂浮在江面的鮮血,却已被遠遠送走 風吹過,血腥味仍濃,江水依舊奔流 江湖人又怎會不明白江湖人的悲哀? ,目光隨流水遠送

現代社會奇情小說 文

,何炎明要脅她就範,用美人計佈下千局,叫她再做「來手」去誘富家子朱波比來俱樂

進入瘋狂境界。游天虹醒來不見胡若蘭,原來她在客廳被何炎明 **游天虹胡若蘭從夜總會回歸寓所,濃情加酒意追求片刻歡娛再**

前文提要:

仍在五里霧中,懵懵閉也。波比因為銀行存欵不够償還賭債,又不敢向父親要錢,只 部賭沙蟹,朱波比連現金支票共輸去八十萬元,對對賭局起懷疑,但自己迷女色中朱局 去找老朋友游天虹帮助如何解决這個難關…… 派來的打手要脅,經過驚險打鬥關解,二名打手認輸走了。胡若蘭依依不捨回到俱樂部

那性感女郎叫張雪兒,是游天虹一位 名流之子 佯說自殺

許多不同類型的親密女友,所以在約會此 在那枚門匙未必能將大門打開。 友,原則上都擁有一枚大門的鎖匙,但妙 等女友時,也有他的一套 親密的女友。游天虹是個風流種子,他有 凡是親密到可以 陪他在家裏渡宿的女

法把大門打開 日所換用的密碼,否則即使用門匙還是無 却是每天更换的,因此,除非事前知道當 無法將它打開的,而大門保險鎖的密碼, 保險庫的旋轉號碼鎖一樣,不知道密碼是 原來游天虹的家門有個保險鎖,就像

那些未經同意的女友不要隨便闖進來。 游天虹可以這樣做,目的就是要令到

用這條秘密的門路進入這裏面來 另有門路可以進入他住宅之內,那當然是 秘密的門路,也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如何利 此外,又爲了預防萬一起見,游天虹

發覺有燈光透出,知道有人來了,後來到 就像剛才那樣,他在街上仰望上來

> 一向頑皮成性。」游天虹一邊又說。 忙過去替他鬆綁。 手足坐在地上的正是他的朋友朱波比,急 虹帶着張雪兒回到客廳裏,發覺被綑綁着 性感睡衣,她正是他的女友張雪兒。游天 女,男的被繩子綁住手足,女的却穿上了 繞道了來,想不到却瞥見客廳裏有一男一 道自己的家裏發生了一些甚麼事,於是就 所以沒有就此開門入來,但是,他又要知 了門外,却聽到有人交談,又像在打架, 朱波比有點啼笑皆非。「你們一定經 「對不起,我這女朋友

常這樣子玩遊戲的,可不是嗎?」

起,我以爲你是白撞。你既是天虹的朋友 波比當作道歉。同時又解釋道•「很對不 ,當然也知道此人會有許多仇家。」 雪兒替他們斟了酒,遞過了 一杯給朱

打不相識。」 朱波比苦笑。「不要緊,反正我們不

嗎? 游天虹忍不住問道:「找我有甚麼事

朱波比道:「無事不登三寶殿,我找

然是因爲張雪兒的緣故。 你當然有事,不過…… 一他欲言又止,願

她一下:「你先進去洗個澡, 一個眼色,還當着朱波比的面前輕輕吻了 我知道你一定很倦了。」 游天虹也十分醒目,他向張雪兒遞了 睡着等我吧

不及待地,說出了來意。「我輸了一大筆 ,你可否設法帮帮我? 張雪兒剛轉進睡房裏去,朱波比就急

游天虹一怔:「數目究竟有多少? 「七十萬元。」朱波比道•「我總共

萬元就够了。」 輸了八十多萬,但現在我只要你幫我七十 「我一時之間那有這麼多的現金?」

游天虹想想又覺得有些不對, 你究竟怎麼樣輸掉的?」 朱波比忽然想起游天虹也是一名賭沙 「這麼多錢

告訴他。 蟹的高手,於是就把全部過程詳詳細細的

最低限度也是我見過的 波比說道:「你可能中了老千的詭計 剛才所講的人物,說不定都是我認識的 游天虹聽了之後,稍作沉思,就對朱 ,那些錢你可以不

爸,我爸爸追究起來如何是好?」 一他們拿着那些有我簽名的支票去找我爸 「不付怎麼可以?」朱波比道:•「萬

雖然我還未見過你遇上的那班人, 你所講,那個女人說不定就是給我戲弄渦 行切勿再支付你的賬項。」游天虹道•• 再存錢入銀行,明天一早還要通知那間銀 「如果你聽我的勸告的話, 不但不要 但根據

「爲甚麼你叫她做甕菜?」

的意思。所以他們內行人稱之爲『甕菜』 否有一截通,有一截不通?」 來手』中的一種。意思就是:半通不通 你試想想,我們在街市買到的甕菜,是 行業中的『半黑來』

道他對老千們這麼的熟識,在他的心目中 人有困難總會向他求助 覺得游天虹是個很够道義的朋友,許多 朱波比認識了游天虹這麼久,也不知

但是現在,游天虹竟然教他賴賬,這

支票告到官府裏去,那時怎麼辦?」 游天虹笑道:•「邪不能勝正,老千是 朱波比道•「萬一他們拿着我簽發的

絕對不敢採取法律行動。」 見不得光的,除非他們不是老千,否則, 「但是,他們會去找我爸爸。你一定

肯收取支票作爲賭賬。」 題。也許他們就揀中了你這弱點,所以才 朱波比担心地說。游天虹也爲之呆住了一 無論在任何情况下 也知道,我爸爸是個有名譽有地位的人, 「嗯 是的,這反而是個棘手的問 ,他也不會原諒我。」

是我自己好勝心太强,才會泥足深陷。 根究底還是我自己不好,輸光了現金之後朱波比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其實追 她曾示意我走,叫我不可再賭下去,只

「她可能是良心過不去,也可能是一

上當。 種以退為進的手法,但無論如何,你總是

「天虹,你有甚麼辦法可以帮一帮我

,拿瓷器去碰缸瓦,令我投鼠忌器。」 朱波比本來就曾經左思右想,只有游 「辦法本來是有的,問題你是名流之

天虹才可以帮帮他,想不到現在連游天虹 就惟有跟爸爸鬧翻了!」 亦覺束手無策。因此他難免有些洩氣地說 「這麼一來,我只有賠上這筆錢,否則

可供你參考。」 游天虹道。「我這裏還有一個辦法

這是最光明正大的賴賬方法。」 「你可以立即報警,將實情告知警方 「是甚麼辦法?」朱波比焦急問道。

「這……這怎麼可以?」 「爲甚麼不可以?」

••「此外,那位胡小姐也一定被牽連。坦爸更加不會放過我。」朱波比哭喪着臉說 白說,我不想令到她難堪啊!」 「如果報警,勢必將事件鬧大,我爸

呢。」游天虹忍不住笑了!「我以爲你只 存心玩玩她。」 「眞想不到,你原來還是個多清種子

不容易呢,哈哈……」游天虹縱聲大笑起 ,我們之間非常純情,並未涉及其他。 「由花花公子變爲純情小生,這可眞 「你千萬別這樣想。她不同別的女人

你究竟肯不肯帮帮我?」 强烈對比底下,朱波比難冤有些生氣: 一個是心情開朗,一個是有苦難言 可是,朱波比怎麼樣也笑不出

經,聳聳肩,苦笑道:「我並非不肯帮你 ,而是愛莫能助。」 一游天虹突然又變得一派正

> 問題吧?」 「七十萬元,對你來說,應該是不成

我也可以借給你,可惜你來得不合時 「如果你來得合時的話 …你這是甚麼意思?」 ,就是一百萬

朱波比想起進了房間去的女人,就忍 「我最近頻頻失手逢賭必翰,唉!

是相生相尅的。」 「我雖然無法借出七十萬元給你,但

不住說:「那也難怪,據講桃花運與賭運

我却有個主意。」 「甚麼主意?」朱波比也明知游天虹

是個智多星。

你學習一下?」 心我羡慕還來不及呢,抑或要我好好地向 「爲甚麼?」朱波比苦笑道。「是担 「今晚你最好暫時睡在我這裏。」

焦急。」 可不同了,他們一定因爲找不到你而大爲 」游天虹道:「如果我估計不錯的話,那 以防你生疑報警;但你今夜在我這裏情形 女子正在四下裏用電話找你,探探口風, 「別胡思亂想,我講的都是正經話。

也終歸會找到我的。」 笑皆非:「就算他們今晚找不到我,明天 朱波比聽了游天虹的話,難冤有些啼

用。」他又會心一笑。「你可明白?」 是休息的時候,大腦神經中樞很難發揮作 虹打了一個呵欠:「主要還是因爲這應該 「明天情况可能完全改觀了。」游天

好吧! 的女人正在等他。所以他只好苦笑道•• 朱波比當然明白,他一定是指房間裏 我只有在這裏暫時做一晚『廳長』

你有你進去陪你的女朋友吧!」 房間裏沒有人 游天虹也毫不客氣地跑進房間裏去。 ,張雪兒仍在浴室裏。

室的門突然有無數的水點迎頭淋下,就像 一邊走進浴室裏去,豈料當他剛推開浴 花洒仍然握在雪兒的手中,游天虹則 浴室的門半掩,游天虹一邊脫去外衣 -那是花酒!而且水是熱的

他却非常「勇敢地」跨進浴缸裏面去。 巳是渾身赤條條的一絲不掛,當然不怕花 洒噴射出來的水;雖然水仍照頭淋下來, 當游天虹再次進入浴室裏面的時候, 張雪兒雙手被他捉住,儘管極力掙扎

匆匆退了出去。

結果還是軟倒在他的懷抱中,任由他抱到 但仍然敵不過游天虹那剛中帶柔的手段張雪兒雖然練過武功,身手也不弱 虹擁抱着,吻得她渾身發軟。

手指也皺了皮! 開那纖纖玉手・「瞧吧!我在浴缸裏浸得 眞討厭,要我等得那麼久!」又含嗔地攤 放開她。她氣喘喘地瞪了游天虹一眼•• 「 「爲甚麼要這樣對我?」游天虹輕輕

「手指皺皮有甚麼要緊,反正這裏還不是 樣可愛嗎?」 游天虹俯首輕吻着她那高聳的胸脯。

「你老是嬉皮笑臉的,真沒有你的

朱波比,於是對她說:「他是一名富家子 她噴了一口烟霧;「先告訴我,那呆子是 口,然後才緩緩把烟支移到她的唇邊去。 游天虹知道她指是正睡在客廳裏的

與爲鈔集團互相串謀,目的是要試試你的。那天你賭贏他們的老千集團,極有可能 上面,把手中的烟支移到烟灰缸上面輕輕 張雪兒把身子稍爲坐直,斜倚在枕頭 「關於偽鈔的事, 一下。「那可能是專印僞鈔的集團 總算有了一 點頭縮

好好的教訓教訓他們,結果當然是大獲全 要是由於事前他已知道那是一班老干,而 且是專在賭桌上討飯吃的,所以才决心要 地方去賭博,注碼很大,他所以入局 游天虹記得那天他被一班人約到一處。」

仍無法擺脫游天虹的糾纏。終於被游天

門後不久 偽鈔·他正要去找那班人算賬,想不到出 ,他正好來一個順水推舟。 但是想不到贏到的現金,大部份都是

兒無法脫身 事後他雖然滿足了胡若蘭,但也差點

了起來 知游天虹,床頭几上的電話就在這時候响 張雪兒正想進一步將她查到的眞相告

方竟然是個女人! 游天虹急忙接聽•「誰?」 「想不到你這麼快就忘記我了。」 對

正是胡若蘭,那聲音很易認得出的 游天虹心裏一個!他怎麼會忘記?她

「睡了吧?」她在電話中的聲綫充滿

煩? 衣,匆匆走到客廳裹來:「是不是出了麻

下,富家子弟有時也真的是 他最低限度也應該留給我一張字條交代 「大概不會有甚麼麻煩吧?不過在禮貌

麼意思?」

洗手間去。留下游天虹獨個兒獃在那裏胡

請恕我愛莫能助。」

們懷疑你藏有偽鈔。對不起,公事公辦,

李豪面無笑容,一派正經地說。

實玻璃几上的烟灰缸,腦海中充滿了 游天虹捧住那半杯酒,眼睛瞪瞪地盯 ?

子就是給她害死的

「既然如此,難道說你還想給她害死

「她是一個老千集團的來手。外面那呆

「你可知道那女人是誰?」

游天虹道

奇的事,因爲朱波比昨夜必然是心事重重 失眠之餘自然會頻頻抽烟,所以烟灰缸 烟灰缸裏面有許多烟蒂,這是不足爲

高了雙手由裏面走出來!

跟在那名探員後面的,是一個握住

翻滾出來;其餘與李豪留在客廳裏的警方

前有一名突然翻着筋斗,在跌跌撲撲中

一名便衣探員剛進了游天虹的臥室去

人員急忙拔槍戒備。只見另一名探員正學

裏面就儲了許多烟蒂一 但是,那些烟蒂之中竟然出現了三種

天虹輕輕地嘆了一口氣!

可惜目前我一些兒辦法也想不到。」游

「我只想救救他,你也知道我的爲人

好嗎?」她又一次用行動去封閉他的咀

「算了,不要再談那些令人煩惱的事

他並非無法抗拒,只是不想抗拒,因

友,自然知道朱波比平時抽的是甚麼牌子 游天虹既然與朱波比是不時見面的朋

的香烟,現在這烟灰缸中就最多這種牌子 的香烟的烟蒂。 一種牌子;但是第三種牌子的香烟又是誰 另一種自然是游天缸這位主人常吸的

是要好好的滿足她

翌日早上起來,游天虹發覺朱波比突

替他做事,爲了令她死心塌地,他自然就 爲眼前這女人不但渾身是勁,目前也正在

的

種牌子的香烟不會是她的! 但她抽的牌子却跟游天虹一樣。所以第三 屋子裏還有個張雪兒,她也抽香烟

從門眼看出去,是一張熟識的面孔

面那兩個高聳的乳房最少就有三份之一讓 襯衫,但只扣上了下面那幾粒鈕,於是上

張雪兒還是穿上了游天虹那件長尾的

眈眈,正在不知如何作答之際,她這麼一 問反而提醒了他。「是的,睡了,有甚麼 事?今天我實在倦得也不想動呢。」 了性感。他的身邊正有着一個張雪兒虎視

嗎?」 的事。」在電話中也可以聽到她在嘆息。 今天我又被迫做了一件令到自己良心難過 話。」她那聲音也像是剛剛睡醒似的・「 做了,又何必難過?還是留待明天再談好 游天虹苦笑安慰她。「算了,不做也 「我掛住你,睡不着,所以才給你電

「不!明天恐怕太遲了。」

那些支票。 「爲甚麼?」游天虹忽然想起朱波比

累到人家父子反日無情。」 我又一次被人利用,但這一次,我可能連 胡若蘭果然在電話中說••「我真蠢!

道?: 胡若蘭無限驚喜反問••「你怎麼會知 「你講的是朱波比?」游天虹問道

十萬元是支票,他不知道應該如何向父親地說。「他為妳輸掉了八十萬元,但不十 交代,所以惟有一死了之!」 「憑我的第六感。」游天虹半開玩笑

爲甚麼會死啊?」 地追問下去:「他怎麼會死呢?他眞傻! 「你說甚麼?」胡若蘭在電話中吃驚

是他自尋死路的原因吧?」游天虹故意撒 朱波比偏偏又是一個失匙夾萬,他根本拿 流朱標,所以支票絕對不可以不兌現,而 不出那麼多的錢,怎麼辦呢?我想,這就 「唉!我眞是罪大惡極!」 「支票簽了出去,他父親偏偏又是名

> 甚麼時候死的?你怎麼會知道? 胡若蘭在電話中又焦急又難過・「他

巳被迫走上了絕路。」 關係,豈料不久之前有個朋友告訴我,他 我根本發夢也想不到你又跟這件事扯上了 我沒有那麼多的現金。我勸他報警,因爲 時他向我求助,要我借他七十萬元 我當然知道,因爲我本來就認識他,較早 乎十分相信他的說話,於是他又說道: 游天虹從電話中也聽得出 胡若蘭似 ,可惜

以嗎?」 查問的話,求求你不要提及我的名字, 胡若蘭吃驚和哀求:「如果警方向你 可

忍住笑,關心地問。 不明白,爲甚麼你還要被他們利用?」他 游天虹幾乎忍不住笑了起來。「我真

目前你以爲我應該怎樣做?」 有難言之隱,有機會我會慢慢告訴你, 胡若蘭在電話中向游天虹解釋。 但

天虹故意說道。 ,將你被他們利用的經過告訴他們。」 「不!我不可以這樣做的 「如果我是你,我會立刻跟警方連絡 ,」看來胡 游

現在到你家裏來一次嗎?」 若蘭眞是有難言之隱,她又問··「我可以 游天虹大吃一驚。「那……那怎麼可

以?這麼深夜了,有事還是留待明天再說 「不會阻你很多時間,我只想……

機上 豈料話猶未完,突然有隻手伸到電話 ,「叮」一聲,綫路立即被截斷了。

哮起來的是張雪兒,她含嗔帶怒地,一手「你這算是甚麽?」 在游天虹背後咆

道這傢伙風流成性,但絕沒想到會出現眼李豪探長是游天虹的朋友,自然也知客廳裏面的人見到,包括了游夭虹在內。 前這一幕。

那間却湧了好幾個人入來!

先走進來的,是游天虹認識已久的李探長

「對不起!我們只是奉命行事!」

首

李豪督察。他一邊出示警方的委任證

,一邊遞上一份入屋搜查手令

游天虹看後仍然怔怔地問:「這是甚

互不協調,就是游天虹也忍俊不禁 表情,以及仍留在她咀角四周的牙膏泡沫 固然爲之口呆目瞪!再看看她目露兇光的 ,各人又忍不住笑了起來, 看見張雪兒那性感的裝束,警方人員 因為三者之間

又尴尬又生氣地吆喝道・「笑甚麼? 如小丑一樣,還以爲這些男人都是色情任 笑,再笑我就開槍首先殺死他一 ,急忙用手將襯衫的衫尾極力往下扯着 然而張雪兒也不知道自己那張臉上有 不准

地打了一個冷顫。 彷彿感到背脊刮起了一陣冷風,不由自主 站在她前面不足三呎的一名便衣探員

職務。」 對她說••「雪兒,別這樣,他們只是執行 游天虹担心她神經質地錯手殺人,忙

去,這算是促進警民關係麼?嘿,想執行 知洗手問裏面有個女人也不先敲門就闖入 職務,想我相信這班人就是警方派來的 張雪兒却不以爲然:

這位是警方的李探長,我們是多年朋友 只有致電報警這個辦法。」 他絕不可能是假冒的。」 「別胡鬧了!」游天虹道:「我身邊

巳扣在手槍的機掣裏面,眼睛却凜然瞪住

「這算是甚麼?嘿!」她右手的食指

李豪,「就是有種在光天化日之下入屋搶

刦,也應該懂得一點禮貌啊!」

李探長苦笑。

「我們是警方人員,不

記藏門啊!」 首先關進游天虹臥室的探員道。「快些向 小姐道歉,以後進入洗手間時,千萬別忘 李豪爲了令張雪兒容易落台,對那名

那名高舉着雙手此探員,惟有向張雪

子,所以游天虹根本無須替他担心甚麼。 張雪兒渾身上下只穿了游天虹一件襯

游天虹倒了半杯酒,坐在沙發上沉思

的怒氣已是迅速消解

道: 「你不該冷落我,竟然跟一個女人講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她才低聲埋怨

不打女人,何况她現在使的又是軟功,他 倒床上,吻得他喘不過氣來,游天虹從來 他頸項,兩片灼熱的唇瓣吻向他的臉頰。

游天虹想責備她,但是,她已把他拉

奪過游天虹手中的電話筒,一隻手則繞過

張雪兒看見沒有事情發生,轉身進入

不同的牌子,這又是甚麼理由?

郎握住手槍站在他背後,面上冷如冰霜。 游天虹的臥室門前,面上毫無表情,那女 支手槍的女郎,探員高舉着雙手,就立在

那女郎當然就是張雪兒,那支手槍却

易手,却非客廳裏的局外人所能理解,只 是屬於那名便衣探員的,至於手槍如何會

知道張雪兒正在生氣。

起來 游天虹正在胡思亂想之際,門鈴忽然

P60

已經返回家裏去了

無論如何,朱波比巳經不是一個小孩

行去,通知銀行方面停止支付,亦有可能 波比可能想通了。說不定他這時正趕到銀

游天虹當時並不介意,因爲他以爲朱

朱波比可能乘游天虹他們在房中熟睡

才看清楚那性感的裝束。 兒道歉,也只有在他轉身向她取回手槍時

聲,旋風似的,瞬即轉進游天虹臥室裏面 洗手間去了 張雪兒在游天虹的監視下, 「廖」

雖然張雪兒與那探員之間,只是出於誤會 大方地說••「探長先生,你們的搜査工作當屋子裏一切回復正常時,游天虹很 「奪槍」一幕也不知會演變成甚麼樣子 李豪跟游天虹是老朋友, 否則剛才那

識她?

游天虹反而覺得驚奇。

「哦?你也認

笑容

「張雪兒?」

李豪立即收斂起而上的

,幾乎每一角度都給搜遍了,可惜一張僞 一連串的搜查行動,游天虹這住宅單位裏 不過如果要認眞起來,也够游天虹麻煩 警方人員在李探長的指揮下,展開了

鈔也搜不到 這時候輪到李豪向游天虹道歉了

萬元。」

害人,爲了那一批僞鈔,我大概損失數十

「不妨告訴你,我才是偽鈔的最大受

」李探長以羨慕的目光瞪住游天虹。

同事十分仰慕她,想不到你果然有一手!

因爲事實上她破過不少大案,我有許多

只是聽過同事們提及她的芳名

道歉才對。」 我以爲你很應該回去叫你的上司公開向我 虹以開玩笑的口吻說道•「既然是公事, 「你不是說過,這是公事嗎?」游天

消息的話,也請通知我一聲,這樣大家都

個告訴你,同樣的,如果你們在這方面有

有好處啊!」

好嗎?如果我有這方面的消息,我會第一

禁果了。」李豪又說··「我與你有個默契

「張小姐肯帮忙你,相信很快就會有

命令, 更知道你不是這種材料,無奈這是上司的 生了一些事情,就是市面上出現大批偽鈔 紀錄,儘管事後已交代清楚,但最近又發 你的身上來,其實我也早知道你的爲人, ,所以專案小組翻查舊紀錄,才會麻煩到 李探長道:「上次你有過使用僞鈔的 我惟有公事公辨。」

奪去你手下配槍的女人是誰?」 指臥室裏••「你可知道剛才能够在刹那間 查這件事的來龍去脈。」他說到這裏又指 游天虹道。「不瞞你說,我也正在追

> 道的女教士吧!」 現在這裏,大概總也不會是來這裏上門傳 李豪會心一笑·「够胆這樣子半裸出

游天虹道:「她是本地的花拉科茜-

些支票免現了沒有?」

子上••「我們用電話找他,他的家人竟然 說整夜未見他返家。」 媽的!」何炎明氣得用手大力拍向那張桌 「連最小面額的一張也無法兌現,他

舊債,以及可以分紅。 了甚麼事?」 「想辦法去打聽一下,看看究竟發生

友,不會引起別人的懷疑。」 「如果找到他的時候,怎麼辦?」胡

賬。」

你們給我許下的諾言……」 訥地問。「湯伯贏到的數萬元現金,以及 「好吧,讓我試試看,」胡若願又訥

票如果無法兌現,我們等於白做了 好意思提分紅?嘿!」

接近中午 李探長率領警方人員走了 ,時間已是 聲。

來,游天虹才正式介紹他們認識,張雪兒

這時候張雪兒已穿好了衣服由裏面出

反而感到有些尴尬。

?我實在餓得要命呢?」 我們先到外面去,找個地方吃點東西好嗎 天星碼頭見面,他可能有消息給我,現在 張雪兒看看腕錶:「我約了一個人在

何炎明把胡若蘭召來,又惶恐又生氣

胡若蘭迷惑地搖搖頭,反問道:

地間她道: 「朱波比那小子真沒有跟你運

镇子都不停地在轉動,總是找不到她要找

「那怎麼辦?」胡若蘭也着急,因爲

在這次的行動中她也有利益,包括不必還

何炎明道。「你是他的女朋

· 「那數萬元現金有屁用麼?數十萬元支 ,你還

內。

胡若蘭看看站在身邊的大漢,不再出

多重要事情待辦似的,匆匆忙忙地走過 裏張望,尤其是張雪兒,她由碼頭旁邊的 只有游天虹和張雪兒駐足一旁,四下 碼頭上人來人往,每個人好像都有許

「立即通知我們,讓我派人去跟他算

何炎明也不等她講完,便瞪大了雙眼

欄杆,找到碼頭主要通道這邊來,眼睛和

的人。

最後,他們又回到碼頭左翼欄杆這邊 看看腕錶,已經超過了約好的時間

來。 張雪兒洩氣地說: 「沒有理由的,他

問 連人影也不見了?」 講得很老實,風雨不改,不見不散,怎麼 「他是甚麼人?樣貌如何?」游天虹

我提供過消息,我覺得這像伙也可靠。」 「一名黑社會幾人 「會不會我們來遲了?」 ,很矮小,以前向

兒留下來等我……」 起了一件事:•「天虹,是你累事。你獨個 未到約定時間,也許……」張雪兒猛然想 「不會的,我們到這兒來的時候,還

游天虹聽得莫名其妙-

那邊去,在一個飾櫃的前面悠閒地參觀櫃 內的商品,游天虹抓抓後腦又不敢過去 最後,只見她跑進了那幢商業大厦之 張雪兒則匆匆竄向隣近一幢商業大厦

的一個人。 透明玻璃,留意到當時正在大厦內通道上 內陳列出來的商品,她只是透過那飾櫃的 這時候張雪兒當然無閒心去參觀飾櫃

他本來約好張雪兒在碼頭見面的,為甚麼 是她要等的人,也就是那名黑社會幾人, 却躲在這裏面?而在他身邊並無其他人。 正在商業大厦通道內走動的人彷彿就

之內,那人似乎發現了她的踪跡,不但沒 張雪兒剛繞過飾櫃進入那幢商業大厦

有過來接觸,反而拔足飛奔。

得事有蹊蹺,立即加緊脚步去追。 黑社會幾人道友華,他爲甚麽要走?她覺 張雪兒已經看得非常清楚,正是那名

街上去,那時想找他也就更加難了 雪兒必須及時抓住他,否則就會讓他逃到 四通八達,單是出口也有好幾個,所以張 那幢商業大厦的地下,有許多通道,

就是見不到道友華那傢伙的影子 友華的下落,橫街的行人道上冷冷清清, 等到她轉出那幢商業大厦時,已失去了道 行人,結果就總是跑在前面的佔了便宜, 及時追上他,因爲大厦的走廊上,有許多 個出口寫了出去,那是通向一條橫街的 張雪兒雖然跑得很快,但始終無法可以 道友華跑得很快,眨眼間已由大厦的

路旁邊緩緩地駛過來 叫游天虹在那兒等她,但是,就在這刹那 所獲,當她正想回到碼頭那邊去,因為她 ,她竟然看見游天虹那輛汽車正沿住馬 張雪兒左張汽氅,找了一會兒,仍無

道友華。 坐在汽車裏面的除了天虹之外,還有

他身畔的道友華,却垂下頭來。 上好一陣,直至到那車子移近了她的身邊 張雪兒感到萬二分迷惑地獃在行人道

,她才看清楚游天虹那古怪的表情。至於 游天虹示意着說•• 「你要等的人,可

事?」 彎腰望入車廂之內 0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 ,只

P62

游天虹苦笑聳肩: 「像他這種人,天

> 見你與我同來,竟然以爲我是警探,自然生多疑,自然不可以用常理去推測,他看 不敢見你。」 生多疑,自然不可以用常理去推測

張雪兒却用疑惑的目光瞪住他••「然

來的。」游天虹資了他身邊那男子一眼, 「對付旁門左道的人,自然不可以在正門 ,他又怎麼會坐到你的車子裏來?」 「我是用一種很奇特的方法把他請進

他的心事。 張雪兒這時才知道游天虹早已窺破了

等,所以我只要等在旁門,很快尉有了收

之後啟問道。 已坐上前面的座位來,把道友華夾在中央 你以爲我說得對不對啊?」張雪兒這時候 方好去,一是警局,一是戒毒所,雪兒 邊又說•「現在看來我這車子只有兩個地 ,因此道友華想逃走,更加是不可能的事 「爲甚麼你要逃避我?」 游天虹一邊示意張雪兒坐上車來, 張雪兒坐上車

出頭臉來,因爲我們老早講好了 一個人來的,可不是嗎?」 ,我以爲他是一名警探,自然不敢隨便冒 道友華道・「你的朋友巳講得很清楚 你只是

張雪兒說道. 「這麽說來,又是我錯

局。 」道友華道。 「不管怎麼樣,請你們切勿送我去警

應該大有前途的。」 好事,送你到戒毒所去好嗎?你還年青 游天虹故意說•「那麼!讓我做一件

道友華道•• 「不,那樣我會完全失去了自由 「目前我也按時前往服食美沙 3

,你又何必迫我

百元,怎麼可以就此沒有了下文呢? 張雪兒道· 「但是,你昨天收了我一

保。 否可以守口如瓶,你也知道那班人心狠手虹,又回過身來望張雪兒。 「你的朋友是 辣,萬一露了口風的話 道年華側過頭來望望游天 ,我們就會性命不

張雪兒道。「放心說吧,你身邊的

天可能有一件大事發生。 我却有個重要的消息向你們提供 就是今

耐性再聽下去。」 醒你,最好不要離題萬丈,否則我未必有 「今天下午,有一宗偽鈔交易在政府

游天虹一邊開車,一邊說道。「我提

問。「這宗交易,甚麼時間進行?」私的方法偷運回馬尼拉。」張雪兒立即就 地說:「有個非律賓華僑由中間人介紹 向一名本地商人購入一批偽鈔,然後以走 第七號停車場頂樓進行。 「這宗交易,甚麼時間進行?」 」道友華很謹慎

一齊去,我不必你出面,但你可以獲得一認識那個本地商人?然則你最好能帶我們 要半小時左右才可以到達,當然,那是包 也計算在內,因此他就問道友華。「你可 括了交通擠塞,以及渡海等等所須的時間 估計由這兒到政府第七號停車場,也須 游天虹看看腕表,已是下午一點多鐘 「下午三時正。」道友華回答說。

道友華想了想,道:「我 「我祇可以替你

游天虹問道。 「那個本地商人姓甚名

黑道中 麼清楚啊。」 到他的廬山眞面目,否則我也不會知得這 願以七兌一的價錢出售,於是四出放盤 但我知道那傢伙有大批偽鈔急於求脫手 「這點我都不清楚。 人從中介紹,所以我才會有機會見 道友華道。

忍不住又插嘴問:「那個本地商人會不會百元偽鈔,這價錢十分不俗啊!」張雪兒 「七兌一 ,也就是以一百元眞鈔換七

姐那一百元訂金。直到昨天晚上,那傢伙 黑道中放盤出讓一批幾可亂眞的偽鈔,這說:「因爲最近這些日子裏,一直有人在 消息我首先聽到了,所以我才敢収下張小 就是印製偽鈔的人? 「我相信雖不中亦不遠矣ー 」道友華

車子這時正朝着渡海的地方駛去,前終於浮頭了,所以我才有機會見到他。」 面果然很塞車

班人人只是「試辦」的性質 經太遲了。後來他才從張雪兒口中知道那 亂真的僞鈔令他上當,等到他發覺時,已 過的老千賭徒,那天那班人就是利用幾可 道友華口中的本地商人會不會就是他遐上 游天虹內心當時有另一種想法 那個

機會把大批偽鈔脫手的 換句話說:那只是開始,往後還會揀

繞着圈子,令到他身邊的道友華感到有些 却沒有直接將車子開上去,只在附近街道府第七號收費停車場附近,但是,游天虹 半小時之後,游天虹的車子已開到政

莫名其妙,但張雪兒比較了解游天虹此人

定應該怎樣去做。 然是先行了解一下附近的環境,然後才决 ,但做起事來却十分認真,所以他此時必 她知道游天虹這個人平時吊兒郎當的

時間已是下午兩點多鐘

標最少有好幾條街呢。」 不是這裏啊,你完全弄錯了,這兒距離目 道友華以驚奇的目光瞪住游天虹。「 游天虹終於把車子停到一條横街去。

好的話,我絕不會虧待你。」 你跟我來,我會慢慢告訴你,總之你做得 游天虹一邊推開車門,一邊說道:「

張雪兒首先落車,而道友華最後才落

好對正第七號停車場最高一層,居高臨下 近第七號停車場的情形,因爲那兒天台剛 才逐漸明白,原來游天虹要由那兒俯視附 裏面去,三人一同乘升降機到樓頂,他們 ,自然瞭如指掌。 然後帶同張雪兒和道友華進入一幢大厦 游天虹從他的車子裏取出了一包物件

游天虹的真正用心,他們如果由這兒俯視 以目睹交易進行的情形 下去,根本就不必到第七號停車場,亦可 那個黑社會幾人道友華這時候才明白

載住的原來是一副望遠鏡,他對準對面停 場去,承樣反而會打草驚蛇呢。」 車場頂樓,調較好焦點,然後才對身邊的 所知道的一切就行了,我們根本不必到現 游天虹又將帶來的皮紙包打開,裏面 「等會兒你只要在這裏告訴你

> 的見解。 道友華和張雪兒都不得不佩服游天虹

焦點的時候,一輛車子開到停車場頂樓去 ,令到視覺方面倍感吃力。 當時陽光正猛烈,所以陽光底下出現陣 正當游天虹站在天台欄杆較着望遠鏡 那是汽車前後擋風玻璃的反光

那車子在不停地兜來兜去,相信還是無法 可以找到空位進去的。 號停車場頂層的車位巳全滿了,所以儘管 車子的動向,因爲從天台俯視下去,第七 豈肯功虧一簣呢? 他聚精會神地瞪住那輛 然而這正是最緊張的時刻,游天虹又

忽然停住了 就當那輛黑色房車繞到一條通道時

所見,黑色房車裏面,最少還有一名司機 ,一個中年人和一個年青人,從望遠鏡中 ,但司機並未落車。 這時候,黑色房車裏面走出了兩個人

「請你看看他可就是你所講的人?」 游天虹把望遠鏡交給身邊的道友華。

道 鈔出售的本地商人,是沒有鬍子的。」 道友華接過望遠鏡,看了一會,就說 「不,不是他,那個中年人說是有僞

來了 ,於是那輛白色房車之內,走出了三個人這輛車的所在,結果現在家給他們找到了 那黑色車子繞來繞去,大概就是爲了找尋 走出來,那汽車是停在停車位內的。剛才 游天虹這時候又看見另一汽車內有人

了一個中間人以及一個本地商人在內,還,這三個人之中,我最少認得兩個,包括 道友華只瞥了他們一眼就說: 「是他

有一個-

望遠鏡底下,他發覺有些事情令他無法明 然回頭就走,想撤退汽車之內。 白的,就是剛才走出白色汽車的三個人突 道年華正頓住,沒有說下去,因爲在

是怎麼一回事了。 過道友華因爲望遠鏡的帮助而看得更加淸 楚而已,而這霎那間游天虹彷彿也想到那 鏡在手的游天虹和張雪兒也見到了,只不 那突如其來的變化,就是連沒有望遠

對手, 形勢却十分之明顯,那就是••三個回頭便 走的人,可能發現了對方並非僞鈔交易的 停車場裏面的情況雖然非常混亂,但 而是便衣警探。

台。 • 「快些跟我落樓!」 游天虹只簡單地對張雪兒叫出了一句 人却早巳離開了天

內;那人影彷彿啟是游天虹的影子一樣。 點也不吃虧,就在升降機門關上的一刹那 ,一條人影已緊隨着游天虹的身形閃了入 游天虹的動作快如閃電,張雪兒却一

以游天虹可以向張雪兒清楚交代他的行動 計劃;那計劃是游天虹剎那之間想出來的 ,也只有張雪兒一個人可以助他完成。 在升降機之內,就只有他們兩個,所

得到游天虹究竟想怎麼樣。 但在動作方面無法跟得上二人,連思想也 差了十萬八千里,因此他根本無法想像 至於仍舊獃在天台上面的道友華,不

升降機很快巳落到樓下。

運氣,不過照我估計 運氣,不過照秒估計,這是必經之路。」,一邊對張雪兒說道•「現在是賭我們的 游天虹一邊走向馬路旁邊他的車子裏

> 道上。 的汽車之內,張雪兒還在馬路旁邊的行人 輛白色的汽車,當時只有游天虹巳進入他 豈料話猶未完,街口那邊已出現了一

本就違反了交通規則 掣地掠過,由另一邊街口衝去!那速度根 眨眼之間,那輛白色的房車已風馳電

一個人在那裏。 游天虹立即開車跟踪,只留下張雪兒 然而張雪兒也並不空閒,因爲計劃中

巳出現在街口那邊,眼看她無法完成游天 兒的偷車行動還未開始,那輛黑色的汽車 從後邊追上那輛白色的汽車。但是,張雪 車,橫梗馬路中央,以防止那黑色汽車來 ・阻截追兵。 她須要負責一項十分重要的任務,那就是 本來游天虹要求張雪兒設法偷一輛汽

說時遲那時快,黑色汽車來勢正急,司機 出,「吱」 根本無法估計突然之間有人自馬路旁邊衝 雙足一點,身形霎眼間已衝出馬路去了 虹交給她的任務。 但是張雪兒的腦筋轉得很快,只見她 的一聲!汽車惟有緊急煞掣!

攤在那兒。 馬路前面三呎左右的地面上,動也不動的 車前面的汽缸掩蓋上飛彈而起,立即落在 可惜一切似乎太遲了,一條人影自汽

前面,所以車上三個人惟有落車。 之眼前日開出了人命,而且所女子就擋在 嚇傻了。不管在交通規例上是誰錯了,總 都是男人,但在這電光石火的刹那間 黑色房車裏面總共坐了三個人,他們

黑色房車裏面那三個人原是警探

方面,他們却又暗自慶幸此人似乎一點受 傷的跡象也沒有 三名警探同時嚇得怔在一旁!但另一

然不會知法犯法,所以他們立即分工合作

,兩個人過去扶起地上的「重傷女子」—

一當然,他們還不知道眼前躺在地上的正

張雪兒從那名探員的懷抱中站立起來

知道的話,兩種反應都會是十分極端的, 是當地極具名氣的私家偵探張雪兒,如果

一是更加嚇呆,一是知道她身手不凡,根

本無須爲她担心,可惜他們都不知道。

那名探目立刻追上去攔住她•「喂•

小姐,你不要走啊!我剛才已經打電話召

看見望後鏡裏面有人自白色汽車跳了下來

交通燈仍未轉回綠色,游天虹忽然又

正匆匆衝了過來,而且一來就是三個人

法,故意阻慢對方。

注意,那時反而不妙。所以他就利用這辦

「召救傷車幹嗎?」

起來,一個跑去借電話報警召喚十字車。

張雪兒好像受了重傷,昏迷不醒似的

因此三人之中有兩個過去把張雪兒扶

上也要送你去驗傷。」 探目道··「但無論如何,我們在責任 「我們以爲你受了傷。」

個坐向前面,兩個閃電似的,由後門進入

那三個人强行拉開游天虹的車門,一

,他們正衝向游天虹的汽車裏來。

游天虹汽車的後座去。

首先坐到前面座位去的大漢,以第一

「對不起!我根本就沒時間陪伴你

探 」張雪兒說完,頭也不回地,匆匆走了。 兒一定無法向救護人員交代,但他們是警 巴巴地瞪住她離去,假如換上別人,等會 ,自然又不同了。 探目再三趨前挽留亦無結果,惟有眼

正變爲紅色一 街道,前面不遠處就是十字路口,交通燈 截那輛白色的汽車,霎眼間已轉入另一條 另一方面,游天虹開着他的汽車去追 —那是停車的訊號。

及時衝過十字路口去。 越過他們,擋在前頭,令到白色房車無法 突然之間有一輛墨綠色的房車,閃電似的 那輛白色房車企圖一衝而過,但是,

些開車!

游天虹無可奈何,惟有將車子開動。

然而,後面的車子却無法跟上來,原

是常見的現象。

游天虹身邊的大漢也急急示意:

「快

汽車正在响號催促前面的車子開動!這原

這時候,交通燈號已轉綠色,後面的

輛又不是計程車,而且這裏……」

「你們弄錯了。」游天虹道••「這一

撞到整個人凌空飛起,相信縱使是不死

另一名攙扶着張雪兒的探員則說。

探目却站立一旁埋怨道。「總之我們

當他發覺一點兒傷痕也找不到時,難免感 有。」那名探員正在檢查張雪兒的四肢, 名探目也回到現場來:「她怎麼樣了?」

「只是昏倒過去,看來連皮外傷也沒

這時候,跑去打電話召喚救傷車的一

鈔黨,但現在……

! 要不是她冒失,我們一定可以追得上僞

• 「她幸好沒有死去,只是昏迷而已。」 放軟身體,那名探員按過了她的脈搏後說

但另一名探員却埋怨道:「眞是活該

位,他們必可及時闖過去。 生氣,要不是前面那墨綠色的汽車搶前爭 因此後面那輛白色汽車裏面的人顯得十分 ,任何車輛在這時候硬闖也可能出事, 紅燈訊號轉完了,橫街的車輛紛紛駛

動她,這兒根本沒有斑馬綫,所以錯在她 路的?」他又吩咐他的下屬: 「千萬別移 就給她害死,那裏有人這樣冒冒失失過馬

我們根本沒有錯……」

豈料話猶未完,張雪兒巳**時**開了眼睛

游天虹,本來他大可以一聲不响,靜悄悄 駕駛着墨綠色汽車的並非別人,正是

> 地在後面跟踪那輛白色汽車,但是,他却 上他們,只怕亦會引起巡邏警車或警員的 担心對方把車子開得太快,屆時即使追得 前面路旁去上 持刀大漢惡狠狠地說•「快將車子停到 「他媽的!我們差些兒就給你害死!

游天虹也照做了

他順口問·「我已

裏面去。」 送了你們一程,我是否可以開車離去?」 你也要跟着我們一齊進入屋子

辦,怎麼可以陪你們各位呢?不如就此告 游天虹苦笑道•「我還有正經事情要

別吧!

氣! 「少嚕嘛! 持刀大漢仍以利刀抵住游天虹的腰間 快些入去吧!否則我就不容

紙牌。那班人個個粗眉大眼,一看說知道屋子裏去。屋子裏有一班人,正在賭樸克 不是善類;他們看見三名大漢押着游天虹 游天虹無可奈何 ,只好跟隨他們進入

天虹的腰間。 「乖乖的依足我的吩咐開車 時間拔出了一柄鋒利的刀子,迅速指向游

,否則你就會死得不明不白!」

子,我們跟阿高有話要說。」 一齊轉到後面去了。 持刀大漢對那班人說:「監視着這小 然後三個人

入來,紛紛把視綫集中過來。

裏面。 機警,你和我們都會一齊墮入警探的陷阱 太不够道義,竟然出賣我們,要不是我們 游天虹隱約聽到有人說。「阿高,你

中,有一個高個子,可能正是道友華所講 游天虹這才想起, 剛才那三個男子之

所以,後面其他車輛完全給那白色汽車阻

來後面那輛白色汽車裏面巳是空無一人,

聲,但游天虹的車子却載住那三名大漢去

塞住去路,於是又紛紛响號,吵得震耳欲

是警探,否則怎樣也不會帶你們去……」 的中間人。 只聽有人辯駁道。•「我根本不知他們

却擾亂他的聽覺。「喂!你是甚麼人?」 游天虹正想聽下去,但身邊一班大漢

P64

一條橫街來。 游天虹就在利刀要脅下 ,將車子開到

站立起來•「誰說你們沒有錯?你們把車 子開得太快,如果我真的死了,我也會向

一狀的。」



幾個銅板,這有甚麼好可惜的?」

郁雀兒撇撇嘴道:「咱們公子只花了

孤島訂友誼 竹王起疑心

急急逃去,再繼續北上遇見袁江夫婦,一行七人去膠州灣東海無名島找竹龍,週上他妹

釋,兪易二人才罷手,但要沈芳兒跟他們回去,季伯玉初試劍法把易三招刺傷,二人才

音及揮雲劍法。四人來到磁縣光祿鎭看見兪涵梅易三招誤將木二先生追捕經過向沐一解

稱雄江湖之事說出。季伯玉大爲警惕,在旅程中加緊學會五行化 沈芳兒救了季伯玉並將父親受一名叫令主挾持,以便除去異己

前文提要:

妹竹鳳,向她說情救水飄香,她不答應,季伯玉將她據走作人質,以便換回水飄香,隨

即揚帆離去,跟着竹門武士乘船追來,看來很快追上,季伯玉能否擺脫還是個疑問:

沈芳兒眉峯一皺道:「怎麼辦?季大

就會追到咱們。 季伯玉道:「不必担心,他們不見得

伯玉抓起一把銅板,雙手齊揚,向來船的 採三面包抄之勢,季

,雖在波濤起伏之中,來船的帆索仍然應 他師門的暗器「飛星子」是武林一絕

翻下海去,他們忙着自救,當然無暇再追來船不只是行動受到阻碍,連船隻都幾乎 巨帆突然砸下 有如禍從天降一般

感到失望,她却投目天際,陰沉沉的一嘆 季伯玉擺脫了過來的船隻,竹鳳自然 「這才叫做自作孽不可活,當真可惜

竹鳳道:「你們公子如果省下那幾個

在死星照命,看來是非死不可了 銅板,就算受點活罪,還能留得命在 竹鳳道··「不,是老天爺·· 郁雀兒道:「憑妳?

現

不關妳的事,何用妳來担心?」 郁雀兒哼了一聲道:「老天爺找咱們

我的事?」 竹鳳道: 「咱們風雨同舟,怎能不關

些甚麼?」 郁雀兒道:「嗨,竹鳳,妳到底在說

想不到你們竟然如此愚蠢 竹鳳一嘆道:「我原以爲你們知道

郁雀兒怒叱道:「竹鳳,妳要是拿姑

看,竹姑娘,老天爺要對咱們怎樣?」 奶奶窮開心,小心我剝掉妳的皮 必非無的放矢,袁大嫂請不要生氣,說說 季伯玉微微一笑道:「我想竹鳳姑娘

們如是不早點趣避,必然會葬身魚腹下 該知道一斯海上的知識,由天際那些雲層 斷,不出六個時辰,海上必起强風, 竹鳳道:「你們既是飄洋過海,就應

這艘原巳 興奮之色如同疊花一的面頰,忽然現出一 而頰,忽然現出 待瞧到遠遠走來 的季伯玉 現,面色一沉,嬌軀 股興奮之色,但這股

也知道她心存怨懟, 一些枯木野草,以鑽木取火之法,升 季伯玉沒有瞧出她神色上的變化,却 堆熊熊烈火,然後向她招呼道: 他沒有理會她,逕自

季伯玉 一怔道: - 怎麼,妳是說不應

該將衣服烤乾? 醫 敢

他還是聽得懂的,不過他却有點奇怪,竹 就算季伯玉不是一 個笨蛋 兩句話

鳳是怎樣瞧出他是戴着人皮面具 想到這裏,他忍不住 伸手向臉上一摸

功成身退,不得不摘它下來,他把玩了一 一道長長的口子,所幸沒有傷到面皮。 現在他明白了,敢情人皮面具被劃破了 這張爲他帶來許多帶仇牽連的面具,

江湖之中是出了名的美男子,姑娘節它是 季伯王愕然道: 「勾漏山主燕然,在

竹鳳沒有跟他爭辯,話題一轉道:

季伯玉道:「沒有瞧到泉水,水潭倒

有一個,姑娘想喝水?」

,她那萎頓

清洗一下?」 竹鳳白他一眼道:「除了渴水就不該

來 海水中有鹽份必須用淡水清洗,請隨在下 季伯玉道:「姑娘說的是 ,在下忘記

邊道:「姑娘洗吧,在下到初處瞧瞧。 竹鳳道•「季少俠…… 他將竹鳳帶到一個約莫三丈力圓的潭

季伯玉道: 「姑娘還有甚麼事?」

我逃不出這個孤島。」 竹鳳道·一解開我的穴道好麼?反正

的穴道 季伯玉伸手拍出兩掌,解開她封閉着 ,然後離開水潭 ,坐到沙灘上發起

呆來了 仁,也想到伴他前往無名島的朋友,這 他想到大哥小妹, 想到了小師弟商存 般

,他却跟竹鳳困在這座孤島之

如果離不開這個孤島?如果他那些好

事不是人力可以挽回的 ,却會終身被痛苦的煎熬 測風雲, 八有旦夕禍福,有些 但憂患餘生的

女孩子 脚步之聲,是竹鳳來了 他在沉思之際,耳旁却傳來了輕微的 ,那個被他擴來的

竹鳳悄悄 可能,防人之心不可無, 他們之間,是仇敵 的給他致命的 __ 擊 他不得不暗中戒 不是朋友,如果 並不是沒有

纖纖玉手,悄悄伸了過來 約莫兩尺左近,脚步聲停止了 一隻 **陟舊的船隻解體了** 最後在職的一聲巨响之下 ,他想穩住船隻,但却力與願遠。 ,在一記强烈的猛撞之

狂猛,落水者像被震散的木板

六個時辰之內,咱們到那兒去尋找避風之

季伯玉道:

「我相信,但水天茫茫

竹鳳道:「你不相信?」

季伯玉道:

「原來如此。」

緊緊抓着舵柄,舵柄上連着一塊木板,具

有頗爲强大的浮力 他原想尋找他的同伴 但風浪却將他

流聽命運的安排了。 海面顯得一片平靜,雖說大難不死,必有 待天色接近黎明,强風終於過去了

風。

有點風有甚壓好怕的?」

郁雀兒道: 「咱們經過不少大風大浪

明是一個晴朗的好天色,那裏會有甚麼强

袁江道:「別聽她唬嚇,公子,這分

保證你們會不受傷害。」

竹鳳道:「竹家沒有不满理的人,我 季伯玉道:「妳要咱們自投羅網?」 才是最近的距離。」

竹鳳道:

「回無名島去,只有無名島

總算他運氣不錯,在他的右前 方約莫

起餘力向那塊陸地游去。 待到達沙灘已經筋疲力盡,他很想就

精神竟然爲之一振 在沙灘上倒下去,睡一覺以恢復體力。 但他的目光忽然觸及一具人體,他的

力果然逐次加强。

其實她沒有說錯,當天傍晚時分,風

汪洋大海之中,原是無風三尺浪的

竹鳳一 着紫衣,那就是他在無名島抓來的俘虜「 上,在季伯玉的同伴之中,只有一個人身 那人體身着紫衣,蜷伏在一片沙礫之

浪之中已經不受控制,它不停的顚播騰躍

,爲應付强風作了一些必要的準備。

季伯玉吩咐收下長帆,綁好活動的物 吹起强風,那就會浪湧如山了

入夜之後風力更强了,船隻在驚濤駭

任是何等功力之人,此時也莫可奈何。 在滔天巨浪之中打窟,所謂人不與天爭

季伯玉沒有辦法力挽狂瀾,他却牢牢

小島,一臉驚愕之色。神却顯得十分疲憊,她正在張目打量這 果沿看小島找了一週,除了竹鳳再無別人 季伯玉抱着滿腔熱望,順着沙灘尋找,結 。此時竹鳳醒來了,她雖是站立起來,精 竹鳳能够漂來此地, 人也會漂來

,落水者像被震散的木板,根本無法此時海面一片漆黑,風浪又是如此的

季伯玉是幸運的 板震散之後他還

越送越遠,在無可奈何之中,只好隨波逐

後福,他總得找一個棲身之處。

五十餘丈之處就是陸地,他精神一振,奮

,預測會起强風,別人不理會她又能如

不管竹鳳是不是能够由黑雲舒捲的形 季伯玉點點頭道。「說的也是。

它終於四分五裂 跟着扭了

過來烤 竹鳳撇撇嘴道: 烤火,把衣服烤乾了好過一些。 「笨蛋…

道: 給人瞧看。 一壞人畢竟是壞人,連眞而目都不竹鳳沒有回答他的問話,却哼了一

哼,分明是一張俊臉,偏偏戴上一個醜八 會,才將它擲進海裏。 竹鳳冷冷哼了一聲道:「還捨不得?

醜八怪,眼光似乎太高了一點。

這島上有沒有泉水或水潭?」

的握住舵柄,不管天意如何

,他都不顧放

棄任何一

點求生之機。

,但從未遭遇過如此驚人的

扣住竹鳳的玉腕之際,他知道這是誤會她 這幾下動作是一氣呵成的 ,當他一把

子

,只怕連一隻蒼蠅也拍不死,如何能够殺 那隻柔若無骨的玉腕,沒有絲毫力道

如果將竹鳳捧傷了怎麽說得過去。 那麽他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這一撤回力道,竹鳳懸空的嬌軀自然要跌 回一撤,這一下就好看了,竹鳳紫衣飄飄 原是由他的身後被摔得凌空飛出的 在心念急轉之際,他將擇出的力道往 他

裏,而且這一撞簡直是人仰馬翻,兩個人 跌落並不出奇,出奇的是跌進他的懷

的懷襄,豈不是蓋煞人了?字閨中的少女,現在居然滾在一個大男人 一下又有何妨?但竹鳳可是雲英未嫁,待 她的確羞得不敢抬起頭來,埋首在季 伯玉來說, 軟玉溫香抱滿懷, 撞

似的 伯玉那雄健的胸膛之上,好像在逃避什麽

「對不起,竹鳳,我正在想得出神, 良久, 季伯玉才扶住她站立起來, 道

也會有那樣的反應的 「所以你就想摔死我,哼……」 季伯玉道·「這妳不能怪我,換了妳 鳳低頭瞧着自己的脚尖,冷冷道:

> 你的妻子及朋友的生死?」 秋月般的目光向他深深的一瞥道:「是想 竹鳳擰過身來,臉上紅潮未褪,一雙

季伯玉道••「是想他們,但我沒有妻

是你的妻子?」 季伯玉道:「不是。 竹鳳雙目一張道:「那位紅衣姑娘不

是你的妻子了?」 季伯玉微微一笑道:「妳認爲我一定 竹鳳道:「那麽你所認的義妹,必然

已經有了妻子? 竹鳳道·「男人都是不甘寂寞的,尤

其是英俊瀟洒的男人。 季伯玉道:「因爲我不够英俊,所以

到現在還沒有人願意嫁給我。」 「快去水潭清洗一下再來烤火。 竹鳳向他瞥了一眼,擰轉身去, 道

了一切,包括幾本醫書,及那隻藏有武功銀子,及十幾個銅坂已別無所有,他失去 他到水潭洗滌,發覺身上除了幾塊碎 季伯玉道:「好的。」

笈上的武功,依然難冤有些惋惜 秘笈的金牛,他雖然已經習會了醫道及秘 清洗之後回到海邊,竹鳳已經在火堆

上添加枯枝,他們就火烤了起來。 半晌,竹鳳忽然嘆了一口氣道:「季

竹鳳道:「你說家兄擄走了你的義妹 季伯玉道:「甚麽事?」

竹鳳道:「你義妹叫甚麼名字?她必 季伯玉道:「不錯。」

不大,烟柱升得畢直 他們很快就昇起一股濃烟,由於風

總算他們運氣不壞,漁舟轉頭了

他們奔到沙灘, 一面揮手,一面叫喚

給。 的 是七天之前被颶風將船打破,漂到這兒來 ,季伯玉雙拳一抱道:「這個大哥,咱們是一對中年夫妻,及一名十四五歲的孩子 漁舟終於在十丈之外停了下來 ,請大哥將咱們載離此地,船錢咱們照 他們奔過淺灘,到達漁舟之旁, 船上

快上來。」 中年漁夫道:「咱們正要回去 兩位

季伯玉道:「多謝大哥。」

後與竹鳳到附近的鎭上去抄宿 船到碼頭,季伯玉給了漁夫一錠銀子,然 分,漁舟進入浙江三門縣境的三門灣,待 這一天他們是在漁舟上渡過·薄暮時

頓吃光了往後的日子怎麼過? 應該痛痛快快的吃它一頓,但季伯玉的口 袋中只剩下一些碎銀子及十幾個銅板 梅餘生之後第一次好好的吃飯,按說自然 落店後第一件事是進食,也是他們怒

天遇風沉沒了,咱們沒有携帶多少銀両 小二道: 以想當點東西。」 竹鳳瞧出季伯玉的爲難之處,招呼店 竹鳳道:一實不相瞞,咱們的船前幾 店小二道:「沒有,客官是……」 「小二,這鎮上有沒有當舖?」

收買珍寶,客官如果有,小的可以引你們 店小二道:「咱們鎭上的王大戶喜歡 是一個花容月貌的美人了。」

的神色道:「舍妹水飄香,容貌壓?不算 太美,總算訪得過去。」

們去找點吃的。」 接着語氣一轉道:「餓了吧?少俠,咱

甚麽都沒有,到那兒去找吃的?」 季伯玉道:「的確有點餓了

石隙中找吃的。 此時他們的衣服已經烤得差不多了

恰遇退潮,所以竹鳳帶着季伯玉到退潮的

也可以充飢,就這樣一幌三天過去了。

應該如何去求生存,另一點原因是季伯玉 去找,而且還送到季伯玉的手上請他來吃 現在他們恰恰相反,不只是食物要由竹鳳 愁眉不展,整天呆呆的瞧着那滔滔白浪 。這固然由於竹鳳懂得海, 應該由男人去找衣食,供給女人食用, 知道在海島上

清玉潔,但對你的看法却不便苟同!」

季伯玉道•「哦,請教……」

竹鳳微微一笑道:「我相信水姑娘冰

水性楊花的女子可比。」

他是兩情相悅,那就難說了。」

季伯玉道:「水飄香冰淸玉潔,豈是

竹鳳道。「這個你放心,不過,如果

不會做出令人不齒的暴行吧?」

季伯玉道:「令兄是名門高手,他該

臉滿身,他還是眼巴巴的瞧着那風雲變幻

也被人輕輕的抓住

此時一聲輕嘆由身後傳來,他的手腕 「回去吧 ,季大哥,你如果還想見到

季伯玉投目海天,現出一副無限响往

但島上

竹鳳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你

質了?」

孤島之後,妳自己回家去吧!」

竹鳳撇撇嘴道。「是不是不要我當人

他們找到了不少海產,就火烤吃,倒

事我想向你請教。」

季伯玉道:「請教不敢當,妳散出

希望姑娘能够諒解。」

季伯玉道•「在下當時只是一時衝動

竹鳳沉吟半晌道:「季大哥,

有一件

坐就是幾個時辰。

怎樣一個結果?」

咱們研究。」

竹鳳道··「家兄擴去水姑娘,你須是

捲來 驚濤捲起千層浪花,逕向季伯玉呆坐之處 這天傍晚時分,海上又湧起了風暴

的天空,及波濤如山的海面 他沒有動,讓浪花湧到脚前,濺得滿

竹鳳的目光之中,忽然射出兩縷殺機

的

堆火,就會令人有一種溫暖安全的感覺。

季伯玉往草堆上一坐,目光瞧着竹鳳

「竹姑娘,我很對不起妳,離開這座

山洞,洞門用石塊一堵,裏面再升起

他們有一個臨時的家,那是一個很大

「這兒風太大,咱們回去再熟吧

跟我來。」

語來倒有點奇怪,在一般的狀况之下

名節,她也只好嫁給他了。 季伯玉一怔道: 「爲了名節…妳這話

相處,就算她不爲家兄儀表所動,爲了 是難得一見的美男子,水姑娘與家兄長

竹鳳道··「家兄長得英俊,更流倜儻

季竹二人來到一幢高大的門樓之前,道 這就是王大戶家,兩位自己進去跟他說 店小二在櫃台上打了一點招呼,引着 竹鳳道:「那敢情好,請你帶路。

非凡品 有鑑賞珠寶的能力,但也知道這枚玉鐲必但見其中一條紅綫在蠕蠕而動,他雖然沒 照人的玉鐲,季伯玉就含山的落日一照, 季伯玉道 · 「竹姑娘 · 妳要賣甚麼? 竹鳳道:「玉鐲,你瞧能值多少?」 她由粉臂上褪下一枚涌體潔白,光澤 竹鳳說了聲「多謝」 ,轉身就侍叫門

玉鐲是寒家傳家之寶,相傳是唐代宮庭所 村此非凡物,姑娘將它賣了豈不可惜!」 咱們還可以重金贖回,別猶疑了,咱們叫 寶貴,必然比不過咱們的生命,何况將來 收藏,後來落入民間的,不過無論它如何 口吻道: 竹鳳道:「的確有些可惜,這隻潛龍 於是他將玉鐲交還竹鳳,並以惋惜的 「竹姑娘・在下不識珍寶,却猜

送出一名前來作客的灰衣道長,待送走客 然而開,一名身着寶藍長衫的中年大漢, 王猛,現在經他一叫,自然不會錯了 大戶竟然啊了 人之後,他一眼瞧到竹鳳,這位當地的王 竹鳳原已覺得此人有點像她的大師兄 竹鳳正待叫門 一聲道:「師妹·是你?」 ,兩扇黑漆大門忽的 同

實這兒的一切都是師父的,只是他老人家 王猛道 一這是鄉下 人胡亂叫的,其

樣也啊了一聲道:

一大師兄,王大戶就是

是甚麼意思?」

夕相處,她還能再嫁別人?」 看來頗有幾分道理,他們孤男寡女,朝竹鳳一嘆道。「聽訝男人都是自私的

蒽姑娘的韵法,須知江湖兒女不司於常人 只要心地皎潔,何在平蜚短流長。」 季伯玉呆了一呆道: 「不,在下不同 「這就要看各人的想法了

但願水姑娘會有你那等胸襟。

實咱們困守孤島,日處愁城,自救還來不 何必替別人担心。 語音一頓,忽然又幽幽一 嘆道:-「其

想咱們冒冒險,但成功的機會極大。」 季伯玉道。「這個姑娘不必担憂,我

季伯玉道:「我這幾天呆坐海邊,是 竹鳳道:一冒甚麼險?」

流向雖是偏了 在觀察海流及風向,現在起的是西北風, 竹鳳道:「這太冒險了,如果碰不到,只要編一個木排,可能會漂到陸地。」 竹鳳道: 一 點, 但風向却對咱們有利

難道妳對這兒還有甚麼留戀?好啦,竹姑 季伯玉道: 「長困荒島,生不如死

也有乾草舖成的床榻,他逕自跌坐草上, 時間已晚,請歇息吧 說完話他起身轉到另一個角落,那裏

爲甚麼會這樣?自然跟竹鳳適才的交談有 燥,氣機不順,此等情形是前所未有的 他調息了將近一個時辰 ,依然心煩意

的少女,在長日相處之下,會不會日久生 竹龍長相英俊,風流倜儻, ----個懷春

情呢の

還有竹鳳提到的名節問題她似乎在影

麽他跟竹鳳呢?他豈不是非娶她不可了? 乎想明明白白的告訴竹鳳,但這是不可能 **方的名節,那女人就非嫁給男的不可,那** 如果孤男寡女長日相處,就會影响女 「不……」他幾乎叫出一個不字,幾

處境是如此,他現在何嘗不是一樣? 但無損於道德,無碍於倫理,水飄香的 竹鳳是一個深明事理的女孩子,她應 嫂獨援之以手 ,是從權,是不得不爾

該想得到,想得通的 我之境了。 ,於是他再度打坐調息,很快的就進入忘 他同樣也想通了 ,心情自然不再煩燥

如鏡,一眼瞧去找不到那兒是天的盡頭 一聲嬌呼, 他正想引吭長嘯,以舒展胸頭的塊壘 翌晨是一個好天色,碧波萬里,水平 「船……船…… 忽然由身後的山頭傳來。 季大哥, 你快來瞧瞧

頭 的精神爲之一振,他一面回答:「我來了 。」同時返身急躍,以最快的速度奔上山 說話的自然是竹鳳了 · 那個船字使他

找枯枝野草 到 季 校野草,咱們生烟……」李伯玉略作沉吟,道: 「竹姑娘

海面,但以相隔頗遠,呼叫只怕不易聽

漁舟並不是在打魚,只是經過附近

現在他瞧到了,那是一艘漁舟

你的朋友,就不能糟蹋你的身體。」

「這個……

是怎麽脫險的?」 這頂帽子,聽說師妹被勾漏山主擴走,妳 不准説明,小兄只好尸位素餐,被人戴上

有話符會兒再設吧。」 竹鳳道:「大師兄,咱們沒有吃飽

這位是師妹的同伴麼? 王猛道:「小兄該死,師妹快請進

季 他是小妹的大師兄王猛。」 「這位季少俠是小妹的朋友

111 ,一桌豐盛的酒菜已經撒了上來,達客廳,王猛立即吩咐家人備餐,片刻他們互道仰慕之後,再邊走邊談,待 王猛首先咳 飯後品茗,他們才繼續作正面的交談 ,已經率領全島精銳進軍中原,想不猛首先咳~一聲道:「恩師爲了援救

,爲這麽一點小事,那裏用得着勞師動 竹鳳櫻唇一噘道:「爹也太小題大作

竹鳳道: 「甚麼原因?」 「自然還有別的原因……」

「師妹有沒有聽說過紅粉輓

歌? ,當時咱們曾經派人追踪,但却毫無所 「聽說過,那是幾年前的事

的平安歲月……」 虎林門下弟子季伯玉,後來虎林遭人瓦解 , 姓季的銷聲匿跡, 江湖之上也渡過幾年 王猛道:「當年的紅粉輓歌,聽說是 莫非紅粉輓歌再度出現?」

湖上掀起更大的風浪?」 竹鳳道: 「莫非紅粉輓歌復出 一,在江

王猛道:「是的,一向被人目爲十分

神秘的孤竹帮,首先遭到慘禍,該帮南北 挑,死亡人數近百,連執天下武林牛耳 少林掌門也被慘殺……」 十三堂,在一個月之間,就有五個堂口被

呢? 竹鳳愕然道:「會有這種事情?後來

好去。」 在金大先生的金鋒三殺之下, 竹鳳道: 王猛道: 「後來紅粉輓歌找上黃山 「他栽在黄山? 他沒有討得

粉輓歌負傷逃下黃山,金大先生也躺在床王猛道:「不,他們是兩敗俱傷,紅 榻之上了 王猛道:「不,他們是兩敗俱傷,

竹鳳向季伯玉瞥了一眼,兩人同時吁王猛道:「他是八天前去黄山的。」 「這是多早晚的事情?」

口長氣

看情形吃了不少苦頭吧?」 竹鳳道:「是季少俠救我 「師妹,妳是怎樣逃脫的? 來的 ,苦

很 倒沒有甚麽,只是身無分文,實在彆扭得 王猛災微笑道: 「這不要緊,咱們這

見甚麽都有 去找他。」 竹鳳道: ,你們就安心住下去吧。 「不,我爹去了那裏?我要

生,以後就難說了……」 王猛道:「師父是去黃山探視金大先

歌及勾漏山主,家兄呢?大師兄可知道他 :「我知道,爹是要找紅粉輓

,就是得不到他的信息。」 王猛道:「不知道,我曾經派人找過

早點歇息。」

準備好了,你們清洗一下就安歇吧。 他們辭過王猛,由丫環僕婦侍候清洗

衣衫鞋襪全都换上了新的,精神也爲之

來寢

「是我,竹鳳。」

明 白。 知道你不是紅粉輓歌,但咱們必須說個

季伯玉道: 竹鳳道:「你是不是虎林門下? 季伯玉道: 「是,幾年前被誣陷爲紅 「妳要明白甚麼?

麽栽到你的頭上?」 次不說,這一次分明不是你,他們爲什竹鳳道:「這就使人想不明白了,第

了武林第一人的寶座,現在虎林商氏已經 在下,這就令人百思難解了。」 栽脏嫁禍的價值,他們爲甚麼依然不放過 冰消瓦解,在下名不見經傳,根本沒有被 結果,是沈振山取代了武林第一家,登上 季伯玉道:「第一次紅粉輓歌出現的

竹鳳道:「季大哥……」

人喊打,豈非活得太過痛苦!

竹鳳站立起來道:「小妹有點案,想

王猛道:「那好 ,兩位的房間都已經

,但篤篤幾聲輕响,又在房門上响了起季伯玉回到自己的房間,本想立即就

, 她

粉輓歌的就是我。

竹鳳道:「一個人如果變成過街老鼠 「甚麼事?竹姑娘。」

> 命爭,碰到這種倒楣的事又能奈何?」 竹鳳道:「不,人定可以勝天,季大 季伯玉道:「這也許是命吧,人不與

哥千 萬不要灰心。

季伯玉道:•「這個……」

如 紅粉輓歌行兇之時你不在場 竹鳳道: 「這還不簡單,只要有人證 ,不就可以

季伯玉道。「在下相信,只是不

知道

竹鳳道:「你不相信?」

還你清白了麼?」

季伯玉道:「辦法不錯,但誰來證明

呢? 竹鳳道•「我……

主應該够份量了吧? 聽我的,不過我可以要我爹出面,無名島 竹鳳道:「人微言輕,別人的確不不不怕玉道:上你?別人會聽妳的? 會

自然再好不過,但……」 季伯玉苦笑一聲道。「令尊能够出

服我爹的 季伯玉道:「明早見。」 竹鳳道。「不必担心,大哥, ,你歇着吧,咱們明早見 我會說

向黄山馳去 翌晨他們離開了三門灣,雙騎並轡逕

怪 ,無石不奇之譽。 黃山鐵畫峻崢,巍峨雄奇,有有松皆

就是蓮花庵了 由祥符寺經桃花源,及狎浪樓,再上

爲了掩蔽行藏,不願別人打擾而巳 庵主,其實他要門下弟子如此稱呼,只是 的尼姑都是他的弟子,因而又被稱爲蓮花 金大先生息隱於蓮花峯, 但蓮花庵中

全是蓮花庵的尼姑。 門下弟子十多人,除了一個沈芳兒 金大先生最爲怪異之處,是他不收男

然是季伯玉及竹鳳了, 女的紫衣紫裙,宛如臨凡仙子,這兩人自 年男女,男的一襲黃衣,有如臨風玉樹 ,是想詢問無名島主的行跡。 這天晌午日分,蓮花庵前來了一對少 他們聯袂前來黃山

庵前却門可羅雀, 名山勝景,必有不少遊客,但這蓮花 一個遊人也沒有

庵的尼姑已經遷往別處? 而且庵門緊閉,鐘磬無聲,莫非蓮花

竹鳳撇撇嘴道。 這麽好的一座廟宇,她們會捨得一 「我不相信會有這樣

大哥, 但見人影嗖嗖,一連躍十十三名灰衣女 季伯玉正待呼叫,庵門忽然被人打開 咱們叫門

女尼,她身後跟隨着十二名尼僧,全在二 尼 領頭的是一名眉目清秀 ,年約三旬

走馬燈似的,將季竹二人圍了起來 十上下的年紀,可以說正當妙齡。 她們每人抱着一柄長劍,一出來就像

甚麽?」 領頭的女尼道:「施主行兇傷人,惡 季伯玉一怔道:「各位,你們這是作

性難改,無了江湖上千萬生靈,貧尼不得

幾天前貧尼就知道你的行踪了,上。」 領頭的女尼道·「施主惡行滿天下 季伯玉道:「哦,妳認識在下?

開攻擊,長劍有如萬花攢聚,湧起滿天寒 她竟然不由分說,指揮十二名女尼展

P70

芒,這一劍之威,當得是無與倫比

的劍下 這般年輕女尼,劍道上的造詣竟是如此的季桁二人早已撤劍在手,他們想不到 深厚,一臣大意,幾乎第一招就傷在她們

是在刹那之間止招,仍能接下十三女尼的 好在他們是名門高走 ,功力不凡,雖

大陣裂開了一個缺口

緩慢,她似乎對留在陣中的季伯玉極爲担 心,走上三五步她就會扭頭瞧看一眼

竹鳳在往陣外走,但脚步却走得十分

爲難,於是,

然表現得毫無敵意,她們自然也不願給她 起來,這般尼姑原本無意傷害竹鳳,她既

在領頭者的手勢之下,蓮花

竹鳳答允出去,她甚至連長劍也收了

就不堪想像。 人感到極重的壓力,如是稍有疏忽,後果 法,綿密的招式,嚴緊的包圍,使季竹二 只不過這般尼僧擺下的是一座蓮花陣

地, 氣對領頭的女尼道··「就算在下是一個惡 人,但咱們之間素無恩仇,殺人不過頭點 ,在擋退一輪攻勢之後,他仍以誠懇的語 處境雖是不利,季伯玉依然不願傷人 希笔各位不要迫人混甚!

是正常的

的是生離死別,那麼竹鳳表現的依戀應該

如果他們是一對情侶,如果他們面臨

絕,貧尾如果讓你活着離開,世間當眞沒 的手段暗算家師,居然二度上山想趕盡殺 有天理了 領頭的女尼宣聲佛號道•• 「你以卑鄙

個柔腸寸斷的女人,質在也母須戒備。

因此,她們對竹鳳放鬆了戒備,對

當竹鳳通過蓮花大陣的缺口之時,她

也是十分自然的事。

,六慾俱絕的境地,何况女人同常女人

蓮花庵的尼姑,還沒有到達七情皆斷

惡的鬥場,此時忽然瀰漫着一片凌厲的殺勢,她們同時擺出一個劍式,原本風雲險 語音一落,她向十二女尼打了一個手

位竹姑娘是無辜的,請妳們讓她出去。」」,不由面色一變道: 「慢着,各位,這季伯玉瞧止她們擺出的是「金鋒三殺 竹鳳道:「不,我不出去。」

有十名之多,她們豈肯善罷甘休

變生腋肘,蓮花大陣破了

,但女尼還

在連聲叱喝之後,但見人影翻飛,

無

及,指顧之間她巳連傷三人。

時劍芒急閃,另一條人影接着濺血橫屍, 聲响過,兩條人影被她擊得飛了止去,同 忽然雙掌一分,向左右急吐而出,砰砰雨

她驟然發難,使蓮花庵的女尼措手不

數劍芒面:

,她們惡將她碎屍萬段才能解除心頭之

蓮花庵的女尼恨極了竹

脚。 難說了 何不了我的,不過,要是妳不走出去那就季伯玉道。「聽話,竹姑娘,她們奈 因爲有妳在場,我就無法展開手

恨

但

一道黃光帶着令

人窒息的勁風由天

「我幾時騙過妳了?快出 竟然止現一片奇境

季伯玉道:「我幾時騙過妳了竹鳳道:「當眞麽?大哥。」

發出耀眼的精芒,實在美麗以極 十柄長劍在空際交錯飛馳,所着陽光

看 景象却不好看,三具鮮血淋漓的屍體, 名木雕泥塑的尼姑,這等情景如何能够好

機會。」 分抱歉,希望各位能够給在下一個解釋的 他插回長劍 一切是季伯玉與竹鳳聯手造成的 ,以歉疚的口吻道:「季某十

們走。」 領頭的女尼怒叱一聲道: 一不必 咱

具屍體,逕向蓮花峯急馳而去。 她們不給季伯玉解釋的機會,帶着三

輓歌,咳,看來我是跳進黃河也是洗不清 不禁發出 季伯玉呆呆的望着這般女尼的背影, 一聲無可奈何的苦笑道:「紅粉

輓歌又能怎樣?」 竹鳳道・ 「怕甚麼,就算咱們是紅粉

街人人喊打 季伯玉道:「妳不是說過麼?老鼠過 ,這種提心吊胆的生活豈會好

竹鳳道:一不要担心,只要找到我爹

沒有人敢對咱們怎樣。 季伯玉道: 「好吧,但願妳爹能够聽

這次黃山之行,想不到竟是這麽一個 質在叫人掃興。

向合肥奔去。續北上,經石埭,靑陽,在銅陵渡江 當晚他們歇在山北的三口鎮,翌日繼 逕

而降,接着是一陣金鐵交鳴之聲,天空中

進鎭口,季伯玉不由冒案 這天到達巢湖以南的盛家橋 皺 剛剛階

影子都找不到一個 甚麼兩樣,但這座不算太小的鎮集 盛家橋是一個鎮集,跟一般市鎮沒有 ,街道上也是空蕩蕩的,連鬼 却家

季伯玉並不是爲這個感到不安,他隱 這是爲了甚麼?莫非盛家橋遭到什麼

道。 怕 隱覺得這個市鎮殺機隱伏,陰森得令人可 竹鳳跟着他繞過盛家橋,馳上另一端 **他猜忖此地絕不平常,因而扭轉馬頭** 「不要進去 ,這鎭集有點古怪。」

的大道,她回頭向鎮上瞥了一眼道:「季

大哥!你發現了甚顾?」 南,都要經過此地,據我所知,盛家橋是 反常,這裏雖然不是主要的官道,但銅陵 對不會呈現這般景像。 ,繁昌,無爲等三縣,北上合肥,西往河 一個頗爲繁榮的市鎮,除非遭到兵燹,絕 季伯玉道・一沒有,我只是覺得有點

二關,咱們只不過多費一點手脚罷了。」 飄過來,道:「這麽說咱們是低估了你了 黑衣大漢,他身後還有八名懷抱長刀,身 揹匣弩的漢子,他們是由一排山崗之後冒 不過,嘿嘿,逃得了第一關,逃不了第 接話的是一名虬髯滿腮,面色冷肅的 他語音甫落,一股陰沉沉的聲浪忽然

,伯玉勒住馬韁,淡淡道••「咱們有

哥。」

。竹傲天獨霸孤島,自稱竹王,妻子潘蝶稱她爲竹姬,是無名島主竹傲天的如夫人

彩衣少婦姓雲,芳名彩形,江湖道上

問候令尊。」

季伯玉道:「去吧,竹姑娘,請代我

是難上加難了。

,使無名島不再誤會季伯玉

,並助他一臂

問候在其次,主要的是跟竹傲天解釋

妻以夫貴,自然要稱竹后了。

天悉心調教,一身功力頗爲不凡

竹鳳向她介紹季伯玉,她忽然面色一

誰還能够救他?

楚歌,所處環境極端險惡,除了無名島,

這是竹鳳的想法,她認爲季伯玉四面

竹姬雲彩形出身武林名門,再經竹傲

寒道·「給我將姓季的拿下?」

玉圍着,雙方劍拔弩張,搏殺一觸立發。

竹鳳面色一變道··「姨娘,妳這是做

季大哥。

季伯玉道:「好

,我答允妳

,請順便

來之前,你不要離開這間客棧,答允我

會跟他老人家詳細解釋的,在我沒有回

於是竹鳳點點頭道。「我回去見我爹

她身後的四名男女,立即幌身將季伯

婦道:「這是抄的姨娘,他是季伯玉季大

你快過來……

虬鬚大漢道。「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

- 何須有仇? 季伯玉道:- 「說的也是,朋友是那

帮跟閣下勢難兩立,兄弟們,上 虬髯大漢道:「本座夏青,是孤竹帮 閣下連挑本帮五大堂口,孤竹

貴帮雖是沒有好感,但不願代人受過,挑季伯玉道。「慢點,夏堂主,在下對 貴帮的不是我,朋友找錯人了!

季伯玉道:「這倒不錯,季某正是在 夏青道:•「你不是季伯玉?

夏青道:「你沒有二上黃山 , 血洗蓮

的言語豈能輕信了 遇到像兄台這麼不講理的,咱們爲了自救 不得已傷了她們三人,江湖上捕風捉影 季伯玉道:「在下只是一上黄山 ,就

樣吧,本座給你一個機會你可願意?」 你沒有說錯,江湖傳言的確不可 歌季伯玉如何了 們在街上洒毒設弩,實在是小題大作,這 夏青哈哈一陣狂笑道:「聽說紅粉輓 季伯玉道•「說說看。 得,原來見面不如聞名 輕信,咱

夏青道:「跟本座走,這是你惟一的

台的好意只能心領了。」 夏靑面色一沉道…「給臉不要臉,殺 季伯玉道:「在下還有要事待辦,兄

他們是八柄鋼刀,一柄長劍,以驚濤

問之色。

竹鳳沒有答允跟雲彩彤走,却也沒有

擊岸之勢。向季竹二人衝來

帮打法膘悍 竹鳳道。「我知道了。」 : 比手干萬不能慈悲

的山道,掀起一片駭人的殺氣。 但見刀光劍影,交錯飛舞,使這片寧靜在幾句交談之中,對方已經衝了上來

去。的三柄長刀才揮出一半,就巳中劍倒斃下 止,晶芒有如水銀寫地,孤竹門下最前面 招的不易多見,他不必撤招換式,一劍飛 九子連環使出,放眼天下,能够接下他

使他們剛一接觸就已傷亡過半。

去 聲「退」

季伯玉道:「不必。 竹鳳道:「季大哥,咱們追。」

枚銅板,以巧勁擊毀孤竹門下所揹的匣弩 澈底摧毀敵人對他的威脅。

了胆,只好當真逃之夭夭了 夏靑原想仗持匣弩反擊的

後江湖之上將是處處陷阱,咱們只怕要寸 道:「洒毒設弩,好歹毒的雙重埋 歩難行了!」 **今**

竹鳳道:「怕甚麼,倒楣的還不是他

•「洒毒設弩,好歹毒的雙重埋伏敵人逃了,季伯玉却心有餘悸的

們!

季伯玉道:

季伯玉的撣雲劍法天下無雙,再配合

竹鳳的成績已算不錯,敵人一死一

他雖是不願趕盡殺絕,却揚手發出 幾

,現在嚇破

季伯玉囑咐竹鳳道。「竹姑娘,孤竹

夏青大吃一驚,伸手架住傷者,喝了 ,逕向他們適才藏身的山崗奔

僥 ,下一回只怕沒有這麽便宜,所以我 「不,這次咱們只能說是

無名島受損的聲譽?那麽季伯玉的處境更竹鳳的解釋,如果他要懲罰季伯玉以挽回高,也難與無名島爲敵,如果竹傲天不聽

,他還是要面對現實 不過他要等下去,不管處境如何艱險

竹家一夥就在眼前,他怎能就此放過! 過海爲的是援救他的小妹,現在無名島的 再說水飄香是被竹龍擴去的,他飄洋

作的决定 這是竹鳳離開以後他的思考,以及所

,無論是對是錯,絕不更改。 季伯玉就是這樣一種性格,既經决定

戦書 動了,那是一個彪形大漢,替他送來一份 前來找碴,翌晨早餐之後,無名島有了行 當晚竹鳳沒有訊息,無名島也沒有

赴約。」 漢道。「請兄台上覆貴島主,季某當準時 名教寺前較量,署名是無名島主竹傲天 瞧罷戰書,季伯玉向送書來的彪形大 戰書的內容是約季伯玉於午時在城外

朋友。」

知道他將妳擄走之後別人在怎麽說?」

竹鳳撇撇嘴道。「誰說他擴我了?你

兒却被一名陌生男人帶走,他怎肯菩罷甘

竹傲天难霸海隅,名滿武林,他的

女

雲彩形道:「他是妳甚麼朋友?妳可

望並不甚高。

竹鳳走了,季伯玉對她此行成功的期

們簡直在大驚小怪!」

雲彩形道•「那妳……」

們退下去,得罪了我的朋友我可不依。」

知道竟會遇到風暴,好啦,姨娘,叫他

竹王的威望必然受到打擊,武林中愛名重 江湖道上對此事的評語不太好聽,最起碼

竹姬雲彩形適才曾經露過口風,似乎

於惜命,竹傲天會不會接受竹鳳的解釋?

無名島勢力强大,中原武林道上沒有

竹鳳道·「我是跟季大哥用海去玩

下退回,但她却面色一肅道。「好吧,鳳

雲彩形沉吟半晌,終於揮手讓四名屬

要管……」

雲彩形道。「鳳姑,這件事希望妳不

竹鳳道·

「我知道了,姨娘,咱們走

竹鳳道:

「我爲甚麽不管?他是我的

逕行赴約。 向店小二問明了名教寺的所在 季伯玉爲了赴約,提前吃了午餐,他 彪形大漢雙拳一拱,轉身急馳而去 ,單人隻劍

此時名教寺有廟會,竹傲天選在此地了 江湖搏殺原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 ,似乎是別有用心 斷但

不會倚多爲勝,只要公平搏鬥,他不見得喜訊,因爲在衆目睽睽之下,無名島絕對 要是當真如此,對季伯玉來說應該是一樁 莫非想藉此一戰挽回他受損的聲譽?

叫我!個人走,豈不是要我自投絕地! 你是兇手,我巨經是人所共知的帮兇了 竹鳳道。 一不要攤我,季大哥,如果

那兒去投宿?」 自 意思,只是連累妳使我心有不安而已。 願的。哦 季伯玉道。「不要多心,我沒有這個 竹鳳道:「誰說你連累我了,這是我 ,季大哥,天要黑了 ,咱們到

咱們順着山道走,也許可以找到借宿的地 給別人惹來麻煩。」 方,不過這幾具屍體先要處理一下,不要 季伯玉道。 「今晚是趕不到鎮集了

直到夜色深沉,才找到一間小店。 掉,然後聯騎上道,沿山路向前面馳去 他們將四具屍體連同長刀匣弩一起埋

他們叫開店門,在這裏寄宿一晚, 翌

晨繼續上路,當天趕到舒城。 含山之際,他們趕到了合肥。 此地是安徽的省會,舊稱廬州,位於 由舒城北上,倒也一路平靜,這天落

日

全省的中心,是全院人文薈萃之地。 陣道…「鳳姑,妳還好吧?」 一名彩衣少婦帶着兩男兩女闖了進來。 「啊,姨娘,我終於找到你們了……」 竹鳳一見彩衣少婦,欣然迎上前去道 彩衣少婦握住竹鳳的雙手,向她打量 他們住在南門昇平棧,剛剛吃過晚餐

竹鳳道:「我的很好,姨娘,我爹娘

的高林客棧,老爺夫人正在客棧等妳。」 呢? 竹鳳扭頭向季伯玉招招手道。 彩衣少婦道:•「咱們住在離這兒不遠

就會輸給無名島。 季伯玉準時到達名教寺前的廣場

他

擠進瞧熱鬧的人潮,舉目向場中一對,瞧 到一個驚人的行列

的青衣婦人,与別是二十二十一位年約五旬在一張太師椅上,他身左坐一位年約五旬 的青衣婦人,右側是一名彩衣少婦。

識他的如夫人,那位彩衣少婦是竹姬雲彩 竹后了。 ,金袍老者及青衣婦人,自然是竹王及 季伯玉不認識無名島主竹傲天,却認

年,是竹傲天的弟子鄧深及朱逵南。 他們的身後立着兩名三旬上下的藍衫

灰色勁裝,胸前綉着一隻老鼠, 赭色勁裝,胸前綉着一隻黃蜂,這兩隊各 有三十餘人,名滿江湖的竹鼠竹蜂就是他 **西往後是兩隊精鋭的武士,一隊身着** 一隊身着

這場搏殺沒有人能够阻止。 為了避嫌不來,其實她來不來都是一樣,

「晚貨季伯玉參見前輩。」 中一站,對竹傲天雙拳一抱道

到本島暗中騙走竹鳳的是你?」 竹傲天哼了一聲道。一冒充勾漏山主

輩如果願意講理,請叫令郎交還在下 內養令郎竹龍却掳走了晚輩的義妹水飄香,前 妹。二 季伯玉道:「晚輩沒有騙竹鳳姑娘

物,豈會看中姓水的女子 教訓教訓他! 竹傲天大喝一聲道: 「我兒子何等人 ,達南,給爲師

(未完)

P72

跟我回老爺身邊去,他還有好些話要親自姑,姨娘就替妳担下這個担子,不過妳要

大事。

季伯玉目前是孑然一身

無論功力多

銳進軍江湖,在武林中是一件人人矚目的人敢輕易開罪他們,此次一竹傲天親率精

嗎呀?」 相似 傳來的話聲,分明就是先前聽到的聖母聲 暗中跟來的,人家可比他溜滑得多。 他躡踪封三娘和楊柳青而來,少年豈會不 會把這少年給忘了,明知他就在左近的, 神貫注在她們身上,不轉眼地注意她們的 楊柳青在下面,他旣怕被她們發現,又全 這麽說,倒是他忽略了,但先前封三娘和 其實裏面黑暗不見底,倒真能藏得住人, 去朝聖母。封三娘躡踪追至和楊柳青捉着邢風門徒,叫那人帶去找聖母住處。藍天虹聽 他到一座波蘭日許窺回楊封的情况,自己就溜走了,原來風馬牛擄走楊柳青到破廟,先 眉教決門、藍天虹覺得少年是暗助秀土,請求同去救楊封二人,少年面色大變,勉强帶 不小了,怎麼還是童音,嫩得像女聲。 音,現下少年的話聲是有別了,但仍有些 把聲?不,分明適才是兩把聲,初時身後 乾節淨淨,是風,風長年把這崖縫吹掃得 一舉一動,這就難怪他忽略了,當真他怎 上,楊柳青台拉着她走了。藍天虹忽聽背後像聖母的聲音,一看原來是少年。 ,他反倒絲毫也不以爲寄了,因爲膝頭上 前文提要: 封一娘口中的撥人,心忖莫非是那少年?還是聖母?跟着去看,只見石頭打中三戶

了,道··「那麽,打退封三娘的也是你了 說,反倒不信 他適才不過只 看我。」 我也不打從英雄店跟踪追來了。還說沒小 藍天虹道·「哼!我要是畏首畏尾

有一點兒心疑,聽他這麼一

不料他竟直認不諱,

見,咱們說正經的,既然要求你相助,我少年道。 「好,算我不是,說錯了話 也不隱瞞你,你聽到封三娘的話了,她疑 心聖母是人假扮的。

面打出?」

但我怎生不見你?而且那石塊從四方八

真是人假扮聖母,而且也正是她要尋找的 藍天虹道:「那麼,封三娘猜對了

少年竟點起頭來道:「正是。」

又是一聲怪嘯,凄厲得令人心悸。 過貼近地面才能到空洞,你聽這嘯聲。」

少年道:

「你再瞧瞧這一帶的山勢

會灌入這裏來,而且迴旋掃蕩,把貼近地 不是一個大峽谷麼,無論風從那面來,都

了個空隙,人在其中鑽行,你自然見不到 面的泥土吹得鬆落了,年深日久,石下成 面,若是你對下面的石堆熟悉了,你也能

一陣才笑道·「那有何奇,你是沒到過下

少年側身擠過去,向對面林邊張望了

够辨到,因為那石堆下有些是空的,只不

會是他,既是封三娘要找的人,便該是金 難道幾歲的孩童也能扮聖母。不,當然不 扮聖母已有近十年了,他才多大點年紀, 這少年假扮的,聽那白衣人說來,這人假 笛靐生之妻。那麽,該是多大的年紀了? 藍天虹的眼睛亮了又暗,不,不會是 他在瞧甚麽?藍天虹隨着他的目光,

今日我非給她吃些苦頭不可,哼!」,師傅處處讓着她,倒以爲咱們怕了她,少年冷哼一聲,道。「好狡獪的婆娘少年冷哼一聲,道。」但甚麽也不見。 年一定發現了,慚愧,他却甚麼也不見。 必是那封三娘和楊柳青並未離去,少

傅,又是聖母。心越亂,說的話也越是錯

封三娘瞧破了秘密。」

少年忽然正容道:「我已想過了,這

在,只有我來假扮了,要不然,豈不被那

沒甚麼聖母?」

少年道:

「誰說沒有,只不過聖母不

藍天虹道:「那麼,先前眞是你,並

退後些,那婆娘惡壽又狡獪,休被她發現 忽覺少年握着他的手,道:「快來,

娘這一路行來,你不是一步不離壓,說真 事得請你帮忙,我便不應再瞞你,那封三

· 你倒也不是像我想像中那般沒用,也

真還有些 真實功夫

的呼吸也噴到他臉上 日,可從未和他這麼接近過。也沒像現下 蕩,自從與這少年相識,又相處了這大半 一般耳鬢厮磨,這麼靠近說話兒、連少年 ·少年的手,怎壓會……怎麼滑膩如脂? 陡然間 ,藍天虹心下莫來由地微微 · 竟是那麼吐氣如蘭

此滑腻如脂? 少年可是個男子漢啊,而且一個練武功的 ,又絕不是養尊處優過活的人,怎會如

頭外望,自不然要擠在一起。 ,那崖縫狹得僅能容得下 少年忽然呸了一口,縮到他肩後去了 一個人,都要探

清脆了些,難道他不是個男兒? 少年的話聲已生疑丁,即使是童音,也太 藍天虹如類似呆,心中一動,他早從

眼瞧我幹嗎呀,看你準也不是個好人。 鑽又頑劣的少年,竟會臉兒紅麼? ,要不然他的心會跳得更厲害,這麽個刁 藍天虹惶恐低頭,而且把臉掉過一邊 少年臉兒紅紅,瞪眼道:「你又不轉

你稱聖母作師傅,不怪你這好身手了,小 他不願人家說他小,正因心亂,才又是師 虹有多心亂,小兄弟叫出口來了,才想起 他更瞧料了幾分,忙道:「我是想起 少年噗嗤一聲,笑啦,他不知道藍天 聖母不在麼?」 啊!兄弟,你適才怎說,難道你師

封三娘這婆娘圓厲害,竟也一須便着。 現下你大概已清着丁多半,就是如此, 這才將錯就錯 少年道。「我師傅不是存心要扮神弄 藍天虹因有封三娘的先入之見,竟也 ,只不過風馬牛把師傅當作聖母來朝 . 世間自然沒基麼聖母 [兄弟,却是我大惑不

與封三娘非但無仇,且大窄淵源,怎生她那麼,便該是楊柳青姑娘生身之長了,可 · 若然你師傅便是封三娘要辱的人, 便該是楊柳青站娘生身之母了,可

場洞困三娘

他同藍天虹假裝進香,見到日眉教的門徒,仍稱河朔雙煞約會赤 上文書至那少年小子不肯將身份證明,叫周冲回去隐顧秀士。

小子出歹意

,也是風,不是甚麼鬼聲。 塵不染,在下面的石柱間發出怪嘯聲來

藍天匠這才發現,那崖縫雖然不堅,

开鬼。 得明白,雖然也有他所看不到的地方,却 見到石柱後躲藏有人,但他在上面,可看 可又怎說?封三娘人在地上,還可說不能 沒甚麼聖母,但適才那飛石擊退封三娘, 不會連入影也見不到的,若然是這少年在 究竟是不是這少年在作怪,其實,並

着我? 年又道·「你可是啞了,喂!你幹嗎儘瞧 藍天虹滿心疑惑,和無數的疑問,少

但藍天虹仍然不轉眼地望着少年,那

得臉紅了。他沒笑出來,却心中一動道: 麽個刁鑽賊猾的少年,天不怕,倒被他瞧 我有些兒明白了,原來…你是……」他 真的,少年的臉兒有些紅了 哈!這

扮聖母。 不過疑心這少年是女扮男妝,不料,啊! 你,我也不怕承認,不錯,是我,是我假 少年噗嗤一聲,說道:一既然瞞不過

少年說道:「喂!你不轉眼瞧着我幹

藍天虹拍拍膝頭,下面怪嘯之聲又起

當眞他像才發現一般,這少年說小也

藍天虹大吃一驚,他不過有些兒疑惑

要是說出來,你也會為之髮指,那楊姑娘 之頃,僥倖逃得性命,只道封三娘眞是好 質是我師傅之女,師傅在赤眉 要不,那對三娘也不狡獪? 教趕盡殺盡 道:

的林子裏,有着封三娘和楊柳青 齒的在坚着對面山下的林邊,在那看不見 了頭來,其實那少年何嘗在瞧他,咬牙切 切齒之聲,藍天虹不自覺回過頭,也抬起 怎麽不聞聲,不 有聲, 不過是咬牙

的親娘,怎生倒和封三娘連手,來和她親 設英雄店,又真是爲了尋訪她自幼失散了 刻的,兄弟,你必去過英雄店麽,若不真 麽巧合的事,那石像是照楊姑娘作模兒雕 生的娘爲仇作對?不不,天下間不會有這 這楊姑娘既然真是你師傅的親生之女,開 藍天虹仍然大惑不解,道:「兄弟

師傅,向我師傅尋仇也罷了,員然惡毒得 嚴真不信她是我師傅的女兒,你不知道 是令人、髮指了,那婆娘: 要限見楊姑娘殺死她親生的娘子快意,可 這正是封三娘惡毒之處,她告訴那楊姑娘 ,說她只不過像極了我師傅,她恨極了我 少年道:「若不是她像極一師傅,我

久,却灭在右面的林邊現身出 又隱去了, 久無動靜,從那林中探出玩 遊天虹看見了,那封三 然見這面 上才歐去不 口不過忽

兄弟,却是要說又不說,我聽那總鏢頭言 做追壓? 們……

心,收養了她的女兒,不料

是母女,豈會那麼相似的?」

們也沒發現你,你也一定能够助我。」 而且要求你,你一路跟踪封三娘師徒,她 父無犬子,這不說了,我可也不小看你, 首畏尾,動不動就大吃一驚,我倒忘了虎 少年一笑,擺手道。「誰教你遇事畏 藍天虹眉頭一揚,哼了一聲。

P74

收養撫大……」 艱辛,甘冒與赤眉教爲敵之險,把楊姑娘 道 ,這封三娘乃是個大大的好人,她不怕

原是可以帶着她遠走高飛的,却被封三娘 交付與她,其實師傅當年已逃過了大難, 亦以爲她是一番好心 哼,好心得很啊, 那少年連聲冷哼, ,才把襁褓中的女兒 原是我們師傅當年 道:「此事說來話

中的孩兒,却自身也難保。」 三娘說得好,秀士生死不明,她豈能爲了三娘說得好,秀士生死不明,她豈能爲了假仁假義,勸說我師傅把她留下來。那封 三娘救下楊姑娘來,而是你師傅交付與她 藍天虹啊了一聲,道:「原來非是封

的? 好心,她說得也實是道理,却不料她那心 ,比蛇蠍還要更加惡毒…… ,半晌才又說道:「師傅也真以爲她是 少年又咬起牙來 , 把牙兒咬得格格作

网個人影來。 的目光,藍天虹見到對面山上崖頭,現出 他怎麼突然長長吐了口氣?隨着少年

對這石柱間 是封三娘和楊柳靑,兩人停身在崖上 指指點點,隨見那封三娘

現出身來,也不見這面有何動靜,明知守這麽輕易離去的,日不過適才她故意一再 ,她必會回來。」 ,也是無用,若我猜得不錯,日落

> 豈會長長吐那一口氣,藍天虹道··「兄弟 不見房屋,這裏可不能住人啊?」 你們居住在甚麼地方,這裏寸草不生,又 你說你師傅不在,是不是?這些年來, 若然他不是自知不是封三娘的敵手,

也能帶來塵土麽?道:「兄弟,我試猜一乾得得一塵不染,若說風能掃盡塵土,不 們住裏洞中。」 ,這岩縫莫不是通路,這崖下有洞 ,啊!藍天虹忽然心中一動:這石縫中 那崖縫僅可容一人藏身,自不能住得

猜

能長久瞞得過他們。 有一條通路,那風馬牛是何等樣人 少年道:「你猜對了一半 ,只不 過岩

Ä

出來,豈不是真成了神仙。」 是直通到下面山腹,我怎能在你身後現身是直通到下面山腹,我怎能在你身後現身是直通到下面山腹,我怎能在你身後現身是直通到下面山腹,我怎能在你身後現身上沒甚麼啊? 藍天虹向自己的身上瞧了又瞧 ,少年

去,那能見之處,已是寬不過數寸,顯然許,但已够了,只怕一隻小猴兒也鑽不過盡頭處又現出縫隙來,裏面僅可以看出丈頭,少年只不過移開兩塊小小的石頭,那 無路可通。 ,少年只不過移開兩塊小小的石頭,那看來那崖縫已到了盡頭,那知到了盡

少年道:「來吧, 側着身子,你也許

藍天虹吸一口氣,總算擠過那窄縫能勉强擠得進來,吸一口氣。」 來,是一隻滑膩如脂的手,把他的手握着 伸手不見五指,但他感覺到有一隻手伸過 少年隨後,隨手把石縫堵塞了, 少年又附在他耳邊, 說道: 裏面登時 「我們要

行,我在下面托住你,這面來。」向下滑落了,即使你不會壁虎功,一定也

年說了聲小心,他的手被放開了,身子登年說了聲小心,他的手被放開了,身子登中在一口氣,脚下真恐人托住了,不,他豈真一口氣,脚下真恐人托住了,不,他豈真何這麽無能,當下手脚並用,向下滑落,却不料竟深不見底,他一口氣提不住,罷了不知不料有人抓住了他的胳膊,同時脚下瞬已點地。 他被引導着,像在亂石堆中鑽行

是那少年道: 「好 ,果然你家學淵源

更明。慚愧 有了亮光,身已在石洞之中,右面的光亮無生,是以閉了眼,這時才看得明白,且無來藍天虹以爲那一滑落下去,有死 ,少年竟未瞧出他巳力竭。

石洞而已。奇怪,何來叮咚之聲,像是迴透入,但極是明亮,只不過仍是個天然的出一個寬敞些的地方來,不知亮光由何處 出一個寬敞些的地方來,不知亮光由何處少年引導他穿行,才繞過七八根,面前現少年別導他穿行,才繞過七八根,面前現 音不絕的鐘聲,令他目瞪口呆。

的 上也發散出奇幻的光彩來,只不過是淡淡 不暇視,皆因那地方更光亮之故,那鐘乳 幽光,再加上那石鐘乳百怪千奇 那不絕的鐘聲令他心靈澄微,却又目 ,更覺

居住了十多年的地方,你說好麽。」

不但堅硬無比,而且奇形怪狀,真像倒垂的,上大下小,原是數十萬年滴水而成, 面被挖空中,當眞妙極,石鐘乳都是倒垂

我倒替你白担心了 ,到啦。

來。二

是自在洞天佛地

少年道:「別發楞了 ,這就是我師徒

原來傍邊一根巨大無比的石鐘乳,裏

着無數的峯巒,任誰到了下面,壓根兒就 想不到裏面會中空且有人居住。

床桌來,光澤如玉,那石鐘乳因是半透明 那裏面竟然寬有丈許,鐘乳上又鑽出 ,簡直就似進入神仙境,因是也奇光流轉,耳

來。師傅說:風馬牛可不是那麼容易愚弄原巴半空,便日鑽夜鑽,鑽出了這個居室原匠半空,便日鑽夜鑽,鑽出了這個居室少年笑道:「可是好哩,初時我不過一時些天虹張大了的咀,再也合不攏來, 更易了,方始有了這個規模。 的功力已登峯造極了,她也動了手,自是 的,早晚被他們發覺。有這麼個居處最好 是以也帮手了,經過這些年齊修,師傅

生疑麽,眞相信有個神仙聖母?」奇怪 道:「當眞這麼些年,風馬牛一些兒不也 既是他們居住之所,竟無一件人間之物 藍天虹東摸摸,西摸摸, 少年道:「你歇一歇,我去取杯泉乳 讚不絕口

杯也是用鐘乳雕成的,與水同一般色澤 盛在杯中, 有駐顏之功,只不過得長飲才行,我別無 最有補益,不但可解饑渴,益氣健身,且 個小池裏取了一杯水來,那水乳白色 只見他在桌上取了個石杯 少年道:「這泉乳對修練武功的人, 杯水同色,宛若無物。原來那 ,去石壁下

藍天虹更不遲疑,一口飲了 欵待你。」 那泉乳才端到面前,已是清香沁人

,金笛書生原巳自投羅網,三面受歐的,變煞巳來到洛陽,少年却巧妙地以啟對敵 却被他移花接木,挑撥起强敵互相火併 少年道・「不瞞你說,這些年來,師

的心兒又劇跳起來,人家可比他聰明更機 這少年的機智,好生令人佩服。 警,他心下想的,一定會形諸於面的 然瞧不出他是姑娘,不是小子,那他也太 不,他真是個少年麼,若然藍天虹仍

的,休被他們先尋到他。你會歷,讓他知的第三個弟子,忽然失了踪,豈有不尋找少年又道。「快去,那白衣人是邢風 道 的 ,是聖母派你去解救他的。

意思,只是還不明白,把封三娘引來此間 藍天虹忙道:「你放心,我明白你的 又如何?你真不怕她麽?」

會知道,知道了也不信她師傅是不宗戴天是千依百順,對她的話自也千信萬信,那 的仇人,竟是她生身之母,來吧、小爷你你 會知道,知道了 楊姑娘又是她從小撫養大的,從小對她已 ,若不是投鼠忌器,怕她傷害楊姑娘,那 去 少年哼了一聲,道:「我憑甚麼怕她 那

半夜,小心別被人發現了。」出去,進來也順着崖壁走,否則你冷轉上 根大石柱下 少年道:一快走,順着左面壁 原來這山洞有出路,那洞口竟 ,一見天光人已在石柱。 上下溜 一在

甜的,晚上也浮現了笑意,他使 年,望着那少年適才站立之處,那 ,才忍住了的笑,現下他可敢笑 藍天虹認清了那出入口,巴二二 却是別說破 工工 加 下 甜

從此以後,風馬牛非但再也不疑, 們飲了,那會不信那是仙家的玉液,是以 朝拜通誠,也再不敢抬一下頭。」 虔誠了,再也不敢走近石崖一步,便是來 世間可有你剛才說的那樣的泉乳麼,他 倒更加 時 般模樣之人前來,務必替她留住,我何 ,託他代爲照顧英雄店,若有見過石像

說有用我之處,何妨明告,若有差遣,萬想起先前少年之言,道·· 「兄弟,你適才於要知道的太多了,却又不便問得。忽然 但藍天虹仍有身在山境之感,只不過他急 無神奇可言,雖是明知這石室是鑽出來 險也不敢辭。」 雖是少年引導他來此,秘道雖秘,絕

來,你猜,會生疑麼?」

,道··「可是風馬牛闖進來?

他眉兒一揚,透着得意。藍天虹一怔

少年道。「如何不是,一次師傅和我

爛了,今晨在那店中,不遇是平常的餚饌

,他已吃得津津有味。

少年又道:「你瞧,便是風馬牛闖進

多年來,咱們從來不舉火的,只不過每隔 來怕烟透出外面,被人見了生疑,是以十 傅一者不願毀了這勝境,怕烟燻黑了,二

一些時候,出去備辦些乾糧回來。」

藍天虹點了點頭,不怪少年衣衫也破

發現了,那可糟了,但那封三娘碰見了你娘必未遠去,今晚必還要來此,我若被她下的人受了害,聖母豈非無靈了,但封三 了穴道,你巳見了。却是現下我們還有借 助風馬牛之處,在這聖母左近,若然他手 ,你也有話可解說。」 少年道。「先前封三娘把那白衣人點

們闖了進來。」

藍天紅道:「糟糕,可發現這個處所

下通誠,必是不聞應聲,生了疑,竟被他 都不在此,風馬牛突然來了,向前面石壁

那人,替那人解開穴道,自信還能够做得 藍天虹道••「我明白,我這就去解救

見了聖母留示,風馬牛非但再不疑惑,倒無人間烟火,又無一件人間之物,何况倒所,咱們早被他們揭穿了。你瞧,這裏既

少年格格笑道。「若不是發現這個處

一定不錯,她今晚必會再回來,這是我請 ,你可就不能再回到此地來了 少年道••「且慢,若然你遇到封三娘 ,我猜想的

現身,可見她不找出人來,絕不甘休 這個……兄弟,這封三娘適才在那林邊三 你相助的第二樁。 怕我無能爲力。 藍天虹道··「你是說,要我欄阻她

一张字條在桌上,大家可以出去也必留下 總不置一件人間之物,每次出去也必留下

少年道。- 「那風馬牛何等狡獪,是以

張字條在桌上,大意說念在他三人多年

個聖母。」

疑是侗天仙居,更何况風馬牛原本心中有

藍天虹道:•「不差

,使我初來此,

亦

訪,千方百計在此開設英雄店,甚麼地方 不去,却來到這洛陽 少年道:一她恨我師傅入骨,多年轉 ,自是咱們不慎 露露

> 我有法兒,周總鏢頭說,這封三娘臨行之 了破綻,不找出人來,她豈會甘休……」 藍天虹覆地一拍大腿,道:「有了

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要你把封三娘和楊姑 娘引來此間。」 不就說……」 少年的眉兒一挑,說:「不必了,我

又不在,怎倒反而把封三娘引進來。 藍天虹怔住了,封三娘的武功他巳見 ,這少年不是也自知不敵壓,他師傅

不避現身,風馬牛却疑神疑鬼,師傅不過我師傅要假扮聖母,當初沒這個存心,只 是就不住了,也不用再就在這裏了,非是 少年又道·• 「我老實告訴你吧,這裏 眉教的赤眉針,河朔雙煞的雙劍合璧,也現今我師傅的功夫已練成了,再也不怕赤 是將計就計,不料一扮就扮了這麼多年, 却難防,還就在這裏做甚麼。」過是秀士的下落尚未轉到,封三娘的暗箭 有了破解之法,之所以等候到現在,只不

知秀士現身了,已去相會。 藍天虹啊了一聲,道:「令師必是已

左近了, 雄店開張之日起, 道秀士必會現身尋來,不瞞你說,打從英 少年道:「英雄店一開張,師傅就知 封三娘只道我是個街頭流浪的窮 知她是誰 ,秀士既然到了 我已或明或暗守候在那 ,師傅等侍我,就 ,自也趕去

原爲金笛書生而 藍天虹終於明 來 白更多 ,赤盾数可 地不知河朔雙煞 那 河朔

P76

道:「這一來,他們真相信是聖母恩賜,

接引他們來此的了,我師傅更在桌上擺了

,說是恩賜他們的玉液

虔誠供奉,特恩賜他們來此一瞻仙居。」

少年笑得彎了腰,上氣不接下氣的說

,他可就不能再和她親近了

小事,而不是去蹈湯赴火。 可愛。可惜,人家只不過要他辦這麼两件 兒 比楊姑娘更美,因爲那楊柳靑總是繃着臉 羅裳,該是個多美的姑娘,一定的,一定他呆呆站立了好一會,幻想她穿上綺 ,冷冰冰的,那似她笑臉如花,活潑更

馬牛毫無顧忌不成? 仍然躺在那裏,封三娘沒回頭來取他性命 人解救。好不容易尋到那白衣人,可不是 ,已是他命大了,釋放了他,當眞會對風 ,他得趕快,在未遇上封三娘之前,把那 他繞到奔去對面山上,太陽已落山了

在你師使一片虔誠,知你有難,特命我來 解救你,你聽真了,爾等今晚不可 後,那白衣人側臥在草叢裏,動彈不得 仍不見封三娘現身, 藍天虹靜靜地等了一會 這才變着嗓門兒,說道。「聖母念 那自是不在這左 ,溜到那人身 走近聖

特得那人動彈起身,那還能到他,只見那 藍天虹手到立解,他一掌落,身已縱起,過是普通手法,那步位也瞧得明白,是以 岩,惡人自有惡報,爾等亦非其敵。」 人信以爲眞, 他曾親見封三娘點打這人的穴道,不 向聖岩那面拜了四拜,這才

他在此受難 人是從不敢到的,若非聖母顯靈,誰會知那地方本已是在聖岩對面,風馬牛的 那地方本巳是在聖岩對面

年來竟對那少年所說,當眞也不無道理,料不到風馬牛這樣狡獪的江湖魁首,十數 又碰到了封三娘,那聖母也就不靈了,眞 藍天虹尾隨他走了 一程,若然巧巧的

> 原不是她師傅要扮甚麼聖母,而是風馬牛 了先入爲主之見,自也迷信不疑。 硬要把她師傅當作聖母來崇拜的 ,自家有

也不敢抬,既得聖母護佑 後,要知劍走輕靈,劍術了得的,那輕身 功夫自也錯不了,那人低着頭走路,連頭 心下只有虔誠。 藍天虹把輕身功夫施展開來, ,當然也無恐懼 或前或

當眞怕甚麽,偏遇到甚麽,封三娘! 藍天虹才繞到前頭 ,霍地一縮步

却又可清楚看到那面岩上岩下,原來那岩 塊突出岩石上坐下,那地方遠離聖岩 有一股山泉,兩人在那山泉吃乾糧。 封三娘和楊柳青在夕陽暉裏, 山坡上

之處,亦相距有五六丈,這面又是下風頭 走來。那地方估量和封三娘與楊柳靑坐地 只見那白衣人相距在四五丈外,正向這面 遭,忙不迭一縮身,扣了塊石子在手中,藍天虹驚而不亂,幸是早防到了這一 ,低聲說話,料想不會她們聽到。

後打出石子,白衣人巳成了驚弓之鳥,嚇 他急忙縮身在樹叢中,抖手向那人身

得面色和那衣衫一般白,張惶四顧。

,速從嶺後繞道回去, 藍天虹巳變着嗓音說道:「惡人在前 ,遺人把惡人引走,速去速去。」 爾休驚惶,聖母已

那封三娘顯巳聞聲,巳轉頭向這面望來。 他話聲未落,巳飄身到了那人身後 那人回頭大吃一驚,因爲不但他身後

是在上風頭,只聽她說道。「青兒,你去現出人來,那封三娘的聲也已入耳了,因 瞧瞧,像有

一揮手 ,早迎着楊柳

柳靑一見藍天虹,怔了一怔,說:「啊! 青走去,人急智生,他已有了主意,那楊 ,你怎麽?……」

一聲啊,立即縱身過來。

們在這裏。 楊姑娘你無恙啊,我何處沒尋到,原來你

立即躡踪,追了來,難得你一片好意,也 **總鏢頭命你來尋我麼?啊,是了,昨日已**

巳在這山中轉了一日夜了。總算楊姑娘無 到前面山林間,巳失了風馬牛的踪跡,我 外,便自不量力,隨後追趕前來,不料追 見楊姑娘落在那風馬牛手中,豈敢置身事 那像是個狠毒的人?」忙道:「是,我 藍天虹心想·「這封三娘知情達理

鼓來 原是谎言,難免也心虚了,那心下已打起 芒。藍天虹心中一凜,不自覺掉過頭去 封三娘怎生打量起來,那目中現了冷

封三娘道·「這麽說!你在這山中轉

的人在遍山遍野搜查,豈能不見人的。

身在一座山涧中。」不料突然一陣迷糊,待得清醒過來,已是 今日晨早,本巳聽到人聲了,正尋找問 ,可慎是奇之又奇,便我現下仍不全信

封三娘來得好快,顯是聽得楊柳青那

藍天虹假裝喜極,說:「謝天謝地

眞辛苦你了。」 封三娘也微微一怔,道·「可是那周

恙,可喜可賀。」

了一天了,竟沒遇上那風馬牛?」

藍天虹心下着慌,糟!要露馬脚,自

忙道•「我我……三娘,我要說出來

封三娘道·「你說甚麼?」

神仙洞府。」 不過,道。「我不過是猜想,那裏必是個 辦的第二樁事,是把這兩人引進去,最妙 藍天虹現下已有主意了,那少年要他

封三娘急道: 「在何處?」

我是訴像石柱一樣的石堆石塊。 **面岩,三娘,那裏不是有無數的石柱麽?** 楊柳青啊了一聲,和封三娘交換了一 藍天虹道:「便在眼前,喏,便在那

了 一出來,就遇到三娘你,楊姑娘也已無恙以不饑不渴,好不容易才尋到出路,不料 所,想必我是個俗子凡夫,聖母不對我現那裏有個聖母麽,我說哩,必是山家的居 世金身,但我可蒙聖母賜了一杯玉液,得 瞥,說道··「你可會見到有個聖母麼?」 「聖母」」藍天虹故作驚惶,道・「

沉着多了,總算沒露出甚麽破綻。 藍天虹一心替那少年効勞,說順了口,也 那封三娘兩眼瞬也不瞬地瞧他,總算

記得那出入之路麼?」 此來,正是爲謁見聖母而來的,不知你還 封三娘道··「妙極了,藍少俠,我們

之下便是。」 藍天虹殼道:「喏!那根巨大的石柱

之頗,染成了金黃,驀然一見直似金霞繚 頭上,石色原已是淡黄,斜暉更把那石柱 那夕陽雖巳落山,餘暉却還留在那

出路 繞 藍天虹道。 ,出來後,也曾加以辨認,是以記 「因是我好不容易才專到 㑇

的恨顏厲色,柔聲道:「藍少板」、如此是在壓抑心中的激動,顯然也因藍天虹 霞的餘暉。 供的 不是我會進入仙居,真不信那樣寸草不生 荒岩下,竟是洞天佛地,可惜咱們少了 藍天虹道:「三娘和姑娘隨我來,若

身後的脚步聲立即落後了些,封三娘道: 不聞,只聽身後的楊柳青低喚了聲師傅, 「你要說甚麽?」 分明封三娘一聲冷哼,但藍天虹假裝

我們去朝拜她那山居。」

中,自不量力,妄想救楊姑娘脫困,是以去瞻仰瞻仰,口因楊姑娘落入那風馬牛手

藍天虹道:•「如何不能,便我也想再

才急忙尋路出來。」

說,

我們也聽說風馬牛供奉了一位聖母

我們也想瞻仰,藍少俠可否帶

們不也見到那風馬牛麽,但總是一近這裏 便已轉身了,這風馬牛何等邪惡……」 楊柳青道:•「口怕眞有聖母,先前我

兄,若不是那麽冷冰冰的,可就似花解語情,說真的,這楊姑娘實是個經色的美人

,說真的,這楊姑娘實是個絕色的美人

楊柳青默默地望着他,流露出感激之

,似玉生香了。

即 是無損她的清白 明白 她怎會 使是心甘情願的,也是被擴了半夜,便 她在蹬脚,是真蹬了一下脚,分明滿 不恨。 就算封三娘把她救出來了,被她 盡在那一蹬之中。藍天虹如何會 少不免也被邢風輕薄的

反正一 若也對聖母信奉不疑,會假得了麽。」 封三娘道。「別多說了,我可不 楊柳青又恨聲說道: 會便知道了,閉阻。 「那樣邪惡之人 信

在他眼前

哈!少年,怎麼還是少年,那影兒才

那少年的笑眉笑眼,怎會在這帮候,浮現

這個時候,想到

却這上頭來了,奇怪

藍天虹忙不迭掉過頭去,這是怎麼啦

下。起了更大的沙柱,直似排山倒海般當頭壓起了更大的沙柱,直似排山倒海般當頭壓 大的石柱已 賸下了一 · 藍天虹窒孳天,天邊的楊柳靑再不敢言語了, ,晚風在寸草不生的沙石地上,捲住已成了巨大的魔影,沒有霧,倒一點淡淡的殘紅,那大峽谷中,巨一點淡淡的殘紅,那大峽谷中,巨一點沒沒的人

再高的人也難免相信鬼神的,那風馬牛不不敢往下說,藍天虹想安慰她,一個武功 楊柳青怯怯地又叫了聲師傅 口不過

就信了十多餘年麼。

既然天黑下來了,那麽,是詩候了 封三娘道:「你望甚麼,快走。」 藍天虹道•「我是……辨認道路。」

是個心地善良的姑娘。 但願他不要難爲楊姑娘就好了,楊姑娘真 還是少年,不知他要怎生對付這封三娘 那脚步也加快了。順着山岩走還用辨麽。 當眞他的用意何在?那少年……怎麽

::哼! 的入口,端的在何處?若是你所言不真: 「喂!」封三娘在他身後說。「那地

下面 藍天虹道:「在這裏了 楊柳青走兩步,便又旋身,時而倒退 ,你走近就能見到了。」 ,就在這石柱

了? 封三娘霍地一掌推出 ,嚇身那楊柳青

着走路,說:「師傅,怎麽又沒飛沙走石

知封三娘雖說不信鬼神,可仍然不敢大意 柳青才說沒飛沙走石,不料又見石走沙飛 石柱上,更發出爆栗一般的連珠聲响,楊 封三娘發掌,劈得沙石飛濺,那碎石擊在 大叫一聲,便藍天虹也吃了一驚,原來 ,咀硬心可怯。 ,侍知道是封三娘的掌風拍掃起來的 ,才

裏面出 仍然打前面走。」 藍天虹道:「三娘,你放心,我剛 來,人不見人,不信你跟我來 9 我打

黑得伸手不見五指 起腰來,却也不難行,有時那石縫高幾 他當先鑽了進去,那石柱之下雖然直 ,持寬持狹,狹處也通行無阻,

三人魚貫而行 ,藍天虹摸索着前

> 的呼吸聲,一定是楊柳青的,封三娘在後,有他的脚步聲可 數丈,咦,你們瞧,不是有了光亮麼?」 快了,我記得清楚,這地道只有短短的 眞有亮光了,只不過微弱得很,前面 藍天虹道: ,那急促

現出了一團朦朧的白影。 那白影漸漸大了,藍天虹啊了一聲

於耳,顯因夜靜之故,比白天更响了。 可見,好一片清凉境界,耳畔鐘聲也不絕 的一片幽光,雖不明亮,但鐘乳根根清晰 皆因眼前現出奇妙的景象來,竟不知那來

,那封三娘和楊柳靑都摒住了呼吸。 一時間 ,都不言語了,藍天虹是迷惑

道:「我們,出去吧,那人所說,一定是真的......」 只聽楊柳青又低低地喚了聲師傅,說

見。 入晚才要他帶兩人運來了,她自然知道今 是月亮已昇起來了。他也明白少年爲何要 **鍾乳交互拆息個優成了一片幽光。是了** 乳之間,頂上有紫惠投下 晚有無月色,要不 藍天虹巳恍然大悟,原來亮光來自鐘 ,進來也會甚麼也瞧不 ,被那半透明的

俠 三娘道。「甚麼眞不眞,給我閉咀,藍少 ,你怎不走了。 他在何處?藍天虹左望右望, 只聽封

在這裏了。」 下之大,無奇不有,只怕神靈真是有的 那仙居就在這裏了,只不過……三娘,天 藍天虹道:•「啊,是是,兩位我來

向上一 巨大,自不難尋找,藍天虹來到鐘乳下 那作爲少年師徒居室的鐘乳,也最是 「便在上面了

P78

那石柱的金霞已消失了,石柱之間,暮靄 巳更濃了

少年要们入夜後才帶她們前去

去到那邊,天色也該黑了 夜幕巳低垂了

,只不

天色未晚

,便請少俠帶路。

藍天虹望望天,只這麼幾句話功夫

無比的嬌羞。

封三娘却在催促道:「那好極」,趁

他真想瞧瞧她羞赧臣的模樣兒,那一定是 無知愚蠢,那有多好玩,她一定會答臊 面目,讓她知道!他可不是她以為的那麽 就想笑,可就想到有朝一日,揭穿她的眉 在他眼下浮現,他頓又感到心裏甜甜的

在德,古聖賢亦如是說,信而不迷,敬神 畏,我倒是奉勸三娘……」 便是敬德,我雖會誤闖進來,心下會存敬 更誠惶誠恐,道。「三娘,我可有言在先 你要我帶路,我不敢不愈命,仙佛憑依

又落到藍天虹面上,才又說道:「既然如 怕了……」她的目光掃了楊柳青一眼,才 兒,我一生行事,是從不要人勸的,你們 此,我自上去,你們站過一邊 細查看,說·「我倒要瞧瞧聖母是怎麼個 那封三娘已在鐘乳四外轉動起來,子

是仙居了,楊姑娘,這邊來 藍天虹巴不得一聲,說道:「上面就

但又不敢。 十數佷鐘乳,也盡在眼下,楊柳青也退了以看得鐘乳上洞室的入口,而且那左近的 過來,她的咀兒張了又張,顯是想勸止, 藍天虹退過一邊,打從那裏,不但可

界寬了,竟也瞧不出他在何處? 又在何處?怎生無聲也無影?現下他的眼 忽然,藍天虹的手一緊,啊!她…… 當眞少年要引進兩人,是何用意?他

楊柳青把他的手緊緊握住了,說:「師傅 她……她……

可見她那掌力之驚人。 且在後相距一兩丈,竟也感到暗勁激盪, 眞個妙到毫頗,尤其是藍天虹在她身下, 在對面一根鐘乳上,那身法之輕驟巧妙,入口處一掌劈出,借反推之力,背脊已貼 是封三娘騰身,在空中一旋身,向那

手,若在室中,可逃無可逃。啊啊! 一陣劇跳,他絕不信少年會是封三娘的敵 但顧少年不是在裏面,藍天虹的心下

> 的疼痛。 愧,他必須要運勁,才能減輕一點兒手上 且向他靠得更近了些,他咬緊了牙兒,慚 是楊柳青护他的手握得更緊了些,而

的內家功夫,比他更高明。 紀不大,手上的勁道竟然不小,顯然人家 出驟來,有多丢人,可也真料不到,她年 手握痛了,他,南天一劍的兒子,若然叫 真羞人,被一個姑娘一握,竟把他的

只不過仍然握在她掌中。 楊柳青吐了一口氣,他的手也不痛

我是說,聖母眞不在裏面麼?」 楊柳靑說•「裏面眞沒人……不不

她的眼兒乃然盯着那入口瞬也不瞬,於水的人抓住一根稻草不放手一樣。 不覺得,只不過惶思過甚,人在極度驚恐 之頃,便會緊抓住手邊之物不放,就像腦 也才知道楊柳青抓住他的手,連她自己也 ,才知封三娘已進入那鐘乳上的石室了。 藍天虹眼前不再冒金星,也能見物了

羞了 直垂到地面的鐘乳,又退無可退。不不 **乎縮到他懷裏,眞糟糕,他身後偏是一根** 顯然仍未發覺她把人家的抓在掌中,且幾 不能退,他一退身, 她必然會驚覺,豈不

呼叫起來,自也驚動了封三娘 柳青挨得他這麼近,豈會聽不到的,她若 聲,不用瞧,他已知是誰,又喜又驚,楊 咦!藍天虹幾乎驚呼山聲, 耳邊有話

更明亮了 心師傅,心無二用 但楊柳青全神貫注在那入口處,月光 些,但也是隱約可見,何况她担

他感到了少年的溫暖呼吸,耳根也感

到鏖廢的,怎麼心兒也癢癢?

不脫了。」不困在這裏,趕快走,晚一步,你可就走 後說:「喲」你倆可真親熱,要命的,要 那細細的聲音,咦!他竟然笑,笑而

擊 聲啊,楊柳青可是叫出聲來,只不過僅是 子一震,倒把楊柳靑驚覺了,他是心下 ,她做什麼? 藍天虹大吃一驚,他怎說?啊! 他身

是以也看得明白,她的臉兒羞得紅透了 在掌,她怎麽會把人家的手握在掌中? 她滑止身去,光綫雖暗,但相距近 原來她已驚覺了 她竟把人家的手握

側了 但身後再不聲了,那少年..... ,已經走了 側,其實那楊柳青那敢回頭來看他 藍天虹可顧不得她有害臊,忙把頭兒 他 走了

,他明白了,少年必是把封三娘誘進來,快走,就會困在這裏,就會沒命,刹那間 娘呢,不是他師傅親生女兒麽?難道也把 也罷了,說是有仇,也不是好人,但楊姑 必是封閉出口,把她困在這裏,那封三娘

况這楊姑娘又眞是心地善良 藍天虹心念一動,原是刹那之間 何

他一飄身,抓住楊柳青的手就跑 跟我來,快走!」 ,說

岩縫中,可就不能快了,非慢下來不可。左彎右闖,眨眼已進入那伸手不見五指的 被藍天虹拉着,脚不沾地跑了,循來路 信這裏有神靈,那會問,也來不及問, 楊柳青嚇慌了,她原本心懷驚恐 9 相

> 呢?_ 你見到了甚麼?拖我那裏去?嗳,我師傅

楊柳青也才能問了,氣喘喘,說:一「

別……別出聲。」 說:- 「姑娘,你別問,一時也說不明白 藍天虹一手拖住她, 一手摸索着前進

口能把手一緊。 了,最好別出聲,他也不就不敢多說了 而易學的,但願少年不知他把楊姑娘帶走 若然少年阻止?他若是阻止 ,自是輕

的數丈之地。 轉彎抹角,他都記得清楚,何况只得短短 也不見人,藍天虹也已走過兩遍了:每 楊柳青竟也聽話,那岩縫裏雖然對面

他身上,偏是那地方只能通行一倒在他身上,不但把他推倒了, 藍天紅尙不知是怎麽回事,那楊柳青已撲 柳青大叫一 朦朧白色,出点近了 不到盞荼功夫,前面已現此了 聲,但叫聲被轟然响煙沒了 ,啊呀!被拖着的楊 而且. 壓在

兩壁,更又滾落下無數的石塊來,差點沒一股强勁的狂飈,兩人正當競騰業之頃,那會訪到,就在兩人倒地的瞬間,那狂,那會訪到,就在兩人倒地的瞬間,那狂人身上,只覺地動山搖,那人正當競騰業業之頃人身上,只覺地動山搖,那頭頂上的岩縫 把兩人活埋了

藍天虹心胆俱裂,却是他在下面,那 陣劇痛。 能脚,也 示 眼

裏咀裏,全塞滿了沙,那眼不 敢睜,因爲沙土仍在落下,無算心下還明 楊柳青壓在他身上,自是承受的打擊最大 饒是如此,肩上腿上,也一

麽白? 「楊姑娘,你你……你沒有事

她一背,大大小小的石塊間,又塞滿了泥 仆倒在他身上, ,但已是半昏迷狀態,連頭也抬不起來。 但仍然臉貼着臉,顯然她發出呻吟聲來 她的頭如何能抬得起來,石塊堆滿了 總算聽到她發出一聲呻吟 **咀對着阻,雖然挪開了些** 敢情她是

麼

是這一根根石柱也塌下來,他們還能有命

他趕快又抱起楊柳青來,趕快跑,若

人要緊, ,只不過是因那岩縫太狹窄之故,倒也堆 他不 總算好,那沙石雖然堆滿了一身 明白這是怎麽回事,却還知道救

落下來, 得不厚,依然還能轉身 他把身子挪過一邊,楊柳青的身子滑 沙石也跟着滑落了。

漫,其實他也只能感覺到,那能睜得開眼 上面再無石塊滾落了,却仍然沙土瀰

「楊姑娘」楊姑娘」」

口原巳不遠了。 是萬幸,那岩縫狹窄得倒不下去,更幸距 了石塊,高一脚,低一脚,跌跌撞撞。價 堆中抱起她來,旒忙往外跑,岩縫中填滿 連呻吟聲也沒有了,他慌了 , 從砂石

石塊了,心知已到了石柱下,已在出口邊 ,不是身後 ,他感到了凉風,清風迎面吹來。是迎 他感到已來到了寬敞之地,地上也沒

「楊姑娘~ 楊姑娘~」

了一下,並未出聲,那麼,她只是昏迷 並未完全失去知覺。 他又叫了兩聲,但她的身子只是顫抖

P80

不行 ,他要不把眼中的沙土抹掉,此

> 了,雖然眼睛痛為很。 即淚也流了滿臉,現在,稍稍可看得見物 上,忍着痛,把眼中的沙土總算弄掉了,去也不能走路,趕快,他把楊柳靑放在地

過那大峽谷,他折而向西北,現在,他已 進入密林了,但仍不敢停,越過一座山 巢穴在後山,他可不能社前,可又不能横 又一座山,落下山,他聽到木聲,來到了 跑。且慢,風馬牛在何處?那白衣人說是 一條小溪邊。 跑出石柱,不行,還得趕快跑,往前

也躱了龍門崖,無論撞着了赤眉教和河朔 面,他計算得一定不錯,躱開了風馬牛, 糕,何况又沒了封三娘,想想看,他是往 娘才逃出風馬牛的巢穴,撞上了,豈不糟 店而來的,人家豈會放過他 雙煞,那何異送羊入虎口,既是全爲英雄 西北方向奔來的,那麼,龍門崖該是在右 跑出多遠了?該有多里地了吧?楊姑

體溫。 會身子軟軟的壓,而且也感到她那溫暖的 邊草地上,還好,她只是昏迷,要不然還 當眞她怎麼了?藍天虹把她放下在溪

沒樹木遮擋,倒眞是明月如水。 ,月亮爬得很高了,溪邊也

楊姑娘伏在他身上了 擊中她的後腦,倒也沒破傷。若然不是這 ,那呼吸還均勻得很,頭上也不見有血 是了,那是岩壁上滾落下來的石塊, 藍天虹鬆了口氣,楊柳青不但有呼吸 ,那石塊一定擊在他

> ,可不是人家救了他了。 頭上,而且還不僅是一塊 ,是無數無數塊

他脱下外衣來,濕了水,那清凉的水……趕快,溪裏有水,且還清凉。 麗的面龐。 月下看來 咦,他這是怎麽了,這段傑倒來,她的臉兒蒼白得很,好清

滴在她臉兒上,楊柳青登時蠕動了一下 「楊姑娘」楊姑娘!

眼睛也慢慢張開來了,她醒了。 那濕衣在她額上,她身子一陣震顫

撑起了些,早又是一聲呻吟。 雖然睜開了,但茫然地望了望,是在記憶 也在辨認,她試着坐起身來,但身子才 藍天虹又連叫了兩聲,楊柳青的眼睛

下來。」 她肩下,急道··「楊姑娘,別動彈,快躺 他扶她躺下了,雖軟弱無力, 藍天虹連忙扶住她的肩頭,一手托在

睁得更大了,她的話聲也軟弱無力,說:· 「你……你……啊~你是……」 藍天虹道••「楊姑娘,我姓藍,你不 眼睛却

認得我了麽,我叫藍天虹。」 她像記起更多了,說:「這是甚麼地

岩壁上滾落來的石塊打中了,好多好多石 方?我怎會……我是怎麽啦?」 藍天道虹:「楊姑娘,別出聲,你被

無力了 身子一震,掙扎着要起身來,但她太軟弱 又緩緩睜開,且睜得更大,在他臂彎裏的 楊柳青又呻吟了一聲,眼又閉上,但

藍天虹道:「姑娘,別動彈,你不

道 你你……你真是……藍天虹 她瞪大了眼睛望着他 ,你昏迷了好久,剛剛! 着他,氣促的說:

他來了,也完全記起來了,叫道。「啊呀 是又把沙抹入眼裏了,但楊柳青總算認出 -我師傅,她她……」 他臉上的泥污,他又感到眼睛在刺痛,必 去了本來面目,忙抹了抹臉,濕衣抹去了 他明白了,汗和眼淚混和的泥沙,掩

出來已不知要多少天日了。把一大段出口堵塞了,即使她能搬開沙石 時他和楊柳青尚不是在塌岩之處,已有那 手,只怕也逃不吐封三娘的千裏,想想那 進入鐘乳上的石室,趕快下手,他不能脫 他必是自知不是封三娘的敵手,若不趁她 封閉了,把封三娘給關閉在那山 明白了,原來少年是這個主意,把那出口 麽大的威勢,出口又那麽窄,想必沙石已 封三娘!藍天虹一時間楞住了 腹裏了, ,是他

巳一搖幌。 起來,她必是渾身疼痛,才站直了身子又 他在發楞,在想,那楊柳青已試着站

,說:「姑娘,你實是受傷不輕。」 藍天虹把她半扶半抱,忙又扶她坐下

,師傅她……一定……」 「必是我師傅對聖母不敬,聖母顯了靈 楊柳青却不是坐下,而是跪下了,說

過困幾日,就會出來了,你相信我啊…… 不會有事的,沒人傷害得了你師傅,只不 虹大是不忍,道:「姑娘,你放心 她把頭埋在掌中,身子在顫抖 ,三娘 9 藍天

(未完)



黄耀基 . 圖 文

偵查天地會

鐵人

盈尺,白皚皚一片。 柳絮般的雪花漫天飄飛,地上已積雪 十二月初一,拂曉。

圍運功行氣,走一路長拳,耍一遍花槍。 的香慣,仍然在天亮之前起來,跑到後花 風雪嚴寒,上官貴並沒有改變他一向

年人却還要充沛,這除了他的根基深厚, 練也大有關係。 與他這十年如一日,從未放棄過的不停銀 他今年已經五十有七,精神比一般青

身懷絕技的人却很少。 很多人都知道他懂得幾下子,知道他

的原因。 於理財,龍飛在後面的大力支持也是主要 現在,已經是京城的首富,這除了他的善 被送上嵩山少林寺,三十歲繼承父業,到 他本來是富有人家的兒子,自小却便

並不是一件難事,上官貴也絕對可以勝任 叔侄至親,他若是要給上官貴一官半職, 龍飛身為太平安樂王,與當今天子是

對付鐵甲人

摸清那些人的底細。 王公大臣來往,目的也就在讓上官貴替他 然後暗中製造機會,讓上官貴與朝中顯貴 ,可是他只將上官貴變成京城中的首富

上官貴並沒有讓龍飛失望。 有誰會懷疑這樣的一個有錢人。

少甚至將他倚爲心腹。 不樂於交他這個朋友,由於他的圓滑,不 由於他驕人的財富,那些王公大臣無

跟着他出入,與那些王公大臣的兒子混在 龍飛還安排了兩個義子做他的兒子

非常闊綽,所以甚得那些王公大臣的歡 方面還沒有他們的寬裕,而他們也表現得 雖然身份比上官貴的兩個兒子尊貴,金錢 那完全是胡混,那些王公大臣的兒子 Ė

從那些王公大臣的兒子口中查探有關天地 會的諸般秘密。 ,光宗耀祖,事實上,上官貴只是要他們 ,甚至以有這兩個朋友爲榮。 丁兩個兒子舖路,好使他們將來平步青雲 在別人眼中,上官貴那樣做完全是爲

> 送給他的兩個義子上官鶴上官鵬也一直做 這也本來是一個秘密,上官貴與龍飛

鶴的身份首先被揭發,而在長街上週代橫 可惜天下間並沒有永久的秘密,上官

官貴的行動,以免招致無謂的犧牲。 龍飛立即採取報復,同時也中止了上

的寧靜。 來,上官貴一直留在府中,享受前所未有 上官貴並不喜歡這種生活,也不以爲 這是兩個多月前的事,這兩個多月以

動。 天地會的人還敢在京城中採取什麼血腥行 只是他的身份既然已經被天地會洞悉

浪費一個他這樣的人才,所以也樂於留在 ,那些有問題的王公大臣又怎會再與他來 ,他就是找到去,也是自討沒趣。 他很明白這一點,也相信龍飛絕不會

府中,等候下一個任務。

是上官貴做了這麽多年的京城首富,已這龍飛絕不召認一了一 在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麼有名,要安排他以另一種身份出現, 龍飛絕不否認上官貴是一個人才,

用的殺手已經足够。 的訓練,無疑是有些殘忍,而且他能够動 官貴的年紀,再要他到承德行宮接受各種 他知道上官貴的武功並沒有放下,但以上 龍飛也不想要上官貴直接參與行動

龍飛也絕不以爲讓他好好的休息一段日子 ,是一件不應該的事情。 一個爲自己辛苦了這麼多年的屬下

也正如他一樣,龍飛也並不以爲天地

應該是絕對安全 府中的防守 會的人敢胆在京城中再怎樣,何况上官貴 一向非常嚴密,上官責在府中

低估自己的實力,若說錯誤,只是他們沒 有考慮到一個人的出現。 他們既沒有輕視天地會,也一樣沒有

地上,面上露出笑容。 ,看着那被鐵槍激起的積雪一片片落回 一遍槍使過,上官貴反手將槍插在地

「錚錚」聲,就像是一些金屬物不停的相 心念方動,他突然聽到了一陣奇怪的 龍飛應該來看看我這一遍鐵槍。

突然有一種想拔起身子,躍上高牆去一看 「錚錚」聲是來自高牆之外,上官貴 撞在一起。

究竟的衝動。 也就在這時候,「錚錚」聲突然停下

來。

是什麼東西?

個大洞。 的兩下巨响,然後,那道高牆就裂開了一 上官貴心念再轉,就聽到了「轟轟」

伸進來,一雙烏黑發亮的手 白堊磚石飛激中,兩隻手當先從洞中

鐵手!

個破洞。 上官貴一驚,拔槍在手,槍尖指着那

有見過一個這樣的人 上官貴一眼瞥見,又是一驚,他從來都沒 鐵手一縮,一個人隨即一步跨進來

這個人全身上下赫然都裹在一製烏黑

顯然一些影响也沒有,那種「錚錚」聲 發亮的鐵甲之內,那襲鐵甲看來是由一片 也就是這個人行動間鐵甲相碰所發出來。 片拇指甲大小,魚鱗一樣的鐵片綴成,行 ,鱗片波浪般起沃,對這個人的行動 以為所欲為?」

形的怪獸,隨即肯定那只是一個人。 上官貴那刹那的感覺,以爲是一頭人

個穿上鐵甲的鐵甲人一

雙拳鬆開,一蓬白堊從指縫洒落。 那個鐵甲人一步跨進,盯着上官貴

甲 色的東西。 ,而是兩片水晶也似,光滑發亮,茶灰 在那個鐵甲人的眼部,嵌的並不是鐵

感覺 觸不到鐵甲人的目光,却有那種被盯着的 上官貴根本看不見鐵甲人的眼睛,接

吞吐 「什麼人?」 他喝問,手中鐵槍一下

的?天地會?」 甲發出來,非常怪異好像是女人的聲音。 上官貴一怔,再問:「是誰指使你來 「來殺你的 -」回答的聲音透過鐵

雙拳又握回。 「是黄金,一萬両黃金!」鐵甲人的

龍飛的第六個義子,也是上官貴的次子上 掠至,都是年青人,七個是龍飛屬下的殺 手,還有一個衣飾華麗,英氣迫人,正是 說話間,幾候人影已然從不同的方向

再聽到這番話,兵器立即出鞘 看見這個鐵甲人,他們都齊皆一怔

上官鵬隨即喝問:「什麼人裝神弄鬼

鵬接又道。「你難道以爲穿上了鐵甲便可 人冷笑,舉步迫向上官貴、上官

猛喝一聲,鐵槍「毒蛇出洞」 人沒有回答,繼續迫前,上官貴 ,疾刺了

搶鋒上,鐵槍立時被擊開 人右拳疾揮,不偏不倚,正擊在

甲人十三處。 一回,一蓬槍花彈開,自上而下 上官貴的反應也不慢,身形一轉,槍 ,連刺鐵

鐵甲無損,鐵甲人也這才出手,左手一把 抓住了那支鐵槍。 在鐵甲上,只能「錚錚」十三下急响 鐵甲人這一次沒有出拳,任由鐵槍刺

之前將槍撤回。 巳盡,舊力也巳盡,來不及在鐵甲人抓下 上官資看着鐵甲人一手抓來,但槍勢

不開,鐵甲人右右拳已擊下,硬硬將那支 槍一被抓住,上官貴新力已生,一奪

鐵槍擊斷。

探手,正好將一個殺手擲來的長矛接着 鐵甲人任由斷槍擲在身上,手抓着的 上官貴斷槍脫手擲出,長身暴退,一

那邊上官鵬已如飛鳥一樣飛向那個鐵甲人 截斷槍同時向上官貴擲回來 上官貴長矛一抹,將擲來斷槍擊飛,

手中長劍刺向鐵甲人的眼睛 鐵甲人左手一抬,劍已被架開,右手

繞過,接連三劍疾刺在鐵甲人背後。 上官鵬身形一偏,從鐵甲人身旁弧形

反擊上官鵬面門

三個殺手接從三個不同方向掠來,一

,將面罩拿下!」

矛雙刀,扎向鐵甲人的三處要害。 鐵甲人沒有動,上官鵬三劍刺不進鐵

上 甲,長矛滑開,雙刀亦一旁滑落。 去,口鼻鮮血狂湧,一個身子飛出丈外, ,那個殺手的胸膛被擊得「通」地陷下 ,鐵甲人的右拳已擊在一個殺手的胸膛 上官貴急喝一聲「小心」,語聲才出

出了七劍,仍然一些作用也沒有。 樣起不了作用,鐵甲人半身一旋,反而將 持矛的殺手亦向鐵甲人一頓亂刺,同 上官鵬在上官貴喝聲中向鐵甲 人又砍 仰倒在雪地上,一動也不動。

他的長矛抓住 十六枚暗器射出,射向鐵甲人。 那個殺手急忙鬆手,身形一個倒翻,

飛,鐵甲人一矛當中脫手飛出,不偏不倚 ,觸目驚心 飛進了那個殺手的胸膛,從後背穿出 鮮血激濺,在雪地上濺開了一串血花 「叮叮噹噹」一陣亂响,暗器紛紛彈

「叮噹」聲响過不絕。 無數暗器接從四面八方射向鐵甲人

兩個殺手左右急上,雙刀砍向鐵甲人的面 鐵甲人若無其事,舉步走向上官貨

左右抓住,再一攏,那兩個殺手被帶得撞 鐵甲人雙手迎向來刀,一合竟將雙刀

人的咽喉。

上官貴長矛當中欺進,亦奮力挿向鐵

在一起。 上官貴一矛便變了插向其中一個殺手

的去勢收住,矛尖距離那個殺手的後背, 的後背,他的反應也算敏捷,及時將長矛

一寸也不到,說險,當眞是險到了極點。

至!

的心窩。 那刹那雙手已一鬆,左右插向那兩個殺手 可是那個殺手還是立時喪命,鐵甲

絕 由鐵甲人那一雙鐵掌直插入心窩,慘叫氣 那兩個殺手完全沒有閃避的餘地,任

上官貴面前 右撲來的三個殺手,那三個殺手急忙讓開 ,到他們再撲過來的時候,鐵甲人已到了 鐵甲人雙臂一振,屍體飛出 ,撞向左

是迫向上官貴。 傷不了那襲鐵甲,鐵甲人也沒有理會,只 上官鵬後面撲上,連劈二十七劍,都

口 只有三尺,探身猛一拳擊出! ,倒退了九步,鐵甲人更迫近,距離他 上官貴長矛飛刺,接連十三刺都被撞

貴的胸膛,直擊在柱上! 也就在那刹那擊至,「通」的擊進了上官 至,抽身急退,一退半丈,撞上一條柱子 身形一震,脫口一聲驚呼,鐵甲人一拳 上官貴長矛力阻無效,鐵甲人拳已擊

來 ,鐵甲人隨即將從頭從上官貴的胸膛抽出 那條柱子攝然被擊斷,瓦片積雪飛墮

子上,並沒有隨鐵甲人的拳頭脫出 骨外露,鮮血模糊,後背黏在被擊斷的柱 上官貴的胸膛已被擊開了一個洞,白

外 官鵬劈來的劍,連人帶劍將上官鵬慶飛丈 鐵甲人從容轉身,手一揮,擋住了上

撲回 上官鵬眼珠都紅了 ,那三個殺手刀矛亦紛紛向鐵甲人襲 ,大喝聲中簽身又

七八個殺手這時候又出現,向這邊撲

擊也沒有理會,只見擧步往來路走回。

用。

已然從破洞走了出去 原剩下的那三個殺手中一個緊接追出

在他的胸腹上一 ,鐵甲人也就在這個時候回頭

出三丈之外!

牆壁碎裂疾倒下來,白堊積雪磚石激飛。 擊在牆壁上, 小巷,那個鐵甲人已經不知所踪。

跡留下 一行深深的脚印由東面伸展過來,西面除 幾個不整齊的脚印之外,並沒有任何痕

簡直是神話。 但若非如此,這片刻之間,那個鐵甲

鐵甲人視如不見,對上官鵬四人的襲

那七八個殺手掠到來的時候,鐵甲人

那個殺手慘叫一聲,口吐鮮血

鐵甲人身子一轉,又是兩拳擊出

他們讓開那些磚石的撞擊,撲出高牆外的 小巷的地上亦積滿了雪,他們只看見 在牆後的上官鵬等人不得不閃避,到 「轟轟」聲中,老大的一幅

人能够跑到那裏?

腦。

是毫無作用,不由連心都灰了 他們的兵器,對那個鐵甲人完全不管 上官鵬四人緊追不捨,一陣亂擊,還

,一拳痛擊 一,倒飛

回去,在這短暫的片刻走得不知所踪,那 若說那個鐵甲人是循着東來的脚印退

出 自己則帶着兩個殺手,掠上了對面圍上官鵬隨即吩咐那些殺手東西兩面追

> 全。 的人,他們主要的任務是保護上官貴的安 爲上官貴所有,住在莊院內的全都是龍飛 這面高牆是屬於一座較小的莊院,亦 在那個鐵甲人破牆進入的時候,這些

因所在。 反應也沒有。 人便應該被驚動,可是到現在,仍然一些 上官鵬翻過牆頭進入,立即便知道原

正是住在這座莊院內,隨時準備接應的 腦後院子的花木樹下 ,倒着幾具屍骸

殺手。 到牆下, 他們顯然也被金鐵聲驚動,可是才掠 立即被擊殺。

是 鐵甲人留下的那種脚印。 然是兩個人,屍體周圍的雪地上 一個高手,而那個高手與那個鐵甲人顯 那個擊殺他們的人,絕無疑問,必定 ,並沒有

的十二個殺手,無一倖免。 到了幾具屍體,他們安置在這座莊院接應 跟着脚印追向東面的人未幾回報,脚 在莊院的其他地方,上官鵬陸續又找

印在巷外消失,巷外雪地除了蹄印車轍之 地方發現了幾個脚印,巷外雪地亦發現蹄 追向西面的人亦回報,在接近巷口的 別無所有。

來到東面巷口,下車殺人之後乘坐原來的 好說明了一件事,那個鐵甲人是乘坐馬車 印車轍。 馬車離開。 兩面發現的車轍蹄印完全一樣,這正

車轍在進入長街之後,便混進長街上

的人再也追不了 縱橫來去。深深淺淺的其他車轍中 ,追踪

瞭如指掌, 經有一個妥善精密的計劃 ,上官貴的生活習慣以及性格都是莫不 在開始行動之前,那個鐵甲人雖然已 對於法院的環

種能力,能够調查。 除了天地會的人 知道得這麼仔細 ,還有什麼人具備這

事實上 ,上官貴一直都只是與天地會

道就是翻閱名人譜。看名人譜之內是否收 吃一驚,在上官鵬等收集整理資料的同時龍飛在更早之前已接到消息。自然大 的屬下追查搜索那個鐵甲人的下落,另 料都已經整理妥當,送到太平安樂王府 亦發出了兩道命令 半個時辰之後,有關這件事的一切資 即人的下落,另一一道是要周圍百里

有收獲,相繼將資料送到來 方面雖然還沒有任何綫索,名人譜方面已 上官鵬將資料送到的時候,追查搜索 錄有一個類似這樣的殺手

六個立着, 除了上官鵬與監管名人譜的主管神眼 龍飛這時候才坐下,靜聽所有報告 只有香芸例外 堂內還有龍飛的七個義子女

個,而是因爲她將報告中重要的錄下來 以便作進一步的調查 她乃是龍飛二十四個義子女中最疼愛的 放着文房四寶,她所以坐着當然不是因爲 香芸坐在一張長案之前,在長案之上

P84

香芸事實也是他們當中心思最慎密的

個

以聽得出如何靡大 辰之內所動用的人力,從他們 上自鵬楊晋的報告很詳細 的報告日 : 排 十個時 III

龍飛聽罷,才問道二一芸兒,你怎樣

而綜合十二位大夫所作出的判斷,他們絕 司馬縱橫這樣做,絕無疑問是配合那個鐵 無疑問是倒在天地會主司馬縱橫的手下 們那十二個殺手屍體上的傷口完全一樣, 的行動,以便那個鐵甲人能够安全撤 香芸放丁筆,道。 留在隔壁社院我

若沒有司馬縱橫的帮助。他要擺脫我們的的本領。我們的人雖然近不了他的身。但 龍飛頷首道。 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一不錯,以那個鐵甲

馬縱橫的屬下 香芸接道:。 「那個鏤甲人,却未必是

「除非他說的萬両黃金酬等 : 完全是

對司馬縱橫並無任何影响,除非他在司馬 是僱傭的關係,鐵甲人的行踪漏洩與否 縱橫還有利用的價值,否則司馬縱橫應該 絕不會出手掩護,讓他得以順利離開 香芸道。 「這是說 ,那個鐵甲人與司馬縱橫只 「他似乎沒有說謊必要

義父應該立即通知我們在這附近的所有要人要死在他手下。」香芸隨即沉馨道。「 人要死在他手下。」香芸隨即沉聲道:「那個鐵甲人找出來消滅,只怕還有更多的要殺的第一個人,我們若是不能够儘快將 員。請他們小心防範。」 「也是說,上官叔叔只是那個鐵甲人

> 不錯一 龍飛接吩咐 「長風負

他的第五個義子應聲迅速退下 站在他旁邊的。個年青僧人 也就是

器,日夜逡巡,以備隨時接應 幾隊人,配備足以對付那個鐵甲人的武 龍飛月光落在上官鵰面」。 香芸接又道: 「此外我們必須組織另 鵬兒與

那個鐵甲人交過手,交給他好了 上官鵬應聲亦自退下,龍飛目光轉向

横跨江面的鐵索橋上? 次出現乃是在九個月前,都江堰附近一座 楊晋。「名人譜記載,那個鐵甲人的第一 楊晋恭恭敬敬的回答 「當時戚眉派

聯絡上

值的銀票 的郭石應青城派的張千之邀在橋上決鬥 莊存入了一千両黃金,兌換了一張同樣價 酒,調查所得,事前張干曾經在大豐號錢 我們却有人看見張千在附近的酒樓悠然喝 **躑甲人就是張千,可是在他們決鬥同時** 結果死在鐵甲人手下,觀戰的都以爲那個 但張千沒有來,却來了那個鐵甲人 ,郭石

:長橋一役,被我們擊殺。 龍飛接道:「張千未幾加入了天地會

發誓報仇,兩次挑戰於顧雲亭,都爲他所 雲亭的家中。擊殺了顧雲亭,據所知顧雲 個月之前 是我們所知道的最後一次出現,乃是在八 亭平生只有遼東封羽一個仇敵 ,太極門到現在仍然在找尋此人下落 事後封羽於顧雲亭被殺的同時逃去無 楊晋 隨又道。「鐵甲人的第二次 , 敗於顧雲亭手下,傷病而歿 ,是次他童夜闊進了 太極名宿顧 - 封羽有弟 也也

> 的銀票。 而調查所得 在大豐錢在兌換了 事前封羽曾變賣所有家産, 張相當於 干両黄金

龍飛哪喃道。 又是大豐錢井

怕亦是僱傭關係。」 ,張千也只是事後才加入天地會,可見那 香芸接道。 一封羽並不是天地會的人

不會放着這樣的 香芸道。 龍飛點頭 說不定他近日才與那個鐵 個殺手不用 當然,否則司馬縱橫絕

龍飛又點頭。 「天地會應該出得起錢

,將那個鐵甲人據爲己有的

爲了一萬両黃金 還是不屬於天地會所有,殺上官叔叔只 香芸道。一但那個鐵甲人到現在顯然 是

相信也不會輕易向別人臣服 龍飛道:-「任何人有他那種裝備本領

我們迫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高的人,現在不惜假手外人,可見已經被 香芸道。 一司馬縱橫也是一個自視甚

的縱然仍死心不息,跟着司馬縱橫。相信 亦不敢公然採取什麼行動,因爲他們的行 估計已經被我們消滅得七七八八,剩下來 他們隱藏在京城開市中最重要的 在各地展開一百二十四次行動,毁去了天發現了若干有關天地會的秘密,我們先後 地亦被我們發現。毀滅,他們的勢力雖然 地會分佈在各地大大小小的根據地一甚至 **换了伍鳳樓一夥,又因爲護花在地下密室** 龍飛道。 但在我們連番撲擊下,傷亡慘重 「九月洛陽的一戰,我們解 一個根據

中向一點攻擊,而無須兼顧其他,在這種 地步,也差不多的了。」 情形之下,司馬縱橫就是未到山窮水盡的 踪一旦被發現,勢必招致我們凌厲的反擊 我們事實亦已能够調動所有的人力,集

則有助於恢復別人對他已失去的信心。」 失敗,他損失的只是萬両黃金,而成功, 爲明智之舉。」香芸拈起毛筆。「那即使 不有所行動,重金僱用那個鐵甲殺手不失 龍飛道:「他當然是希望成功的,否 「爲了挽回各人的信心,他當然不能

則也不會親自出手。」 「那主要的目的,相信還是在掩護那

是說 得着那個鐵甲人的地方。」 優鐵甲人撤退,以冤被我們的人追及,也 -」香芸一頓才接道:「他還有用

的下一個對像是那一個。」 香芸道••「天地會要殺的對像,女兒 龍飛微微頷首。「可惜我們不知道他

隨口也可以數出二三十個。」

過只要我們的防範工作做得好,那個鐵甲 人縱然能够再得手,也休想再跑得掉。」 香芸揮筆批改了幾行,緩緩道•「有 龍飛歎息道。「困難就是在這裏,不

一條綫索,我們也不能忽視。」 「大豐錢莊。」

大豐錢莊近來有什麼人存進萬両黃金。」 是很合情理的學動,我們大可以查一查, 甲人轉收信用最好的錢莊發出來的銀票, 信用最好的一間錢莊,黃金携帶麻煩,鐵 香芸點頭。「大豐錢莊是最大,也是

錢井的上下對來人應該仍有印象。」 龍飛道•「這不是一個小數目,大豐

> 那個鐵甲人的底細。」 兇的到底是什麽人,甚至可以因此而查出 香芸道: 「這一來,我們可以查出買

龍飛連連點頭。「他收下的那些銀票

都是,身家清白的正當商人。」楊晋道: 「相信他們一定會很樂意與我們合作。」 香芸道:•「問題只是在,司馬縱橫是 「經營大豐錢莊的根據我們調查所得

對那個鐵甲人知道多少與及他對那個鐵甲 否會考慮到這許多?」 人知道多少了。」 龍飛道:「那要看司馬縱橫以爲我們

面都能够兼顧到。」 横與我們一直對立,當然知道我們這個習 上,事實也沒有足够的人手調動,司馬縱 够這樣浪費時間人力在別的人,別的事之 會有關係的人都甚少理會,因爲我們不能 是出現過兩次,只是我們一向對於與天地 可見並不容易聯絡上,他未必能够每一方 慣,而那個鐵甲人到現在才爲他所利用 香芸道: 「那個鐵甲人當然絕不會只

任何綫索。」龍飛轉吩咐。「這件事,就 由楊晋與萬里負責。」 「不管怎樣,我們都不能够隨便放棄

能够再做些什麼?」 龍飛目光回到香芸的面上。「我們還 楊晋與龍飛的另一個義子應聲退下。

查報告,就只有等候那個鐵甲人的再次出 香芸微喟道:「除了等候各方面的調

平心而論,他們的行動實在不算慢的 龍飛歎了一口氣。

> 事情。 事後要擺脫他們的追踪,亦是一件困難的 再採取任何行動,否則,縱然能够成功, ,而憑他們的勢力,除非那個鐵甲人不

,在擊殺上官貴之後便立即進行。 這一次的目標,是鐵御使呂東陽。 問題只是在,那個鐵甲人的第二次行

乃是莫逆之交。 呂東陽忠肝鐵胆,不畏權貴,與龍飛

這個人的正直,還因爲這個人的才華。 龍飛一向很欣賞這個人,不完全因爲

爲 ,這當然,必須活得下去。 這個人還不到四十,實在還有一番作 司馬縱橫一直就想除掉這個人,他也

事實已經吩咐屬下動過手,可惜接連兩次

去。

湖人的立場來看。 這個人能够有多大的作爲,這是站在他江 都失敗。 他其實並不認識這個人,也並不認爲

場 做心腹大患,那當然是站在朝廷中人的立 與他聯手的朝廷中人,却將這個人當

金 對龍飛所造成的打擊猶在上官貴之上。 所以他毫不猶豫的,再付出一萬而黃 司馬縱橫却也並不否認這個人的死亡

馬車也是停在呂家後巷的巷口

非獨毫不起眼,而且還是一個擧止笨拙的 老蒼頭。 那是一輛普通的馬車,駕馭的車把式

在途人的眼中,這個老蒼頭只因爲丢

了馬鞭。才不得不將馬車停下來。 事實這時候的送人並不多,更都是縮

着脖子急急奔過,根本就不會去理會那個 繼續驅車前行,消失在漫天風雪中。 老蒼頭。 老着頭熱甲馬賴、隨即便爬回車座

留下了一行深深的脚印,「錚錚」聲亦隨 後門的前面,一路走來,在小巷的積雪上 與之同時,那個鐵甲人已來到了呂家

終於擊出,轟轟的擊在門板上。 着响過不絕。 在後門前面停留了片刻,鐵甲人雙拳

簡直紙紮也似,立時碎裂,片片激飛了開 那兩扇堅厚的門板在鐵甲人鐵拳之下

然出現,向這邊掠來。 鐵甲人跟着大踏步走了進去。 走不了三丈,四個勁裝疾服的殺手已

文停下,暴喝··「什麼人?·站着!」 鐵甲人視若無睹,只是往前行 一個殺手迎面掠至,在鐵甲人身前三

前去。 離縮短了一半,那個殺手不再遲疑,雙手 一揚,七八枚暗器射出,隨即拔刀,衝殺 鐵甲人繼續前行,說話間,已經將距

長刀砍至才抬手架去。 暗器才沾上便激飛滑開,鐵甲人等到

長,迅速的擊在那個殺手胸膛上。 「噹」的刀被震飛,鐵甲人鐵拳接一

三個殺手看見這樣的一個鐵甲人,已經大 丈,口吐鮮血,眼看便是死多活少,其餘 爲驚奇,再看見這個鐵甲人的出手,更加 那個殺手怪叫一聲,一個身子倒飛數

鐵矛長刀並展,施展混身本領一齊襲去。 驚訝,但沒有退縮,分從三面掩上,暗器 鐵甲人也不回身反擊,脚步不停,向 個門外漢,完全起不了作用。 不致手無縛鷄之力,在武功方面到底是一保護他的安全之外,還因爲他知道自己雖

撞開,呂東陽不由得嚇一跳,停下筆。 進來的是顧况,第一句即道…「請大 打鬥聲逐漸迫近,門突然「砰」地被

人立即跟我離開。」

書齋迫近,只有在那些殺手攔住去路的情

手倒在他拳下,那些殺手亦已增加了六個

到他來到書齋的前面,已又有兩個殺

,但並未能够將這個鐵甲人截下來。

呂東陽這時候正在書齋內批閱卷宗,

又一個人進來。 伸手便要將呂東陽挾起來,就在這時候, 也不待呂東陽回答,一個箭步搶前

落 這個人是扎手扎脚的飛進來,胸膛塌 口吐鮮血,正是曹升。

地 **撞在長案上,長案翻倒,筆硯卷宗傾瀉一** ·」顧况脫口一聲,曹升巳

的弱點。

這個鐵御使的起居。

的十二個殺手之外,還加派兩個高手侍候

由於已經被兩次襲擊,龍飛除了原有

有將工作放下,大清早便到來書齋。 他事實是一個好官,雖然感染風寒,並沒

個好習慣,却也變成了他致命

閃耀下,一身的鐵甲閃閃生輝,曹升那條 他纏着拉倒,反而被他拉了過去,吃了一 長鞭正就纏在他的左臂上,顯然曹升要將 那個鐵甲人隨即在門外跨進來,火光 曹升一聲也沒有回答,爛泥般倒下

「大人由窻離開,屬下擋着這厮。」 顧况仍不死心,推了呂東陽一把,道

愈前,一條長鞭巳毒蛇一樣鼠來,捲住了 東陽當機立斷,立即往窓那邊走去,才到 他的雙脚。正是纏在鐵甲人左臂上的那條 話聲一落,長劍一抖,撲了過去,呂

將天地會在京城的秘密根據地摧毀,埔殺

他實在是一個很小心的人,雖然已經

?很多,何况在附近他還設了暗樁。

有這兩個高手侍候呂東陽,龍飛放心

弟子前十名之內。

,一手呼啦鞭法風雨不透,早已擠身牧場

另一個曹升,是關外落日牧場的弟子

,迴風舞柳劍已經有七成火候。

這兩個高手一個出身巴山,叫做顧况

了天地會數以百計的會衆,並沒有將此前

的種種設施取消。

這個鐵甲人的出現,却是在他意料之

呂東陽完全閃避不開,再給一拉,立

時仆撞在地上,頭破血流。 人身上削去。 顧况大急,長劍迴風舞柳,連連往鐵

那支劍薄而狹,有如柳葉一般,非常

之驅,挨上一劍,便會出現一條旣深且長鋒利,一落在身上,便身緊貼一轉,血肉 的傷口,即使未中要害,一般人挨三劍 亦非倒不可。

手猛一抄,便將劍抓住! 顧况一連二十七劍都削在鐵甲人身上 聲不絕,鐵甲人絲毫無損,右

的 鐵甲人的手掌,並非平滑一片,凹凹凸凸 些尖刺便將劍鋒扣穩。 ,嵌滿了無數尖刺,一把將劍抓着,那 顧况急忙抽劍,却經已被鎖緊、那個

到每一種可能。 製造這副鐵甲的人絕無疑問已經考慮 顧况的反應也很快,一抽不開,立即

踉蹌,鐵甲人旋風也似緊接掠至,只一拳 劍已從鐵甲人手中射出來,閃電般射至。 一把方待將呂東陽抄起,但那支迴風舞柳 鬆手棄劍,身形一長,掠至呂東陽身旁, ,便將他擊得穿愈倒飛出去。 顧况避閃不及,長劍穿透右肩,一個

威力,可想得知。 **窻戶盡碎,顧况一飛丈外,這一拳的**

個鐵甲人,目光如炬,一面正氣。 ,竟然沒有擊下去。 呂東陽同時爬起來,挺着胸,瞪着那 鐵甲人鐵拳已向着呂東陽,給這一瞪

形,全部停下,不敢輕舉妄動。 呂東陽接喝道。「大胆逆賊,還不束 幾個殺手那邊奪門而入,看見這種情

使,我們要看看你是不是我這樣,也是鐵 手就縛!」 打的。」 鐵甲 人「哈哈」一笑。「人稱你鐵御

> 敢怠慢,一齊撲前。 後面那些殺手一聽鐵甲人這樣說,那

手能够截下這一拳,只聽「通」 牆壁上,整個書齋也彷彿震動起來。 東陽整個胸膛塌下,一個身子倒飛 鐵甲人一拳也就在這時候擊出 呂東陽當然閃避不開, 也沒有一個殺 一擊,呂 , 撞在

頭也不回,直往前行,雙拳擊在擋在面前暗器隨即打在鐵甲人後背上,鐵甲人 的牆壁上,硬硬將那兩牆壁擊塌一片,走 出去。

消失。 那些殺手被飛墮的瓦片一阻,追出去的時 候 ,鐵甲人已到了那邊的月洞門前, **诗堊飛洒中,一大片瓦面倒塌下來** 一轉

那個鐵甲人,正立在一面高牆之前,揮拳 往牆上擊去。 那些殺手急追,追過月洞門,又看見

枯拉朽一樣將那面牆壁擊開一個大洞 霹靂轟鳴,鐵甲人鐵拳擊下,亦是推

往鐵甲人後背斬插下去。 兩個殺手急掠而上,左矛右刀,使勁

旁,一滑而刺空,鐵甲人接一掌拍落,那的連人帶刀震飛了出去,長矛刺在他的腰鐵甲人回身揮拳,只一拳便巳將用刀 個殺手的左臂立時斷折,飛掉了出去 鐵甲人身子轉回,一步從那個缺口跨

到巷口,那輛馬車已然在巷口等着。 了出去。 牆外是巷子的另一端,前行幾步便已

上,那輛馬車隨即疾馳了出去。 鐵甲人推開車廂旁邊的門戶,一躍而 那些殺手追出巷口的時候,那輛馬車

散,呂東陽下筆如飛,一些也沒有理會外 面的打鬥聲,這除了他相信龍飛的人足以 書齊內燈燒着兩個火盤,盡將寒意驅

P86

追下 已經遠在十數丈之外,可是他們仍然繼續

的拋離一段路程,車輪過處,清楚的留下 了兩條車轍。 馬車轉過街口 -- 已經將那些殺手遠遠

已然帶着急激的鈴聲追上來,鞍上的正是 前行不遠。後面馬嘶聲起,三騎快馬

岔路,可是那三個殺手還是很容易的與着 車轍追至。 長街上奔跑的就只有那一輛馬車,雖然有 這附近一帶比較偏僻,時間又早,在

棉簾子一掀,兩個人掠了出來,跟馬上殺 片紅紙剪成的梅花在雪地上,份外觸目。 跟着那輛馬車,沿途留下暗記,那是一片 走不了多遠,旁邊一座賣早點的店子 他們沒有迫近,保持七八丈的距離,

快便已給三騎拋下 召集他們的暗號,但他們只仗兩條腿,很 手打了一個招呼,拔步追了上去。 那又是龍飛安排的暗樁,而鈴聲正是

民房內,掠出來,與三騎會合 另外兩個人却接又從三騎奔過的一間

鈴聲報急,紛紛出動增援 好像這樣的暗椿,京城內到處都是

左右飛快奔出 網內,事實,追踪的三騎到了一個三岔口 ,便分開三路,一騎繼續追前,其餘兩騎 這樣下去,那輛馬車不難轉身在包圍

以肯定,絕不會只得他們三個人,也絕對 那附近都有暗椿,到他們再會合,可 人包圍起來

消息同時亦已經傳開,更多的殺手是

必向這邊趕來,除非那個鐵甲人能够及時 將他們擺脫

出現。問題便迎双而解 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便已從一條巷子裏掠出來 右奔的那一騎奔不了多遠,司馬縱橫

雪帽遮着,可是從帽下透出來的目光,仍雪帽遮着,可是從帽下透出來的目光,仍 然像出鞘的利劍一樣惹眼。

準確。 只要看這雙眼睛,便已知道他判斷的

好跨上那個殺手的鞍後。 他身形有如天馬行空,凌空一跨,正

長刀立即從脅下刺出。 那個殺手的反應也算敏捷,已在手的

縱橫扣住,再也刺不了下去。 刀才刺出小半,兩臂的穴道便已被司馬 司馬縱橫却連他這一招也算在內,他

-」殺手喝問。

「司馬縱橫!」

殺手面色驟變,一個「你」字出口

身子 鮮血狂湧。 在雪地上,一動也都不一動,眼耳口鼻, ,奔前了數丈,那個殺手才凌空掉下,倒 便已飛上了半天,語聲亦斷絕。 馬繼續奔前,司馬縱橫也仍然在鞍後

健馬急嘶,轉向横街奔出 司馬縱橫沒有回頭,手往鞍上一拍

鈴聲仍然在响動。

奔過了三個街口,便聽到了另一個金鈴聲 當中那個殺手仍然追在馬車的後面 9

地上來去無踪 不明白那麼沉重的一個鐵甲人怎能够在雪這是令龍飛最奇怪的一件事,他實在

死在司馬縱橫的手下 巷子裏那個乞丐,經過檢視,證實應該是 在街道上被殺的一個殺手 還有倒在

抓不住任何把柄。

只是非常謹慎,龍飛到現在爲止,仍然九王爺早已有嫌疑與天地會暗通消息

這個人乃是九王爺的妻舅

不能够成爲任何證據。

這存進大豐錢莊的五萬両黃金當然也

望一眼

之中,亦不由怔在那裏。

車廂內空無一人,那個殺手雖然意料

另一個殺手奔了過來,探頭往車廂內

,道··「你沒有看錯?就是這輛車

扳

,將窓口拉開

,正落在車廂上,刀護胸前

,左手一

原是有些担憂那個鐵甲人其實就是司馬縱龍飛同時亦進一步確定了這一點,他 鐵甲 人與司馬縱橫是兩個人。

熟

詳細資料,龍飛對這份資料却已經滾瓜爛

楊晋與萬里同時送來了一

份九王爺的

襲鐵甲, 以司馬縱橫的武功,再配合那樣的 無疑如虎添翼。

息

却仍然不知所踪,也沒有任何人被殺的消

消息陸續傳來,到正午,那個鐵甲人

只怕他們就在那邊轉角才將馬車棄去。」

我們難道沒有人在後追踪。」

「馬匹無人駕馭,不會奔到這兒來,

,棄車逃去了。」

橫

「那是說,對方知道我們在這裏截擊

「絕不會錯的。」

縱橫與那個鐵甲人之間只是僱傭的關係。 大豐錢莊那邊已經有消息送到了。 再進一步,龍飛甚至已能够確定司馬

都是十 豐錢莊存入數以萬計的黃金,前後三次 就在存入數以萬計的黃金,前後三次,這半年之內,只有一個人在京城的大 月十五以後的事情。

要攻擊的對象是那一個

大家甚至不能够肯定,鐵甲人第三個

一些頭緒也沒有。

午膳後,龍飛再在內堂接見有關的人

疑的都拿起來,其餘的與我一起往來路找在這裏,好好的搜查一下這輛馬車,有可

那個殺手站起身子。「我們留兩個人

「不是沒有,現在只怕凶多占少的了

。」隨即躍回鞍上,奔出。

「王爺那邊要不要派個人將消息送…

「早巳有人去了。」

那個殺手放快了

六個殺手跟了上去,一個不忘問道。

上官貴若是值一萬両,呂東陽應該也次則是一次過存着三萬両之多。 次與第二次都是一萬両,而第三

就是—

——我!」龍飛這個話出口,所有人「這一個當然是更重要的人,說不定

都爲之動容。

香芸却接着道:「義父只值三萬两貨

值一萬両,這個價值當然就是以被殺者的 身份與及困難的程度來衡量 呂東陽雖然名氣甚大,身份在上官貴

是相差無幾 之上,但上官貴本身就已經是一個高手 且被龍飛倚爲心腹,兩者的價值可以說 三萬阿殺的當然是 到底是那一個? 個比巴東場上官 龍飛河曾

這些。」

知道我的價值,司馬縱橫當然不會提醒他 當然不止值這個價錢,那個鐵甲人却未必

龍飛笑應道:「在司馬縱橫眼中

,我

香芸又道:「但司馬縱橫應該知道這

五萬而黃金都是由 ,只能下令全の保護在上位的官

用

闖進這裏來,也未必能够起得了多大印 裏高手如雲,那個鐵甲人縱然刀槍不入

作

奔來。循

那匹馬 : 心頭 凜 ,長矛巨然在手。 人是司馬縱橫

兩騎限看便要遇上,那個殺手暴喝聲

· 反手擲出 · 在那個殺手 一刀快要砍到 司馬縱橫左手 便將飛來長矛抄

之前,將長矛擲進了那個殺手的胸膛 住 那個殺手慘叫一聲。飛離了馬鞍 曳

出手 。十數點寒光暴雨般打至。

都打在那兩匹健馬之上。

左右殺奔上去,刀光如匹練,急削而下 在兩個殺手之前,那兩個殺手長刀齊出 閃過,一拳擊向右邊那個殺手,其快如閃 司馬縱橫半身一矮,在雙刀下鬼魅般

那刹那,由拳而掌,掌一拍接插,接

起 慘叫聲中,倒退半丈,口吐鮮血,倒地不

在雙掌之中。

在雙掌中那柄長刀已然飛出,風車一般翻 匕首巳撒在掌中,還未插出,司馬縱橫夾 ,從他的頭上飛過,刀尖三寸削開了他

·循聲望去。只見司馬縱橫從橫街飛騎

: 却認出

着一道血虹,飛摔在地上 兩個殺手飛步進來,一眼瞥見,暗器 司馬縱橫一聲輕嘯,身形離鞍,暗器

馬嘶聲中,司馬縱橫天馬行空一樣落

電。 連三下都擊在那個殺手的脅下

那個殺手如遭電殛,身子一震再震

斬來的長刀,雙掌一拍,竟然就將長刀拍司馬縱橫半身一旋,迎着另一個擊刺

那個殺手立即棄刀,雙手一翻,兩柄

的天靈蓋

司馬縱橫身子已轉過,雙袖一展,大 血怒激,人仰天倒下

鵬鳥一樣飛掠進旁邊小巷內

縱橫開碑裂石的一拳。倒飛了回去 着司馬縱橫,驚呼未三 個乞丐惡縮着正從巷內走來 。胸膛已中了司馬

何麻煩 是 那 可是他寧願枉殺一人,也不願意再惹上任 ,那個乞丐已經氣絕,胸膛塌下了 個虛弱的老人,未必與龍飛有關係 一拳擊到一半,他已經看出那個乞丐只 司馬縱橫從那個乞丐身上掠過的時候 司馬縱橫看也懶看一眼,繼續前掠

折 身形如流水行雲,前掠至盡頭,立即便左 對附近一帶的情形他顯然瞭如指掌

輛馬車便奔至,車座上赫然沒有人。 巳遭毒手,一陣狂奔,包抄而回。 他們身在街口,也沒有等上多久,那 在他的後面巳多了八個殺手。 左奔那一個殺手並不知道那兩個同件

怔 穿而過。 ,當機立斷,一矛飛出,正中馬首,一 坐在馬上那個殺手看在眼內,心頭一

地,馬車亦倒翻了下來 馬狂嘶,人立,翻倒,鮮血濺紅了雪

輪子「軋軋」的兀自轉過不絕。 車廂的門戶被震開,向天的那一個車

八個亦手持兵器,紛紛撲前來。 那個殺手接拔長刀,飛騎衝上,其餘

馬上的殺手飛騎奔至車廂旁邊,滾鞍

香芸微笑道…「不過,應該不會選擇

甲人的下一個對像。 「你應該明白,我是真的希望成爲那個鐵 龍飛連連點頭,忽然一聲歇息,道。

道,我們一定會加倍小心防範。」 在這個時候,經過兩次的刺殺,他應該知

將那個鐵甲人擊殺,那個鐵甲人到這裏來 香芸頷首道•「因爲義父絕對有信心

以兼顧這許多。」 一切便是到此爲止,否則,我們實在難

全沒有可能,是要買三條人命。」 的人,實在太多,三萬両黃金,亦未必完 龍飛歎息道:「京城中,天地會要殺

到來也不是辦法。」 楊晋插口道··「卑職以爲,坐待敵人

「以你的意思……」

「我們也許可以從汪直這方面着手調

查

龍飛笑問:「汪直人在那兒?」

龍飛接問。 楊晋道・「在九王爺府中。」 「怎麼你不說由九王爺方

面着手?」 楊晋俯身道:「卑職不敢。」

的最珍貴一份資料,也只是一份地門 進去。」接一翻案上資料。 到現在,甚至還不能够安排一個我們的人 據,而九王爺府中一向都禁衞森嚴,我們 楊晋道• 龍飛道:「因爲我們並沒有足够的證 「那份地圖,應該絕沒有問 「我們所擁有

留下了副本,的確是令人意外 龍飛道:「負責設計的西域匠人私下

成任何傷害 試一試,反正失敗了,對他本身又不會構 龍飛道:•「我若是司馬縱橫却一定會 題。

這早已在龍飛的意料之內。

馬車內並沒有任何可疑的東西留下

那附近也隨即展開了一場徹底的搜索

樣一無所得,附近的人也沒有一

個

兵器暗器,

緊跟前去。

隨後六個殺手也沒有再說話·掣緊了

留下

來的兩個殺手亦同時展開搜索。

外雪地留下的那種深而怪的脚印 看到那鐵甲人。 那些殺手甚至找不到鐵甲人在呂府內

人存進去

,對於這個

但司馬縱橫

,龍飛並不陌生 一個叫修江直的

P88

(未完)



是一個龍字,是否另有含義?」

同的名稱呢?」

覺得『神龍筆法』四個字似有未妥,故 龍』四招,使這套筆法成爲完美之絕學。 四招三十六式,即而面的『雕拏虎踞』 度又改名爲『金玉雙飛筆』!」 大師伯因被人喊爲『天龍老人』,致使他 **逼套筆法傳到你大師伯和老夫手上後,你** 金」四招。後來,到了你師祖手上,經過 創立之初,原名『神龍筆法』・那時日有 『鶴舞鴻飛』,『雙鈎屈玉』,『三折垂 『玉板散珠』,『千言倚馬』,『一筆雕 年苦修,方續上後面的『金花横錦』, 老人點頭道:「當然,這一套筆法」

名稱有何不妥?」 **兪人杰詫異道:「『神龍筆法』這**

外間誤會,以爲只有他,才是八指神翁之 抑自守。他認爲,你師祖傳下的,共有兩 視聽上,不無專美之嫌。這樣,很容易使 個徒弟;他的外號凑巧被喊做『天龍老人 可以看出 會感覺不安的 嫡傳弟子,即使老夫能够泰然處之,他也 如仍稱這食武功爲『神龍筆法』,在 老人感喟地道:「從這種小地方,正 你那位大師伯,爲人是如何的謙

那怎麼會呢?

只好同意他將『神龍』兩個字改成 固執異常,爲師的終於拗他不過,結果 「誰不這麽說?可是,你這位大師伯 『金玉

金玉雙飛筆法」,取義深遠,穩貼確切, 語』以及『金筆縱橫七十二式』這兩個不 · 說都是好名稱,怎壓後來又改成『縱橫 **兪人杰又問道:「『神龍筆法』與『**

改成『金筆縱橫七十二式』,亦正足以說師伯之爲人;同樣的,由『金玉雙飛』再 明我們這位令狐賢姓之爲人!」 字易爲『金玉雙飛』,可以看出你那位大 老人苦笑了一下道:「將『神龍』二

「您的意思可是說……」

口收了他這麼一個弟子,老夫又退隱多年 十二式』這一名稱,顯然是因爲你大師伯 姪,再捨『金玉雙飛』重取『金筆縱橫七 雙雙發揚門戶之光也一而我們這位令狐賢 是,在八招之中、金玉兩個字、重複出現 出道沒多久,即被武林中尊爲『金筆大俠 無『玉』,再無『雙飛』可言,再加上他 ,門下無人,生死不明,巳成了有『金』 一字,易爲『金玉雙飛』,雖然藉口說 應屬偶然;實則乃隱諷他跟我師兄弟二 ,應如金玉般,情義堅定,共勉共勵, 順理成章,自有改號之必要! 「原來是這樣的……」 「這還不簡單麼?你大師伯將『神龍

縱橫。兩個字,定名爲現在的 筆法魁呼爲『縱橫譜』,他這才又加上 們口中,知道老夫尚在人世且一直將這拿 金筆七十二式』,後來,大概從你爺爺他 **呃!最初,他改的名稱,只有六個字:** 七十二式二一二 「嘿嘿!要談原來,可才不是這樣的 『金筆縱橫

人杰說那帖『子午散』係以一册 換來,要表示驚訝了! **俞**人杰恍然大悟道:「怪不得您在聽 『縱橫譜

其煩,要在爲你講授招式之前,先說出這 老人正容說聲道:「老夫之所以不憚

> 好!! 學,也只能學他的豪放、英勇、 筆令狐玄、令狐玄並非是無足取處,但要些細節,就是不希望你將來成為第二個金 和潔身自

俞人杰凜愕地應了一聲,說道: 人杰記住了!

你講解這套筆法的心訣! 好好的養足精神,明天黎明時分,先爲 「吃過晚飯之後,你可以先上床去睡

施的什麼好處就是了一 那位袖手神醫手中,有沒有什麼關係?」 而異,相信這册縱橫譜,將不會帶給他姓 老人淡淡地說道:「武功一道,因 **兪人杰不安地道:「那册縱橫譜落去**

兪人杰愕然道:「爲什麼?

陷,一定會對這套武學感到灰心,若是勉 强拿來應用,則無異授敵以柄!」 破綻百出,如懷疑它爲這套武學的先天缺 其中最重要的三個變化,次序顛倒, 「不爲什麼。最後那一招『一筆雕龍

杰……豈非……」 兪人杰大驚道:「要不生意外,那人

現問題,而不能設法解决,就不配獲傳這 道,因人而異麼?簡單的說來,如只能發 **蒼筆招!**」 「你沒有聽到老夫剛才說過,武功一

它的癥結所在?」 「你以爲您假使換了人杰 ,就能找出

所在,亦非難事一一 合理的現象,進而懷疑它是否屬於一種考 思索一套完美的武學,爲什麼會有這種不 驗,在不斷的反覆研揣之下,想發現錯誤 「難說,不過你要能平心靜氣、行細

探天魔內幕

傳金筆絕學

是金老頭,還見到金素蓮,彼此互將情况訴說,正是真真假假現在才知端倪

的聲音叫他答允,並約他在呂祖閣相見,於人杰才能擺脫,晚上見到逍遙書生,原來幫 上惡君平,要他介紹引見花花公子在戚府當一名總管,彼此糾纏着,忽然聽到逍遙書中 第一樓佯稱花花公子是三哥,賽無常終於被花花公子打死。兪人杰正想離開酒樓,又遇 無常促着要他交出「縱橫譜」,兪人杰推說已交給三哥,並帶領他到處尋找,路過洛陽

法寺祭典時又遇見在忠莊打鬥時的毒無常,知道無法抵抗,被毒 於人然取得袖手神影的藥回到客棧時金筆大俠已死了。他在明

前文提要。

遙書生忽從門外走了進來。 **俞人杰笑了笑,正想再說什麼時** 金素蓮道:「依你的猜想呢?」 兪人杰問道: 「雙姬有否照辦? 逍

渝人杰含笑起身迎着問道:「辦好沒

這邊跑! 順便告訴紫雲老道一聲,最近這幾天,老 夫沒空陪他聊,叫那些小道土,無事少往 老人轉向愛孫女道: 「你去燒飯吧。

一你小子記性如何? 金素蓮笑着離去後,老人轉過身道:

企

上還我。 兪人杰恭謹地回答道: 人遞出 一張紙片道:「看一遍,馬 一還可以。

將紙片交回去,老人注目問道: 愈人 杰接過平,依言看了一遍,然後 .背得出

毛金」;『金花横錦』 『鶴舞鴻飛』 人杰即接口脸道:「『龍拏虎踞』 ,『雙鈎屈玉』,『三折 『玉板散珠』

> 句三十二個字! 千言倚馬」,『一筆雕龍』。一共是八 老人點點頭道:「能有這份記性,那

別之處?」 十二個字,在字面上,你覺得可有什麼特 就好辦多了。」跟着抬頭又說道: 「這三

個字,都是一個龍字: 處,好像起首第一句第一個字, 老人頭一點道:「還有呢?」 兪人杰思索了 一下道: 「比較特別之 ,跟最末一

着,下一擺,示意兪人杰坐下。 ,四句中,重複出現了兩次… 老人連連點頭道:「完全對了「 ,『玉』兩個字,在三、四、五、 兪人杰又想了一下道:「還有便是 上接

坐定之後,老人又肅容道:「你既已

招,每招各有九個不同的變化,合計是七 看過那册縱橫譜,多少應該有點印象,剛 才這三十二個字,便是一套金筆筆法的八 兪人杰問道: 「那麼,這八招首尾都

「無此可能 「道理何在?

「那位袖手神醫也可能這樣做啊!

之假想來!」 之時,才會利用機會考驗 之時,才會利用機會考驗 才會生出考驗得答案,只有師徒之間,在直接傳授武功 可能想到它是一種考驗,在原册上就能找現缺點,他可能會有很多的想法,但絕不 「因爲在他姓施 ,他可能會有很多的想法,但絕不只知道它是一套不傳秘學,一旦發 人也一

轉眼之間,三個月過去了

。七十二個變化,已經講述完畢,你如今自會收留,在半年之內,最好能足不出戶 蓮,夜裏上路,可按址前去投奔一個叫張 是巴東附近一座小村落的地址, 取出一幅道路的草圖,向兪人杰說:「這顯得很嚴厲,他將兩小一起喊去書房中, 所欠缺的,只是火候問題,相信再有半年 大媽的啞老婦,只要出示這幅草圖,對方 ,也該差不多了 這一天,逍遙書生從城裏回來 你帶着素

麽?」 金素蓮忍不住插口問道 「爺爺不去

你們是不是?」 老人臉孔一板,道: 「要爺爺去陪着

又起了什麼重大變化? 愈人杰小心地道: 「是否這幾天外面

更是層出不窮。關洛道上,富商大戶 人自危,從開封到咸陽的十六家鏢局, 少女失踪之事件,持有所聞、刦殿案件, 不像話了,最近還半個月以來 老人慢聲說道:「這批賊子 各地少男 感來愈

這批賊子一 金筆令狐玄,武林中就再沒有人敢來收拾 已先後關門。嘿嘿,老夫就不信去了一個

麼又一定要搬地方?」 金素蓮忍不住又說道:『那我們爲什

夫顧誰好?」 搜來這座呂祖閣,萬一賊人來了,你要老 方是爲了你丫頭麽?西郊白馬寺,南郊龍 帶,已有賊人出現,說不定今天就會 老人瞪起一雙眼睛道。「你以爲搬地

於人杰一怔道·· 他們搜什麼?」

「魔方怎會知道我在這附近?」

遭殺的那筆賬,完全栽在你頭上!」 空,懷恨之餘,正好將先一天毒無常等人 平公孫節那厮的傑作。上次,戚家那小子 ,第二天就離開洛陽,這厮於第一樓撲了 「如果老夫猜測不錯,這無疑是惡君

想借刀殺人,當時如何不栽誣?」 「事情已經過去三個月之久,這厮旣

快,但他到處找你不着,又有什麽更好的 辦法?現在閒話少說,快去帮丫頭將東西 「借刀殺人自然不及親手報復來得痛

是有着心事的樣子,不禁關切地道。「杰舊馬車中,金素蓮見兪人愁眉不展,似乎 哥,你怎麼一句話不說?」 第二天,在一輛沿洛水官道南行的破

俞人杰深深嘆了一口氣,搖搖頭,沒

是何許人? 剩下兩件事了! 後所崛起的天魔教,仍然不甚清楚的 它的總魔設在那裏?教主 八八八

飄逸之感! 上去,不期而然地會生出一股如同身受的上去,不期而然地會生出一股如同身受的 道此人騎獅之精,堪稱嘆爲觀止。但見他 也看不出是男是女,以及多大年齡。只知 雙手空韁,身軀向前平俯,隨着馬兒起落 將頭臉緊裹在一頂帶有護耳的皮帽之內 上乘坐的,是一名黑衣人,由於這位騎者 官道上,正飛馳着一匹棗紅色的健騎。馬 ,朔風凜烈侵膚如砭,在江陵北上荆門的 這是一個初冬的早晨,天空一片灰暗

厢屋中已然含笑走出一名青衣少女。

黑衣人走進院內,剛將馬匹繫妥,

年

大大的眼睛,以及一雙彎彎的眉毛,顯得

約十四五歲,一張鵝蛋臉兒,配着一雙

從西厢屋中走出來的這名青衣少女

極其明媚動人。她向黑衣人笑着招呼道。

「公孫大俠辛苦了!」

個人輕功再好,要想勝過一匹健馬,自然然是在追趕着剛剛過去的那一人一騎。一 上下的灰衣勁裝漢子。這名灰衣漢子,顯 人,後面來路上,跟着出現一名年約三旬 沒有那麼容易。不過,這漢子脚下,還真 雙方係自江陵同 飘風,居然不比剛才那匹馬遜色多少。如 含糊;只見他身形修起條落,快若閃電 人輕功再好,要想勝過一匹健馬,自然 這邊,一人一騎甫於官道盡端消失不 結果彼此仍能保持這樣短的距離,這 一身輕功,也就够驚人的了 時起步上路,五六十里下

小莊院前停下 半個時辰之後,前面的一人一騎,馳 ,於楊家集外,一座圍着土牆的

假如姑娘們現在馬上趕去

,他們那 是的,是的

對可

黑衣人連忙改口道。

能尚未起床,俗語說得好,捉姦捉變…」

,厢屋中突然傳出一個冰冷的女子聲音

少女厭惡地皺起眉頭,正待轉身入

衣人並不知道身後有人追蹤。 從容跳落馬背的姿態看來,可見這名黑 一路之上迄未回顧,以及刻

道。

是明珠麼?吩咐尤大套車!」

現在黑衣人牽馬走進去的這座小莊院 般鄉下稍爲富裕斯的農戶人家,並

車!」 向對面東廂屋中叫道。

弱了? 段時期,無論在哪一方面,都表現得太軟 我問你一件事:你是否覺得愚兄前此這 **兪人杰忽然坐正身驅道說道··「蓮妹** 金素蓮眨着眼皮道: 「是不是」

少做少錯,不做不錯… 分手以來,無論什麼事都好像多做多錯 ,總而言之,我只覺得,從跟你們在扶風 金素蓮頗感意外道:「這話怎講?」 兪人杰嘆了口氣道·· 一我也解釋不來

女的方式,我還不是都爲你辯護過了? 棧那個伙計作替身,以及處置王家那對男 金素蓮咦了聲道: 「關於你找鴻賓客 「愚兄不是指這兩件事。」

「那麽你是指何事而言?」

何以不拚一死,而竟任其生擒……」 想不透,前此在長萬,週上那位毒無常 俞人杰又嘆了一口氣道·· 「愚兄一直

?韓信不忍胯下之辱,勾踐不蒙嚐糞之羞 降大任於斯人,必先勞其筋骨,苦其心志 什麼叫大丈夫能屈能伸?什麼又叫做天將 車上跳下去啊!真是莫名其妙!我問你 一個人想死還不簡單?你現在也可以從這 ,後來又何能一個登壇拜將?一個國土重 金素蓮瞪大了一雙眼睛道: 「怪了

不該再受對方之援手,則更是荒謬不經 暴制暴,你能怎樣做?假使你指的是後來 那種情形之下,你週身穴道受制,除了以 緣 ,運用是否得法,則全憑你的機智。在 「這也沒有什麼不對呀,這是你的機 「還有後來遇上那位花花公子……」 當然

> 莊過了而棄之不顧?」 裏時,他是否該因漂來之浮木,上面被蟲 他得選擇 一顆乾净的樹幹。但當他掉在海

兪人杰忍不 任失笑道: 「蓮妹眞會說

你了 非但爺爺不會收你為徒,小妹也早不理會 事論事,要是你真像你所說的那樣軟弱 金素蓮飲容正色道: 「小妹這只是就

爲之一掃而空。尤其最近這兩三個月來 話,遠勝一帖良藥,使爲兄心頭的陰霾 備嚐辛勞,愚兄真不知道將來如何報答賢 你爲愚兄能够專心受業,可說衣不解帶 俞人杰甚為感動道:「蓮妹,你這番

好了最好的報答就是別再像剛才這樣愁 金素蓮噗哧一笑道:「我來告訴你好 一苦一一臉。

車外。馬車繼續前行,直到辛莊打尖,兩 人均未再講話! 兪人杰勉强笑了一下,迅速掉臉望去

破沉默道:「杰哥,你剛才怎麽說?」 辛莊上車,走了一程,金素蓮首先打

這番話,遠勝一帖良藥,使爲兄心頭陰霾 底下一句怎麼說?」 兪人杰怔了匠道·「什麼怎麽說?」 金素蓮一字字道。「你說,蓮妹,你

「爲之一掃而空?」

比口一般。 ,低下頭去,似乎有嚭想散,而又無法兪人杰臉孔微微紅了一下,跟着咬咬 「眞是這樣的嗎?」

牙

金素蓮皺皺眉頭道: 一是不是想設什

的手法,迅將馬車查好。 東厢屋中,隱聲走出一名彪形大漢,

好! 衣人緊上一步,抱拳含笑道:「尤姑娘您 衣少女扶出一名臉罩嚴霜的絕色佳人!黑 同一時候,西厢屋中,由另外兩名青

的空地。惟一不調和的,也許就是牆內空 裏面,則是一片平坦寬闊,天井兼打穀塲

地上此刻所停放的那輛豪華馬車了

是一座夏日用來栓牛的大水塘;水塘四週

坐北朝南的三合院。屋前土牆外面

竹木叢生,形成一片自然的雜林。土牆

無任何分別

只管對我們那位總壇護法明言就是了。」 揚,拋出一件白花花的物事道:「三天後 色女子,聞言停下脚步,點點頭,素腕微 一身紫色服裝,被黑衣人喊作尤姑娘的絕 去襄陽分壇,你中意本教那一處位置, 那名臉罩嚴霜,年約雙十上下,穿着 黑衣人伸手接下,咳了一聲道:「敢

問姑娘,這位護法—— 天厭叟』端木剛。」 紫衣女子邊向馬車走,邊答道。

姑娘栽培。 黑衣人怔了怔,旋即躬身道:「謝謝

那 車 緊跟在車後 叫明珠的少女,則騎着那匹棗紅馬,緊 座,沿着一條黃上路,催騎駛向官道。 車簾放落,馬車牽出空場,尤大跳上

教。

假,正是我們那位戚大公子,據說對方今

黑衣人攏上一步,低聲道。「一點不

年才十七歲,天生的一副美人胚胎……」

那少女輕輕一咳道:「不必太過形容

的結果怎樣?

的馬,那裏算得一回事!」

那少女明眸一轉,接着問道:「打聽

這壓一點點路,又有着這樣一匹好脚力

黑衣人異常卑恭地答道:

「姑娘好說

裝漢子適時出現 馬車剛剛轉上官道,先前那名灰衣勁

名灰衣漢子放在心上。叱喝聲中,馬車擦 灰衣漢子多望一眼 身而過,甚至連那個趕車的尤大,均未朝 不過,馬車上的男女主僕顯然未將這

新朋友吧?一

那叫明珠的青衣少女應了一聲是,隨 尤大在不在?至 起了 頭看看手中的那個白絹小包,唇角不由泛 就在黑衣人抬起頭來。準備移步離去 一絲滿足的笑意 ,黑衣人目送馬車進入官道,低

担心小妹承受不

不過,愚兄心意已决,尚乞蓮妹成全!」 一次說出來嗎?」 金素蓮有些着惱道:「什麼,你不能 命人杰毅然抬頭道: 一可以這樣語

留下來 只想將賢妹送到地頭,而不想跟賢妹同時 一定會諒解的,就是這次去巴東,愚兄 **兪人杰肅容懇切地道··「我相信蓮妹**

放心爺爺?」 不感到意外,只是眨了眨眼皮道。 金素蓮似乎早巳猜着這一點 ,聽了幷 你不

安慰……」 能隨時聽到一點消息,在心理上總是一種 目前這點成就,也許帮不上什麼忙,但如 **渝人杰斯頭接着道:「是的** 愚兄以

老人家知道了怎辦?」 金素蓮又貶了一下眼皮道:「要給他

兄都願甘心接受。 來,他老人家知道了,不論施何責罸,愚 想得這樣遠,同時也不會因任何顧忌,而 中途改變主意,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將 **兪人杰苦笑着搖搖頭道:**「愚兄沒有

影響你的進境?」 金素蓮想了一下又道:「這樣會不會

任何溫習的機會。」 火候,在這段期間中,愚兄當然不會放過 會太大,因爲愚兄招式已熟,所差的只是 兪人杰沉吟着回答道: 「影響應該不

好的,就這樣决定吧……」 金素蓮咬咬嘴唇,最後點點頭道。

今,武林中對那個繼天龍府遭劫之

已然站着一名灰衣陌生漢子! 黑衣人怔得一怔,旋即目閃糯光,沉

聲冷冷問道: 「朋友何人?」 灰衣漢子臉現猶豫之色,嘴皮子動了

,却沒有發出聲音來。黑衣人見了遺

等情景,頓爲之寬心大放。 當下向前迫出一步,沉聲又道:

友怎麽不說話?」

猶豫神色。 出一步,臉上仍然流露着一副欲語還休的 灰衣漢子脚下不期而然地隨着向後退

朋友聽到沒有?」 黑衣人再踏上一步,語聲轉厲道:

灰衣漢子連退兩步,製澀地道。

…姓平……名易之。」 黑衣人嘿嘿一笑,轉着眼珠道。「请

嘿嘿,平朋友可想知道區區在下是誰?」 位朋友,平常大概很少在外面走動吧?嘿 灰衣漢子勉强拱拳道:「正想」教諭

归能够迅速說止忽於此地現身之 則,嘿嘿,平朋友大概還不知道只 「惡君平公孫節,便是區區在下 向如何接待初次見面,而動 黑衣人緩緩向前移動着,口中說道。 朋友最 河某人 ,明的 否

原來 灰衣漢子似乎吃了一驚,張口 **惡君平臉色**一寒,冷冷說道 您……就是公孫 「說正

文 公孫大俠息怒,這只是一場誤會 灰衣漢子小斷後退,惶恐地 語

P92

在此顧向公孫大俠陪一聲不是!」 **惡君平步步緊逼,** 注目道: 「誤會什

週上公孫大俠,請您相信……這……這… 人原以爲這兒有天魔教中人,沒想到却給 有些院,忙亂地道…「不某

天魔中人,爲了什麼事? …的的確確……只是一時凑巧! 惡君平輕輕哦了一聲道: 「閣下要找

前平某人才肯說出!」 · 使原諒,這件事只有在一名天魔教徒面道。「一件很緊要的事,不過,請公孫 灰衣漢子忽然露出堅决的神氣,毅然

您也是發中人?」 灰衣漢子做怔道:•「公孫大俠意思是 思君平頭一點道:「很好,說吧!」

是勘, 公孫大俠可否能再說明白些?」 灰衣漢子惑然道:「那麼,這意思就 点君平淡淡語道:「剛才還不是。」 大俠現在……請恕平某人愚昧……

什麼旗子?」 迎風一抖,傲然說道·· 「朋友可認得這是 惡君平自懷取出一面黃綾三角小旗,

知道,憑着這支太極令,天下到處可以去朋友詳細解釋,不入的縣來,你朋友當能 前雖非勢中人,但在三天之後,去到該對 得,如果即得明白一點,就是公孫某人目 混元太極令』,公孫某人現在尚不便向你 去道:「這便是天魔勢三大信物之一的 精緻異常 ,裝着一支牙柄,看上去鮮艷奪目,繡工 那是一面繡着一幅八卦圖案的 灰衣漢子搖搖頭。惡君平接下 一名總壇護法,公 小黄旗 ~ =====

> 樣一說,朋友清楚了沒有?」 孫某人也許就是該勢的一名分壇主了,這

回 額紅賞,正在搜捕一名兪姓少年, 」跟着,頭一抬道:「聽韵貴數懸出 灰衣漢子點了點頭道:「在下清楚了 可有這 巨

樣一 想到平 至 得 。一支混元太極令, 一個人一旦時來運到・眞是不可思議之 想君平高與得幾乎跳起來,他忽然覺 打燈籠都找不管的了了一

賞格是紋銀一萬両整。」 方稍稍露出口風,立即下手滅口的毒念頭 面裝得很嚴肅的點點頭道:「不錯, 這位武林惡客一面於心底轉着只待對

道 目 在閃過一陣貪婪的光芒後,眨眨眼皮問 灰衣漢子渾然不覺大禍即將臨頭,雙 「這筆賞金,將來何處領取?」

拏下, 的 可藉此邀獲微勞 朋友既可馬上取得那筆銀子,公孫某人亦 樣好不好,由那友先說出那兪姓小子目前 藏身之所,然後,咱們一起去將那小子 惡君平故意沉吟一下 一起去襄陽分壇領賞,這樣,你 ,可謂一舉兩得…… ,方答道… 「這

灰衣漢子點一點頭道。「也是一個辦

遲 ,遲則多變。就朋友所知,那小子刻下 惡君平趁機接着道: 「是的 ,事不宜

才訪要去天魔教襄陽分壇會見的這位護法 此人姓什麼,叫什麼?」 灰衣漢子忽然抬頭道: 「公孫大俠適

惡君平不假思索回答道: 「五台天厭

叟。

孫大俠以前見過沒有? 灰衣漢子接着道:「這位天厭叟,公

灰衣漢子又問道。 恶君平搖搖頭道•• 「那座分壇 「沒有。

這些?」 **梅眸一閃,忽然注目道··「朋友爲什麼問** 惡君平順口答道: 「城北大觀園。」

手去衣底抽出一支帶孔的悍形物事,在手 灰衣漢子點點頭,未即作答 ,這時仰

惡君平目光一掃,訝然失聲道:「神仙是一件什麼兵双?」

股
力 灰衣漢子點頭道: 「公孫大俠果然好

上得來?一 後人,平朋友這支神仙笛,可是那小子身打廳所得,那小子乃六曹中笛叟兪雅維的 惡君平搶着 歌道: 「據公孫某人後來

惡君平有點迷惑道:「那麼-灰衣漢子搖搖頭道: 1_

這根笛子很少離開過那小子的身邊的,那 小子此刻就站在你公孫大俠的身前!」 灰衣漢子突然跨上一步,冷冷道…「

想一舉成名的苦心,你家公孫大叔,一定 闖進來!來!來,來,爲了你小子這片夢 瘾頭就是了。」 耐下性子,陪你多耍幾招 「這正叫做。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 惡君平呆得一呆,旋即仰天大笑道: ,讓你小子過足

兪人杰横笛沉聲道•• 「請売兵刄!」

> 個有了,還嫌不够壓?」 熙君平側目哂然道。 「兩人對敵,一

就有僭了!」謝着,長笛一酒,帶起一串 笛花,當胸平平遞止。 兪人杰雙手抱笛,微微一 拱道: 那

八散手?」 日咦了一聲道·「你小子不是使的神仙十 惡君平身不由己的向後退出數步,張

再說一句:請克兵双?」 兪人杰長笛電地一收 ,淡淡湖道:

你小子現在使這套招術是跟人學來的。」 爲本爺怕了你麼?本爺不過是好奇而已! 惡君平目光閃動,嘿嘿地道:

渭清之下,益發爲之吃鱉不巳。 杂杂笛花, 當胸平平遞出, 惡君平第二次 臂一揮,出招如前,長笛微微顫動,泛起 護閣下重新瞧個仔細就是了!」語畢・手 還愁看不出來麼?承閣下禮讓在先,那就 俞人杰平靜地道:「閣下見多識廣,

個相連而不相同的變化 入同小異,用的却是金筆七十二式中,兩 原來,兪人杰長笛兩次出手姿勢雖然

神仙十八散手之招術範圍,但這位武林思 之威力,不過・惡君平此刻雖巳看出先後 的一招「撥草尋蛇」!若將第一式比喻爲 資然看上去,極像一般條形兵刄,所常用 問道終南」;第二次笛尖;即約略下沉 貫注,一經觸引,隨時均可發出石破天驚 式,勢走輕靈,可實可虛,第二式,厚勁 扁舟揚帆,第二式即無異形雲藏笛。第一 兩式之間的不同之處,並清楚它們不屬於 ,笛尖微微上揚,頗似普通劍招中之 其間唯一之分別,便是第一次長笛出

客却顯然未能進一步認出,它們就是冠絕 一代的天龍奇學:金筆筆法!所以,這位 一代的天龍奇學:金筆筆法!所以,這位 一學長笑,身形蓬轉,人如旋風似的,一 學長笑,身形蓬轉,人如旋風似的,一 一聲長笑,身形蓬轉,人如旋風似的,一 個拐彎,已然繞去兪人杰的背後,雙指疾 個拐彎,已然繞去兪人杰的背後,雙指疾 個拐彎,已然繞去兪人杰的背後,雙指疾 般平平向前遞出! 轉,手中笛招,原式不變,仍然像剛才那

中那支神仙笛,則依然指向對方之下腹要 處,是他左上方肩頸之間的空門,而他手 人一招不化自解,現在惡君平雙指點落之 由於雙方方位之轉換,兪人杰已將敵

中,非但不向後退,反而上跨一步,手背時却毫無倉皇失指之態,只見他身處險境 流高手,他雖然起手第一合便落下風,這 掌如刀切落! 翻,化指爲掌,對準兪人杰肩頸之間 好個惡君平,果然不愧爲黑道中的

種欺人的打法! 這是一種亡命的打法,也可以說是一

這般年紀的後生小子,不論其師承如何高 傷,他如能順利得手,將兪人杰劈倒,兪 明,本身之天賦如何深厚,一旦面臨生死 這位武林惡客閱歷宏富,他算準像兪人杰 同歸於盡麼?依本不是那麽一回事,原來 人杰的長笛,就不難在他小腹上穿個窟窿 惡君平如此出手,他是真的肯跟兪人杰 這種打法的一般結局,多半是兩敗俱 一定拿不出玉石俱焚之勇氣,換言

> 入這位惡客所算中。 兪人杰這時只要一亂步驟便將整個落

雖逃一死,這位惡客却可因a 到時候。情形就會變成 去準頭而僅僅受到一點皮肉之災。 死,這位惡客却可因兪人杰長笛失 ,兪人杰仍然

並非一定要硬拚不可。不及,就是天龍奇學處在這種情形下 可是,有一件事,却爲這位惡客始料 却

手中長笛,比例升高,他笛尖原來是形一拔,竟向來掌掌沿倒迎而上。 人杰眼見惡君平一掌閃電劈來

指向對方之下腹,現在則移轉方位,改向指向對方之下腹,現在則移轉方位,改向指去對方之結喉大穴!這一看正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不過,兩者運用之優劣,却不可以道里計。惡君平原先之打算,是以兩敗俱傷相殘威脅,想來個胆大算,是以兩敗俱傷相殘威脅,想來個胆大算,是以兩敗俱傷相殘威脅,想來個胆大不知死活的,他自己屆時亦將無法自全。不知死活的,他自己屆時亦將無法自全。 俞人杰現在使的這一招,就不同多了

情况下,一掌所帶來的傷害,其程度勢將 是無可避免的,但在對方掌力無法發足的 即已了然其後果。他得承受對方一掌,那 微不足道! 他是兩害相權取其輕,身形拔起之際,

當些一 :「好個臭小子。」 切落」,母寧稱做「撞實」 惡君平一掌切落-口中却不禁駭怒交加地罵出一聲 不 ,也許更爲恰 ,與其說作

聲脆響,宛如一隻堅厚的核桃殼應鈍碎裂 一次罵人機會了,長笛遞足之下,但聞一 不過,這也是他這位武林惡客最後的

> 一代武林巨猾,就此烏呼了帳 ×

黑衣漢子雙脚找實地面,正待擧步繼續向,足尖一點,輕巧地越牆一掠而入!就在 **箩置的古園前,看清四下無人,身驅微弓黑衣漢子來到這座樓閣依然,事實上已遭** 聲音道:-「朋友,你找什麽人?」 裏走去之際,身後突然響起一個陰森森的 悠然出現一名臉無表情的中年黑衣漢子 三天後,座落襄陽城北的大觀園前

冷冷反問道。「閣下又是什麼人?」 黑衣漢子緩緩轉過身去,目光一掃

背老人,一張大馬臉,雨道八字眉 醜怪得令人噁心! 現身發話者,是個五旬上下的舊衣駝 他朝黑衣漢子上下打量了 一眼 ,皮笑 模樣

這裏是什麼地方吧?」 得很。現在還沒有弄清楚的 肉不笑的才又說道: 「朋友大概不 , 只 有 色 的 會知道 一件事

一件什麼事?

情

「閣下之身份!

,目注黑衣漢子道··「朋友還有什麼指一面黑色三角小旗,輕輕一抖,迎風展馬臉老人一聲不響,伸手自懷中取出

衣袖一抖,手上已經多出一面三角小 黑衣漢子淡淡接了 句。 「不敢當 0

黑旗上繡的兩根枯骨架着一顆人頭骷髏,樣,所不同的,是兩面旗子的色澤,以及 兩面三角小旗,形式與大小,完全一

> 元太極圖! 黃旗上則是一幅五彩交錯,鮮艷奪目的混

黑衣漢子臉孔微微一沉道: 「總壇那

混元太極令!」

馬臉老人目光

一直,駭然失聲道。

位端木護法來過沒有? 馬臉老人呵了一聲忙答道:「是的

本來應該今天到,昨晚接獲桐柏分壇傳書 說是那邊事情尙未了 黑衣漢子皺皺眉頭,又問道: ,可能要躭擱兩三 「你們

壇主在不在?

要緊,上差請到裏面用茶,卑屬這就入內 通報,我們都知道尤護教的太極令向不輕 委派,蘇壇主這兩天有點不舒服,不過不 主半月之前被召返總壇血掌堂,遺缺尚未 馬臉老人恭順地接着道: 「吳副分壇

黑衣漢子斯點頭,示意馬臉老人前面

莫頓炊之久,門外忽然傳來一陣細碎的脚 去。黑衣漢子於暖閣中用着茗點,等了約掌召來兩名灰衣数徒,向黑衣漢子告罪退 最後來到了一座小暖閣前,馬臉老人擊 踏着鋪葉荒徑, 穿過兩道剝落的拱門

女子ツ 素裝,體態苗條婀娜。有着一張瓜子臉的,已然出現一名年約二十四五,一身淡紫 絕代佳人!什麼學造兒的分壇主原來是個 黑衣漢子正感詫異間,門 口光綫一

中站起。紫衣女子纖手微揮 黑衣漢乎肚獨一怔,不期而然地自座 ,命兩名女婢

差! 淺淺一福, 脆聲地說道: 「蘇金鳳參見上 ,然後進門向前走上數步,叠掌

暄了幾句之後,那位分壇主溫婉地主動問 的教徒,重新獻上香茗菓點,雙方隨意寒 接着,賓主分別落座,由那兩名執役 黑衣漢子還禮道。 勞動壇主

教! 單名一個節字,以後尚請蘇分壇主多多指 道:「上差貴姓?」 黑衣漢子欠身道。「在下復姓公孫

失敬得很! 口 大有名的惡君平公孫節。似乎吃了 中連忙說道。「原來是公孫大俠,眞是 那位蘇分壇主聽說對方就是武林中大

這名黑衣漢子 ,當然不是真正的惡君

章規,知道得實在太少! 該相當吃力。因為他對魔教中各項人事和 有如盲人騎瞎馬,要想維持冒牌身份,可 俞人杰這次來到這座魔教分壇,情形

插一份優差。至於惡君平何以能够得到這 位總壇護法天厭叟端木剛,要求在勢中安 道太極命,他自然無法清楚!所以,他抱 **数。憑着這道混元人極令,他可以會見那** 女子:姓尤,他位則是勢中相當崇高的護 事;就是混元太極令的原主人是個年輕的 大俠這次心臨敝分壇,可有什麼見數? 開口。那位分壇主頓了一下又道:一公孫 遇上什麽人,對方不露口風,他絕不主動 個宗旨,步步爲營,處處小心;無論 他到目前為止,知道的只有下列幾件 , 訊道:

那位端木護法…

大俠能等不能等。 有點事,可能稍爲耽擱一下 老人家本來預定今天抵達,因爲桐柏方面 那位分壇主趕緊接着道。 「是的,他 ,不知道公孫

這裏等着就是了!」 愈人杰點點頭道: 事情不急。我在

是在江陵遇上我們那位尤姑娘的吧?」 那位分壇主忽然笑着道: 「公孫大俠 俞人杰搖頭道。「不,是在楊家樂附

他們兩個,還沒有碰頭了?」 那位分壇主輕輕一哦道・「這麼許

指誰和誰呢? 第一道難題,開始出現。他們

含混地 這事有關!於人杰迅忖着一只得點點頭 尚未「碰頭」! 爲惡君平能够獲得一道太極令,也許就跟 他無法發問,也不能回稱不知道。因 嗯 聲,表示 他們談然

人杰聽了,心頭不禁微微一動 ,而男的却乂偏愛到處拈花惹草……於 **真是**對歡喜冤家。女的醋心如此之重 那位分壇上獎了口氣道:。 一他們兩個

惡客代人偵察隱私的報酬!他接着想:提 到,這道混元太極令,可能就是那位武林 現在他聽這位分壇主的語氣,不由得猜想 取得一道混元太極令,完全是一件意外。 到性喜拈花惹草,那男的會不會就是那位 行動說異,爲想看個究竟,乃一路從後追 大院宅的後門附近。當時他這位武林惡客 ,最後能够除去這位武林愿客,並因而 他這次在江陵遇上惡君平,是在一所

> **花花公子戚玉郎呢?俞**人杰正響思問 一陣風似的奔進來三個人!

反問道:

這姓巫的,難道與巫溪老怪有

示對這位巫溪老怪知之甚稔,

血於口

,他這時不假思索的點點頭,

同時昏倒 意身子 漢子奔入暖閣。本想跪下去有所稟報 是在那裏受的傷,傷勢看來不輕。那兩名 左右;兩人臉色灰白,一身是血,不知道 人;另外的那兩名漢子。年紀均約在三旬 一歪,話還沒有勘出來,竟告雙雙 個,正是先前那名監衣馬臉老

那老怪行蹤飄忽 鄭惹異常,本教目前正

那位分壇主點點頭又襲

来道.

在設法羅致之中一而這姓巫的奏の就是老

予容忍,詎知姓巫的這厮,不知天高地厚

,竟然越來越跋扈……」

俞人杰故意很憤慨的該道。

這樣下

怪的堂姪,本教爲了大局著想

一得不暫

那姓巫的手下? 那位分壇主抬頭寒臉道。「又是傷在

去,怎麽行?」

那位分壇主無可奈何地道。

川不是

孤不敵,所以傷得都很重。 後來,對方又趕來七八人,他們兩個因勢 名手下,雙方一言不合,便告大打出手 問 愈差,他們倆氣不過,正想向那姓巫的資 城外,凡受本勢尽護的行業,生意都愈來 們兩個進門再說,這兩三天來,無論城裏 •走到大糧倉附近,正好碰上姓巫的兩 馬臉老人垂手回答道。 「是的!抬他

巫的是何許人?」 ,等端木老護法來了再說吧!」 **琳位壇主撣撣手道:「先抬他們下去** 俞人杰待兩名漢子抬開後問道: 火生

功,江湖上,算來不過是三流角色: 人姓巫,名永昌,外號九頭鬼鷹,若論武 俞人杰甚感詫異道:「這等人竟然也 那位分壇主深深**嘆**了口氣說道: 此

之秘密。

首先他知道這兒那位分壞土蘇金鳳,

,相當

於無意中。向他透露了不少有關魔教內部

這位八少彈腿對他願得很思維。因此

腿」,是一名「黑旗護壇」

馬臉老人姓痛,名華相;外號 八步彈

這兩天陪件他的,就是那名馬臉老人

除了吃喝睡一般,本什麼事也沒有做。

以徵聘,也是他老人家的主意。在這之前

,只好忍讓一些了了」

轉眼之間

体天過去,在這兩天中

巫溪老怪

/ 度過從甚密,這次要教中加

,如何表示了。據說他老人家過去跟這位 ·現在就看我們那位端木老護法來到之後

有聽說過巫溪老怪這麼一個人?」 那位分壇主抬頭道。 「公孫大俠有沒

敢與貴教爲敵?」

平公孫節,有很多事情不知道也得知道!第一次入耳;但是,他現在的身份是惡君 巫溪老怪這四個字,於人杰可欺尚是 ,有很多事情不知道也得知道!

邊這位「化骨美人」之種種描述,不由得敵人杰想起那位「八步彈腿」有關身 不惜降格以求,干方百計的想課取此一位 先後換過六名副分壇主。開始時,人人都 了得,爲教中「知名」的「尤物」之一! 外號「化骨美人」:一身 據稱:這座襄陽分壇成立 「功夫」

一年分,已

捷,却依然在顯示出一般無比的粗獷,剽 下一條右臂,但精神之矍鑠,及步履之矯 悍之氣-這位天厭叟,年約六旬出頭,雖然只剩 ,那位天厭叟,果然如期到來 暗吃一驚!正待開口遜辭時,天厭叟已然 護法,尚有缺額,老夫這次回去,一定全 力保學,只是,到時候,你老弟還捨不拾 打着哈哈接下去說道: 「總壇方面,黑旗

來時生龍活虎,去時瘦骨如柴!

最近那位吳副壇主,就是用轎子抬走

後,立即和顏悅色的問道··「尤姑娘有何 他在驗看了兪人杰那道混元太極令之

得離開這座分壇却很難說……哈哈……」

兪人杰知道事情已成定局,多言無益

端木老護法爲公孫某人在豹中安插一個位 置、吃碗閒飯。」 **俞人杰非常謙恭的回答道**·「她想請

壇主,側目含笑道:「關於老夫這項决定天厭叟轉向那位有化骨美人之稱的分

,蘇分壇主有無意見?」

着道:「多謝老護法栽培!」

,好在爲時不久,仍有機會,當下連忙接

益彰。你老弟中意本教那一處分壇,只須 色,如今投入本敎,可謂牡丹綠葉,相得 行,行,你老弟在武林中,也算是一個脚 我們尤姑娘,居然這樣瞧得起老夫!行, 說一聲就是了!」 天厭叟受用地哈哈大笑道: 「想不到

道:「本分壞正值多事之秋,能延攬到公

化骨美人蘇金鳳霞生兩頰,俛首微福

孫大俠這等人才,卑座還有何話可說。只

旗」「黑旗」人區別。在數中除了數主和 級在;上述三級之中,又有「黃旗」「白

三堂堂主,地位最高的是「黃旗護勢」,

教徒,則統稱「兄弟」或「姊妹」! 最低的則是「黑旗護壇」,一般初入勢的

都是何許人,八步彈腿沒有提及。依兪人 杰之猜想・這一點可能連這位八步彈腿本

至於那位天魔教主,以及三堂堂主,

人都不清楚!

三座香堂的名稱,在入園的那天,兪

的一座名叫「血掌堂」

,共分爲

大埠設有無數分壇外,其餘有稱職的魔徒 獲知魔教除了總壇設有三座香堂,及在各

「護教」「護法」「護壇」等三

還想再來第二次的地方。

饒得如此,這座襄陽分壇,仍然是總

來得最勤,呆得最久,來過一次

此外,他又從這位八步彈腿的口中

惡君平爲了能翻雲覆雨 是求之不得。 ,與落在兪人杰手上,其意義全然不同。 一名分壇主,獨當一面 逼道混元太極令,它落在惡君平手上 ,滿足個人之私慾 ,大權總攬

內部,探求魔方底細虛實,俾謀剿滅對策 能表示得太露骨?所以,俞人杰這時毫不 考慮的欠身道:「公孫某人未有寸功微勞 希望歸希望,而對着這個大魔頭,他又怎 充一名馬前走卒,於願已足! 自然希望有機會進入魔教總壇。可是, 不敢妄冀一步登天,但能追隨老護法 如今,兪人杰之目的 ,是在打入魔教

面,他對這位八步彈腿,其觀感又是如何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在兪人杰方

這位八步彈腿如此這般的對兪人杰「

呢?評語只有兩個字:

「該殺!」

血掌堂主」也許就是恩師一度提過的那個

,現在由「血掌」這兩字,他揣測那位「

人杰就記下了其中

委曲老弟一下,在這兒襄陽分壇上 天厭叟目光一轉道··「那麼,就暫時 ,帮我

那老怪據說目前曾於雲夢地面一度現身

天厭叟笑了一陣,忽然起身說道:

幽怨的一瞥,默然低下頭去。

, 又是一陣哈哈大笑! 那位化骨美人投

天厭叟得意地道:「我說如何?」

語

這兒的事,有了公孫老弟,足可使人放心

老夫現在要去追那老怪去了!」

知去向!

,但一身輕功依然如此了得,不由得暗暗 俞人杰看見老魔只雖然剩下一條手臂

聽……」 兪人杰剛才話說得太滿,正在發愁,忍不 **兪人杰站着出神不語,若有所思,她誤會**

座來出面處理就是了! 「這點小事,沒有什麽,過了今天,由卑 人杰定一定神,連忙陪笑着說道·

「你準備如何處理?」 那位化骨美人閃動着一雙盈盈秋波道

老滑頭,得另有一套方法,你向他請示 他若叫你斟酌着辦理,到頭來其結果還不 **兪人杰笑了一笑,說道:「對付這等**

承下來, 總要强些呀?」

又有何妨?我們顧忌的 他那批爲虎作倀的爪牙,我們難道也動有何妨?我們顧忌的,只是那姓巫的人 **兪人杰又笑了一下道:**「應承下來,

的當,爲表一時之功,輕易加以承諾!詎眼色。意思是叫兪人杰千萬不可上老狐狸

知兪人杰却當沒有看到一般,應聲俯身道

• 「卑座自信還能應付得了!」

行之策略。」段,在情在理,均不爲過 本壇弟兄,先後已傷七八人,有目共腦, 事實俱在,我們就是偶而採取一次報復手 那位化骨美人不禁點頭道:「是的 ,這倒是一條可

得兪、蘇兩人追出閣外,老魔已然走得不 說着,獨臂一擺,飄然出閣而去,待

心驚。

那位化骨美人蘇金鳳轉過身來,看到

是那姓巫的近來日見囂張,前天又傷了本 壇兩名弟兄,實在叫人忍無可忍,尚望老

是一樣? 那位化骨美人搶着道: 「那比滿口應

這位公孫老弟,還愁什麽?你問問我們這

天厭叟朝兪人杰一指道··「有了我們

位老弟,看他應付得了,應付不了!」

化骨美人蘇金鳳轉過臉來,連連使着

護法有所指示!」

(未完)

盡奉承之能事, 得一文不值;在武林中

P96

是道義二字。在上司面前,奴顏婢膝,極

轉過背去,却將上司刻薄

這種人該算是頂

武林人物,不分黑白、最講究的,就

P98

電腦的改革不只改進了計算機和數字腕錶

,還改變了許多人的生活習慣。

大的改變就是已經使用着許多電子儀器。

穿過一九八〇至九〇年這一段時間,

和現在的沒有什麼不同。不過,其中最

一個客廳裏,這個客廳,在基本的 邊的圖,就是帶你進入未來世界的

字遊戲「版」,或者趣味問題「版」了。以讓你見到新聞「版」,氣象「版」,填

早已經面世,只消按按手上的鍵鈕,就可

- 窻子,家具,地毯和電視機-

般的了,已經改進到雙向體了,電子報紙

辦公問裏的同事,大可以利用電視電話交

電視機的形狀已經不再是一隻箱子那

激光通過水槽,即可完成一份影印機,只消原本放在一旁,

為造一件器皿,那定需要一個

就跟鑄造一件器皿一樣,不過 形成各種形狀的三元體了。這 及各種不同成份的液體,便會

模子的,這個模子的做成,必

需花相當的時間,但這種三元

的影印本。

各種不同顏色的激光,以

法,激光再把水槽裏面的凝固 便會凝結起來,使用同樣的方 點上,水槽裏面的那些液體, 穿過那個水槽的時候。在某一 常兩種不同顏色的激光交叉地 時候一樣,它立刻便會變黑。

體從事雕刻,變成了任何形式

一九八〇年起,到這時候已經達致最高 備都是利用電子的,電子儀器的改進自 ,配有一個超光屏,即使是在白天播放 畫面也是一樣清楚玲瓏,此外就是立 巨型電視機,可以隨意設計的

片的,只需要一卷磁帶,在這十年裏面 這種攝影機已經代替三元全息錄映機 電子電視活動攝影機,不用膠

體聲系統。

在未來世界的客廳裏,大部份的設 了

好歌,或者好看的片集重播。 4 電視唱機,隨時可以把電視的

所謂三元影印機

本來在二十

二〇〇一年,改進型已經出現

這種三元影印的操作程序

了,那是一個原型

但是到了

世紀的九十年代,即已經存在

體,也可以影印出來哩,這種

者證件罷了,但是 在未來的印機去影印一張平面的圖片或

在未來的 一元的物

今天,我們只可以利用影

者郵局的影印機前,即可由衞星轉送目採用電子形式,只要把信件放在家裏或 郵務機,此時大部份的郵件都

視電話

及五公分。 3

手表屏幕電視機,機身厚度不

用遙控指揮它送茶奉酒。 家庭機械人,並非人形的,使

如影印的紙張暴露在光綫裏的特別的光暈裏——這作用就正

種液體的水槽固定地放在一個 是這樣的,首先是一個盛着特

許多人也許會高興

換意見。

事實,口訊的影印也不再是幻想了,這兩

電視電話固然在一九八〇年已經成爲

跟同事一起在辦公間裏 許多花在交通上的時間 裏工作的,却可以節省 工作,但那些歡喜在家 的交通費哩。 而最大的好處,還是可 ,用來做其他的工作。

以在家裏工作,而無須到辦公間去,只消 種儀器的結合,使到幾百萬的白領階級可

辦公間裏的電腦把紀錄儲藏起來,而影印

機則可以把資料分別發放到其他地方去,

成績滙報,在總公司內放映出,職員們又可以把他們的工作到了晚上,即一天的結束 創造了三元影像,而這種影像激光全息攝影術的改進, 正如海市蜃樓一樣,是無須銀 內。 舉行業務會議了,正如圖中所 幕的,這麼一來,就最方便於 面的,就是他們的波土,但是 一天工作的指示,而在他們對 成員,他們正在會議室裏接受 示的,左邊的就是參加會議的 他並非跟他們在一起的 , 而

來。 同一系列的公司 每一個

元攝影機,就裝在天花板上面房間都可以裝上一只這樣的三 便成,如此這般,總公司方面 鈕,在他自己的房間裏一 房間裏面的情形,只消按下鍵,或者所屬長需要知道某一個 的探討,更加密切。 像,仿佛面對着眞人買事一樣 包括了在他的辦公室,或者家 下工作人員,在操作和技術上 ,有聲有色。使機構裏面的上 一就會投下一個立體的影 這

且還可以節省大量的金錢和能不但可以節省大量的時間,而 這種電子式的業務會議,

量哩。

P100

一般相信狼人死後就會變爲吸血鬼。

的

狼八和吸血鬼有許多地方是相同的, 人怎麼會變爲狼人的呢?這問題實在

皮膚的裏邊。 (摘錄自約翰・韋斯達的「馬爾菲女

他嚇人的在嘷叫。

有人於午夜時份在聖馬可教堂後面的

横巷裏見到公爵,肩上扛着一條人腿。

說他自己是一隻狼,唯一不同的地方

是狼皮外邊是毛茸茸的,而他的毛却長在

種形式:一是真正的狼人;其次是狼狂(魯撒克遜語文翻譯過來的·WER的解釋 RWULF一這個字眼,是從早期的安格 看他們的皮膚裏面,是否毛茸茸: 古時,上千的無辜者被剝皮,爲的是要看 調面的,這是一種古怪而又可怕的狼人。 看來他和一般人無異,但他的皮膚却是底 • 而第三種則是所謂人形狼人 狼,不覺讓自己的所作所爲也模做了狼) 是人,而WULF則是狼。狼人一共有三 LYCANTHROPE,自以爲是一隻 隻狼的男人或者女人。關於狼人一WE

-在外表

狼人。在俄羅斯,那個準狼人就會跪在 經常都是直瞪着人類的。 基本上說,迷信狼人可以解釋爲每一

個圓圈裏面,用文火煮着一服所謂魔術藥 **混和了大茴香塗抹全身,同時纏上一條**狼 抵受各種煞費苦心的儀式的折磨。最適宜 個人不同的無知所引起的恐懼。話雖如此 皮造的腰帶,這樣你就會更容易變爲一個 說如果你先把一頭新新殺死的貓咪的脂肪 於變形的時刻是午夜的圓月的光輝裏。據 許多人仍舊希望變爲狼人的,甚至準備

,一邊又對狼魂念起一節頌辭: 「把我變爲一個强壯而又驍勇的狼人

答應給我一個高大的身材,永不損壞

又要有着大角鹿的速度,熊人的掌: 蛇的毒,狐狸的機智;

奇怪得很,許多人對於這些傳說是深信不

那麼,狼人這種東西究竟有沒有呢?

是這樣的了! 於喝過狼脚印上的積水,最先的表現,就 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但一旦他口吐白沫就會感染了瘋狗症或者其他疾病。如果這 物的肉,吃了都會很危險的,因爲這樣你 你記住,任何一種給狼或者狐狸咬死的動 的山羊的肉,或者喝過狼的脚印上的資水 他就很可能給人認爲是一個狼人了, 據說這樣就很可能會變成一個狼人。請

我使用我的牙齒!」

「我不知道當時我的腦袋是怎麼樣,

「當品,

你的腦袋就變成像狼的一樣

(一五九八年時,一名「狼人」給律

起來的人,那你就得小心了,狼人的眼睛 見到一個着有一對豎起的耳朵,掌心長着 毛,指甲彎曲,或者兩道眉毛在眉心連結 怎樣才可以識別一個狼人呢?如果你

由稚年到老年都叫人畏懼。

更要有一雙能够在黑暗中見到東西 虎的咀巴,鯊魚的牙齒。

他的屍體必須埋在地下,千萬不要燒掉 時遭人用一顆銀色子彈射殺爲止。然後 會一路持續到他死亡,或者在變成狼人 時份,他就會變爲一個狼人,直至曙暁 都像狼的異形」。從此之後, 大的像妖怪的那般的身材 下着露水的時候才變回人形,這種情形 有着兩條長長的腿和手臂, 所有這些說法其實都是古老的迷信 你要不厭煩地去嘗試,否則不會成 ,據說這樣在黑暗中就會有一個高 ,然後逐漸變 ,赤裸裸的 每當日落

人襟克」也會把你捉住) '樣。莊稼人也不要在東區的街道上遊蕩(不然那個「好 敦在一八八八年發生了那樁謀殺案之後, 會把你吃掉。」不過,樹林裏的可能是 當地的長輩便會告誡他們的孩子入黑之後 那裏的狼一向都給人認爲是一種危險的動 有關狼人的報告最普通的是在荒蕪地區・ 人物之外,已經沒有可談的當兒。正如倫 裹,除了談森林的野獸,以及村裏的古怪 種很好的爐邊談話資料的,在漫長的冬夜 便適切地納入古代的傳說裏,這不失爲一 時候,狼人開始絕迹了。狼人這種東西 物,談狼色變,當城市逐漸伸展到郊區的

恐怖詭異實錄 武元甲·譯





雪堆裡驀地躍出一頭狼,向繼人撲過去,繼 人眼明手快,一個坐馬,讓狼撲空跳渦,伸隨即 把手一揮,刀鋒所及,一隻狠爪落在地上。

給 他的目的地去, 名的 刺傷了。僕人聽到這個故事,

是那麽的 疑的。 德便描寫過一個皇帝給神要他變形: 說出了這些傳說是那麼的根深蒂固 說是一種恐怖的迷信」 最早的時代已經有所記載。 一處地方和所有年齡的人對於這些傳說都 他甚至說 正如 在一八六五年出版的那本叫 吸血鬼一樣,有關狼人的報告在 堅持,當然是有事實根據的啦。 「半個地球的人都相信了 的書裏,作者薩賓 羅馬詩人奥維 「狼人 「毎

狼人 啣着 一個女人

回到他的洞穴

髮,樣相猙獰, 像一隻狼一樣, 羣衆中暴跳如雷,殺人的慾望叫他氣喘如 他的 腦袋上面長着 他的衣服變了毛髮, 「他想說話也不行了,從那一刹那起 咀巴吐着白沫,渴得要飲血, 看的,還是剛才的那一頭白,雖然他還保持原先的表情 9 目露兇光,好一個憤怒的 四肢彎曲起來: 他在

在瘋狗症中所受到的痛苦而已 他的樣相 只是闡明了一個人

狼闖進一個農莊裏,殺死了一隻羊, 却發現它已經全部變成石頭,僕人繼續到 士兵忽然走到路邊,把身上的衣服全部脫間,這個僕人給嚇得目定口呆,原來那個 跳進樹林裏,那僕人準備檢起那堆衣服, 的,他的作品是世界性的。一個晚上,一一個叫彼脫羅尼亞的羅馬諷刺作家說出來一個古典的狼人故事是第一世紀時代 步到來,便可以合力打走一隻狼。那隻 一個持劍的人把他趕走,那人 ,然後變成一隻狼,嘷叫一聲, 僕人和一個士兵結伴到城外去,突然之 的作品是世界性的 有人却告訴他,如果他早 便匆匆趕回 一劍把牠 隨即便 後來

> 家去 他那 只見那裏留下 來到 裹給劍刺傷了 個士兵給一 剛才那個士兵脫下

獵獲 出了其中一隻手指所戴着的那只 的女人手。 意料之外的,那條狼腿竟變成了一隻優美便從布袋裏取出那條狼腿,但是,出乎他 經歷。 前去他的別墅探望他,告訴他這段驚險的。回到家裏,他記起他的朋友的要求,便 砍掉了那隻狼的一條腿,才能够把牠擊退人給一隻兇狠的狼襲擊,他拚命的招架, 於是連忙跑到樓上,却發現他的太太正在 裹碰見一名貴族 五五八年, 這類故事曾經流傳了好幾十個世紀 當他的故事快要說完了的時候,他 就帶一些到來送給他。後來這個獵八年,一名獵人在法國歐范尼森林 那貴族立刻給嚇了一跳,他認 、金戒指

一灘鮮血。回到家裏,個士兵脫下衣服的所在 名外科醫生裹紮着脖

來給貴族鄉 包裹着流血的腕臂。 在 一根木樁上燒死 她直認是個狼人 ,後

視了,隨即宣佈組織一個搜捕狼人團的辦頻頻失踪之後,當地的法務院决定不能坐 案達三萬宗 中部就是盛產狼人的,據報一五二〇年 一五七三年九月十三日,杜利地方的兒童 六三〇年這百年之間 就像特蘭薛雲尼亞 A)是吸血鬼的老家一樣 。其中有不少已經受到審判 (TRANSY 狼人被發現的 法國 至 個

住在當地的居民, 做成種種的 亦不屬違法 木棒對該狼人不防窮追猛打 ,對他們實在是一 「由於他已經頻頻對一些騎 傷害, 定一種危險,本院現批准,而騎兵又無法提防和躱經頻頻對一些騎兵襲擊, 可以配備短槍 ,格殺勿論 ,長矛和

避

奇怪的沒有 一個人懷疑那是一隻真正

一幅十八世紀的有關狼人的木刻圖 快招供的,表面上是他們抵受不住嚴刑的 於一五七四年一月十 給他太太做晚餐,就憑着這項證供 狼的樣子 她的肉非常美味,

被控是「狼人」的疑犯通常都是很爽

八日給活活燒死了

折磨, 述上了年紀的女人的肉,吃起來「靱得像 後三十年。他的口供是有價值的。他招認 籃裏抱起一個嬰兒,就要低頭咬下去,嬰 皮革」毫無味道,他又描述有一次他從搖 態度叫擠迫的法庭內爆出陣陣笑聲,他描 吃掉了五十多個小孩子。直認不諱的輕鬆 梅港)一帶。這時候剛好是嘉尼被處决 一個十四歲叫格連的牧羊童便是一個例 他的罪行發生於波爾夕(法國西南部 但很多時候看來却是他們是自願的 他的耳朵

一隻狼。 常披上那塊狼皮,招搖過市, 時候,隣人介紹我認識一 案件的疑實了 綜合起來, 兩名大夫,因爲他認爲格連是害上了 人的眼睛諸多幻覺的 格連的故事。「當我十歲或者十 高一級的法院審理 哄動,於是有關方面 」法官參考了這個故事,

「潘納的隱

月殺死一

嘉尼隨即便招供了

,他承認

在上個

嘉尼家裏,把他和他的太太拘捕

幹掉了一個十歲的女童,

個十歲的女童,他說他扮成一隻個男孩,同時在一個果樹園裏又

使用牙齒和爪向她襲擊,

他覺

後來還帶了一些回去

嘉尼

然失踪

直至六日之後

後,一個十歲的男孩子突不過並沒有發現狼人的踪

般可憐的呢?」 種宗教的薫陶,他的本性已經給邪惡的 需要和失望摧毁了 ,這是什麼使他這一个性已經給邪惡的刺

他送到一家修道院去。七年後,法官前去這小孩子終於給無罪釋放了,同時把 探望他,發現他連最簡單的事情也無法了 ,但他却仍舊堅持着自己是個狼人



的狼幹的

意中聽到一個孩子

2尖叫聲

,伴和着一 伴和着一聲

這條法令頒佈兩個月之後

噑,

小女孩,同時又好像見到一個叫嘉尼的

於是他們連忙趕到現場,見到了

,實在可以解釋了所有有關狼人這頭的合起來,作出一個判決。而他的那項判的眼睛諸多幻覺的,然後法官又把案情的眼睛諸多幻覺的,然後法官又把案情不復狂的症候」,這種症候是會叫一個 由於疑犯的另一些證供,却引起了社會後來格連便被判火刑,但是,這時候 他有着出色的普通常識,首先,他記下 他還給我一塊狼皮,從此之後,我便經 ,那裏的法官表現出 ,便把他再轉解到 個農林處的官員 把自己當是 便召來 一歲的

解

٠. -

鬼女郎向唐龍挑戰

待你,便你一生難忘。」你,希望你到漢堡去,到時她會好好的啟

如果我接受她的挑戰,到

一她沒有寫下地址或電話

秘密武器, 學在機密室裏面交談,逐漸從國際形勢, 轉達,你有沒有看過它呢? 她寫了一封信給你,直接寄到美國太空署 過·你給她看上了 麗娜,從來沒有碰上敵手,眞是難得, 特務,難之又難,在國際最活躍的特務巴 士懷然說: 唐龍跟美國太空署負責人雷加拉博士 一現時想找 直談到特務活動,雷加拉博 ,也是不容易的,最近 、些有份量的親女

封信,不見得那是一封情信吧?

非情信,而是挑戰的信。

封信送給我看看嗎? 挑戰,我很樂意奉陪,博士,你可以把那 高手的特務先生,也不敢向我挑戰,難道 一位巴艦娜小姐有三頭六臂嗎?如果她

完了它,字跡逐漸隱沒,我只是隱約記得 起她說些甚麼而已,如果你對她有些興趣 上面寫下我的名字,故此我把它拆開,看 ,我不妨把它的大意告訴你。 「好極了,你閱讀過它,等於我自己

最醜惡的一面。

檔案存放,你可以看到她最美的一面以及 難的,我們收藏的檔案當中就有她那一 她,反過來說,你想看看她,不是太過困 挑戰,如果你不高興到漢堡去,不必理會 呢?那是另一問題,現時她已經寫信向你

唐龍說。 閱讀,請你講出她為甚麼想向我挑戰。

意味吧了,她自稱十分仰慕你,很想見見正正向你挑戰,不過字句方面含有挑戰的

雷加拉博士突然很鄭重的說: 「它並

唐龍哼了一聲,說:「即使是第一流

州习鑽的傢伙,她用褪色墨水寫的,信封 **雷加拉博士笑了笑,說·「巴麗娜確**

雷加拉博士聽了,說:「她並非真真

店龍搖了搖頭,說: 「我沒有看過那 女郎呢? 智慧,如果你是一個有本額的人,到了漢你,此外,也有可能是她想借此考驗你的 號碼,照情形看,她似乎有點自負,認爲 不容易對付的,我想問問你,她是否德國 你進入漢堡就無法關得過她,到時她會找 了德國的漢堡,怎樣找她呢? ,你自然有辦云找到她。 店龍想了想,問:

段時間是西柏林的外圍特務,綽號鬼女

是的,她不單是德國的美女,還有

「這個女人的確是

一雷加拉博士說

圈子裏面,跟她搶飯吃。

雷加拉博士說:「她有怎樣子的想法

是她發生誤會,以爲我插身於國際特務的 我逐漸明白了,她之所以向我挑戰,可能

聽了這句話,唐龍恍然大悟,說:

看看她的檔案。 唐龍眼睛一亮,說:「博士,我很想

有空,我可以帶你到檔案室看看她的一切 資料,請你跟我一起走。」 雷加拉博士說··「好的,橫豎今晚我

過了一會,兩人先後走進了地下的檔

的裸照,穿了衣裳的艷照以及盛装的照片

,我真的想到漢堡看看她,既然我看過她

,她化了灰我也會辨認得出來,你可否給

我一個月的假期,讓我到德國找她呢?」

「當然可以。」雷加拉博士很輕鬆的

案收藏庫。

幻燈照片,硬照,生活方式以及各種活動 掘出來,故此它有很大的容積,喜歡要多 後離去。 大堆的資料可供參考,另外有些幻燈照片 紀錄,單是「巴麗娜」這一項,已經有一 麼闊大都可以,至於收藏檔案部份,包括 ,深深的吸引唐龍,他看了一小時之久然 那邊是在死亡谷地下三百呎深的地方

說。

博士,我看過一切關於她的紀錄了,奇怪 的使我想入非非,你有沒有看過她的裸照 得很,她有一連串的裸照,迷人的曲綫價 他跟雷加拉博士再度密談,說道:

這一**医古堡在松陵朝以北**,前面就是冰河

松幂逊唐和在堡内35州,展第一连串黑心助规。

果出價低過這個數字,不必找她。」 盗取秘密文件,她都可以辦得到,代價是 更高的了,不管暗殺政治舞台的領袖抑或 國際特務這個圈子之內,沒有人索價比她 引男人。最可惜的是這一點,她肯接受任 前更加成熟,也可以說她有更大的力量吸 段時間拍攝的,那時她十分年輕,只有十 何一種委托,不過,要求的代價太高,在 子之內,她現時大概是二十八歲,比較以 九歲,還沒有加入特務活動任何一個小圈 一幅裸照,那是她參加瑞典天體協會的一 一百萬美元,她還說企圖僱用她的人,如 雷加拉博士笑着說• 「我看過她任何

> 毒手。」 龍猛吃一驚。 「你的意思是否叫我把她殺掉?」唐

此行還有一個任務,你跟她玩過,便要下

,冷然說。「唐龍,你不會是奉命渡假

只是短短的兩三分鐘,他的態度突變

是魔鬼,如果你不忍心殺她,遲早你會死 雷加拉博士說··「她不單是美女,還

博士,我跟她會面之後,一定找個機會把 在她的手上!」 唐龍立即提高警惕,很冷靜的說:

她殺掉!」 跌進了陷阱危機四 伏

道在漢堡的那一處找她,還是被她本人或 漢堡之後,他就有些後悔了,根本他不知 得很週密,自信沒有人跟踪,不過,抵達 西柏林,玩了兩天,然後到漢堡去,他幹 德國的航機,他以遊客的身份出現,先到 者她的爪牙跟踪好些。 翌日黎明,唐龍乘搭由加州直接飛往

的人,打電話到他吃吃喝喝的地方,找他的目標,他花了一點錢僱用一個遊手好閒 郎巴麗娜跟踪,爲了增加他成爲被人注意 消遣場合出現,盡量暴露自己,希望鬼女 此念一起,他就故意在漢堡最累騰的

是,我們所要的數字比較她低得多了,的 特務,只是美國長期僱用的外圍特務,可 措辭十分客氣,但却含有殺機,她料定我 確有可能使她發生不安的,她這封信雖然 必然很樂意接受挑戰的,這回給她料中了 唐龍笑了笑,說:「雖然我不是國際

仍然找不到她,不覺心灰意冷。

想,他就覺得找她並非一件易事。能够在夜總會或者餐廳找到她呢?如此一 响,只是特務份子,普通人茫無所知,怎雖然是名氣响噹噹,不過,她的名氣雖然當然是行踪飄忽的,一般而論,這種女人 <u>口</u>麗娜既然是超級的特務,綽號鬼女郎, 竟然一籌莫展,爲甚麼他無法達到目的呢 他苦苦的思索,終於明白了一個秘密, 料不到他真的置身於漢堡,日逛夜逛, 多,想找一個有名氣的女人,絕不困難 初時他認爲漢堡比較紐約或芝加哥細

遊客的身份出現,吃漢堡的,看小電影 拋開,留在漢堡逛逛,於是他眞眞正正以 玩得非常開心。 横豎他沒有必須幹的工作,索性把心事他已經到了漢堡,當然不會空手而歸

道有這麼一條街,不過,他並非好色之徒漢堡,一定會走到那邊看看,唐龍早已知 **花街,名符其實,凡是男性的遊客,到了** 坐下來欣賞電視,旁若無人,這條街叫做 郎巴麗娜,東逛西逛,自然會得在無意中 一向不會注意它,那時他沒法找到鬼女 擺出半裸姿態,在橱窗之內走動,有時 禁止車輛行駛,兩邊的橱窗有的是美女 漢堡有一條街十分別緻,它並非很闊

在橱窓裏面擺姿勢企圖吸引男人的賣

笑姑娘,相當出色,看花了他的一雙眼 她的臉型體態跟鬼女郎逼肖。 突然,他的目光落在一個美女身上 ノ呂爲

忽後面的細房小敍,為所欲為,只限三十五十美元的代價,便可入內,跟她走進橱 跟她纏綿一小時之久。 美元,換言之,他肯交出一百美元,便可 分鐘,超過半小時,便要再付另外的五十 說知橱窗裏面的女人全是有價有目,他看 半邊身,看了一眼,便即發覺有一個中年 了又看的女人喚做「麗娜」 會,忽然聽到有人向他打招呼 人向他打手勢,兼且用英語交談,對他 他站在橱窗外面,目不轉睛的看過了 ,只要他付出 ,他轉過

起談心。 百二十美元,說:「我想跟麗娜聚在 唐龍給她說服了,出手很闊綽,給她

,坐在橱窗裏面擺姿勢的女人走進來,嫣又再帶他走進一間細房等候,五分鐘之後又再帶他走進一間細房等候,五分鐘之後

巴麗娜艷照那種笑臉一模一樣,深深的 引了他,他看呆了一雙眼 她的笑容跟他在太空署地下室看過的 吸

「先生,你是否看見了我就想起了你的太 他這一副戆態使她笑了又笑,說道:

了一個巴字,你喚做麗娜,她叫做巴麗娜 想起另外一個女人而巳,她不是歡場的 人,喚做巴麗娜,奇怪得很,你跟她一模 樣,名字方面也是相差不遠,她不過多 這種巧合不是挺有趣嗎? 唐龍說。「我沒有結婚,只是看見你 女

> 樣美的女人臉前談及另外一個女人的。」 眞是對不起,我絕對不應該在一個像你這 出乎意外,麗娜聽了,滿不在乎的說 跟着唐龍就改用較輕佻的口吻說。「

談。 我共尋好夢,只是談話,我也可以跟你暢 滿足你,我都可以做得到,你如果不想跟 下來了,你喜歡叫我採用任何一種方式去 「先生,這一個鐘頭的我,已經給你買

動心呢? 個美女,怎可以面對面的坐着交談毫不 唐龍笑了笑,說:•「像你那麼迷人的

她。 說完,他就走前一步 ,深深的吻了吻

那張床, 不過,半點鐘之後,唐龍就跟她分別離開 個幻夢似的國土之內,同諧魚水之歡 這個吻把他們兩人撮合在一起 穿上了衣裳,面對面的坐着。 ,跌進

邊談,好嗎?」 做你的小主婦,煮一壺咖啡大家喝,邊喝 十分鐘,我知道你想跟我談談,讓我暫時 她柔聲說:「你佔有我的時間還有三

咖啡一定特別美妙的。」 唐龍說:「好極了,相信你煮出來的

了一壺咖啡出來, 麗娜真的走到小桌子那邊,很快就弄 倒進小杯子裏面 ,送

唐龍白稱想找一隻鬼

稱讚,跟着再喝一口,說:「麗娜,你真唐龍喝了一口,覺得甘香無比,連聲 是知情識趣,你似乎知道我想談些甚麼,

是也不是呢?

堡來,想找一隻鬼!」 甚麼,我直覺到你不是普通遊客,你到漢 麗娜說:「是的,我真的知道你想談

即使我想找一隻鬼,我也不會走到漢堡來 好不好,我並非大法師,怎會找一個 爲這個地方並非特別猛鬼。 唐龍愕然,說:「麗娜,你再說一遍

就是這種女人,可以把她喚做鬼女郎!」 更加香艷,先生,你不必瞒我,你找的鬼 地方,但却有些女人比較一隻鬼更加迷人 魔娜說:「不,漢堡雖然不是猛鬼的

說: 「颾娜,我想找的女人正是鬼女郎, 你必然認識她,可否帶我去看看她呢?」 她的說話有些古怪,唐龍衝口而出的 麗娜說•「我可以帶你去看看她,但

却需要再過十分鐘左右,然後啓程。」 「爲甚麼?」唐龍說。

找的女人。」 有在這種情况之下,你才有機會找到你想 你就判若兩人,迷迷惘惘,如在夢中,只 子不同,因爲你的杯子已經投入一些迷幻 你喝的咖啡雖然跟我喝的咖啡相同,但杯 藥,十分鐘後,迷幻藥的藥力發作,那時 麗娜很神秘的笑了笑,說:「先生,

思,抑或是鬼女郎的意思?」 「爲甚麼你要捉弄我?究竟是你的意 唐龍微有怒

你是否有些迷惘?」 ,只是把你現時發生的感覺告訴我好了 麗娜不理會他,說。「先生,你別查

「我不知道。」

「先生,如果你想清清楚楚的知道自

頭。 是驚人了,這一覺居然睡了十多二十個鐘

是常人辦不到的!」 吃了那麼多的昏睡性迷幻藥,可能要睡三到極點,才可以支持得來,換過了別人, 日三夜然後恢復生理反應,你能够在不 一日便能自由自在的行走,氣且覺得餓 巴麗娜說:「唐先生,你的體力旺盛

嘉賓。 的士多比利菓,她似乎很認真的欵待這個 放置一瓶香檳,枱上的小菜大部份是海鮮 個細小的木桶,藏了一堆冰,冰塊當中 一大碟水菓,有的是橙和葡萄,又有鮮紅 ,還有許多種形式的麵包和烘多士,另有 那一份豐富的晚餐送上來了 ,還有一

順手倒酒喝。 見那麼多的食物,臉露微笑,搶着取食 唐龍並非隨口說說,他眞的餓了,看

的佈局呢?」 刻迷迷惘惘,險些喪命,喝咖啡之前,我我只是在麗娜的香巢喝了一小杯咖啡,立 艇之內,總是比較站在十字街頭呆若木鷄 曾經在花街東瞧西望,現時我雖然留在曆 腦部,他的記憶力更加靈活了, ,說:「巴麗娜,我甚麼都記得起來了 只是喝了一口,酒香鑽入鼻孔 心花怒放 ,刺激

方不去,只是在花街柳巷穿后。 為甚麼你萬里迢迢的走到鎮生才上別的地 你先把此行的目的說出來。但些告訴我 驚。如果你愿知道那一個人信局害你,請 有佈局害你,照我看,你必然受到一場虛 巴麗娜神色不變,說 店龍 : 我沒

,這個地方是在潛艇之內。」她很悠閒

「潛艇?我怎會走進潛艇的?」

「我當然知道這個秘密,不妨對你說

光管的光氣結合為一個整體,跟着有一個看,如果藥力發作,你會發覺街上的霓虹已是否迷惘,最好跟我在一起走到街上看

十分明亮的女人出現,她就是……」

唐龍有些不耐煩,站了起來,說。

:「鬼女郎。」
人,正是巴麗娜,便衡口而出的喊了一聲 唐龍定睛一望,拖着他走過馬路的女

巴麗娜變成救命恩 人

走吧,快些帶我找她!」

的 聲說 地方?」 • 「唐龍,我用汽車送你去一個安全巴麗娜絕不介意他叫喚她的綽號,柔

海面,再用遊艇把他送到更遠的海洋。岸邊走向碼頭,還用快艇把他帶到較遠的然的點頭,巴麗娜不單是用汽車把他送到 唐龍被藥力所擾,失去了判斷力,莊 再用遊艇把他送到更遠的海洋。

可以單獨走動,你不必扶我,讓我走過對服氣,說:「我就算走得歪歪斜斜,仍然應氣,說:「我就算走得歪歪斜斜,仍然

像一個網,你已經脚步虛浮,還有勇氣穿

,前面是大街,光氣變幻,好

一個虹彩的網嗎?」

走到街上,說:「唐龍,我相信你沒有勇

從後門走出去,是一條窄巷,再從窄巷麗娜並非說着玩的,她把唐龍帶着走

氣往前走了

面馬路給你看。」

一步慢過一步的走向前面去。

如果唐龍保持原有的健康,他怎會畏

說完這句話,他提起精神,脚踏實地

看見了床,倒頭便睡。
走,進入潛艇,仍是失去了正常的反應, 他迷迷惘惘,馴若羔羊 遊艇停下 ,倒頭便睡 來,有一艘潛艇冒出海面, ,竟給她牽着鼻子

艘巨型的船艇之內,並非在酒店房間裏。坐起看清楚點,他立刻懂得自己置身在一 個杏臉露出,似質相識,看呆了他的他吃了一驚,就在這時,房門打開, 他覺醒的 候,覺得有些震動,翻身

不由主,驟然看見前面的燈色結合為一個就大有分別,他在大街上面行走之際,身懼虹影燈光呢?可惜他已經迷迷惘惘,那

她先開口 ,說道: 「唐龍,你認得我

一雙眼

只是記得起身邊的女人,不自主的張口叫到眩暈,片刻也不能够支持,迷惘中,他,甚至不敢站定脚步,在這一瞬間,他感整體,向他推進,他不單是不敢向前走動 方是否在一隻船裏面,你從外邊走進房間 怪,我的記憶力似乎極度衰退,一時之間 ,當然知道,可否將這個問題的答案告訴 想不起你是誰來,現時我想知道這個地 一我們好像會過面 ,眞是奇

你看清楚點,我是否你想找吃人?」面的行人路,她站定脚步,說:「唐龍 知

的說。

「是的,唐龍,它真的是艘潛艇,假

艇來,相信你不會介意吧?」 之內,爲了救你及保護你,再把你帶到潛 如有人扶着你走過馬路,不至於困在燈陣 唐龍聽了,腦力忽然活躍起來,記憶

…鬼女郎巴麗娜!」 起來了,你拖着我的手走過馬路,你是… 力大大的增加,衝口而出的說:「我記得 她嬌笑了一下,說··「唐龍,你的記

前,你究竟找我幹甚麼?」 憶果然恢復了,可喜可賀!你此行不是想 面

好?此外,我還想洗漱。 許多話要告訴你,吃早餐的時候再談好不 有點餓,你可以請我吃一份早餐嗎?我有 唐龍苦笑了一下,說··「巴麗娜,我

有新的手巾牙刷,你任意取用。」 吃,左邊的一扇小門尉是洗手間和浴室 我到外邊叫人準備兩份早餐,跟你 巴麗娜說••「唐龍,希望你一切復原 一起

說完,她像一隻蝴蝶似的飛開。

的跟他打個招呼,說:「唐龍,坐下來談地方就在該處,巴麗娜毫無惡意,很柔和 時候已是夜間八點三十分。」 談,你說的早餐快要送來,如果你不介意 是細小的廳子,吃吃喝喝以及接見客人的 ·我想糾正一下·應該稱做晚餐·因爲現 唐龍很快就洗漱完畢,走出房間,便

启龍深深的吸了一口氣 :說道

聲在身邊回答:

「我在這裏,不要驚慌

很快就有反應,他聽到一個柔和的

是:「麗娜!

P106

我會帶你走出燈光霓虹陣的。

有一隻小手件過來。變成了盲公竹

才到漢堡來,既然我找遍了漢堡沒法找到 巴麗娜,我純然是接獲你寄給我的一封信 花街走動,那是很偶然的一件事。」 ,我只好留下來,讓你找我。至於我在 唐龍定一定神,望了她一眼,說・一

這一點,再談其他,至於你說在花街走動 有寫信邀請你到漢堡,首先,你要弄清楚 ,昨晚你究竟發生了甚麼遭遇? 牽涉到我的身上,却使我感到莫名其妙 巴麗娜搖了搖頭,說:「唐龍,我沒

似登天! 走過一條馬路對面的行人路,已經覺得難 不到,它的藥力居然是如此猛烈的,我想 奇怪的遭遇說了出來,嘆息了一聲,再說 後喝了一小杯咖啡弄到失魂落魄這一連串 ,接受她的美色誘惑,自動走進香巢,隨 去道。「我從來沒有吃過迷幻藥,眞料 唐龍沉住氣把他看見橱窗裏面的美女

那是有名的燈光陣,的確有力量纏死一個 了一個網,把你困在中間,寸步難移嗎? 間!你不是說燈光與霓虹光管的光氣結成 當時我如果來遲一步,你一定死在馬路中 巴麗娜說道。 一唐龍 你眞是够運

果站到馬路當中會被汽車撞倒 呆呆的站着,那個地方是一條大馬路,如 的反應,被燈色所刺激,靈敏神經失效, 睡性的迷幻藥,根本上就不能够走到馬路 一點也不出奇。 因爲這些藥物吸收之後對燈光有奇妙 唐龍說••「我明白你的意思,吃了昏 9 就此喪生

因爲我沒有寫信寄給你,我甚至不知 巴麗娜說:「唐龍,你真的有這種危

> 之,我來遲一步,你就一命歸西!」 我相差不遠,名字叫做麗娜,你一定上釣 於說那些人已經駕駛汽車在附近恭候,總 時你看見有一個橱窗之內坐著一個美女跟 漢堡的,到了漢堡,你總會逛逛花街,到 道你住在甚麼地方,你居然接獲這樣子的 。以後的事情,即使我不說,你也會知道 人了,他們配備人馬,明知你遲早會走到 ,被汽車輾斃,他們就達到目的了,甚至 ,只要你吃了昏睡性的迷幻藥,走出大街 一封信,可見冒名寫信給你的像伙另有其

要取我命?」 唐龍說:「那些人是誰?為甚麼一定

直是一弓射兩鳥,我一定要想辦法對付他誤會,找我報仇,那一帮人施展的詭計簡 响到美國的特務全部對我不滿,甚至發生 你,不但損害你,還對我有很大損害,影 可以查個水落石出的,他們冒名佈局謀殺 巴麗娜說:-「我怎會知道?不過,我

子瞭如指掌,眞是難得,唐龍說:「巴麗 辦法報仇,我一定參加 娜,我當然是站在你那一邊的,如果你有 巴麗娜說得如此肯定,對那些邪惡份 一份。二

你有仇的,希望你了解我,願意跟我合作海龜一起過活,我會很快查明那一帮人跟 ,便即駛開,我把你放在島上,讓你跟大艘潛艇只是順路把我們送到中美洲的孤島 唐龍,我知道你是十分誠意的,不過,目 先决的條件仍是要想辦法保護你,這一 我們還沒有查探出是那一帮人害你之前 唐龍說得十 分眞誠,巴麗娜說道•

同 到 力口 勒 此 海玩 個暢快

渴望跟她睡在一起,更加不會貿然動手。 還因她美色驚人,慾火超過了殺機,唐龍 救了他,他怎能下毒手把她殺掉?此外 對他如此痴情,再又因爲她沒有殺他,還 她說得甜 ,想不到綽號鬼女郎的一個美女 ,笑得甜 ,態度方面也是極

會輕舉妄動。 中物,不愁沒有機會結合體之緣,故此不 人到了中美洲靠近海地的孤島,她就是囊 地方睡覺,唐龍不想被潛艇上面的人輕視 ,故此他沒有苦苦的糾纏她,照他想,兩 在潛艇裏面他們只是嘉賓,逼於分開

的艦隊。 ,甚至沒有查問那一艘潛艇是那一個國家 爲了使她對他忠實,他不想查根問底

邊,問也不敢問,到了他離開潛艇登岸 定是像蘇聯的潛艇,因爲他傾向於美國那 潛艇慢慢的沉入海中,他心知肚明,它一 駕駛,自己做舵手,駕艇駛向海岸,眼見 然後鬆一口氣。 的人慨然把一隻快艇送給他們,唐龍懂得 刻走上陸地, 稱做石獸島的地方登岸。離開潛艇並非立 巴麗娜說得對,兩人果然在海地附近 因爲岸邊的水不够深。艇上

池以及網球場,你說奇不奇?」 有遊客,又有相當精雅的酒店,甚至有泳 她就笑着說。「唐龍,島上沒有土人,却 似乎對那個島認識較多,剛剛脚踏實地, 既然上了岸,當然要找地方歇脚,她

唐龍笑容滿臉,說··「我建議我們住

延在一起,這樣做方便些 在酒店的時候署名新婚夫婦,夜間不一定

少婦 她嬌笑了一下,恍如真的是一個新婚

景色, 這樣迷人的伴侶,加上了清雅脫俗的 唐龍樂得心花怒放,把一切煩惱拋

開 面擺姿勢的女人很像我?」 中問了一句。「唐龍,你怎樣知道橱窓裏 點酒,她的嬌姿更艷,笑得更甜,她無意 入黑之後,兩人面對面的小酌,喝了

裸照以及小電影,念念不忘。」 唐龍想了想,說。「因爲我看過你的

巅 動的裸照而已,那是你在瑞典天體樂園拍影,並非是妖精打架那一類,只是單人活 攝的,照那套影片看來,你似乎未滿二十 發生反感,趕快補充一句:「我說的小電 剛剛說了這麼一句,唐龍担心她聽了

戰鬥力特別强,他或她就變成大情人,不 愁沒有伴侶。」 動根本上不算甚麼一回事,甚至男人跟女 的小電影,你知道的,瑞典人對於天體活 人同睡也很平常,躺在床上,那一個人的 參加天體會,想不到你們得到這一套活動 ,那時我在瑞典女子中學讀書,無意中 巴麗娜低頭想想,說:「我記得起來

方式怎樣?」 唐龍說 「巴麗娜,你以爲這種生活

思。」 生感情,然後睡在一起,那樣做比較有意 有些不妙,男人跟女人先要稍爲接近,發 她很快回答·「性的活動太過奔放

如夢方覺趕快回到美國

會向他們挑戰呢?」 了吧,你沒有受到甚麼損害 唐龍的眉心一皺,說。 9 「巴雕娜,算 何必單刀赴

話,忽然改變態度,說:「唐龍,我依你 的話去做好了,別再談它。 巴麗娜本來是微有怒意的,聽了這句

他覺得心上一震,直覺到他永遠失去了她 就呆呆的站着,似乎變成了一座石像。 邊人已經失了踪,他猛吃一驚, 料不到那晚他照常的睡眠,早上覺醒,枕 可以很愉快的跟鬼女郎渡假,玩個暢快, 趕快拿起那張紙看看,只看了一眼,他 到處找她,然後發覺到枱上有一張紙, 他料到巴麗娜留書告別,果然是事實 唐龍以爲這件事情告一段落,他仍然 一躍而起

時充份表現出一股有深度的戀情。 充份反映出她的惆悵以及對他的愛戀。同 ,信上寫的話不只是一句,有二十多句 她告訴唐龍,她一定要回到漢堡,找

使唐龍的腦海中風翻雲鴻,鴻起了巨大的雖然是二三十句,已經有足够的力量 ,使他難以决定収拾。

特務殺手挑戰呢?他覺得心亂如臟人匹馬隱入計習上了一 谷向太空署秘密基地報告呢?抑或他要單 匹馬闖入龍潭虎穴向那 他應該盡快的回到美國內華達州死

的管理處聯絡,三十五分鐘之後,他就有 博士談談呢?他想到就做,立刻到 電話到美國去,爲甚麼不撿電話跟雷加拉 店之內,他覺得無所適從之際 機會打長途電話跟雷加拉博士交 一件事情,既然那一問酒店有辦 然想起 打長途 該酒店

相當複雜,不便在長途電話說個三細。我回答,只好含糊地說了一句:「三件事情到那一個魔女,把她殺掉,他不一道怎樣 甚麼地方打長途電話,第二句問 話接通之後,雷加拉博士第一句 想回來,當面向你報告。」 這個原則去做,急急忙忙的打電品 去,很容易被歹徒偷聽,他接受這種勸告 途電話,因為那種電話在陌生的地方打出 ,不過,巴麗娜離開了他,他就不必依照 巴麗娜曾經對他說知,叫他切勿打長 是否捉 問他在 了,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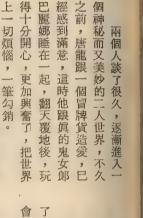
話要當面對你說。」 逃走,你還是快點回來吧,我有点 雷加拉博士說:「唐龍,既 **紅她已經** 重要的

微有怒意,他点過了這些,便即 航機回到美國內華達州 唐龍沒法可想,只好盡快離開 ,乘搭渡海輪船到海地,再 不知道是雷加拉博士太過忙 巴馬圭 國電話 心地搭 ,抑或

,跟太空署石加拉博士見面 他終於走進死亡谷太空署的 密基地

失敗的氣氛!照我想,你必然怎 龍,眞是難得,你的氣色很好 郎巴麗娜,為甚麼你不殺她? 雷加拉博士向他望了一 海手呢? 腿 心鬼女 全沒有

性感,令到你不忍心下 店能很冷静說。 一因爲她拉



赴會,

跟鬼女郎決問

鬼堡就在冰河之前

堡就在冰河之前,那是人間絕境,唐龍單刀格陵蘭的冰河在河水滾滾而流之際突然結冰

呢? 龍,你有沒有想起報復這麼一回事 娜忽然想起一件事情,說道:「唐 跟她遊遍了加勒比海的大小島嶼, 拉對他說過的警告忘得乾乾淨淨, 玩了一個痛快之後,唐龍就把雷加 成了慾焰,甚至有些戀愛的成份 不知不覺的渡過了旬日之久,巴麗 在鬼女郎巴麗娜的引導之下,唐龍 唐龍很快就給她迷住,殺機變

漢堡,假如我沒有走到漢堡來,我用隱形墨水寫的信,我決不會走到是應該報復的,不過,沒有那一封 我幹出 就不會認識你,故此我覺得那些人 雖然對我有害,却又有些好 心話,照理他們佈局想謀殺我,我 氣,說:「巴麗娜,讓我說一句眞 時我不想報復了,假如他們 一句,然後回憶起他跟巴麗娜認識 一頁奇怪遭遇,深深的吸了一口 唐龍真的沒有想起它,聽了這 一些惡毒的行爲 ,我然後報 繼續向 處,暫

你不想向他們報復,我也要找他

一帮不知姓名的

唐龍

刻回到美國,可靠了一個切勿再到花街去,如果他真的爱她,立 刻回到美國 ,向雷加拉博士報告。

? 雷加拉博士說。 一她不是向你挑戰嗎?她怎會救你呢

趣,我試把它不厭其詳的說出來。」 用隱形墨水去寫。至於她救我的經過情形 我們查得出那個簽名並非她的筆跡,故此 信是另外一帮特務冒名寫的,那些人担心 她沒有向我挑戰,那一封用隱形墨水寫的 很難想像得到,首先我要說的是這一點, ,說來話長了,也許你對這件事情發生與 唐龍很快回答。「博士,有許多事情

國作對,我何必殺她?」 我的救命恩人,再又因爲她絲毫沒有跟美 做,親手把她殺掉,事實擺在眼前,她是 士,我十分抱歉,沒有依照你說過的話去 個詳細,包括他們二人去中美洲加勒比海 渡假的情形,最後,他很誠懇的說: 「博 唐龍於是把他身上發生的遭遇說了一

內,交給自己人,如此鄭重,可以增加接 些錯,照例由太空署或者海外活動特務組 能不採取另外一種目光去看這件事,首先 我十分高興,不過,站在我的立場,我不 忠實,最隱秘的私生活也說得淸淸楚楚 只能說是外圍特務,故此不必用黑信封叫 是由我引薦使你加入太空署的一員虎將 錯,因爲你並非正式訓練出來的特務,只 受委托的人的信念,特別堅强,决不會出 我想說的是這一句,不單是你錯,我也有 你殺掉巴麗娜,只是口頭上吩咐,太過草 ,還附上這傢伙的照片,收藏在黑信封之 ,而是把那一個打算送進地府的人寫下來 ,再又因爲我沒有把必須殺她的理由告 雷加拉博士說。「唐龍,你對我十分 的特務殺一個人,並非用口講述 9

給蘇聯,這種女人眞是可恨!」 唐龍沉思了一會,毅然說:「博士

我想到漢堡一次。」

「你想找她嗎?」

她!

有十次之多,就後停手,他担心你看不見有十次之多,然後停手,他担心你看不見不是在你的前面,用右手握拳又彈開,又再彈開,如是者是為了了 唐龍很是與奮,說:「我盡快啓程這個人就是自己人。」 時在德國跟自己人聯絡的方法已經改變了成,在你啓程之前,我應該對你說知,現這回你眞的是向她挑戰了,希望你馬到功 你只要在路上單獨行走,把左手握拳, 雷加拉博士微微一笑,說: 「唐龍

决不會給她咬死!」

百元美鈔,塞進她的掌心裏,加上一句: 然不會放棄,很快他就含笑點頭,拿出 鼻孔透氣,那是着手偵查的一條路,他當 最低限度可以反映出那些壞女人必然同一

「你是怎樣稱呼的?我想

以後我常常來的

想找新貨,就會來

知道你是怎樣稱

再閱虎穴結識胖子

找呼,

沙色

,任由你稱呼。

,說:

「我喚做狄茜

,我的丈夫叫做蒙

微胖的中年婦人聽了這些話

,喜形於

把心一横,辣手摧花,既然這件事情的開出,證明一切活動俱是由她策劃,他當會 的特務爆破事件,未必是她的同黨做出來娜暢遊中美洲孤島的一段時間之內所發生 查探淸楚,照他想可能在他跟鬼女郎巴麗 不疑,他的內心仍是半信半疑的 悔過的態度,似乎對雷加拉所講的話深信 端是在漢堡花街的中段,他還記得起二十 ,可能是巧合,不過,他如果查個水落石 唐龍雖然坐在雷加拉博士的面前擺出 ,他必須

你

她仍然留在橱窗好了,希望你收了一「蒙沙太太,我並非想跟喜蓮睡覺,

仍然留在橱窗好了

唐龍剛走進

去,坐

,很鄭重的

向你挑戰,你輸了!」 殺 一言以蔽之,你不是她的對手,這一次她 會她是救命恩人,更加不想辣手摧花了 訴你,難怪你發生錯覺,以爲她可殺可不 ,此外,又見她的佈局十分週密,你誤

怪遭遇,都是她的佈局嗎?」 二十四號香巢結識妓女麗娜這一連串的奇 ,你認爲我險些被汽車撞死以及走進花街 唐龍不服氣,不由自主的說。 「博士

的人!」 雷加拉博士說·「是的 ,麗娜也是她

這種女人真是可恨

較堅强有力的證據。」 說 唐龍聽了 「博士,你想說服我,還要提出比龍聽了,似信非信的向他望了一眼

懦弱, 圖加害於你,你剛剛走進二十四號香巢,洞,假如妓女麗娜真的是另外一帮人,企 把你撞死?還有一點,你到了漢堡旬日,你失去了自主力,再把你帶到大街用汽車 他們儘可以躱在暗處射擊,一粒子彈就可 也不答應。此外,她導演的戲還有一個漏 帶走,倘若麗娜不是自己人,决不會這樣 女麗娜沒有跟她搏鬥,很輕易的讓她把你 獨走過馬路的對面,鬼女郎突然出現,妓 是妓女麗娜帶你走到馬路邊緣,慫恿你單 車輾斃之前突然出現?你自己說的,當時 會這樣凑巧,你快要倒在馬路中心 如果你這些奇怪遭遇不是由她導演,她怎 以使你喪命,何必轉彎抹角利用迷幻藥使 雷加拉博士說: 即使她肯罷手,站在她身後的槍手 「再簡單也沒有了 ,被汽

> 假如她真的是這一場戲的導演,想盡辦法 於開口。「博士,有一個問題請你解答 才打長途電話給我,跟她聚在一起的時候 至被她迷到失魂落魄,只是在她走開之後 否做戲,可見你很快就給她迷住了,你甚 考慮過她爲甚麼及時趕到馬路邊緣救你是 很快知情 想盡辦法暴露你自己,假如她在漢堡 十天之內她不在漢堡過活嗎?你完全沒有 然後一躍而出,變成你的救命恩人?難道 ,沒有打過一個電話給我!」 唐龍的心情十分凌亂,想了想 ,何以在你快要給人害死的一瞬 ,他終 ,

是甚麼?」 她,她一定有目的然後這樣做,她的目的 纏住我,使我相信她是救命恩人,不會害

失的勾當,幹完了,她才把你放走!」 子幹另外一些令到美國太空署蒙受重大損 的就是想纏住你十天八天,讓其他特務份 問題,我只是一句話就可以解答,她的目 雷加拉博士說·「問得好ー 對於這個

麗娜串同他們一起擺佈那個圈套,第一宗它全是在十天之內發生,我不能不懷疑巴,可是,對太空署却是相當嚴重的,因爲 間才可以完成這個願望,缺少液態氫,任即使加工製造,也要花兩年半那麼長的時 突然爆炸,失去了二百萬磅液態氫之多, 意外事件係太空署製造的液態氫收藏庫, 事件發生,從普通人的眼中看, 十天之內有甚麼轟動一時的新聞發生?」 雷加拉博士沉住氣說·「有幾宗意外 唐龍微有所悟,問:「博士,是否在 不算甚麼

,一定

何飛行物體都沒法飛上太空。

成你手下的搖錢樹,末了,我還想對你說 的妓女麗娜現時在甚麼地方過活,是否變 到了甚麼地方,此外,我還想知道她手下 個月前在二十四號香巢做生意的女人現時 ,我並非跟她們有仇,只是有些錢債糾 唐龍說。「好極了,我只是想知道半

說的鴇母以及她旗下的妓女毫無所知。」地方做生意的,由洛奇經手,故此我對你 我是花掉一萬二千美元做頂手費在這個 故此我對你

她母芳名是喜蓮,如果你肯付出五十美元的前邊,欣賞橱窻美女,突然有一個中年婦人走出來,跟他打招呼,說:「先生,婦人走出來,跟他打招呼,說:「先生,婦人走出來,跟他打招呼,說在二十四號香巢也不會多,正好查問一切,唐龍踏着斜陽

黄昏後的一段時間,遊客比較疏,尋芳客

不會多,正好查問一切,唐龍踏着斜陽

有投入任何一間酒店,先行到花街去。

主意打定了,他走出漢堡機場,還沒

花街照例是在晚上然後生意旺盛的

「本來是可以帮忙你的 「你可否帶我去找洛奇呢?」 , 可惜洛奇在

. 她所講的一套跟妓女麗娜的鴇母所講的她不是以前看見過的一個女人,可是,便可佔有她三十分鐘,逾時加倍。」

「哦?洛奇是怎樣死的?是否患病喪

話完全相同,

對他說,那是很有意思的

示 ,他是在大街上面橫過馬路被汽 ,那一條大街叫做奧登堡路,從

睡性的迷幻藥被人帶到後門外走出去準備 唐龍聽了 ,心上一震,那晚他吃過昏

既然沒法問出眉目來,唐龍不想久留

吃一份晚餐,回到酒店房間休息, 他覺得有些餓,索性找一間小酒店歇

候 他打開玻璃窻俯瞰,下邊的街巷冷清 已經是凌晨一時 一片,只是偶然看見三幾個夜歸人

(百元,跟我說幾句。」 唐龍剛去 在細到不能再細的小客廳裏面。

欵待他

,說:

他,說:「不管你是正派的人抑或邪蒙沙太太有點詫異,仍然很有禮貌的

有別的損失,它是什麽?」 巨大的推動力,這種損失確係相當大,還 的氧結合,它才會燃燒,火光熊熊,發生 要把液態氫從噴射器噴出去,跟空氣所含

一口 事件並非在最近的半個月內發生,我不會 死了三百多萬條魚。假如那一連串的意外 廢料箱漏氣,染汚了加州一部份的海水 百萬磅之多。此外,沉在海底的原子輻射 有劇毒的輻射綫沙粒被竊,一 咬定它跟鬼女郎巴麗娜有關。」 雷加拉博士說: 「另外一 共失去了 項損失是含

才肯讓她使用潛艇,我居然沒有向她查問進行一些邪惡活動,相當重要,蘇聯當局 道她是蘇聯特務裏面相當傑出的人,而且 住 半句,可見我真的被鬼迷了。 那個地方係潛艇的客艙,那時我應該知 個比鋼鐵還要堅强的男人也會被美色迷 我沒有殺她,十分後悔!現時我才知道 ,其實我遇救之後醒覺過來,她告訴我 唐龍說:「是的,你的判斷合情合理

她就是綽號鬼女郎的!」 雷加拉博士說:「這也難怪,根本上

跟美國太空署有很大的仇恨? 她究竟有甚麼傷天害理的勾當幹出來 問:•「博士,你認爲巴麗娜非死不可 唐龍突然想起了一件頗爲重要的事情 它

得她的助力,沒有虧待她,殊不料她不久不過,我們付出了相當高的代價才可以獲,把失去的了作出了 死,還做中間特務,把美國的重要文件賣之後就把美國太空署的兩個科學家用口咬 邦統計調查局的巨額美鈔, 把失去的文件找回來,那是她的功勞 雷加拉博士說·「她曾經接受美國聯 約一百五十萬

開,俱是用左手去做那種小動作,如是者 ,俱是那樣子走動的,有時握拳,有時放路轉入橫街,再由橫街走出另外一條馬路 做,在街上來來往往的走,後來,他由大外衣走下去,依照雷加拉博士說過的話去 走過了幾條街巷,仍然沒有人注意他。

街入口之處,他索性握拳走進去。 突然,他發覺自己無意中已經走到花

店關上了門,霓虹管却沒有熄,至於花街 超過了午夜仍然十分熱鬧 漢堡的夜色特別明亮,原因是許多商

龍定眼看看,那個胖胖的醉貓竟然用右手 喝到半醉,走得歪歪斜斜,靠近了他,說 握拳,忽開忽合,開合的次數跟雷加拉博 了一句: 芳客,不久之後,他發覺有一個胖子好像 唐龍在那邊來來往往於走動,佯作 「讓開!」就從他身邊走過,唐

級酒吧之內 密密的交談,再由胖子把他帶到一間低 只是花掉五分鐘,他已經靠近了

士說過的次數相同,不覺心上一喜。

沉睡,如果有兩個頭腦清醒的人在那種地 凌晨一時到三時仍然留在酒吧之內,戀戀 堡的形勢十分熟悉, 方密談,包管沒有人偷聽,可見胖子對漢 人喜歡喝酒,却又花不起錢 去,站在較遠的地方看看,他們簡直是 在漢堡 一些比較落後的地區,有許多 唐龍更加放心 ,他們往往在

做比較安全些,你把我稱做胖子好了說,只是名字以及編號不必說出來, 要了兩大杯 了笑說:「大家是自己人,甚麼話都可以 比較安全些,你把我稱做胖子好了,坦,只是名字以及編號不必說出來,這樣 胖子先坐下來, 「黑啤」 ,看見唐龍坐下,笑 隨意叫喚一些肉食 路上的人馬,有問必答。」

那個沒有問過姓名的中年婦人以及麗娜。的眞相,唯一的綫索就是再到那地方,找四號的香巢跟麗娜結識,想打聽這種事情

紛牽涉到她們而已。」

蒙沙太太說:「先生,我說的是真話

五天之前死去。」

生?

車撞死的 後門走出去,穿過窄巷,便即看見。」

横過馬路的 一條大街就是它!

,立刻告辭。

剛躺下來他就呼呼的睡去,覺醒的時 想

的話,橫豎他已經睡够,沒法再睡,穿了他突然靈機一觸,想起了雷加拉博士說過

要我帮忙一些甚麼?」 白說,我從早到晚全無醉意,朋友,你需

幻藥,吃了它就會迷迷惘惘的在馬路當中杯中早已放置少許藥料,叫做昏睡性的迷 遭遇說出來,然後鄭重的說:「我想知道唐龍先把半月之前他在花街發生過的 散步,死於車禍。」 本人以及她旗下的妓女麗娜是否特務,此 二十四號香巢的鴇母是誰,怎樣找她,她 ,我還想知道麗娜給我喝的一杯咖啡,

天之內給我一個回音。」 收下,補說一句:「它不是公欵,是我私 做的作風,拿出一千元美鈔來,硬要胖子 人孝敬你的禮物,不成敬意,希望你在三 說完了這番話,唐龍依照他一向喜歡

晚上回到原處睡覺呢?」 先行要了一間酒店房間,然後到處走動, ,你是否依着一般遊客的生活方式過活 胖子收了鈔票,突然低聲問··「朋友

唐龍說:「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否

担心我被人追殺呢?」

你今晚在哪種地方睡覺,省得我担心。」 有些床位出租,每晚不過兩元美金,希望 另找地方睡覺吧,這間酒吧背後的橫街就 胖子說:「我確有這種想法,你還是

横街窄巷,直到第三晚,胖子才有準確的 床,兩天之內,唐龍留在「鼠輩」活躍的 是在午夜之後大肆活動!天色發亮然後上 置妥當之後,便即展開工作!他這種人俱 知喝酒,其實他是很精明的,他把唐龍安 胖子看來似乎生活秩序十分紊亂,只 「好,請你帶路。」唐龍立刻决定。 「朋友,你說的兩個女人,中

,你索性搭航機到格陵蘭,夜間潛入鬼堡倉庫,理該如此,她單獨邀你到那邊會面被毒泉看上,一變再變,它又變成毒品的 你會找到她的,不過,她會不會把你的咽 於是它變成無人入居的古堡,這一類地方 邊建築了一座堡壘,規模之大,舉世無雙的巢穴,一千年之前大概有甚麼皇族在那 ,後來皇族的人在一場浩刦中全部喪生 便會看見她,假如她沒有露臉,你不妨 咬斷,那就要賭你的運氣 來,多帶一些乾糧好了,始終

鬼堡深井龍鳳門

份出現,到處逛逛,打聽冰河以及千年鬼 堡的真實狀况。一週後,單獨走向那邊。 航機到戈德霍普,走出機場,以遊客的身 仍是相當熱鬧的,整個格陵蘭島只是它擁 見它怎樣荒凉,不過,它的首都戈德霍普 一個機場,唐龍跟胖子分手後,先行搭 格陵蘭島已經是北極圈的邊緣,其中 一十萬平方哩,人口不到一百萬,可 格陵蘭是北美洲最大的一個島,佔地

是深綠色的樹木生長,沒有人,也沒有野 間單身走向那個地方,覺得他已離開了塵 唐龍在白天走到冰河看看,遠眺鬼堡,夜 一截簡直伸入北極圈之內,冷得要命, 遠處是白色的雪山,下邊是冰河,只

是也不是?」

「是的,確是如此,希望你不要埋怨

苦邀我到鬼堡來,只是想跟我同歸於盡

唐龍愕然,說:「巴麗娜,你千辛萬

個像你那麼英俊而又多情的壯健男人作件 見了他,嫣然一笑,說。「唐龍,得到

雙雙走進地獄,多麼有趣。」

他毫不介意,一口氣降落到最深的井底 的時候不停的聽到上邊有些鐵器碰撞聲

果然不出所料,鬼女郎坐在前面,看

堡屹立在眼前,一片白石嶙峋,恍如羣鬼 ,那晚的氣溫是華氏表零下十二度 ,鬼

覺得驚奇而已

唐龍說

「我絕對不會埋怨你,只是

鬼女郎巴麗娜鄭重的說:「唐龍,我

唐龍提高警惕,放輕了脚步走進去,

觸,只是喜歡地洞和墓穴,顯然我的腦癌

年一人喚做東厘哥夫人,早年是俄國美女 猛將,看來你要跟鬼女郎交手了。 妓女,是特務,亦即鬼女郎巴麗娜手下的 ,另外一個女人叫做麗娜,根本上她不是

有 鬼女郎,你能否告訴我到甚麼地方找她? 也不是她的仇人。」 天,我覺醒的時候已經看不見她,我只是 來,塞進胖子的衣袋裏面,再說一句。 十天之前,我跟鬼女郎暢遊中美洲,有一 說完這一句,唐龍隨手把一叠美鈔拿出 **熟事情找她問問吧了,不是她的情郎** 唐龍說:「我這次到漢堡來,目的找

再晤鬼女郎

「胖子,你眞够

備了海洛英以及迷幻藥。」 她本人是一個十分活躍的毒梟,大批毒品 郎的名義上是國際特務,但却傾向蘇聯, 你抓住一個手提的皮箱過關,皮箱裏面貯 你一定是無意中做了她的擋箭牌,甚至由 多數在加勒比海石獸島交易,照情形看, 胖子說:•「朋友,你必須吐實,鬼女

她過關呢?」 她需要一個像我這種平平無奇的男人帮忙 唐龍恍然大悟,再問一句:「爲甚麼

見了你,他們不會檢查你的行李。」 殺手特務,海關裏面必然有我們的人,看 你並非平平無奇的人,你是美國一級的 胖子很快回答·「朋友,你不要忘記

是否見了面就知道我是誰呢?」 識我了,眞是可怕,胖子,請告訴我 你

次擊敗蘇聯男女間諜的殺手唐龍!」 胖子很冷靜的說: 「朋友,你就是多 ,有

唐龍呆了半晌,說:「眞是可怕

胖子說過那一座古堡規模宏大,亂石堆積

根本沒有路

唐龍沉住氣說:「那麼,有許多人認 的 龍,閒話休提了,你一定是急於找鬼女郎 是爲了唐龍一個人而設,我才知道你是唐 我在花街做出這種手勢,還說這種手勢只 你,只是接獲太空署電加拉博士的指示叫 給綫的地道,堆滿了白骨,索性把它稱做 條長達一哩的地道,本來是軍用品地下補 點,任何一次大批交易都是在白骨坑進行 這種地方當然是邪門人馬做生意的理想地 在東西德交界之處,雙方沒有人理會它, 剩下來的又給兩邊軍隊展開坦克戰和巷戰 二次世界大戰當中,給盟軍炸毁了大半, 電單車去,那個地方本來是一個大城,第 在漢堡附近?」 朋友,你說的白骨坑在甚麼地方呢?是否 咽喉都會給她咬斷。」 頭,說安了在那一晚交易,我們然後啓程 保鑣。即使你同意,我仍要跟她的爪牙碰 頭偽裝做跟她交易的一個大亨,你做我的 白骨坑,如果你想見見鬼女郎,我可以出 六七十哩,爲了掩人耳目,最好自行駕駛 ,以致心上有一個陰影,根本上我不認識 ,它稱之爲坑,因爲那邊確確實實有一 全城崩坍,至今還未重建,因爲它剛剛 此行當然是很危險的,說不定你跟我的 胖子說·「是的,它跟漢堡距離只有 胖子說:「朋友,千萬不要發生誤會 唐龍心上一喜,說: ,我願意把你帶到白骨坑看看她。 夜探白骨坑

唐龍很高興,贈給胖子五千元美鈔, 「我只是一個人過活,死了算數,你

野獸那麼兇,一口咬斷任何人的咽喉! 你也會知道,腦癌發作的 「可是,你沒把我咬死。」 「因為那一段時間我我咬死。」 唐龍說。 候,我會變成

是最低的一層,他已經進到鬼堡,索性往

,認爲一座堡壘,最機密的

座堡壘,最機密的一處必須,確是事實,唐龍憑着經驗

國 根本上你並非串同蘇聯特務,誘我離開美 ,然後發動爆破的攻勢,摧毀太空署的

「是的,他估計錯誤了, 照你

偶然發覺我可供利用,然後救了我 在中美洲走動的一段時間,我替你帶毒過 ,我們

變鬼!你知道吸毒的人遲早一定變鬼!」 她長嘆一聲說。「我希望多找一些人你認爲自己快要變鬼,爲甚麼販毒?」 你約我同死,是否屬實?」 唐龍說:「你真是可怕!閒話別說了 唐龍忽又道:「眞是奇怪!巴麗娜 「是的,實情確是如此!」

的餐,此 樂助興,如此優待,希望你不會後悔。」 量享受, 我盼望我們二人在這裏尋歡作樂,死前盡 焰燒熔它,我們沒這種東西,故此必死 已閉,沒法可以衝出去,除非用極强的火 坦白點說,你走下深井,上邊井口的鐵門 ,只是你有資格跟我一起走進鬼門關, 「當然屬實,在我結交的許多男友當 外,就是兩性間的享受,還有音 喝一千美元一瓶的酒,吃最名貴

> 如果喪命,總有幾個人哭個不停,這一點 錢,送給你做安家費。

胖子見財開眼,哈哈大笑。

後,輪到你開口,你才露出本來面目,那 郎巴麗娜出現的時候,你最好躲在我的背 麼墟似的地方,說:「前面就是白骨坑了 時我退守第二綫,由你跟她交談。」 有我帶路,决不會變成迷途的羔羊,鬼女 我們用强光電筒照路,逐步走下地道, 第三個黑夜,胖子帶了唐龍走進

子所講的情形相同,鬼女郎突然看見唐龍 ,如果你奉命殺我,開槍吧!」 哼一聲,說:「唐龍,你終於找到我了 唐龍一口答應,到時發生的遭遇跟胖

唐龍說。「我沒有殺機,有的只是愛

晚根本上沒有交易,恕我先走一步。」 千年鬼堡找我,別帶任何人到來,既然今 週之後,請你單獨走到格陵蘭冰河前面的 ,你已經找到我了,如果你真的愛我,一 鬼女郎巴麗娜縱聲狂笑,說:「唐龍

在陌生人的面前跟你擁抱,當然是改期晤 得對,既然你不想拔槍射擊,她又不高興 影無踪,胖子扯了唐龍一把,說··「她說 叙好些,她已經遠去,我們用不着留下來 回到酒吧喝酒再談吧!」 她轉身就走,眼睛一霎,已經去得無

唐龍無可奈何的跟他離開。

聞所未聞,你懂不懂它是甚麼地方呢?」 極圈附近有些河流突然結冰,叫做冰河 格陵蘭最多這種冰河,至於千年鬼堡,却 喝酒的時候,唐龍說:「我知道在北 胖子說。「它是毒臭收藏最大宗私貨

們先行走進天堂,再到地獄,眞有趣!」不免一死的,死前還要捱苦,病和老!我 做 ,狂歡極樂 唐龍把心 一横,完全依照她的吩咐去

即結束,唐龍一向豪氣逼人,他絕不傷 他們不會焗死,又有電爐取暖,眞是天堂 ,眼前一黑,便即昏迷不醒 到了他覺得體力消耗殆盡沒法支持的 般,可惜那些享受只能支持兩三天,便 的秘窟另有小孔透氣,故此 心

覺醒過來,睜開眼睛看看,牆壁一片白色 知道是醫院, 他以爲死去,殊不料他在沉黑中忽然 衝口而出, 喊了一聲。

終於恢復知覺了,你認不認得我是誰?」 孔比較熟悉,凑近一點,問:「唐龍,你 許多張臉孔同時出現,其中 一個臉

甚麼地方?」 「你是太空署的雷加拉博士! 我躺在

陷入昏迷境界,急送美國空軍醫院留醫 氣吹筒燒熔了它,沿着鐵梯走下洞穴最低 行,他們很遲然後找到隱蔽的鐵門 雷加拉火速派出一隊人去救他,胖子也同 赴格陵蘭千年鬼堡跟鬼女郎晤敍的遭遇, 講述當時的情形,他才知道胖子報告他遠 「這個地方是內華達州美國空軍醫院。」 用氧氣筒急救,只有唐龍復甦, 一層,發覺兩人半死半活的擁抱在一起 過了幾天,唐龍出院了,雷加拉博士 聽了這話, 雷加拉博士笑容滿臉說 可惜他 ,用氫

勇士」。 步驚心,九死 勇士 醫生認爲他能够復元簡直是奇蹟!〈完 下期預告:唐龍跟鐵甲勇士苦門 生

逐漸加强,逼我走上絕路,即使我不說,

的腦癌沒有發作 唐龍說:「雷加拉博士的估計錯了

燃料倉庫以及海底原子廢物貯藏箱

看,我是否你的救命恩人? 唐龍說:「你真的救了我,大概是你

就在你右邊,有燈光透出,一望而知

你想見我,立刻從深井走下來,那 處升起來,說·「你一定是唐龍了

個井 ,如果

L [

慢的抽吸香烟。

突然聽到一個嬌柔的語聲,由更低之

再低的一處,坐下來,扭亮手提光管, 古堡的地窖,他認爲那個地方是低到不 低處走,花掉一個鐘頭過外,他然後抵達

能

她笑嘻嘻的說:

井中的鐵梯逐步走下去

那些鐵梯又長又窄,不容易走,走動

麗娜說的,他不再考慮,挽着手提光管從

唐龍一聽就知道這番話確是鬼女郎巴

關 ,是否如此?

並非說笑,我一直有一種絕症,它是腦癌 ,近年我的行踪飄忽,不喜歡跟一般人接 唐龍沉住氣說· 「是的,人生始終是

P112

花 夢

(本文承自第36頁)

一聲,道。「你看我這隻右手。」 ,安分守己,做一個樂天知命的達人。」 陳介字舉起那失去右掌的右手,苦笑 陳介宇道·「你要我說什麼話?」 八表飛鷹白行空道:「收起你的野心 八表飛鷹白行空道:「能。」

八表飛鷹白行空道:「斷了?是誰下

子,還會有什麼作為?」 心裏的想法。」 陳介宇道:「胡少先。你看我這個樣 陳介宇道:「你要我怎樣表示,才相 八表飛鷹白行空道。「主要還是看你

公爲禍人間,罄竹難書,你要眞有改過遷 形,和盤托了出來,以示誠意吧。」 善之心,你就把他這次重現江湖的活動情 陳介宇不自覺的望了洞內一眼,怔了 八表飛鷹白行空道:「血手無敵蕭六

一怔道。「這……」

信我的心意呢?」

六公縱然能從兩位少俠刀劍合璧之下逃去 要洩漏他的底細,他當然不會放過你。」 六公這番如果得以逃過刀劍合璧之戮,你 已是强弩之末,余兄弟不才,願與他併 八表飛鷹白行空笑道。「血手無敵蕭 旁胖球忽然接口道。「血手無敵蕭

八表飛鷹白行空道:「三位再不行時

了毒手。

把他的種種和盤托出來就是。」 陳介宇長嘆一聲,道:「罷了,在下

出來了。 蕭六公這次重出江湖的意圖和準備,都說 接着,話聲一低,陳介字把血手無敵

天堡去了,看看你的齊天堡是否受了絲毫 果然說的是眞話,你現在就可以回你的齊 八表飛鷹白行空哈哈一笑,道。「你

然還是等下去看個究竟爲是。 心,改惡向善,但血手無敵蕭六公的積威 何必急急趕回去。」陳介字雖然下定了決 ,還是令人寢食難安,爲求心安理得,自 ,道:-「有您這句話,在下就放心了,又 洞中呼喝之聲不絕於耳,喝聲最多最 眞要放他走了,陳介宇忽然搖起頭來

大的還是血手無敵蕭六公。 白玲子手足發軟的道。「爲什麼還不

結束,我好担心啊。」 秦婉如倒是鎮靜如常,淡淡的道:「

有血管暴裂,被自己毒掌反噬之虞。」 掌運功不散,一則大耗眞元之力,再則更 時間越長,對杜胡兩位越有利,小妹敢說 血手印,利在速戰速决,時間一久,他雙 ,杜胡兩位已經勝劵在握了。」 白玲子不大相信的道。「你怎樣知道 秦婉如道:「血手無敵蕭六公所練的 白玲子打起精神道•「何以見得?」

無敵蕭六公血管尚未暴裂之前,他們就遭 白玲子憂心忡忡的道·「怕只怕血手 秦婉如道:「書本上知道的。」

也是胡少先。

要跑上去,却被秦婉如暗中伸手拉住了 無意中流露了她對杜平的眞情。 情急之時見眞情,白玲子這聲杜大哥 白玲子大叫一聲•「杜大哥……」

之爭。」 回身,向杜平道。「杜大哥,請亮劍。」 一種失敗者的情緒猛然襲上了他的心頭。 胡少先道:「我們之間還有一場君子 杜平怔道。「兄弟,你這是幹嗎?」 胡少先錯愕的眨動一陣劍眉,忽然一 這時,胡少先的心情却有點黯然了,

道。「什麼君子之爭?」 杜平還是沒有完全領悟過來,迷惑的

子的所屬,杜大哥,你說,我們是不是也 擇,只有在刀劍上一分上下了。」 要在刀劍上分個高下?」 杜平說道:「爲白玲子,我們別無選

秦婉如忽然笑着接口道:「真的麼?

魚與熊掌不可兼得,你也只能喜歡一個人 在這節骨眼上開玩笑?」 你要面對問題,解決問題,這種鄉願的 秦婉如正色道:「小妹不是開玩笑,

要是這樣差勁… 秦婉如一笑道·「刀魔劍怪的傳人,

兩個血人,但却意氣飛揚的從洞內走了出 來,走在前面的便是胡少先,發話抗議的

,我誰也不喜歡。」 白玲子大叫一聲,道。「你們不要打

誰也不喜歡?」 白玲子急得跺脚道。「婉如,怎麼能

「誰說我們刀魔劍怪的傳人差勁!」

就

胡少先一揮手中魔刀道:「爲了白玲

丈之遠後,又低聲道:「我第一眼就喜歡 氣的人,是被人所愛。」 我們走吧。」胡少先帶着秦婉如走出數 胡少先哈哈一笑。「婉妹,你說得是 秦婉如細聲軟軟的道…「因爲最有福 胡少先道:「其理安在?」

勢的要和杜大哥鬥一鬥。」 上你了,只是丢不起這個人,所以裝腔作 「大家回齊天堡喝喜酒去吧 背後傳來八表飛鷹白行空的笑聲道。

(請參閱本刊封面裡彩頁)

漢堡夜間的燈色忽然結成 座迷離恍惚的天堂,於是 | 鬼 女郎门突然出現。

(請參閱太空爭霸戰故事之十六"鬼堡艷跡"

世界最凶險的地方,亦即鬼女郎棲

身之處,唐龍夜探鬼堡,向她挑戰,歷盡千辛萬苦,九死一生,才僥倖功成身退。

作法,爲小妹所不取。」 秦婉如道。「能。」 白玲子道:「你能解决這個問題?」

妹就嫁給那落選的人。」 秦婉如道:「說出你自己的選擇 白玲子道:「如何解决,請指敎。」

了犠牲品?」 秦婉如一笑道。「事在人為,別先披 白玲子道:「那你不是代人受過,成

上悲觀的色彩。」 白玲子點頭道·「好,我聽你的面對

我先說話好不好?」 現實了。」 白玲子秀臉微微一紅,道··「請。」 胡少先一收手中魔刀道:「玲妹,讓

娶的是誰?」 氣,道。「秦姑娘,請你告訴我,我應該 但是我不願此時此地聽你說了出來。」 胡少先向秦婉如點了一點頭,鼓足勇 胡少先一笑道·「我知道你的心事 白玲子訕訕的一笑,無話可答。

秦婉如羞答答的說道。「自然是小妹

(完)



每盒\$25

事業腎质的

